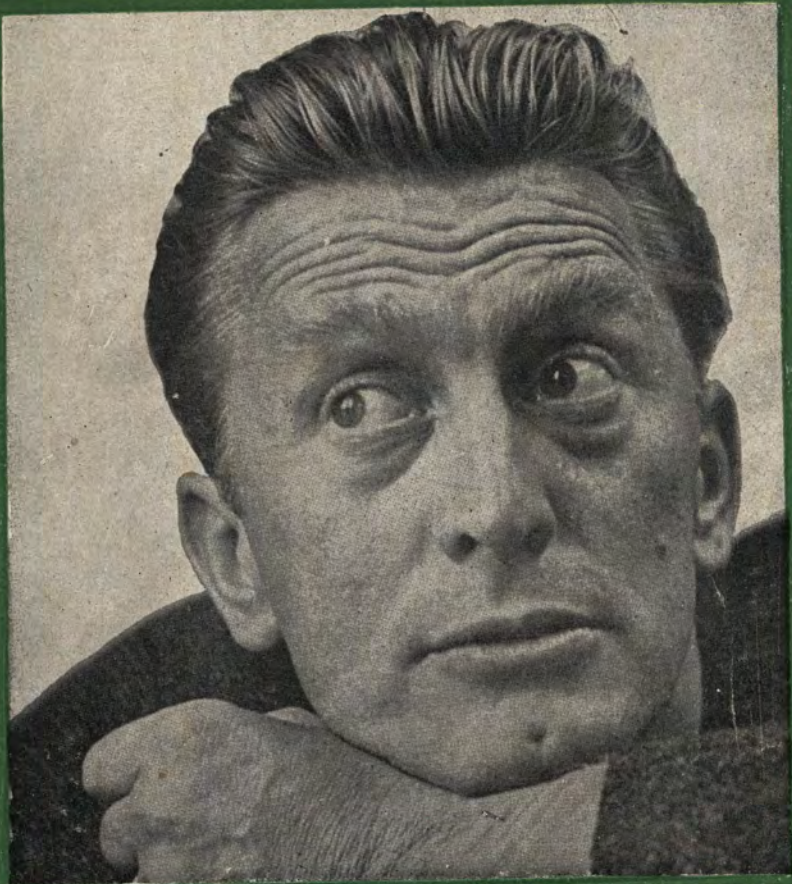


德 裕

期 四 十 九 第



從飢餓線上掙扎出來的——
寇克·道格拉斯

號 月 二 年 七 十 四



我們根據 總統的「注重研究與發展」的號召，並有鑒於當前的確實需要而毅然地出版了新年特大號的「科學與工業展望」特輯以後，我曾向熟識的朋友們徵詢他們對於特大號的意見。我得到的回答大致可歸納分成三類：一類是竭力的贊成，認為這一個特輯是最新科學知識的總溫習，看完這一個專輯以後，對目前的科學進展情形依稀可獲得一個輪廓，較之東麟西爪地從各處吸取這一類的知識，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一類是於贊成之餘附加了一點意見：認為未免太艱深了一點，他自認在讀這些文章時得聚精會神，並須加幾分毅力始能卒讀。讀完以後，仍尚有幾分不明瞭的地方。他認為為了適合科學水準比較落後的我國讀者起見，還可以選刊比較再淺近一點的文章。還有一類完全持反對之論，他認為新年是以娛樂為重的季節，所以新年特大號的專輯應該輕鬆活潑，此時只宜談風月，而不應如此道貌嚴然，最後他還對拾穗惋惜，認為可能會失却一部份讀者。

以上三類意見也許可以將全部讀

者對這一個專輯的反應囊括無餘，但究竟誰是誰非，以及究竟是哪一類的意見佔據多數，我們因為沒有作廣泛的調查，所以也無法遽下斷語，不過我們從收到的讀者來鴻中，到似乎都可以找到以上三類的代表。

為了維持內容的平衡起見，這一期我們儘可能地減少了科學方面的文章，使一部份對九十三期不甚滿意的讀者有所補償，九十四期中唯一的一篇科學文獻是「美國飛彈發展經過與現況報導」。但是我們却仍願意向讀者推薦這是一篇值得一讀的文章，因為它把十年來有關飛彈的各種情形作了一番詳細的綜合分析，閱後可使讀者對這一問題有瞭如指掌的感覺。

這一期有兩個連載的中篇結束，一是西書評介的「浮士德——這一時代的悲劇」，另一是小說「北敦莊」。前者係細雨君譯後自西德寄來，因原文在西德雜誌中亦係連載，故拖延甚久，後者係一九五六年度位居第一的暢銷小說，享譽甚隆，二十世紀福斯已拍攝電影，以拉娜透納領銜主演，極為成功。拾穗所刊出者為節譯，刊完後，將與前數期的連載小說「去巴比倫的第一班郵車」合併出單行本，以饜讀者。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

電報：CALTEX

九十四期目錄

二月號

欄專礎拾

西影片羽	一五一
西書評介——浮士德這一時代的悲劇(續完)	八六
名曲唱片	九二
科學新知	一五八
小淘氣	一五〇

連載

朱門恩怨(八)	一三九
---------	-----

連載

北敦莊(續完)	一二四
---------	-----

連載

茶與同情(四)	九六
---------	----

說小篇短

天堂的召喚	七三
他恐怖地看到他從六十呎的高空上跌落下去，這是馬戲團裡的一個故事。	
莉克哈	一〇三
我已經盡了我的責任，但她從此却不再理我。	

小品

我參加了拍電影	一一三
他經歷了電影場中的奇奇怪怪形式。	

游藝

Hi-Fi談叢(一)	四二
------------	----

音樂

芭蕾舞與樂曲的故事(六)	五二
--------------	----

文化

從飢餓線上掙扎出來的寇克道格拉斯	九
爲了幼小時受盡了飢餓，所以他的冰箱裡必須塞滿了食物。	
人類文化——歐洲最古老的文化	六五
克里地在四千年前創造了歐洲最早的文化，明諾斯王宮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建築物之一。	

歷史

美國飛彈發展經過與現況報導	二七
最詳盡的飛彈發展資料。	

傳記

生活在安第斯高山上	一八
一位考古學家在南美秘魯山區荒村中居留二年半的故事。	

風土

血管游歷記	一
把你注射到你自己的血管裡去，讓你看看你的各部份細胞。	

衛生

把你注射到你自己的血管裡去，讓你看看你的各部份細胞。	一
----------------------------	---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拾銀月刊社

訂閱價目：

編輯者 拾銀月刊社

半年六期 二十四元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

全年十二期 四十八元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零售價目：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新台幣五元 美金三角

港幣一元二角 日幣一百元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請利用本刊郵局撥儲金帳戶2587
免費匯款訂閱拾銀或購買拾銀譯叢

封面說明：寇克·道格拉斯

獨立製片家史丹利冒了重大的險，起用寇道格拉斯爲「奪得錦標歸」一片的主角，這一張成功的電影片，引導史丹利與道格拉斯一同踏上成功之路，史丹利曾嚴謹地分析他的演技，「道格拉斯使用他的下頷如同瑪麗蓮夢露之運用她的步伐，他前伸表示雄壯，收回表示溫柔。」

新紀念大醫院的候診室裡又涼爽又舒適。病人們安適地在候診；有的聚精會神在看雜誌，有的出神地向空中窺望。不一會便有一個白衣人推輻手術台走過，大家全盯着它直到看不見為止。

湯金先生拿起新出版的紐約客，他一向最喜歡的幽默漫畫此刻也引不起他的興趣。昨天他還覺得生機盎然萬事如意；可是進早餐時，在報上讀到篇癌症的文章，生動地形容正常的細胞組織有時會逸出正軌，發生變態，最後完全毀滅了有機體的組織。作者又說人身有毒細胞的生長情形與社會政治的現象相似，他認為在目前醫治的唯一方法，只是手術與刀劍而已。

「的確，」湯先生頗為贊同，「去他媽的什麼姑息主義吧！」

他回到銀行，猶自尋思着可能侵襲的有毒細胞組織，當他兌付支票時，他覺得彷彿身上某一部份的組織異乎尋常。他的頭很沉重，呼吸器官似乎工作得很吃力，而且全身關節酸痛。

他也喪失了食慾。他決定利用午膳時間到一家大市立醫院去一趟，以證實身上並沒有癌細胞活動。醫院就在街角，候診的人很多。於是他拿起本雜誌躺在沙發上。他現

血管游歷記

George Gamow 著
張 時 譯

在覺得輕鬆，幾分鐘後，書輕輕地掉在足傍地板上。

突然候診的病人全筆直地坐起來，看着一位穿着手術衣從隔壁辦公室走出來的高個子。湯先生很認識他，報章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的照片。他是著名的史博士，病態細胞學的專家。他看到湯先生，急急過來向他伸出臂膀。

「哦，親愛的湯先生，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實在奇怪，湯先生雖然認識名聞全球的醫學權威，可是史博士怎麼會認識湯先生？

「先生，我走來的。」

湯先生說，他覺得所有病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想知道我身上細胞的分裂比率，看看有沒有病態細胞或病毒移位的現象。」（他想，用科學的術語可能使醫生先替他診斷。）

「自然，自然，」史博士忽然非常嚴肅地說，「我們可以到你體內去看看你的各種細胞組織是否正當。只要是內行花不了多少時間。」

「你的意思是，」湯先生說，「脊椎有如被針刺。」

「我解剖了！」

「噢，不，」史博士安慰他說，「除非我們發現真有病狀，否則不能隨便亂動手術的。我只是想把你注射到你

拾穗譯叢第四種

再 版

徵 求 預 約

波 城 世 家

(H. M. Pulham Esq.)

瑪 關 特 著
(John. Marquand)

段 續 譯

定價二十四元

預約十二元

全書四百頁精裝一巨冊

(請至各地郵局索取劃撥儲金通知單填寫2587號，並在單上填明波城世家預約及預約者姓名地址連同款項交付郵局)

預約截止日期 二月底

波城世家的評語：

波城世家是瑪關特最成熟和滿意的創作

——約翰·張伯倫，Harpers' Magazine

今日沒有一個作家能如瑪關特氏在波城世家一書那樣的織入了諷刺和完成這樣一個偉大的故事

——喬瑟夫·傑克遜San Francisco Chronicle

一本偉大的書一幅巨大的肖像……

——肯尼斯·勞勃脫

這是一本鶴立雞羣的書。孟美雲是一位久已絕跡於文壇的最可

——華而脫，愛德蒙

愛的女性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輝煌巨構

——Philadelphia Inquirer

最光榮的諷刺文學

——Boston Transcript

無疑的是瑪關特最佳的作品

自己的血管裡去，那麼你就可以親自看到你的各部分細胞。在你循環系統裡轉一圈不會超過半分鐘。當然，因為空間縮小，時間的尺度也跟着改變。所以我們可以從容地參觀一番。」

史博士講完從白衣口袋裡掏出支大注射筒，針頭對着湯先生。湯先生覺得好像一隻蛇咬穿過針眼般。然後他的臂膀已被刺了一下，吸力成了壓力，他被注入一道淺黃色的急流中去。他覺得如同一個無經驗的潛水夫，從高高的跳台上躍下，拼命舞動手足想浮上水面。可是努力均屬無效，不過他的肺部呼吸如常，並不感到缺乏氧氣。

「鬼計多端」，湯先生叫，「他一定把我變成了魚！」

「不見得要魚才能呼吸。」他身邊的聲音溫柔地說。「血液中的氧氣足夠你呼吸的。要是認為在血漿裡漂浮不大舒服，可以在紅血球上休息。休息那眼坐飛機旅行一樣。」

現在，湯先生才注意到流體裡有許多豆形的東西；約三呎厚，直徑二十呎，有紅絨似的流蘇。醫生幫他爬上去，湯先生覺得憂慮全消。

「這就是紅血球，」他躺在柔軟的表面上問。

「對，」回答說，「使它發紅的物質就是所謂的血球素，它是複雜的化合物，有高度的儲氧能力。當血液經過肺部，紅血球就吸收大量氧氣，把它們帶到身體各部分的細胞組織裡去。事實上，雖然血液中的紅血球只不過百分

之五十，可是它們能吸收七十五倍的氧氣，把它溶在血漿裡。」

「這玩意兒真會變把戲！」湯先生想說。

「當然！」史博士說，「而且，生物化學家們直到今日還努力在研究它的結構。可是瞭解的還只是一小部分：那就是複雜的血色素。你如果用透鏡，就會知道它的組織有多複雜。」

「你意思是我可以看到組織分子的原子？」湯先生不勝驚訝之至。

「自然可以，從我們目前的尺度，你正好只有十萬分之二吋高。原子在你看起來，像一毫米的百分之數十的小圓球。一隻平常的放大鏡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看看你所坐的平面上的小點子吧！」

他從醫生手裡接過透鏡，伸向腹前，望著組成一個血色素分子的七十七個緊湊的原子，鐵的原子周圍繞着四個氮原子，二十個碳原子群。角外圍是同各方伸展的一些碳氫和碳水化合物分子的原子群，像一隻隻章魚的觸手。每個觸手都抓了許多氫分子，像蜘蛛網裡的蒼蠅一樣。

「真有趣，」湯先生睜大眼睛說，「色素素的分子結構可以看得很明白，可是它所附着的物質為什麼看不清楚呢？」

「很簡單，因為那些東西目前科學界尚無法探索得出。」史博士解釋說，「色素素的分子結構是德國生物化學家漢斯費許（Hans Fischer）苦心研究出來的，而它所附

着的大蛋白質，科學界還弄不清楚，我倒想用我的放大鏡看，是否比現下科學家所知的為多？」

他們倆人繼續談天，忘記了他們正在血管中漂游，忽然他們到了一處較狹的過道。紅血球沿着半透明的管壁擠滑過去。

「到了，」史博士叫，「現在我們到了毛細管，這支毛細管把血液送到你左手的大姆指去。附着管壁上的大堆原形質是你肌肉的細胞。」

「哦！」湯先生幾乎見到細胞的放大照片，「看起來倒真是那麼回事！可是，我猜，近中心的黑點是細胞核吧。」

「對，」醫生答，「這些細胞是正常的，而癌細胞却與衆不同，有些症狀裡，細胞長得特別大。可是在高度顯微鏡下仍然難以辨別。所以癌症的早期不易判斷，因為你至少得觀察成億個細胞才行。我希望不久能發明一種更簡單的方法。」

「但願如此。」湯先生說，一面稍覺呼吸急促，「我有點悶氣。」

「必然的，」博士頂他一句，「我們漂游着的血管是把氧氣輸送給細胞然後帶走二氧化碳的。你瞧，氧氣全離開紅血球附到毛細管壁上去。他們會溶解在細胞周圍的血清裡而進入細胞。同時積著在細胞中的二氧化碳被抽送到血管中，有一部分溶入血漿，一部分附着在血球素的分子上。所以到肺部旅行並非快事。」

「是不是」湯先生喃喃地說，覺得肺快炸了，「要我窒息在自己的肺裡？」

他非常不舒服，眼前閃過陣陣黑點。

「又是細胞核？」湯先生想，「不，不像，倒有點像戴帽子的水兵的頭。我參加海軍了！」

「兩千呎，」不知那裡來的聲音，「仍在下沉，噢——那些活墓！」

「我希望基地的人們能知道，」另一個聲音說，「對他們一定有用。」

「對，對，」另一個人半歇斯地里的尖叫，「晚了！」

忽然潛水艇似地的東西像被大滾滑卷走了。水兵和一切全被拋到更狹的內部去，湯先生看見自己抓住潛望鏡的底部，博士的臉白得像粉筆……

「注意！」醫生說，「我們正自右心室進入肺動脈，馬上空氣就充足了。」

當湯先生清醒時，空氣，勿寧說是血漿，格外清明。他還坐在那塊紅血球上，雙手攏著博士的腕，他們又浮游在窄狹的過道中，但不似方才那樣被細胞緊緊地圍擁着。相反，它似乎寬闊得很，湯先生彷彿覺得有一大群跳蚤在飛躍。

「大氣，」史博士用長長的手指指著說。

「我們出去了嗎？」湯先生十分高興。

「噢！不！」醫生說，「還在你的循環系統中，現在

經過的地方是肺毛細管。它放出二氧化碳，吸入氧氣，管壁上有些氣胞，它只是個空氣袋，附在肺內部的表層上。你每次呼吸時，肺和氣胞裡充滿了外界的新鮮空氣，以便把氧氣供給靜脈血液。

「你說衝進來的小蟲子就是氧分子？」湯先生說。

「是，你別忘了我們現在的長度；比例是一比一百萬。所以氣體分子看起來只有一毫米的十分之一。怪不得你把它看作蟲子，特別是它們運動得那麼快。你看，有多少從管壁進入紅血球。血液到肺部吸取氧氣後從新回入大動脈，再流遍你身體。」

「我不想再去了！」湯先生心中猶有餘悸。

「不行，你還沒看够，」醫生反對，「怕什麼！我還沒仔細研究你的問題呢！」

「好吧！」湯先生無可奈何地說，「我們該帶個氧氣瓶。」

「氧氣瓶有什麼用？」醫生說，「萬一不行，我們立刻跑出去。準備，我們要進入你的左心室了。」

「什麼？左邊？」湯先生奇怪地問，「我以為心本來就在左邊呢。」

「對的，我是說你心的左半部。也許你並不完全了解心的構造。心就是個唧筒，心的右側把血從身體壓向肺里去。左側又把血從肺壓回身體。兩個唧筒都有活塞，各自獨立，不過兩者是由同一肌肉控制，注意！」

他們所坐的紅血球有如江河中急駛而下的獨木舟。

「白血球呢？」湯先生問，「它們運些什麼？」

「不，」史博士說，「白血球和交通部毫無關係。我們倒可以稱之為國防軍。任務是保護細胞組織，抵禦外界侵略。像真正的兵士一樣，它們有勇敢的細胞核。我們也稱之為「食細胞者」，因為每當有外界細胞侵入時立刻會被它們所吞噬。你只要望望四周便可以見到那些維持治安的漂浮體。一旦它們發現一個細菌，立刻向它攻擊，用原形質將它包圍起來，在半小時內消化完盡。如果侵入的細菌並不在血管中而在細胞間的淋巴液中，它也會衝出血管將它消滅。可是它們的困難是：當它要消滅病菌時，一定要把它釘在堅固的牆壁上，比如說毛細管壁，否則就需要幾個白血球同時四面夾攻，唔，瞧那邊。」湯先生沿著史博士的手指向左邊看去，看見幾個白血球正圍著一個細菌預備把它吞下去。要是細菌浮游在血液裡，」醫生繼續說，「單獨的白血球很難抓住它；像你想用牙齒咬住水桶裡的蘋果一樣。因為大多數細菌都有像膠質似的皮膚，滑得像濕蘋果。不過白血球還有個複雜化學成分的助手；抗體，它在血液中有細菌的時候出現，可以「軟化」細菌的皮膚，並且中和細菌排在血液中的毒素。」

「我懂了，」湯先生說，「你說抗體是化學成分，當然不是活的了。」

「很對，」史博士贊成道，「它們是化學成分，可是相當複雜。奇怪的是它平常並不存在於有機組織中，而是當某一部分被細菌侵襲時它立刻出現了。而且細菌不同，

湯先生不斷地把握著自己以免落進波瀾湧的血漿去。他們迅速地衝出了左心室的活塞。

「好了，」博士舒服地坐在柔軟的墊上，「現在可以好好暢談一下。你最想知道些什麼？」

「首先，」湯先生說，「我想知道我們坐的這個東西是死的還是活的。」

「這很難答覆，」史博士說，「答案是肯定的，不過有所保留。紅血球不斷地在生長，生命期約三四個月。他們的工廠是骨髓，骨髓却又是細胞變的。這種特別細胞稱之為紅血球分裂細胞。當它們進入血液時，細胞核隨之退化。沒有核的細胞是半生命體。它們完全喪失了再生的能力，因為細胞分裂必須要有細胞核。它們只能把氧氣從肺部帶到身體各部，把二氧化碳帶回肺部。如此支持了全體細胞的生命。」

「像牛馬一樣，」湯先生插嘴說。

「是像，」史博士笑了，「它們完全像任勞任怨的工人。」

「是不是喪失了再生的能力，」湯先生又說，「就不會影響它們的工作了。」

「可能，可能，」醫生沉思地說，「雖然在某些情形下，紅血球仍保有細胞核，例如青蛙。再說，如果人失血過多，那麼未成熟的紅血球分裂細胞就會流入血液擔任運輸工作，所以實際上並無太大差別。當紅血球死亡時，就積在肝和脾裡，由小便排出。」

所生的抗體亦不同，正好針對那種細菌。真是一把鎖一支鑰匙，配得恰好。似乎人體每一部分都有製造各種抗體的材料，正像銅匠有各種不同鎖匙的模子，當他要開一個鎖時，他會不斷試驗不斷磨礱地做出一把合適的鑰匙。我們看起來似乎需時甚久，可是銅匠老手們熟能生巧花不了多少時間。

「這是不是醫生們所稱的免疫性？」湯先生問。

「正是，」史博士答道，「這是預防的方法。我們把一些死的無害細菌注入人身，使器官內產生適合的抗體，以後在真有病菌侵入時，便能駕輕就熟消滅敵人。這種方法……等等，等等！」史博士突然站起來想在從身邊流過的血漿抓住什麼東西。「我可以診斷你的病原了。」

他手中抓住蘋果大小的滑東西。

「病菌嗎？」湯先生問。

「噢，不！在我們現在的尺寸來說，一個病菌大得像條狗。你看到的是病原體粒子。我敢說，這只是感冒病原體而已。」

「噢，感冒！」湯先生自信地說，「這要什麼緊！」

「不過有時候感冒會叫人吃不消！不過你還好，讓我告訴你為什麼，聽這裡。」

史博士把他手裡拿的東西送過去，輕易地壓成兩半。他左手裡有個粗糙的圓東西，右手有個半圓形的圓壳，剛好可以罩上左手的圓球。

「現在看，」醫生解釋說，「這個圓球是感冒病原體

幾百萬原子組成的一個分子。你一定聽說過，這種病原體是介於生物與非生物之間的東西，有時被稱為「活的分子」。細菌可以視為一種植物，它會分泌出有害人身的毒素，而病原體本身就有毒的。我們可以稱之為一般的化學分子，因為它的分子構造是固定的；但是亦可稱之為生物分子，因為它會分裂出無限的同樣分子來。比如說人類的感冒，牛群的「足口」病，霍亂病全是病原體而非細菌在作怪。當你身上發現病原體時，你的器官立刻會產生抗體以對抗它。我右手的空壳子就是消滅病原體的抗體。這就是剛才我打過的配鎖匙的比方一樣。這些抗體多浮游在血液追捕病原體，把它們驅出體外。因為這些病原體，我剛才還看到一些，全已由抗體對付它們了，所以我說你的感冒不會嚴重，我保險你不會躺下。」

「我很欣賞配鎖匙的比方，」湯先生說，「可是我看

不見銅匠。誰配呢？」

「我也看不十分清楚，」史博士說，「不知道我的老朋友，加州大學的李那斯·鮑林兄能否多告訴你一些，他是個研究配鎖匙的專家。配鎖的工作顯然是由被攻擊的原子間的親和力所產生的；講起來實在難以相信，簡單的原子親和力竟會創造這麼偉大的結構。不過你只要想想，溶有鈉鹽的水漏過岩穴，會產生出美麗的鐘乳石來，就可以舉一反三了。」

博士小心地把感冒病原體放回抗體的壳里去，使它無能為害，拋回血流中。

「這句話並不完全對，」醫生補充道，「即使注射的是沒有紅血球的血液，可是在液體中仍可能有抗體攻擊身上的紅血球，除非血液是A+B型的。如果把不同血型的人身上的血漿用適當的比例混合起來，可以得到幾乎無毒的液體。我怕我談得過份技術化了，還是讓我們看點別的東西吧。我必須告訴你有關荷爾蒙和維他命的事。」

「它們可是活的分子？」湯先生問。

「不，」史博士說，「許多情形下，它們很簡單。有些可以輕易地合成。比如說荷爾蒙，它的希臘字義是『激起』的意思，有時它簡單得只有十九個原子組合而成。它們並非生命的執行者，倒像生命執行者發出的命令和指示。它們像是傳令兵帶着的公文，在事務中是絕對必需的。你拿我的放大鏡便可以在血漿中看到一些粒子。」

他遵從醫生的指示注意地望著血漿中的居民。他看到很有趣的東西。在放大鏡下酷似中國人近年時掛的龍像。可是它還不是一毫米長，湯先生很快地數了數，它只有二十二個原子。

「這是俗稱『恐懼荷爾蒙』的分子。當人受驚時它從腎附近的腺體中分泌出來，由血液傳遍全身。這種荷爾蒙會加速心臟跳動，使血管收縮，血壓增高，而且使肝中釋出糖分，供給逃脫危險的額外能量。你剛才看見的可能是你以為潛水艇下沉的當兒產生的。身體中還有許多種荷爾蒙，有一種能使胃加速分泌消化液，男性荷爾蒙使男人成為男人，女性荷爾蒙使女人成為女人。」

「這些抗體會不會把我也當作侵略者向我攻擊呢？」湯先生憂心忡忡地問。

「要是你在這裡多停一會，它們是會的，」醫生說，「可是只是一個粒子，不會再分裂，所以不大會引起它們的注意。有時抗體甚至會攻擊對人體有益的東西。所以在輸血時要注意血型就是這個道理了。」

「噢，血型！」湯先生說，「想不到這問題和消滅疾病的兵士有關係。」

「千萬萬萬，」史博士解釋道，「如果錯把豬或狗的血注入人體，會使人大病一場，因為你的抗體會猛烈地對它們攻擊。甚至於因為戰戰兢兢的屍體阻塞住毛細管使人一命嗚呼。現在雖然同型的血可以大量輸換，但也不全盡然。人的紅血球中含有兩種不同的特別蛋白質，所謂A和B。血漿中却含有反對那兩種蛋白質的抗體，我們稱之為A及反B。有些人身上設有反A及反B的抗體，所以紅血球可以同時有A和B兩種蛋白質。我們叫他們叫A+B血型的人。有些人身上沒有反A或反B，所以紅血球中只含有A或B型蛋白質。這就是A型或B型人。最後一種人含有兩種抗體，那就是O型，不能有任何種蛋白質。一個人最好能及早驗明自己的血型，免得在輸血時發生不測。如果A型的血輸入B型人身上，立刻反A抗體會攻擊輸入的血液。這裡攻擊對病人非常致命。」

「怪不得輸血多用血漿，」湯先生恍然大悟，「沒有紅血球就不會發生戰爭了。」

「維他命呢？」湯先生問，「也在血液里嗎？」

「當然，」史博士說，「我想拿夫人一定給你吃很好的食物。維他命，你知道，全在適當的食物中。一個人需要十來種不同的維他命，大多數都是可以人工製造合成的化合物。你一定聽說過維他命C，它在薑黃、辣椒、柑汁和蕃茄汁等水果蔬菜中。如果一天得不到六十個毫克，你就容易得壞血病：牙齦出血，牙齒搖動。如果缺乏維他命A——多在牛油、脂肪、魚油中——會招致夜盲。維他命D不足易生佝僂病，骨頭發育不良。這方面的常識你可以在任何討論營養和健康的書中詳細讀到。」

「現在我們進入你小腸的血管了。這裡是把消化了的食物吸收輸送到全身細胞的入口。從前面這層透明的薄膜看進去，一堆棕色的東西就是你早晨吃的火雞雞蛋。它已經完全被胃液酵素給溶和了。你吃的東西裡含有三種化學成分，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每種要素都有一種特定的酵素去轉變它成為更簡單的物質。蛋白質分子被分裂為氨基酸，碳水化合物變成糖，脂肪變成脂肪酸。它們都可以溶於水中而透過薄膜進入血管。氨基酸和糖立刻被分配給全身各處的饑餓細胞。」

「消化脂肪較慢，它並不被送入循環系統。變成脂肪小球後，它被輸往組織細胞間的淋巴系統。它像個地下水道的系統，只有老手才找得到它。而且它並不流暢無阻，所以脂肪小球經常被儲積在身體各部。」

「你說，」湯先生心不在焉，根本沒在聽史博士的講

從飢餓線上掙扎出 來的寇克道格拉斯

滄 煥 譯

一位生在紐約北部城鎮，為貧窮所困的孩子，
爬上銀幕，博得影評界的讚譽和極高的票房收
入。



奪得錦標圖一片中之寇克·道格拉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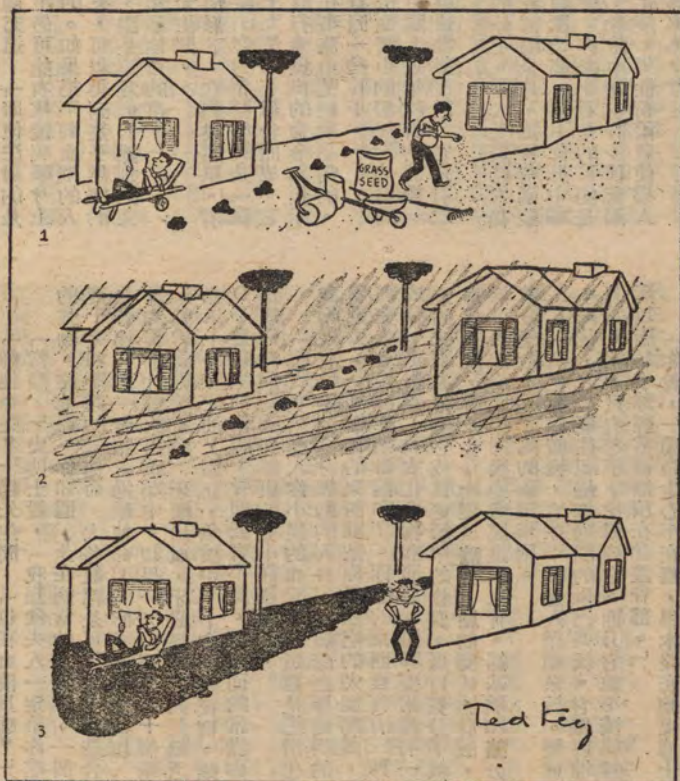
解，「你說薄膜那邊還有火腿雞蛋，我出來時還沒吃午飯，我倒想把早飯再吃一次。」

醫生還沒來得及拉他，湯先生從紅血球上跳下去，穿過薄膜跑到人體「內部的內部」裡去。

「回來！」史醫生絕望地大叫，「你會給你的消化酵素吃下去。」

「糟糕，」他又說，發覺已無能為力了，「我應該告訴他關於胃潰瘍——人把自己的胃吃下去的病。」

原名：Through the
Blood Stream
譯自：New Worlds
of Modern
Science



我的原名是伊沙·且尼羅維區。我父親和母親原是俄國猶太移民農人。他們來自莫斯科南部的莫古勞斯科瓦。伯恩亞。他們告訴我這有這麼一個地方，但是在我父親離開那裡以後，這地名必定是被改過了，因為我在任何地圖上都找不到它。

一九一〇年我父親在紐約港外愛麗斯島 (Ellis Island) 離岸登陸。後來他才把母親接來。他們都有那標準的移民觀念。我父親相信，當他們抵達美國國土之際，他們會想能在街上發現黃金在那兒閃閃的發光。

父親在三年前去世。母親說我長得像他。我的臉型雖肖似母親，但我有父親那樣深深凹陷的下頷。他有活力，風格和體魄，而且是一位完全沒有技術的勞工。他有一匹馬和一輛車，他販賣水果，運送木材和收購舊貨。

雖然父親知道如何馭馬過市，然而在此歸化之鄉，謀生之術畢竟困擾了他。有時他只是坐在那兒，現出迷惘，奇怪別人怎麼能善價而估，高價脫售。我們以為他實在沒有養活我們的能力。

我生於一九一六年，在紐約州的阿姆斯特丹 (Amst.)



羅琴與寇克道格拉斯之演出
達琪列表演

(Liam) 長大，它距阿魯邦內 (Albany) 約三十哩，位於慕華克谷。那兒的人都叫我伊麗 (Lizzy)。

除非你真的受過饑餓的貧窮生活，你將永不會瞭解窮的真意。何況我們且尼羅維區家有很多人要養活。我是家庭中唯一的男孩子，但我有六個姊妹，三位姐姐和三位妹妹。在某些方面看來，我像是我們家庭三男中的火眼中心。

我的一位朋友，他永遠不會忘記他第一次看到我發脾氣的情形。他剛巧來訪我，我說「我們喝啤酒。」然後我打開冰箱——我的臉色突然變白並現出憤怒，因為冰箱只裝了四分之三的食物。

我有一個固定的原則，那就是在我任何的一個冰箱裡都必須裝滿。這原則的來源是由於我們在阿姆斯特丹時的空空冰箱。那時如果我們有水，再加我們有食物的話，我們可以保存食物新鮮，但我家在大多時間，冰箱裡只有一小罐烹調油，那是媽所能買到的最小的一罐。

阿姆斯特丹是一個特種工業的城市——地毯和粗呢。最大的兩家紡織廠是慕華克紡織廠和斯坦福紡織廠。阿姆斯特丹大部份的孩子們都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兩位名人就是

美國的大總統和斯坦福先生了。

我向紡織廠的人售賣汽水和糖果，好賺錢買七分錢一夸脫的牛奶和五分錢一條的麵包。有時我賺得足夠的錢就買幾盒包米花和兩夸脫的牛奶。那末這一天我家的晚餐尾食就是包米花與牛奶。

媽將一個雞蛋加水攪拌做成煎蛋，然後切成兩半做成兩塊三明治，那就是我在學校的午餐。我的三明治上沒有奶油。如果我有五分錢我可以買牛奶沖了下面：不然只有喝水。我們所吃的，不論它是滾湯的骨頭，陳麵包或粗麵包我們連渣都吃掉。這種習慣使我一生未改，我很少在我的餐盤上剩下任何東西。

當年，我每經過斯坦福家的宅第，我望眼欲穿的看着他們的高門。並且奇怪在門裡的人們正在做什麼。我常常期望能會到他們一位，然而那時我並沒有遇到過。幾年後在好萊塢有人告訴我「瑪麗·斯坦福——就是萊第·斯坦福的太太——曾設法能會到你。她正要舉行舞會，既然你同萊第是同鄉，她想如果你能來，那是很好的。你們倆人應有很多可談的事。」

因此我去了。我熱望能遇到一位斯坦福家的人；然而因為我不會玩馬球並且萊第未曾看過幾部我主演的片子，我們志趣相同之處太少。

一切遭遇就是我們且尼羅維區家注定的事，我必須做我能找到的任何事。我有生以來做過四十餘種行業。其餘的事，我做過洗滌者，沖床技工，出納，守夜，護衛。在

我童年時，就須東節省一文，西節省一文存入我的「大學基金」裡。大學對於我有各種意義。媽教我們七個孩子知道求學的機會就是一個移民能在美國找到的「街上的黃金」。

當我在初中的時候，我於課外和星期六在高德爾爾批發店做工。從十三歲大的一名記賬員開始。那時我記錯了一兩次賬，高德爾爾先生頗為失望而要我改做股票員。自此發生了一件事，那是使我的股票的價格與他的一樣漲。斯坦福先生捐助了一筆錢，購買獎章，贈給每年阿姆斯特丹城的男女學生講演或十分鐘有戲劇意味的背誦比賽的優勝者，這是本城的一項學術活動。那年我背誦「越過邊界」一詩而獲得優勝。

高德爾爾先生要我表演我那得獎的背誦給他的推銷員們聽。他們每星期六在他的辦公室裡有一個談天會。高德爾爾先生的辦公室設在曹克坦運河側，室外水磨漆。我深吸了一口氣並且開始背誦，「越過邊界」是描寫一個受傷的士兵，他的靈魂翱翔於生死之間的一首詩。正當我背到頂有戲劇意味的部份的時候，電話鈴聲響了，一位推銷員記下定貨。這位英勇士兵詩意的死亡要與那推銷員的聲言對抗了，「五百磅糖——是的……一箱麵粉——是的……還有一箱豬油。好的。」

當我背誦時，外面的河水盪漾而過，電話聲的吵鬧聲雜着訂貨聲的喧嚷，真是一個厭煩的經驗。雖然我在十分困難的情形下完成我的表演，但是那天上午，我在高德爾爾

爾先生的辦公室裡仍然是頂繁忙的人。

最後我的大學基金已累積至三百五十元。我會想那是一大筆款——我現在還如此想——但是我必須每次把小量的錢給我父親以貼補家用。所以我我十七歲那年從萊恩屈高級中學畢業時，我真的覺得入大學已無望。這事對於我有如世界的末日。假如我不是被我的朋友和老師魯伊絲·李文斯東女士的鼓勵，我怕是放棄在廢物裏埋了。她說大學是如何的值得進修，值得等待，將我說服。

畢業後我到勞瑞百貨公司去任職。彼時父親和母親已經分居，所以我要把大部份的新水拿回家用。雖然我積蓄了一百六十三元，讀大學那是必需的，但是我已決定請求紐約州堪登城的聖·勞倫斯大學無論如何能准許我入學。我的同伴派德·瑞修也要去那兒。派德說「請求他們，」「最壞的結果，他們能說的只是個不字吧了。」

我的姊妹們也都讚成派德的話。「進行吧，」「她們告訴我，」「我們照料母親。」

派德和我踏上去聖·勞倫斯的路。最後的一程我們棲臥在一輛運肥料的事上。事前我沒有通知學校我要來。我也沒有寄過入學申請書。我所有，只是我的高中文憑和一百六十三元和我後服上肥料的怪味。自覺我衣服上的臭味和這種輕蔑的行徑，我走進去與教務長談話。「我很喜歡能到這來，」我告訴他，「但是我只有二百六十三元。」教務長奇異的看著我，然而他是一位有修養的人。他看著我的文憑，然後說，「我們試試你吧。」

參加學校的舞會也會是一個難題。我已下了決心，不要失掉與漂亮的女同學跳舞的機會。可是每次我必須穿那沙沙作響的禮服又得購票。當你向別人借禮服時，大多數的人都說：「但是我的衣服對你是不合適的。」我總是要他們借給我並且我覺得不合適是可憐的。我發明一種「調節製造」的方法，就可以穿尺碼相差很大的禮服襯衣。有時我得專注精神來呼吸，那樣才不會把衣服縫線撕開。另有些時候，我整夜挺著胸，如是禮服才不顯得太大。

我更想出一個得到舞會入場券的方法。我熱心的查對病人名單像醫學院的學生似的。假如一位同學，他已買了入場券却因病不能赴會，普通情形下，他會樂意給我的。如果我的朋友們的身體看起來都很好，我會找一位平常總對自己的健康擔心的人並對他說：「你看起來氣色不大好。你為什麼不到病院去吃些藥？」這個悲劇，成功的機會很多，我常常理解我的行動而在想，他在病院裡無論如何總會快樂些的。

我畢業於聖·勞倫斯大學並得到藝術學士的學位。可是在我畢業的前一年，我已把我的目光放在下一個目標上了。在我畢業後，我意欲入紐約的美國戲劇學院，學習當位演員。當我在大學三年級時，我曾到紐約並向戲劇學院的秘書戴思特先生說明我缺少學費。

「但是我們沒有獎學金。」戴思特先生說。他繼續這樣說，而我繼續反覆堅持的說，「當我在聖·勞倫斯大學

我向學校辦理一項貸金並課外做一名園丁，每小時的報酬是三角錢。有一天，我正在校園裡剪草地的時候，被園地主管大聲咆哮的喚出來。「三角錢一小時你要做什麼呢？」我問他。「一位庭園建築師嗎？」

這麼一來，我失去了我和顏悅色的氣質和這份職業。之後我去守門了。

因為我的名字的聲音像是一個噴嚏在一碗粥內的回聲似的，如果我在別的大學裡必定會被認為是一個蠻野的，外國型，應該特別加以注意的人。然而在聖·勞倫斯並不這樣。雖然我不屬於任何一個社團，但也不屬於非社團的一面——社員是要付會費的——我被選為學生會會長。並且組織一個角力隊，我的握力為一百五十五磅。我們的對手為勞登特，塞拉科斯與羅哲斯三隊。當我大學畢業那年，我因角力無敵從未敗過，而得到全隊最佳角力者的獎牌。

但是大學不僅是獎牌與讚揚。它的意義也是工作和錢的逼迫。假如一位學生說：「我餓錢啦。」那是說他在等待家裡匯來的下一批款。當我斷了錢，那是說我沒有錢了並且不知道從那兒能得到錢。我在一年級時連學校的宿舍都不能住，因為那太貴了，所以我在門警室裡架一個床。我也不想在學校的餐廳用膳，但是一個饑餓的肚子是無所顧忌的，所以我就刮些剩菜充饑，或者由我的朋友們把他們餐盤裡的東西分一些給我。

畢業後，我要到這兒來。」

為的使我安靜下來，戴思特先生給我一份講演辭。我把他要我讀的東西讀過了。他在椅裡搖搖著說：「你畢業後，假如你仍舊讀到這來，我們將設法使你入學。」

當我最後一次要離開聖·勞倫斯大學時，我的一位同學，魏利·湯普森正要把他的大衣贈掉。

「不要丟掉它，」我說，「我正要到紐約去並且我沒有大衣。」魏利有六呎四吋高，他的大衣碰到我的腳踝，但是我穿著它過了一個雨雪霽的嚴冬。

在戲劇學院裡，我有一位同學叫珀蒂·白考兒，她後來叫羅琳·白考兒，之後嫁給亨萊爾。每次她看我時，我總揣摩她正在想：為什麼他穿這麼一件怪樣子的外衣呢？我總是假裝不在意，當自己是那種格倫威治耶藝術家型典的人。

「這件，」我很肯定的說，「正是我喜歡的那一種大衣。」

當珀蒂最後推度出我是沒錢買一件新大衣的時候，她請她的一位叔父送我一件合身的。

我在戲劇學院的第一年，在格倫威治耶謀到一份職業。晚上，我教孩子們戲劇。這樣我賺的錢可够付一間頂樓的租金和每天兩次便宜的膳食，早點和晚餐。我取消了我的午膳。當我在戲劇學院的第二年，課外的時間已不够使我繼續那格倫威治耶的職業，我只好從假期演出裡賺些錢來維持。

一位夏期演出的導演幫助我決定了我的藝名。我已經把我的名字改了一次，從伊沙·坦尼羅維改或伊則·坦尼斯基，所以再改一次也就無所謂了。坦尼斯基和坦尼羅維兩者皆顯赫的，但很難聽，並且我們想到一個光彩的招貼會增加觀衆的。我選擇了道格拉斯——我不記得爲什麼了。反正，我記得我們決定置寇克在道格拉斯之前，因此如此，它會響亮「悅耳」。

那年夏季我由演戲所賺的錢，很快的用光了。感恩節的那天我在包維內餐廳的門前排隊，帶著我的全部銀錢，一共三角錢，在我的褲袋裡。我在等著購買兩角錢一份的救世軍主辦的火雞餐。但是當我抵達這隊伍的前面的時候，却已出售一空。爲的慶渡佳節，我在一個食攤上化了二角錢吃了一碗蒸肉。一年之後我在凱沙琳·康納爾家吃火雞並有各種完美的佐料。假如我是一位製片家，我願將那種情景拋入廢物窰裡而忘却。這週真是太莫測了。

之後我在希瑞夫飯店做侍者，照看餐桌。雇員們是不許在店內用膳的，但如果我們謹慎些可吃一塊三明治，點心點心。這種點心加上每週十五元的薪水和小費，再說由晚九時到深夜一點鐘的工作時間與我在戲劇學院的選課時間是配合的，這對於我確是有幫助的。

一九四一年我從戲劇學院畢業之後不久，我去拜訪高泰爾·麥克林提克。他問我是否會唱歌。我答道：「不太好。」麥克林提克先生說，「你能大聲唱嗎？」我說我可以。

病除役。

當我在戲劇學院時，我遇到一位百慕達小姐戴納·狄魯。我們在戰時結婚。當我解除兵役重過平民生活，而成爲一家之主。我需要設法賺錢。當我替代李却特·威德馬克演出舞台劇「吻與訴」後始得到正常收入。我並且設法參加十餘個白天的廣播節目。

在演「吻與訴」之後，我又在其他幾個舞台劇中擔任角色，雖然這些戲劇大都是在早場演出，我却已引起人們的注意，後來珀蒂·白考兒在「列由加里福尼亞東開的火車」上遇到製片家郝魯·華利士並告訴他，「你常常在物色有希望的新進者。爲什麼你不找找寇克·道格拉斯？」

正當我預演「吻與訴」的「風連九十里」的舞台劇時，華利士向我接談。他說他很願意我能試試鏡頭。那使我驚愕，因爲我從來沒有想過做電影工作。我的理想之夢是要在百老匯的舞台上演一位明星。現在，機會來敲我的門了，竟像是一隻瘋狂的啄木鳥，我被驚住了。我拜訪華利士並向他說明我很對不起，我要進行這舞台劇。

「風連九十里」一劇結束之後，我赴華利士的紐約辦公室與之相談，「假如你仍舊有意讓我演一部電影，我願一試。」

我來到好萊塢，最初想，他們會要我扮演硬漢，表現有統帥精神的角色。實際呢，在我第一部影片中的角色——「在「瑪莎·伊威斯的愛」一片中——我扮演一個軟弱，神經質的人物。幾乎馬上的，我已被認爲是那種懦弱好哭

他們告訴我「練習這個」並交給我一份歌譜。它是美國人日常唱的調子。我在想四年的大學，兩年的戲劇學院，幾次暑期演出的經驗，我會學過莎士比亞，莫里哀和希臘的古典作品——都是爲了這種美國的樂調嗎？

我初次在百老匯登台是扮演一位唱歌的電報童。在第二場終了的時候，我登台表演。這是我每夜僅有的一次出場，但是，白考爾和她的母親在我開幕登台的那晚，特來爲我喝采，並且後來她們告訴我，她們認爲我唱得很動聽。

這次我的戲劇天才的顯露使我得到另一件工作，在凱莎琳·康納爾的三姊妹一劇中，於第三場中，飾演一位優伶——他正要起程赴沙場——他喊出「吻與訴」一聲來向故鄉告別，森林送來一個回聲。我就是那在後台的回聲。之後，在一九四二年，我離開國土去作戰。

我是海軍後備軍官，曾在瑞特·丹姆海軍士官學校受業，畢業後爲海軍少尉階級。在服役期間，我在太平洋一個反潛艇的巡邏隊中任通信官。我們的船是一條巡邏艇，對付日本的潛艇的確是太小。然而有一次，當我們護航一條船去珍珠港，我們與一艘日本的魚雷艇遭遇，我們投了數隻深水水雷。

一個深水水雷的爆炸，離我們的船太近了。當我爬起來的時候在想，我很好，然而我錯了。我有很嚴重的內出血，後來又因阿米巴痢疾而變成很複雜的症候。我在聖地亞哥海軍基地的巴樂保醫院臥病數月，在一九四四年我因

的人了。

我時常遇到那些人，他們認爲我老是扮演粗魯的角色，狂叫，用拳頭擊碎東西。他們忘記我在「給三位太太一封情書」的一劇中，我也曾扮演過一位態度溫和的學校教師，問題是由於善良的角色的平常不易引起注意吧了。

我的經理人第一次認爲我有天才的那一天是在他們的辦公室裡模仿他們所崇拜的人。他們覺得很好並且說「嘿，這傢伙好，他從前在什麼地方？」於是他們向製片者替我宣傳，說我隱藏着天才，並且說我是別具風格。

一九四八年我的經理人對我的預測很感興奮。他爲我洽安在米高梅「大罪人」(The Great Sinners)一片中擔任主角。這影片中共有三位要角，愛娃·嘉特爾(Ava Gardner)和格雷哥雷·派克(Greg Peck)都已簽過合同，我是第三人。我演片的酬金是五萬元，是我從來沒有賺過的一大筆款子。

正在那時我聽到一位獨資製片家史丹利·克萊茂正在籌備拍製「奪得錦標歸」一片。這影片是根據一本同名的書改編，是描寫拳擊的故事。他要我做主角。克萊茂尚是一位無名的獨資製片者，不久他有了名，但仍是獨資經營着。

他尚沒有取得原書，但是當他告訴我這部拳擊故事的內容時，他講得很響亮，使人興奮，並且我將扮演那樣一位堅如磐石的戰士，使我激動得不能等待拍片的開始。史丹利只有一件祕而不宣的事，那就是，他不知道我是否像一位得獎的拳師。

縱然有那種脫衣舞女郎一樣的感覺，我脫掉我的襯衣並彎屈着肌肉，做出拳擊的姿勢。

克萊茂覺得很中意，但是我的經理人並不以為然。「你這傻瓜，」他說，「克萊茂並不真的有意。」他在和你談，給你一萬五千元加上百分之幾的盈利——換句話說，你所得的大部份是你的薪水，假如還有話，是分紅了。他尚且沒有取得原書的上演權。再說，一個主要的影片公司正要給你那配角的酬金是個大數目的現款。你不需要我們，科克。你需要幾位心理分析家們來輪流值理的照看你。我不顧那些話，放棄了米高梅五萬元的合同並且決定主演那部標本。但是史丹利尚需要向銀行交涉，他希望能湊成這筆資金。史丹利說他要寇克·道格拉斯做這影片的主角，使那些易於驚訝的銀行家們大感驚奇。他們問：「你是指茂文·道格拉斯嗎？」斯坦雷說，「不，我指寇克·道格拉斯。」正當他要說他個人支持我的時候，那些銀行家們勉強的點頭應允了。

他們對史丹利所要拍攝的電影故事加以進一步的審閱。「你確知它可以嗎？」他們問，「總之，拳擊的故事平常是不成功的。」史丹利勇敢的說：「我對這故事也支持。」當我想起那得勝的標本就使我想到一個人他將他所有的錢都長期的壓在賽馬裡的一匹馬上而獲勝。「奪標」一片使我幸運，但是當這電影拍完後，史丹利舉行一次預演，我尚仍然不知它究竟是好還是壞。然而有兩個線索：當我走出門時，人們開始向我要自傳。還有我的經理人突然

一千元。我的母親絮絮叨叨的說這是一個多麼神奇的國度，她是對的。我的神經比我的歌聲還多，假如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尚且能收集幾張唱片，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那兩部影片是我初次拍攝適合於少年觀眾的作品，我那兩個大男孩子，米歇爾和蜀埃魯就對這兩張影片非常欣賞。現在我不只是電影明星，更是他們和他們的朋友所愛好的電影裡的明星。

我一直還沒有提到米歇爾和蜀埃魯的母親。簡單的說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結婚，這件婚事在一九五〇年因離婚而結束。我經常遇到那些人，他們認為我很尊敬和讚美的談起我的前妻似乎是一件不誠實的事。但事實很簡單她本來就值得我這樣做。

我現在已與安·白登斯結婚。當我在法國拍電影的時候遇到她，因為我需要一位能够代我應付新聞界的關係並且在各方面能幫助我的人。有人把她推薦給我，因為她曉得電影業務又會說四種語言。再說她是茂林·羅吉城約翰·赫斯敦電影公司的聯絡員。

我已決定雇用她，然而她拒絕了我。我費了十次午餐，十七次晚飯，不停的跳舞和數不清的時辰好使她改變主意。後來我勸她到加里福尼亞來遊覽，正當她要返回法國之前，我已準備用幾小時的時間來勸她嫁給我。但結果我却只化費了一個問題和廿秒鐘的功夫。

結婚儀式是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由一位治安官主持，他的話有德克薩斯州拖長的尾音並且安是比利時人，她的英文相當蹩腳：那位治安官告訴她重複頌讀他的話，我聽

變得十分體貼並且可愛，又約我到他家去吃飯。

自從我們初次合作以來，史丹利和我始終保持着友誼的舌戰。我喜歡告訴史丹利是我「發現」他是一位製片家。「聽着，你這可憐的人物，」他說，「我為你工作之時，你都不會得到東西向你吹一聲。因為我這特殊的辨別的能力，可以發覺你那埋藏得很深很淺微小如粒的天才。我用你來打賭這願望，正是你的事業最幸運的利那。」史丹利頗能盡力。他願建義在「奪得標本」之前寫明我的名字，「道格拉斯」一字在觀眾的腦海中是與「杉樹」相聯繫的，並且他指出我的動作與而會顯得呆笨。他繼續的分析着我的演技：「寇克使用你的下頰如同瑪麗蓮夢露運用你的步態，」他說，「他前縱着它表示雄壯；然後收回以表現溫柔。」

我並不想把我所演片子的報酬一部的列出來，即使是我頂喜歡的「偵探故事」也是一樣。這是因為我願意忘掉它。它對於我是一件苦事。我在「奪得標本」(一九四九年)，「Bag And Beautiful」(一九五二年)，「梵谷傳」(一九五六年)三片中的演技，皆被提名為奧斯卡獎的候選人。但是我的運氣已與「偵探故事」同樣的完結了。人們說「從這個，你一定曾得到一個奧斯卡獎了，科克。」我相信了他們，我幾乎準備了一篇得獎的答辭，我甚至沒有被提名。

你常因不同的理由而記得不同的影片。我常常記得「海底兩萬哩」和「人沒有明星」(Man Without Star)兩片，因為在這兩部片中，我彈着吉他唱着男低音歌。戴卡公司為我灌了這兩隻歌的唱片，我第一次得的片酬金是

到她的語言是「要這位男人做我的(Awful Wedded Husband)可怕的丈夫。」(註新娘將 Lawful 合法的讀作 Awful 可怕的)現在我們已得一子叫彼得·維先·道格拉斯，生於一九五六年的十一月。

我為了一個製片者而忙於各種例行事務。我獨資經營的公司叫布瑞納製片公司已有三部影片在戲院上演。現在正拍的尚有三部，包括我們精心的巨作海盜(The Viking)一片。

去年一月紐約影評會推選我在「梵谷傳」內飾演梵谷為一九五六年電影最佳男主角。自從這影片上演以來，我曾赴紐約數次，當華納影片公司一位人員打電話到我旅館來問我，是否可以談談另一個影片的事。

當他進到房內，他就開始大笑。我問他什麼事如此可笑。

「你往窗外看看，」他告訴我。我看了一着，看到對面街上有一行人在廣場戲院的門前等着購票，那裡正在上映梵谷傳。「那很好，」我說，「但是有什麼可笑呢？」

「那是因為看你本人比看你的電影還容易些。」他告訴我「我一個月來都想去你那部電影，但是那兒總是排着一長列人，並且我來時沒法站在那裡。」我沒有想到它居然那樣叫座，但是能够那樣總是使人愉快的。假使有一天，我變成一位比他本人演的電影還不易見的演員，那末我一定是深深的陷入困難之中了。

(完)

譯自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June 29 1957)

「是，卡門女士，」然後稍停一下，馬紐會接上兩句：「不錯，我是一個印地安人，我的好女士，可是我爸爸却有很多地，聽說你們家裡一點地也沒有。」

接下去這樣的互相譏諷開關嘴。不過當他們在一起混久了之後，也就把開關嘴來當開玩笑笑了。

——美國口味將廚娘攪胡塗了——

卡門除了下廚以外還兼管替我們洗衣服。好像這些工作還不够使她忙似的，她還能利用閒空兼帶開一個小雜貨店。

卡門非常高興學到許多美國菜譜，由我內人指點，她學到不少美國菜作法，比之許多美國家庭主婦毫無遜色。不過我們對於食物的口味始終使她有點不滿意。

我們日常食用的家畜，蛋類，魚，馬鈴薯等，雖然本村都能供應，但是大部份東西仍是每星期兩次到普諾鎮去採辦。在那裡卡門逐漸的導引我內人深入神秘與微妙的秘魯高地市集，當然這其間難免有許多地方還是從錯誤裡學得了乖。最主要的困難是普諾的許多蔬菜與水果品種對我們來說都是新奇的。什麼「Oca」(蔴豆)，「Luchmas」(茄子的根莖)，「Chikmoyas」(番荔枝)，「Luchmas」(茄子的一類)，等等都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東西。有一天我內人在市集裡買了一個紫色光皮的東西，她當是茄子。在討論當天菜單時，她指着她買的東西對卡門說道：「卡門，你可不可以把牠做了晚餐時吃？」

，從村子上面半哩地外的泉眼提水回來，以及侍候用餐。

馬紐曾受過一部份作神父的教育，雖然他拉丁文講得很流利，甚至讀拉丁文，但是他的西班牙文却一塌糊塗無法令人聽懂。我們談話時混合着阿瑪拉印地安語，西班牙語，以及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拉丁語彙。馬紐很好奇，對於我們有的每一件東西都要打聽一下價錢。對於我們的那個可以摺合的橡皮洗澡盆尤其欣賞不止。他還有一項特權就是替我們洗汽車——輛老舊的送貨卡車。

我們漸漸的非常喜歡馬紐同他的渴望求知的熱心。當我們在丘坎屯定居後的第一個聖誕節來臨時，我們夫婦熱心的討論給他甚麼禮物好。

「除了錢以外，」我說：「我們應該給他一點特別的東西——在丘坎屯甚至普諾買不到什麼東西。」

「我知道了，」我內人回答：「他最喜歡吃牛皮糖，每次我做糖的時候，他連鍋底都刮個乾淨。」

於是我內人替馬紐做一大盒牛皮糖，用花紙同緞帶包裝好，在盒子上面她又用膠沾上了一個聖誕老人小人像，她前一年在波土頓一個聖誕晚會中留了幾個下來帶到秘魯想送給印地安小孩子玩的。

在聖誕節早上，馬紐拿到禮物，高興的說不出話來，真是非常難得的情形。

「這個小人，他是誰？」

在這裡聖誕節並不是一個主要節日。叫我如何來對他

「太太，怎樣做法？」卡門謎樣懷疑的眼光。

「我想是用油煎一下。」

「油煎？」頗使她困惑不解，但是卡門僅靠幾肩回過身去。

在晚餐的時候，油煎「茄子」端上來了，可惜不能吃，原來是一種甜瓜。

在市集上不懂賣的東西對我們稀奇，交易方式也很古怪。特異的切肉方法。有時不免使最熟練的解剖家也會給弄糊塗了。我們時常僅僅知道吃的是什麼動物的肉，但是屬於身上那一部位却難弄得清楚。

講價還價同買賣方式時常發生稀奇問題。譬如豬油都是裝在煤油聽裡論匙賣的。

「我要買十五匙豬油。」我內人有一天在市集上對一個趕集老婦人說。

「不行，太太。」對方很快的在回答。「一共只剩了十五匙，你可以買三匙。」

「可是我每星期只上集兩次，」我內人在抗議，「三匙不够用呀。」

「對不起，太太，我跑好幾十里路來到集上，如果把豬油全賣給你，我現在就得回家了。」

很顯然的來趕集作生意並不完全為了經濟理由。

——馬紐同聖誕老人——

十八歲的馬紐在家裡的工作是打雜。他擔任打掃清潔

解說聖誕老人呢？

「這個，」我說：「是聖尼古拉斯，」你知道，他是一個聖人。」我又不必要的添上了一句。

「聖尼古拉斯！」馬紐高興的喊起，抓起那盒牛皮糖就往他自己家裡跑，拿給他父母去看。

這件事過後我們也就忘懷了。幾個月以後，我碰巧有事到馬紐的屋子裡去，因為他住的屋子同時也兼做儲藏室用。聖誕老人還在那裡！釘在牆上是一個小神龕，用一個雪茄煙盒，兩個盛威士忌酒的紙盒，同一只盛橄欖的罐頭聽拼成的。在神龕裡聖誕老人肩上升着一根小樺樹枝神氣莊嚴的立在那裡，兩邊點着兩支小蠟燭，在神像前面一個阿司匹靈藥瓶中還插着一小束野花。

對於馬紐來說，這個才是他真正的聖誕禮物。

——哈佛大學博物館要一隻駱馬——

山居生活中除了連續不斷的調查旅行同前往那些古代遺址去野營外，招待來訪客人可以算是我們變換生活方式的主要調劑。我們經常關照在秘魯京城利瑪同阿爾魁班的友人說我們歡迎任何有興趣前來訪問的客人。

在這種邀請下，我們會到了「沙地」君，訪客中最令我們難忘的一位，柯林·沙波恩先生，我們都稱他為「沙地」——是來自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動物學家。他的來訪一方面帶給我們無比的友情，另一方面幾乎把我們在印地安村的名譽完全敗壞無餘。



駝馬是這兒重要運輸工具

在「沙地」君來訪之前不久，我們剛巧收到哈佛大學一位朋友來信，要我們替他們的博物館搜集一張駝馬皮同一付駝馬骨骼。在這駝馬之鄉最大的困難並不是尋找一隻駝馬而是買一隻駝馬的問題。

阿瑪拉印地安人最喜愛他們的駝馬(Ullana)，照顧愛護備至，在牠的耳朵上掛着裝飾的繩子，胸前披散着的長毛上繫着小鈴，還在毛茸茸的身上用赭土染上紅黃的顏色。駝馬對於阿瑪拉印地安人可以算是最有用的家畜，牠供給他們肉同毛，同時又可負重代步，真是衣食行路全仰賴牠。

「那是一頭很好的駝馬，」我常向一些印地安人表示，「我很想買牠下來。」

「先生，牠是不賣的。」印地安人一方面用手愛撫着牠的頸項，一方面回答。

「沙地」君爲了購一隻駝馬同我到處講說，懇求，甚至甘言利誘，仍舊一無所成。村子裡雖然到處都是駝馬，但牠們的主人都捨不得割讓。爲了急于買到一匹駝馬，我們曾不惜奔波，遠離湖濱，潛入高山內各牧場。在有一個牧場中，我們同場主議好，他預備趕一小羣駝馬到丘坎地出售，到時我們可以選購一隻。

在約定的日子駝馬到了，真是不堪入目的一群！殘疾，衰老，滿身泥污。看來是牧場主人在最後一刻又捨不得將他的好牲口賣出去。遇到這種困難局勢，我們只好同往常一樣來請馬紐幫忙。

「你一定得想法給我們弄到一隻像樣的駝馬來。馬紐，我們對這件事急得很。」

在第二天早上馬紐果然帶來一匹很漂亮的駝馬，三言兩語馬上付錢成交。消息很快傳播出去，「美國佬」終於買到了駝馬。村民經過我們住宅時都放慢了脚步用好奇的眼光向內窺視。一群閒人圍在街對面看熱鬧。

「沙地」與高采烈的將駝馬牽進庭院。人群鬧騰的圍着看個不停。在庭院中間正當大家以驚羨的目光注視時，「沙地」掏出左輪手槍對着駝馬後腦開了一槍，駝馬竟然一暈倒了下來。

有那麼一段時間，圍觀的印地安人都好像生了根一樣，口角下垂，盯着眼睛，簡直不相信眼前發生的事。隨後都沉默的，緩緩的走開了。

「這些美國佬們！」其中有一個人搖着頭自言自語：「一個月來他們到處要買駝馬，等他們真弄到手，你說他們怎麼辦？一槍把牠打死！多麼怪事，不懂？」

殺牲祭屋

我們的日常工作有一項特性，那就是逐日不同。爲了收集資料想對於這一土民社會各方面生活有一個整體的認識，我同我的翻譯就各方面作廣泛的訪問。對於他們如何種植馬鈴薯，如何作磁器，如何治病，都是我們調查的對象。我們常常隨他們到牧場，到田野，上市集，看養蜂，甚至參加葬禮。

雖然此中有很多事情都是很普通習見的，但是也有一些事，即使對於研究慣了奇風異俗的人類學家來說也頗感驚奇印像至深。譬如以活駝馬上祭就是一例。那是一種從古相傳的風俗直到現在還秘密舉行。

幾個月來馬紐家裡人同朋友們就在忙着替馬紐的哥哥安蘇爾蒙在蓋一棟新房子。用石塊同土坯築的牆業已完成，房子四壁立在石崗上，兩邊的山牆在寒冷灰暗的晨曦中綽向天空。

今天是新房上頂落成的吉日。雖然天尚未亮，但是男男女女已經來了一大群，都正忙着搬木料，祭草把。

房子前面繫着一頭漂亮的白駝馬，口裡在反芻咀嚼。「用牠上祭一定好的。」馬紐誇贊着：「神靈最歡喜白駝馬血。他們會保佑我哥哥，使他們夫婦家宅興旺。」在牆裡面，馬紐的父親正忙着整理上祭的物品：酒瓶，花球，古加葉子，同其他的祭品。老人忙著略現焦急的神情。

「安蘇爾蒙從前住的房子很不吉利，」當老人將上祭的各項物品整理就緒後說道：「他的男女兩個小孩都死在那裡，邪神對他作祟，樣樣事都不順當。」

我還未能接上話，安蘇爾蒙已跑到門口。

「天就亮了，爸爸，一切都妥了，已經到了時辰。」天空現出灰黃色，光線射到湖上黑色水面透出寒冷的綠色。

駝馬從大門牽進去，面向東方接着跪下去。主持上祭

的是家裡一位親友，手裡持着刀站在那裡，向上注視着，天空很快從金黃轉成旭日紅色。他對他的助手簡單的吩咐了幾句，突然間彎下腰去，很快的將刀一揮，割開乾馬咽喉。

正當紅日從山邊上升時，一縷鮮血向東方噴出。眼前這一景像與四百年前西班牙征服者們所形容的並無兩樣。一雙雙的手舉着盆，罐，各式各樣的器皿來接血，口裡念誦着禱告詞，將血洒向牆壁。抹到門框，並且塗在自己臉上。

血是來向神靈奉獻的，希望神靈保佑這對不幸夫婦。

在乾馬斷氣之前，將牠翻過身，用刀將胸腔剖開，心還在跳動，從裡面掏出來後在山上的冷空氣裡直冒熱氣。馬紐的父親雙手捧著心臟，一面仔細的察看，一面用手指沿著小血管比畫着，追索紋路的格局，來卜徵兆的吉凶。

「徵象很好，」他說道：「這是一所吉宅。」

死馬拖下去宰割預備供應筵席，馬紐的父親則將乾馬的心臟同其他祭品一起在一圈火裡焚化。適才上祭時的緊張情緒放鬆了，每個人都笑顏逐開，高聲談笑。人們飲水，嚼幾口古加菓子，稍為休息一下，數着房頂的工作隨即開始。

馬鈴薯引起了麻煩

當我們在丘坎屯住過二年後發生了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情。我們竟中了「巫蠱」！毛病是我內人關的禍。起

「不錯，我知道，匹瑞茨太太，」我內人答道：「我們極願賠償一切損失。」

「絕對不行的，」匹瑞茨太太在抽噎着，一面擦起圍裙邊子在揩鼻涕，「那些小土豆都同我親生兒女一樣。」

「不過，太太，」佛蘭克插進來，「那些古蹟並不是你的，那是歸政府管的。我們的朋友願意出錢賠償你的馬鈴薯。同時她已取得政府同意來發掘。」

「絕對不行的，」匹瑞茨太太鼻涕眼淚的又重複了一遍：「那些小土豆個個都同我親生的一樣。得讓老天爺來作主。」

最後交涉結果是請了丘坎屯三位重要公民，包括村長，法官在內，估計了一筆應當賠償的數目，即時付清。

那年正巧一場嚴霜將馬鈴薯收成全部毀去，匹瑞茨太太先拿到了錢，不但毫無損失，反而賺了一筆。但是她對於這件事始終抱着反對態度，因為她覺得在印地安工人面前鬧了笑話。那些印地安人都背後嘲笑她，給她起了一暱號，叫她「土豆媽媽」。

當我內人開始發掘工作時，匹瑞茨太太偷偷的去找一個巫師來向我們全體，包括那些擔任發掘的印地安工人在內，行使巫法。

不過這一切都是以後才知道的。我們最先感到有點不對的是發覺那些印地安人都改變了態度。好多老朋友借詞躲避我們。

「先生，今天不能替你作事，我要到伊拉夫去趕集。」

初我們一點都不知道，過了幾個星期，才發現是被人使用巫術加以詛咒。

當時我的內人剛剛從秘魯政府取得考古發掘的許可證，急於想動手發掘幾處最引人注意的古代建築遺址，在已經耕種的田地中還可以看到半露在外的殘餘痕跡。

她看中了一座很大的古代建築遺址，磚牆殘壁聳立在馬鈴薯田中。田主是丘坎屯的一位著名的印西混血公民，我們姑且稱她為匹瑞茨太太，當然那不是她的真正姓名。

二月裡的一個下午，剛在馬鈴薯收穫季之前。我們兩人由秘魯政府的古蹟視察員佛蘭克、尹諾朱沙先生陪同一道去拜訪匹瑞茨太太，請她同意我們的發掘工作。

事實上古蹟殘址並不屬於這位太太所有，因為照規定一切古蹟殘址都是秘魯政府產業。儘管如此，但是我們仍十分願意賠償這位太太因發掘而引起的一切農作物損失。照後來議定的價格，這些馬鈴薯真是同黃金一樣昂貴。

匹瑞茨太太在客廳裡接待我們，一間亂糟糟的屋子，裡面擺着直背的椅子，四角堆着農具，沙發旁邊靠牆盛着穀子的口袋。一付牛繩纏繞在褪了色的鏡框上面，鏡框裡面是匹瑞茨家祖先們的相片。

我內人一路拾着絆脚的破亂走過去向這太太打招呼，「匹瑞茨太太，」她說道：「我們特來請求你幫忙，希望能同意我們在你的田裡發掘。」

「那是辦不到的，」女主人喊道：「地上都種着馬鈴薯呀。」

或者是：「先生，今天沒有空，我的岳母病了，我們全得到華塔塔去。」

後來索性連推托的話都不說了，看見我們就趕忙往家裡跑，關上大門。

「這是怎麼一回事，克來蒙？」我問我的翻譯。「我作了什麼錯事？」

「不是你作了什麼錯事，博士先生，」他答道，隨後他小心的說下去：「當然我是一個基督徒，不會信那些邪教，但是人們都說你同你太太被人行了巫法。」

「甚麼？」我大聲的喊起來，簡直不相信我耳朵裡聽到的話，「我們得怎麼辦呢？」

「如果你贊成的話，我建議去找一個法師看看古加菓子，卜一卜吉凶。」

這時候情勢日漸嚴重惡化。送牛奶的人說他的乳牛奶乾了，以後不能供牛奶了。送蛋的人說他的母雞不生蛋了。更壞的是馬紐也向我們表示他無法再下去了。我們只好依照我們的翻譯所建議的去拜訪一位法師——老周克。老頭擺開古加菓子，大搖其頭。

「你看，儘是錯的一面朝上，恐怕你們要有性命之憂！」

這解決了一切！任何嚇壞了的阿瑪拉印地安人在這種情形下要怎麼辦，我們也只好怎麼辦。我們得請他行法驅解。

「行法禳解只費十元美金」

結果發現禳解方法並不特別複雜，也不算太貴。替我們倆人同十八個印地安工人行法，一共費不到十元美金。這裡面包括兩位魔法師的公費同許多奇異的祭品，最重要的是兩個風乾的駝馬胎胞。

下午相當遲的時候，我同我內人坐在魔法師家中，他同他的同道以及助手們正忙於準備一百四十四份獻神祭品。每一道獻祭都很簡單，三片整齊的古加葉子（南美洲產的，含有麻醉性有如鴉片）塗着一層用駝馬脂肪，野薄荷葉子，和一種閃着銀光的礫石粉，搗和在一起的油膏。當每一個魔法師完成一次獻祭後，他開一開，舉向空中，口裡念道：「某某山神，受我一拜，這是你的祭品。」

在定好的休息時間裡，我們停下來喝一點水，嚼兩片古加葉子——任何阿瑪拉印地安人的儀式中都少不了飲水嚼古加葉子。

從下午到傍晚，沒完沒了的向無計其數的神靈獻祭，天漸漸黑了，魔法師們還照樣做下去。

最後主魔法師手拿着祭品停了片刻向我發問：「先生，是不是快半夜了？到整整午夜的時候，諸神就要下降來吃這些祭品了。」

我看了看手錶，十點剛過一點。

「差不多了。」我說道，想馬馬糊糊過去。

祭品都捆在一起，我們提着一閃一閃的煤油燈在高低

不平的街上走過，穿過田野走向正發掘的遺址。

夜晚冰冷，天色漆黑，從湖上吹來的寒風凍得人渾身發抖。在昏暗的燈光下不難想像諸神真要下降了。

在殘址上，魔法師將祭品在一圈火裡焚化。香枝同燭酒的火星火焰沖向黑暗天空，在場垣殘壁上照出長長的影子。

「神靈下界了！」魔法師在呼喊著。「神靈下界來分供品了！我們趕緊走開，不要回頭。沖了神就要死的！」我們急急走開，我得承認至少我自己是其中之一沒有敢向回頭看的。

第二天早上在殘址上看不出有一點有過任何儀式的痕跡！沒有殘灰，沒有腳印。焚燒的祭品曾被小心的收集在一起投入附近一條溪流中。夜來一切活動痕跡都被濯滅得乾乾淨淨。

最後還要提一句，匹瑞茨太太自從被我們行了這次對抗的巫法後，他恐怕作法自斃，嚇得遠走高飛，舉家離開丘坎屯。當幾年之後我再度回到那個村子時，發現她從此未再回來。

——完——

譯自美國地理雜誌

美國飛彈發展經過與現況報導

山隱

一、飛彈發展經過

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枚飛彈在倫敦市奇斯維克平民住宅區爆炸，造成空前的恐慌，四年以來，倫敦迭遭德機轟

炸，市民對空襲可謂司空見慣，但這次情形却屬例外，因為既無飛機臨空，亦不聞炸彈掠過的「噓噓」聲，而是突然的噉地爆炸。

在爆炸發生的數分鐘前，遠在一百哩外的法國海岸上

一枚德國 V-1 飛彈噴火發射，升入空中五十哩，彈頭傾俯，直向倫敦，飛彈速度約為每秒一哩，較炮彈快四倍，使人無法預先偵測或攔截。

此後的六個月中，德國向倫敦一共發射了一千一百廿枚飛彈，向歐洲其他目標發射了二千五百枚 V-1 飛彈，另有千餘枚飛彈，用於試驗及訓練，戰事結束後，餘下的百餘枚飛彈，被作為戰利品運往美國，以供繼續研究。

V-1 飛彈雖具有一「無法攔截」的特點，但仍不能成為軍事上的決定性武器，因其攜帶的乃是普通炸藥，威力不夠強大。德國向倫敦發射的全部飛彈所造成的損害，也不及美國空軍在一夜之間大舉轟炸柏林所獲得的戰果。

若使 V-1 飛彈成為軍事上的最後武器，唯有改裝核子彈頭，以代替普通炸藥。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火箭專家被美國請去了百餘人，被蘇俄也拉走了百餘人，按照火箭專家的意見，若能使飛彈與原子彈——二次世界大戰中發明的兩種革命性武器——聯合並用，則所製成的新武器，即或不能具有軍事上的決定性作用，亦必威力驚人。

飛彈在軍事上的研究目標既經決定後，一些富於想像力的人士，乃開始致慮下一步的發展，這就是人造衛星與太空旅行，早於一九四七年，美國國防部研究發展聯席會議即曾鄭重致慮發射人造衛星計劃，但因費用過鉅——約需美金一萬萬元——此議案乃被擱置。（目前美國前鋒計劃的經費為一萬萬一千萬美元）。

後者屬空軍，二者的射程約均為一千五百哩，裝有核子彈頭及導向機構，擊天神飛彈亦屬空軍，是一種真正的洲際彈道飛彈，射程超過五千哩，可代替遠程轟炸機。

同時，美國科學家亦在試驗室中加緊研究，尋求更優良的燃料，更堅固的製造材料，和更準確的導向機構，預料在不久將來，美國當可製造射程更遠，重量更輕，準確性更高的飛彈，然而我們此處要認清一件事實，就是飛彈的發展工作，乃是循序漸進，決非一蹴可就。

就另一方面而言，凡有一種新武器發明，就必須尋求一種抵制它的武器，美國科學家對於飛彈的防禦，亦獲有相當成就。根據空軍宣佈：哥倫比亞大學發明一種新式雷達，可偵測三千哩外運動的物體，假設敵人的飛彈以每秒三哩的速度向你飛來，如果你能夠在三千里距離外測知它的踪跡，你就有十五分鐘的時間來施行防禦工作：依照同一彈道發射一枚飛彈，將其在空中攔截擊毀。

雖然此種抵禦飛彈的方法，尚需待若干年後，才能付諸實用，但樂觀人士，均相信洲際彈飛彈仍不是軍事上的最後武器。

綜觀美國在飛彈方面的成就，若與當年發明噴射機與原子彈的聲勢相較，實屬大為遜色。更有甚者，蘇俄人造衛星的發射成功，顯示他們在三級火箭的發展方面，已經超越美國。

為什麼美國會居於落後地位？

根據美國軍民，朝野人士的綜合意見，對於以上問

自第一枚 V-1 飛彈發射至今，已是整整的十三年，在這段歲月中，美國試放了第一枚原子彈，又發明了較原子彈威力強過百倍的氫彈，同時在不斷研究改良下，使此兩種新武器能够簡單使用和大量製造，但是美國對於飛彈的發展，究竟有何成就？

一言以蔽之，美國在飛彈方面的成就實屬有限，可參閱附錄一便知，美國現有的最進步的 V-2 型飛彈——能够大量製造並立即使用者——僅為陸軍的紅石飛彈，射程約二百餘哩，裝有核子彈頭及導向機構，其他較小型的飛彈，射程約為二十哩左右，最著名者為女神飛彈，作用可代替戰鬥機。

此外尚有許多非屬 V-2 型的飛彈，而是由二次大戰中美國發明的另一種武器——火箭炮——所改良製造者，這種「沖天火箭」的構造極為簡單，用炸藥或同體燃料，可由步兵或飛機攜帶，亦可藉大炮發射，射程約為十至十五哩。

美國尚有一種 V-1 型飛彈，狀如小飛機，但不需駕駛員，而改用導向機構，其中最著名者即為屠牛士飛彈，射程甚長，但速度與飛機相仿，故威力不夠強大。

以上事實，雖令人甚感失望，但自從蘇俄發射人造衛星成功的消息宣佈後，對於美國的飛彈事業，不啻是一個轉捩點。在最近數月中，美國接連試放了幾種更進步的飛彈：木星，雷神，擊天神等，均獲成功，現正從事擴大製造。木星與雷神兩種飛彈的構造頗為相似，前者屬陸軍，

題的答案共有二個：

第一：美國長程飛彈的研究工作，開始嫌遲，直至一九五二年——二次大戰結束的七年之後——美國才開始研究短程飛彈，對於長程飛彈，仍然未予重視。

第二：美國飛彈的研究組織，太過複雜，既無專人統籌其事，亦無與當年研究原子彈時的「原委會」或「曼哈坦計劃」的類似組織。研究工作分散而又分散，包括美國三軍和千餘家工廠和大學。雖然這種集思廣益，相互競爭的方式，可能給美國帶來更精良的新武器，但在時間上却落了後。

同時，長程飛彈的製造，亦非如想像之簡單，在動力，燃料，製造材料，與準確性方面牽涉至廣，這不是一個科學原理研究的問題，而是工程技術上的困難，必須逐步解決，不可能有奇蹟出現。

事實上，美、德二國開始作飛彈研究，在時間上幾乎是無分先後，當德國試製 V-2 飛彈時，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噴射推進研究室亦曾試製三枚小型火箭，每枚長度不超過三呎，試放結果，發現其準確性極差，此後美國又製造一枚較大的火箭——WAC 伍長——長十六呎，重六百六十五磅，再度試放結果，準確性未見改善，於是此一方面的研究暫告停頓。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批剩餘的德國 V-2 飛彈運往美國，一九四六年，美國陸軍飛彈專家，曾試將 WAC 伍長火箭加裝於 V-2 飛彈前端，一同發射，用以探測高

空氣流情況，試驗結果，發現此二級火箭的最大速度，可達每小時五千哩，發射高度為二百四十四哩。截至一九五七年以前，美國繼續試驗的各種火箭，在高度方面，均未打破以上紀錄。

此後，V-2 飛彈日趨沒落，美國開始着手火箭的研究，目的仍是以測量高空空氣流情況——宇宙線及大氣密度等，而不是尋求新武器。這類火箭有空蜂及海盜二種，前者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及美國航空噴射工程公司聯合製造，後者係海軍委託馬丁公司代製。

戰後爆發後，美國軍事費用預算大為增加，飛彈研究工作亦逐漸加強，當時美國飛彈專家的主要目標，是改良飛彈的導向和控制機構，自一九五四年以後，美國花費在飛彈上的研究費用，約為每年一千萬元。今年（一九五七年）美國飛彈研究費已超出三千萬。

由於飛彈在軍事上的價值極為重大，因此一部份權威人士，建議在美國國防部編制內，增設飛彈部隊，與原有之海、陸、空三軍並立，但陸、空二軍，却將發展飛彈視為已任，竭力爭取，最後決定，飛彈發展工作，仍由三軍各自進行，此一決議，部份是由於可收競爭之效，部份則因為三軍各有其政治力量，不容厚此薄彼，加以抑制。

在最初決議中，對於海、陸、空三軍所研究的飛彈種類，亦曾加以限制，按當時規定，空軍所研究者，僅限於有羽翼的飛彈，例如屠牛士飛彈，但實際上，海、陸、空三軍對於各種用途，各種射程的飛彈，均一體研究，唯一

管理，這裡乃發生了極為複雜的現象。

以擎天神飛彈的飛彈製造為例，雷莫伍維基公司向空軍研究院洲際彈道飛彈研究組負責，再由雷莫伍公司監督各家承製飛彈的民營工廠。空軍研究院洲際彈道飛彈研究組，係由戰略空軍（使用飛彈部份），空供（管理飛彈部份），及空調（訓練使用飛彈人員），三部份官員聯合組成。飛彈製造進度報告，尚需送呈國防部審核，國防部內又設有許多專門委員會，牽涉既廣，權力又分散，於是情形乃變得更為複雜。

二、困難問題叢結

按照美國人的習慣觀點，沒有不能解決的工程問題，而且很快就能解決。如果你需要某種機械，你祇需付錢，請個工程師設計即可。

基於此故，美國飛彈今天的落後現象，對於一般人而言，乃成爲一個不解的謎。飛彈製造並非新原理的發明，而祇是一個工程問題，其中較爲困難的，乃是飛彈的導向機構，但也僅是改良精進，算不得是發明創造。

爲什麼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做起來竟有如許的困難？這原因乃是長程飛彈中，包含有百餘種互有關連的重要機件，每一機件必須與其他機件互相配合，方能發揮整體効力，爲使讀者對飛彈有一個簡單的概念，這裡先就飛彈的構造與發射情形，稍作介紹。

我們現在所介紹的飛彈，姑名之謂金星，實際上，美

例外，就是洲際彈道飛彈的研究，係由空軍獨司其責。在美國三軍中，以陸軍從事飛彈研究最早，而且力量也最集中，在田納西河畔的阿爾巴馬山中，陸軍設有紅石飛彈製造廠，這裡除擁有一百位火箭專家外，尚收羅了二千五百位不同國籍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合作的廠商，有傑斯勒 (Chrysler)，北美，司培雷倫德 (Sperry Rand) 等數家。

由於陸軍飛彈研究成果甚佳，已製成極成功的長程飛彈——紅石和木星飛彈。此一事實，更使反對集中研究飛彈的人，有了藉口。

海軍方面，按照他們的傳統，武器多屬自行研究製造。海軍兵工局及航空局，製造了二種小型「空對空」飛彈，側風及麻雀，而海軍射程最長——一千五百哩——的飛彈北極星，係由兵工、航空、和造船三局聯合製造。

空軍的研究目標，着重於長程彈道飛彈，研究經費每年約為二千五百萬元。技術方面，由雷莫伍維基公司 (Rammo Wooldridge) 協助，該公司爲美國西海岸最負盛名的電子工程權威之一。空軍目前所有的最成功的飛彈，爲雷神，擎天神，及巨人三種。前者爲中程彈道飛彈，後二者爲洲際彈道飛彈，製造工作，由幾家公司分別擔任康維耳公司 (Convair) 承製擎天神飛彈的外壳，亞馬公司 (Arme) 承製巨人飛彈的導向機構，北美航空公司承製擎天神及雷神飛彈的動力機構，而由雷莫伍維基公司負責監督之責。對於承製飛彈的民營公司，軍方特組織專門委員會負

國所製造的飛彈並無此名稱。金星飛彈的構造，與其「兄弟彈」大致類似，祇是較為簡單。

在準備發射前，金星飛彈直立在鋼筋混凝土建造的發射台上，四周圍有金屬高欄，在明亮的燈光下，漆成銀白色的彈頭指向天空，高度約與六層樓房相當。直徑八呎，重量相當於一座柴油機車，自飛彈中部而上，彈身縮小，直徑減爲六呎，彈頭爲鈍圓形，彈尾爲魚尾狀，共有四翼安定尾，每翼二呎，自外部不可見。在每翼安定尾處，向外伸出一柄轉動舵，向內伸入又一柄小翼舵，用以調節噴射氣流，一枚金星飛彈的製造費用，約需美金百萬之鉅。

在飛彈尾端內部的狹小空間，裝有二具發動機，撇開複雜的結構不談，每具發動機外形有如一只金屬箱，長六呎，寬三呎，燃料即在其中燃燒。金屬箱底有一根短管，將燃燒生成的氣體通入噴嘴，每具發動機，可發生六十噸的推力。

發動機之前的數呎處，裝有四只狹長的燃料槽，每只發動機需要二只燃料槽——一只槽內貯有發煙硝酸，另一只槽內則爲苯胺 (Aniline)——苯胺爲一種石油化學品，在工業上多用作染料，此二種燃料在發動機的燃燒室內爆發燃燒，生成大量氣體，自噴氣管射出。

在如此狹窄的飛彈內部，如何安置發動機與燃料槽？遂成爲一個極困難的機械問題。

飛彈的液體燃料，首需藉輸送管自燃料槽進入發動機

的燃燒室，這裡必須有一具燃料輸送泵，此燃料泵需能於短短的數分鐘內，輸送數千加侖的燃料。在此要求下，燃料泵每分鐘需為四萬轉，燃料泵係用氣體渦輪機帶動，渦輪機約為四千馬力。為控制流速計，渦輪機上需裝有控速器，使燃料混合均勻進入燃燒室，以保持此二具發動機的平衡操作，控速器係由電氣馬達操縱，而此電氣馬達則由飛彈頂部導向機構控制，飛彈的方向能亦由電氣馬達操縱，此外更有許多複雜機械，其構造及作用，尚在保密之中，這許多複雜的機械，裝在如此狹小的地位，其困難情形，可以想見。

燃料槽以上，即為飛彈彈壳。彈壳分為二節，因為金星乃是一枚二級飛彈，亦即二枚飛彈的聯合體，在製造上，這增加了更多困難，因為機械的複雜程度加倍，則發生故障的機會也加倍。飛彈設計人雖明知此等困難，但無法避免。因為二級或多級飛彈乃有其優點，蓋飛彈開始升空時，因氣層之密度轉大，所受之阻力亦最大，消耗之功能亦最多，如果飛彈升入高空後，拋除用罄的燃料槽及失去作用的引擎，則射程必然加大。此即多級飛彈勝過一級飛彈的理由。

金星飛彈第二級與第一級之構造無大差異，發動機雖祇有一具，但可發生七十噸的推力，兩具燃料槽中，一只貯有對二甲肼 (Dimethyl Hydrazine)，一只貯有液氫。對二甲肼是一種腐蝕性極強的燃料，但可發生需要的推力，二級飛彈無伸出的舵槳，因在接近真空的太空，舵槳試驗期中，金星飛彈不攜帶孩子彈頭，而代以一只同樣大小，重量相等的金屬箱，箱內裝有儀器，無線電發報機，及擴大器，可將飛彈的航程及途中遭遇報告地面的發射站，無線電發報機外部有特製的錐形套保護，可耐極高溫度，其製造材料，賴在保密之中。

一切準備妥當後，金星飛彈即將騰空發射。

在堅固的控制室內，計時人員計誦數字並擲動按鈕。當最後一只按鈕擲下後，飛彈底部噴出一股黃色的濃烟，將彈身罩沒，僅露出數呎彈頭，並發出怒吼，吼聲如此強烈，雖有耳塞保護，亦感到耳膜刺痛。在最初的兩秒鐘內，飛彈未見上升，祇覺地面震動，於是飛彈在濃烟中緩緩上升，十秒鐘後，飛彈以飛機速度，在目力可見下，升至空中一哩，但看來好似半空懸掛，隨時可能墜落，然後速度突然增加，逸出視界之外。

飛彈射擊目標，可由其內部的電腦調節控制，飛彈依正確方向及速度射向目標，命中範圍，需不超出一哩，最初的三十哩航程內，飛彈筆直上升，因為它要儘速穿過濃密的氣層，在開始發射時，第一號引擎發出的推力，較第二號引擎少數百磅，因此彈身稍有傾側，由於控制系統內的阻流管作用，使第二號引擎的推力自動減弱，而與第一號引擎的推力平衡，彈身恢復直立，然後再調整第一號引擎的輸出功率，繼續上升十五哩後，一陣狂風將飛彈吹向西方，此時定向舵發生作用，抵消此一偏向。飛彈又上升三十哩，內舵扭轉，彈尾的噴氣流受阻後

不能發生作用，飛彈的方向，係由四只裝在噴氣嘴上的小折射器控制。

第二級飛彈引擎與燃料槽之間，是一套燃料輸送泵，渦輪機，儀表，電氣馬達，和一組發電設備——發電機係用另一具渦輪機帶動，供給金星飛彈及電子儀器所需要的電能。該渦輪機的動力，則由過氧化氫爆炸分解所生的能量供給。

第二級飛彈燃料槽之前，即為金星飛彈的神經中樞——導向機構，包括各種齒輪，馬達，電晶體，鏡頭，及電線。這許多複雜的機件，裝在一只僅有衣箱大小的容器內，其困難益可想見，導向機構之作用，相當於飛機駕駛員，領航員，及機械士三者的聯合，使飛彈依規定航程與速度飛向目標。

控制飛彈航程的方法有二：其一為星球領航法，此法與轟炸機所用的領航法相同。即飛彈在發射前，藉天空的三顆星球，以為決定本身位置的依據。飛彈升空後，由儀器隨時測量彈身與該星球所成的角度，並將信號傳至控制機構，以調整飛行方向。

如果飛彈不能藉外界的星球指引方向，則採用第二種領航法——慣性導向法，根據慣性作用，當飛彈的飛行速度或方向改變時，即發生震動，導向機構憑此信號調整航程並計算位置。

孩子彈頭裝於飛彈頂部狹小的空間內，此中機構極為複雜，但係由原委會代為解決，不勞飛彈製造人操心。在

彈身偏向東南，數秒鐘後，彈尾噴火化為黑烟而消失，同時此二級飛彈節合處的炸藥環自動爆炸將彈身分為二段，發出一股濃烟，濃烟消失後，第二級火箭噴火上升，速度約為每秒一哩，至此飛彈在空中僅維持二分鐘，被拋棄的第一級飛彈，因慣性作用仍繼續上升，但隨即成弧形下墜。

又二分半鐘後，飛彈繼續向目標飛進，速度增為每秒三哩，此時飛彈內部的導向機構，因已完成使命，而脫離彈體，餘下之彈頭，依照炮彈的彈道律繼續飛行——有如自長射程炮筒內射出——此即「彈道飛彈」名稱之由來。此後是飛彈的「靜默期」，它在無聲的太空中飛行半小時，最初的十分鐘內，它繼續升高，但速度減緩。此時飛彈的高度為四百哩，與發射處之距離為二千哩，彈身漸漸傾斜，成弧形加速墜向地球。

最後的五分鐘，可算是飛彈飛行途中最緊張的一瞬。它以隕星的速度，穿入大氣層，由磨擦所生的高熱，燒燬飛彈的大部份結構，僅餘下由特殊材料製成的錐形套所保護的彈頭。

遠在南太平洋中的觀測船上，觀測員在雷達銀幕上發現金星飛彈掠過低空，墜入海水中，激起一般浪花。

在飛彈發射基地，年青的技術人員握手互賀，並將紀錄飛彈飛行實況的磁性膠帶送回研究中心，以為今後改進飛彈設計之參攷。

我們知道，在飛彈內部無數複雜的機件中，若某部份

微小的機構發生障礙，即可造成全盤失敗，空軍擎天神飛彈第一次試放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爲一具引擎的燃料輸送管阻塞或燒燬，使該具引擎熄火，彈身即行傾側，控制機構的阻流管，雖可自動減少進入第二具引擎的燃料，以維持平衡，但因推力不足，飛彈半途墜落。

陸軍木星飛彈兩次試放失敗，乃因燃料槽半空時，燃料在其中猛烈翻騰，使彈身失去平衡，補救辦法，是在燃料槽中加裝阻板。

如上所述，製造長程飛彈的最大困難，就是要每部份機構都不出毛病，飛彈好比是一根鍊條，若有一個環節脆弱，其他環節就是再堅固也沒有用，鍊條仍會斷去，飛彈的發展工作亦正是如此，工程師必須將飛彈的各部份機構設計得恰到好处，不可過份堅固，否則重量增加，每增加一磅重量，可能要多耗費燃料數千磅，那就太不經濟了。總之，飛彈發展工作，與製造鍊條相似，工程師的研究目標，是如何得到重量最輕，堅固度最大的鍊條。

三、飛彈發射原理

就理論而言，飛彈引擎乃是最簡單的推進機械，一個聰明的高中學生，就能用自己的雙手製造一枚飛彈。

將一張鉛板敲成圓筒，背後開兩個小孔，用兩根細管接通兩只燃料槽。一只槽內置有汽油或煤油，另一只槽內置有液氧或硝酸，用腳踏車打氣筒將空氣壓入燃料槽內，再將這全部小物件固定在一根穩定尾上，頂端指向天氣，

如果你有經驗而且運氣好的話，你所自製的飛彈，可能飛上天空一哩或二哩。現時的許多飛彈專家，在他們年青時，大都玩過這把戲。

至於飛彈的發射原理，可藉下面一個簡單的例子加以解釋：

腳穿滑冰鞋站在水上，手上捧着幾塊磚頭，如果你將磚頭向前拋出，你的身體就會向後滑動。手臂肌肉的拋擲作用，將磚頭和的身體推開，磚頭拋得遠，是因爲它的重量輕，如果你繼續拋擲磚塊，則你的身體後退的速度也會增加。在火箭引擎內，燃料相當於磚塊和手臂肌肉，燃料燃燒發生的氣體自彈尾噴出，將彈身推向相對方向。此理至爲淺顯，唸中學的孩子都能領悟。但根據此原理製造一具可信賴的引擎，可不是孩子所能辦到的了。

首先放慮飛彈引擎噴氣管的問題，噴氣管應以何種形狀最爲適宜？我們需要噴氣量大，那麼噴氣管的直徑必須粗大，但我們還需要噴氣流以最大速度噴出，那麼噴氣管的直徑又必須狹細，在許多多次試驗後，才設計出兼合於此二種要求的噴氣管——大小與形狀均合理想。同時，燃料所發生的高熱，必須散佈均勻，以避免在噴氣管壁上造成「熱點」(Hot Spot)，加速損壞。

根本說來，此爲氣體超速燃燒，並以渦流狀態噴出的現象，在幾年以前，這現象並不存在，更沒有人了解。

工程師們，全憑最原始，最不經濟的「嘗試法」設計飛彈的引擎，每製成一具引擎後，將其安裝在試驗台上，

試驗其運轉情形及產生的推力大小，根據試驗結果，再製造另一具稍加改良的引擎，然後比較其間的優點及缺點。

當引擎在試驗台上的操作情況已符理想後，你還要試驗它是否真的能飛？唯一辦法，就是將它裝上飛彈，實際發射，但這樣試驗，每具引擎祇有一次機會，而且發生毛病的地方並不僅限於引擎，然則你如何才能尋到毛病發生的所在？唯一辦法，就是在飛彈上加裝儀器，這種儀器必須準確可靠，而且重量極輕。

五、六年前所用的方法，是用自動照像機拍取儀器表上的指示數字，照像軟片貯於極堅固的容器內，希望它在墜返地球時不被損壞。

目前，飛彈設計家改用一種特製的無線電發報機，可不受太空電離層的干擾(普通電晶體不能避免此種干擾)，在飛彈飛行途中，將儀表上所指示的數字，用電訊報告地面的發射站。

科學家們，目前正致力研究氣體動力學及燃燒現象，希望對氣體高速燃燒的理論有所了解。但至今尚無眉目，他們設計飛彈時，還是經驗多於計算。

現在我們再討論引擎燃燒室的問題，燃燒室需用何種材料製造？燃燒室內溫度高達華氏四千度，在如此高溫下，沒有任何金屬能保持原有強度，連在這種溫度下不被燒熔的金屬都很少。

補救辦法，唯有用冷卻法，以降低燃燒室的高溫，目前所用的冷卻法有兩種，第一種稱爲發散冷卻法，使燃燒

室金屬外壁上有許多小孔，俾熱量易於消散，此法乃模倣印地安人用陶器貯水冷卻的方法。

第二種冷卻法稱爲換熱法，此法效率較高。燃燒室構造爲雙層式，冷燃料自夾壁間流入，然後再進入引擎，爆發燃料噴出，此法之優點，在於能使冷燃燒預熱，減少熱量損失。但這裡又發生許多新問題：燃燒室及夾壁的厚度如何？燃料流速如何？雖然工程師們對於熱交換器的設計素有經驗，但在如此高速下的傳熱情形，仍是毫無所知。

冷卻法既有許多困難，將來勢必淘汰，而代之以絕熱法，此乃依照高溫熔化的方法，即在金屬壁內，鑲以一層絕熱材料，如火磚之類。但因普通火磚重量太大，不能使用，故需發明一種新的質輕而堅的火磚，使引擎在飛行時——五分鐘左右——不被燒燬。

科學家正在研究一種用陶土和塑膠合製的一種新式耐熱材料。並已獲初步成功。

另一種極有希望的耐熱材料，係由美國赫維格工業公司所研究發明，此種耐熱材料既非陶土，金屬，亦非塑膠，因係秘方配製，尚無確定名稱，此物的成份包括碳化物及矽化物。由於其本身的化學作用，不但可吸收大量的熱，且可將更多的熱量反射至熱源。該公司現已發明的一種耐熱材料，可在一萬二千度(華氏)的高溫下，支持二十秒鐘，當爲製造飛彈彈頭錐形保護套的理想材料。

四、未來改進途向

飛彈之未來發展，可能有兩大改進。第一是高效率固體燃料之發明，以代替目前所用的液體燃料，如此則引擎問題即可完全免除，第二是動力系統改為「離子推進法」，此法用電流代替燃燒，使帶電的粒子自彈尾噴出。至於電源之供給，或需有賴於原子能發電設備。

在各種內燃機中——諸如飛機、汽車等，如果你希望增加馬力（相當於火箭的推力），可以從改良燃料着手，但此並非唯一辦法，因為你還可以增加引擎數目，或設計更大的引擎，飛機的改進即採用後述辦法，今天的戰鬥機上，幾乎裝滿了引擎。

然而飛彈的情形却不能仿此，一枚長程飛彈上，幾乎全部重量都被引擎佔去，無法再為增加，是故火箭的改進，應以改良引擎設計及尋求高效率燃料二者並重。燃料效率係以每磅燃料所做之功計算。

從化學表上，你可以發現氫氣與一原子氧化合所發生的能量最高，故理論上應為最佳燃料，但在實際使用上却有困難，因為氫氣極難液化，液化溫度低達華氏零下四百二十八度，而一原子氧的製造亦極困難，截至目前為止，尚無法大量製造，亦無法制止一原子氧化合為正常的氧分子。而且此種化合物所生的熱量極高，任何材料製造的燃燒室均不能忍受此溫度。

根據最近研究，已經發明了幾種新的燃料，以代替落

伍的煤油，此種新燃料乃為硼、鋰、鉍等輕金屬的化合物，可較碳氫化合物發生更大的能量及推力。

此種新燃料在試驗室中雖已研究成功，但目前困難難結，即如何大量製造。

雖然新燃料具有更大推力，但使用時仍需燃料輸送泵，輸送管，燃料槽，及一具燃燒室，在冷卻或絕熱上，勢必仍有困難。

欲免除此等麻煩，唯有採用「單一拋射藥」，即一種混合燃料，可由本身反應爆發。

目前所有的許多種液體單一拋射藥，其缺點正與一般炸藥相同，就是極不穩定，現正尋求一種半液態的膠泥狀單一發射藥，希望能較為穩定，易於使用。

固體拋射藥的最大優點，即為易於儲存及使用，它不需要引擎，也就可以免除冷卻或絕熱的麻煩，但固體燃料的最大缺點即效率不夠，每磅固體燃料所發生的推力，遠遜於液體燃料。同時，因固體燃料之燃燒速度不易控制，對自動導向頗有妨害。

根據最近研究結果，上述兩缺點已可克服，除發明推力強大的新固體燃料外，又能設法使其在穩定壓力下爆發，個中奧妙，即將固體燃料製成粒狀，而非如往日的粉狀。

固體燃料還有一個缺點，即一經爆發就無法止息，直至燃料用完為止，但最近美國海軍已經發明了一種控制固體燃料的方法，可隨時使其停止或爆發，此種新控制機構

，曾試用於魔鬼火箭，頗為成功，海軍最近試放的北極星飛彈，即係使用固體燃料，大小與德國的 V-2 飛彈相仿，但射程可達一千五百哩，屬中程彈道飛彈。

自德國 V-2 飛彈發射至今，屈指已十三年，在這段不算短的時間中，美國在飛彈方面的成就，大部份僅是改良與進步，够得上算發明的，祇有兩件事，第一是飛彈彈頭之重返大氣層（V-2 飛彈射程甚短，根本不能穿入大氣層）。第二是精密導向機構的製造。

V-2 飛彈的導向機構極為簡單，與潛艇發射的魚雷相仿，它包含一只環動輪，使依一定方向穩定飛行，同時尚有一定時裝置，使於規定時間調轉彈頭。除此而外別無其他控制，途中如遇狂風或引擎推力不平衡，則如脫韁野馬，胡衝亂闖，因此英國各地都遭受飛彈的禍殃。

今天，短程飛彈的導向機構仍不够精良，其準確性與普通炮彈相仿。射程七十五哩的防空飛彈，其導向機構較為進步，或用無線電控制，或用雷達控制。

但中程彈道飛彈及洲際彈道飛彈——例如木星及擎天神飛彈——的導向機構，與以上所述者完全不同，它們的

詳見一：

美國飛彈一覽表

飛彈名稱	任務	射程	拋射藥	導向機構	其他特徵	目前使用狀況	製造廠	商
------	----	----	-----	------	------	--------	-----	---

射程極長，遠離地球，非地面無線電所能控制。長程飛彈的定向並不太困難，仍可用一套環動輪加以控制，環動輪之特性，即各輪軸常旋轉至同一方向。飛彈之定向，即根據此特性。

但飛彈如何報告本身所在位置？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三點定位。由地面兩座遠距離的無線電站所收到飛彈發出的電訊，以定其方位，此法之缺點，即敵人亦可發出電訊干擾，而且地磁及重力作用對之亦有干擾。

目前所採用的最新定向法，可免除以上缺點，即前文所述的星球領航法及慣性導向法，由於導向機構所需要的準確性極高，否則差以毫厘，即將失之千里，更因其操作環境之溫度差極大，既需耐赤熱之高溫，又需能忍受液態氣體的極低溫度，故在實際製造上極為困難。

在美國的加緊研究下，飛彈彈頭重返地球以及自動導向問題，均同時獲得解決。最近報紙上試放中程及長程飛彈的消息頻傳，樂觀人士均因此頗感安慰，但我們必須警惕的是：蘇俄早在數個月以前，已經解決了這兩個問題。

短矛 (Dart)	反戰車武器	2哩	無煙固體燃料	5呎長	製造中	陸軍	Curtiss-Wright, Wagner, Grand central Rocket
側風 (Side-winder)	空對空防2-6哩空用	3哩	固體燃料	9呎長, 重155磅	已可使用	海軍	Philco, GE
獨犬 (Bulldog)	空對空防5-8哩空用	3哩	固體燃料	11呎長	研究中	空軍	Martin
麻雀 (Sparrow)	空對空防5-8哩空用	3哩	固體燃料	12呎長, 重310磅, 速度之2.5倍	已可使用	海軍	Douglas, Aerojet, Raytheon, Sperry
滾球 (I.acroscse)	近距離戰國, 支援砲兵	8哩	固體燃料	自卡車上發射	製造中	陸軍	Martin, Thiokol, Federal Mfg.
蒼鷹 (Falcon)	空對空防5-10哩空用	10哩	固體燃料	6呎長, 重110磅, 速度之2.5倍	已可使空軍		Hughes, Thiokol
獵犬一 (Terrier 1)	船上發射10哩, 防空用	10哩	固體燃料	13呎長, 重1000磅, 速度之2倍	已可使海軍		Hercules Powder, Convair, Kellogg, Reeves
鷹 (Hawk)	防空飛彈, 15哩抗低空飛機	15哩	固體燃料	— — —	製造中	陸軍	Raytheon, Northrop
小約翰 (Little John)	砲兵武器15哩	15哩	固體燃料	無導向機構	製造中	陸軍	Emerson Electric, Douglas
獵犬二 (Terrier 2)	船上發射15-20哩, 防空用	15-20哩	固體燃料	12呎長, 飛機攜帶	已可使海軍		Convair, Sperry

獵犬 (Tartar)	驅逐艦上發射, 防空用	20哩	固體燃料	較獵犬一為小	製造中	海軍	Convair
敵實約翰 (Honest John)	砲兵武器20哩防空用	20-25哩	固體燃料	重6,000磅, 長27呎	已可使用	陸軍	Douglas, Hercules Powder
Nike Ajax	防空用	20-25哩	液體燃料	長20呎, 速度之2倍	已可使用	陸軍	Douglas, Western Electric, Aerojet, Bell
Talos	巡洋艦上發射, 防空用	25-35哩	固體燃料	速度之3.5-4倍	製造中	海軍	Bendix, Mc Donnell
魔鬼 (Genie)	空對空飛30哩	30哩	固體燃料	— — —	製造中	空軍	Douglas, Hughes North American
軍曹 (Sergeant)	陸對陸, 砲兵用	50哩	固體燃料	無導向機構	製造中	陸軍	Redstone Arsenal team, Sperry
海燕 (Petrel)	陸地或海50-65底轟炸作用	50-65哩	— — —	長20呎	製造中	海軍	Fairchild
Nike Hercules	防空用	75哩	固體燃料	巡邏機上發射	停用	海軍	Western Electric, Douglas
伍長 (Corporal)	砲兵武器75哩	75哩	液體燃料	帶有核子彈頭	本年(1958)使用	陸軍	Firestone, Ryan, Giffillan, JPL
羅傑 (Rascal)	空襲轟炸100哩用	100哩	液體燃料	B 47飛機上發射, 長35呎, 重13,000磅	製造中	空軍	Bell, Federal Telephone & Radio

Nike Zeus	獵殺飛彈 100-2	液體燃料	雷達	——	——	設計中	陸軍	Duglas Bell Labs
巫師 (Coward)	獵殺飛彈 100-2	——	——	——	——	設計中	空軍	Convair, RCA
紅石 (Redstone)	長射程炮 200哩	液體燃料	雷達	——	——	製造中	陸軍	Chrysler, North American, Sperry Rand
WS-138	空襲轟炸 200-3	——	——	——	——	研究中	空軍	North American
未定名飛彈	空襲轟炸 500哩	——	——	——	——	發射	空軍	——
北極星 (Polaris)	船上發射 1500哩	固體燃料	雷達	——	——	發射	海軍	Lockheed, Aerojet, Westing house, GE
木星 (Jupiter)	戰術轟炸 1500哩	液體燃料	雷達	——	——	試放中	陸軍	Chrysler, North American
雷神 (Thor)	戰術轟炸 1500哩	液體燃料	雷達	——	——	試放中	空軍	Douglas, GE, North American
擎天神 (Atlas)	洲際彈道 5500哩	液體燃料	雷達	——	——	試放中	空軍	Convair, GE, North American, Burroughs
巨人 (Titan)	洲際彈道 5500哩	液體燃料	雷達	——	——	試放中	空軍	Martin, Avco, Aerojet, Arma, Bell Labs

附錄二

有翼飛彈相當於無人駕駛的轟炸機，射程，速度，及威力均遠勝於無翼飛彈，故將來勢必淘汰，但目前仍為美國的現役武器，以下對美國現有之四種有翼飛彈，作一簡單介紹：

- 一、波馬克飛彈——防空用，屬空軍，已能生產製造，尚未實際配用。射程350哩，有引擎二具，用液體燃料，飛彈長47呎，重7.5噸，速度二倍於音速，用雷達導向，承製者為 Boeing, Marguardt, Aerojet 及 Westinghouse 四家公司。
- 二、屠牛士飛彈：為陸軍對陸飛彈，屬空軍，已實際配用，射程約600哩，用雷達及慣性導向，飛彈長40呎，重15000磅，速度為音速之0.9倍，承製者為 Martin 及 GM-Allison 兩家公司。
- 三、戴菊鳥飛彈：屬海軍，自軍艦上發射，射程約為650至900哩，用固體燃料，已實際配用，承製者為 Chance Vought, GM-Allison, Aerojet 及 Sperry 四家公司。
- 四、怪獸飛彈：屬空軍，為戰略轟炸飛彈，射程為5000至5500哩。採用星球領航及慣性導向，飛彈長69呎，速度為音速之0.9倍，攜帶怪獸飛彈的戰略空軍於本年起駐防歐洲，承製者為 Northrop 及 GM-Allison 兩家公司。

進出口商

泰盛商行

營業種類•機械工具•橡膠製品

高雄市新興街214號

TE 1. 3485 • 4800



四、家庭用職業式唱機

唱機及唱頭桿是支持唱頭，及保持唱片轉動的兩件東西，它們的性能對聲音優劣影響頗大。前節已介紹過自動唱機與手動唱機，唱頭桿多半是聯同裝設在一起的。這些機件當然無疑間的可以够得上高忠實度，如果能再換用職業式唱機，則忠實度還可再高一層，這種唱機多半為廣播電台、錄音室等所用，應付一般苛求的欣賞者家庭使用，當然也是勝任愉快。

但是有一點必須記住，如於整套 Hi-Fi 設備中，僅有某一機件較其餘機件特優，則只不過是浪費金錢而已。因此在購置一架昂貴的唱機以前（當然還得要配合一支同樣昂貴的唱頭桿），先得考慮一下自己的擴大器與喇叭，如果這兩件東西也都是特優級的，本節所介紹的唱機才可與之相配。

職業式唱機所應具有的條件和前述自動及手動唱機相似，轉盤必需轉動平穩，沒有嗚聲顫聲，必須不生任何音響，馬達交際聲，及機械振動的雜音。

穩定的速度多半均靠適宜的馬達，及加重平衡的轉盤造成飛輪作用，以保持平穩。廉價唱機所用的兩極馬達，不適於高忠實度應用，四極馬達是高忠實度的標準用品，為了獲得更高的平穩性，職業性的唱機有時裝用磁帶馬達（Hysteresis Motor），但價格也因此而更高。轉速的平穩可用定音質試驗唱片（Constant-Tone Record）或測速盤（Stroboscope）加以校驗（Scott 701-A（圖九）及 Reik-o-kar Rodine（圖十）內部附有測速盤，可以清晰的指示出速度的急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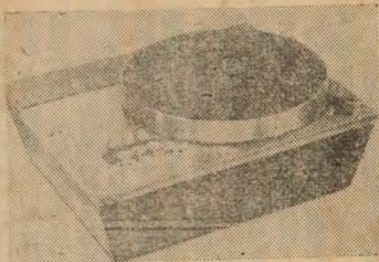
也許有人說：這種速度平穩的情形，可以在持續的風琴音或鋼琴樂聲中顯示出來，如它們的音調平穩不變，自然也就是表示轉盤平穩了。但反過來就有問題，如果音調顫抖，並不一定就是轉盤的毛病，可能發生在唱片本身（例如中心孔偏斜）。因此一般商品唱片不能用來測驗轉盤速度。

新式的轉盤多半均用非磁性金屬製作，因而電磁式唱頭可以不受影響，否則由於磁力吸引，唱頭實際加在唱片上的重量將會增加。

此外由馬達磁場所引起的交流聲也是一個難題，高昂的唱機多將馬達加以遮蔽，並裝設在距唱頭最遠的位置上，以減除交流聲，當然唱頭引線也得要遮蔽。

引起轉盤發生雜音的振動，可以用避震器，彈性驅動等物理方法，將馬達與轉盤分隔而減去。以 Scott 701-A 為例，它利用兩個軟橡皮做的自由接手，將振

（圖九）



動隔離，並且在轉盤與裝設唱頭桿的浮板之間加設了一條固定桿，因此受到任何震動時，唱頭桿及唱盤的反應永遠是相同的，同時用避震器與馬達分離。（售一百二十五美元）

Companys Corp 唱機用了一個重十二公斤的轉盤，無疑是一個極其優良的飛輪，利用布帶傳動（售八十七美元）

瑞士的 Thorens 利用齒輪傳動，附有離心式調速器（六十美元）

各廠家的設計均有其獨到之處，也各有其缺點，皮帶

傳動或齒輪傳動，常是爭論之點。任何傳動方法都不能斷其為優為劣，二者僅只代表不同的方式而已，其最終目的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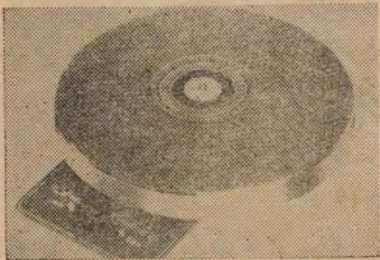
唱機及唱頭桿的按裝，並沒有太大的困難，任何人略具木工技巧，均可從事。唱機的開孔位置，多半都隨附有圖樣，可以按圖施工。有些附有簡單的水平調整器，也是極為重要的一點，因為除非唱機及唱頭桿保持絕對水平，所有的心力均將白費，甚至極輕微的傾斜，也會影響到音樞中極其精細的平衡性的。因而在按裝時應用水平尺仔細校正水平，以後也應定期加以校正。

職業性唱機除了以上幾種，還有 Ortho-Sonic 牌，具有四種速

度，並有微速調整，測速盤四極誘導馬達（八十七美元）或磁帶馬達（一百卅二美元）Garrod 301（八十九美元）、Fairchild 411（九十九美元）

五、高級唱

頭桿



（圖十）

唱頭桿的主要用途是支持唱頭，使它在唱片面上跟隨音槽內移，它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簡單，其中包含了很多音響學及物理學上的困難。即使是優良的唱頭桿，也只是近於將這些困難克服而已。

唱頭桿必需能保持正確的針壓，與良好的隨音槽內移情形，並且不生共振，以使唱頭及唱片間能保持優良的相互作用。只有極其優良的唱頭才能將音槽內的聲音忠實的傳出，而無失真或音調不全現象發生。理想的情況當然無法完全獲得，只是極其接近而已。第三節所介紹的換片機及手動唱機已是非接近理想，足可適應家庭 Hi-Fi 的要求，而本節所述的高級唱頭桿則是在最精細的技術下所能獲得的，與理想境地最接近的最高限度。

正確的跟隨音槽移動是唱頭桿的主要任務，其中包含了一些幾何的因素，而使這項表面上很簡單的任務變為非常困難。刻製唱片音槽的音頭，是直線移動過唱片表面的，因為它是順着唱片刻製機上的橫樑而移動的（圖十一A），但唱頭桿則無法依照此一直線移動，由於它是一端固定而成扇形移動，唱頭的線路因而成爲一弧線（圖十一B），此一弧線與直線之差即所謂「移動誤差」(Trace King Error)。欲求音響良好，這一誤差必須設法減至最小程度，也就是唱頭桿的尖端在唱片上所行經各點，都應和音槽成近似切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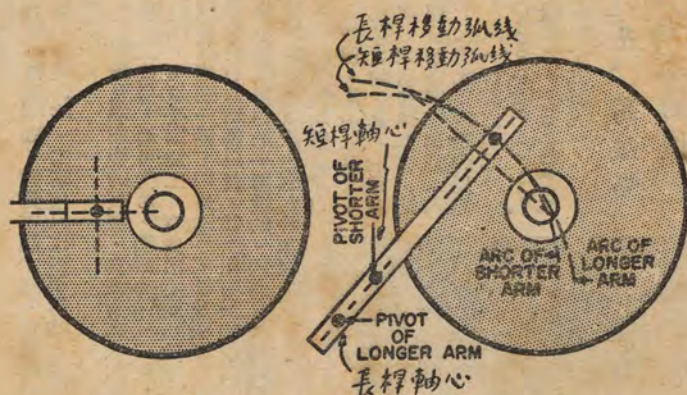
在理論上這個難題極易解決，只要唱頭桿能變成無限長，則誤差即等於零。但無限長的唱頭桿，事實上無法做

，而稍由中心前方通過時，則在移動弧線上將有兩點成切線，結果使平均及最大移動誤差減少甚多，在這種情形下最大的移動誤差可以減低到四度，而平均誤差低到二度。唱頭針尖在轉盤中心超出中心軸的距離稱爲「超距」(Overhang)。各唱頭桿必需按各自的規範選擇適宜的軸心位置而獲得適當的超距，因此在按裝時應仔細參照廠家的規範或樣板。

最近有一種 B-G 唱頭桿將移動及切線的困難完全解決，此式唱頭桿唱頭裝設在兩支連動的橫桿上，兩桿的移動誤差在設計時，使其在移動路線上相互抵消，因而獲得近似於零的移動誤差（小於一度），唯一的缺點是各軸的磨擦力。目前已改用針尖式固定軸心而使之減至最小。

除了這些幾何上的困難以外，唱頭桿在設計時還有些更爲繁雜的動力問題，其中包括有校正平衡施於唱頭桿的各種力量等。唱頭桿自音槽中同時受到橫與縱的動力，由最低無調幅唱片表面不平的振動至極高的跳鼓等的倍音音週，在這樣廣泛的範圍內，唱頭桿均不可產生任何共振，必須能保持「中立」不變針尖移動的影響。如果唱頭桿在某一共振速率下隨唱針而振動，則輸出的信號收再受到唱頭振動的調幅，產生一種極爲討厭的失真。而且這種振動更可在唱頭桿的共振範圍內，抵消掉部份針尖的振動，使低音反應減弱。

因而唱頭桿需要加以制動 (Damping)，以限制水平



(圖十一)

到，因而尚需另謀解決之途。弧形或斜角形唱頭桿，如果軸心裝置適當，要比直桿式誤差小，而更易於獲得全線。因此一般唱頭桿多半都做成弧形或斜角。如果唱頭桿的位置針尖通過唱盤中心

方向，由共振而發生的振動等。但是唱頭桿在垂直移動上又必須要靈活 (Compliant)，以便唱頭能自由的跟隨唱片本身的不平而上下移動。另外一項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音槽本身的寬窄並不完全一樣，聲音響的區域音槽比較窄，它們使針尖兩邊受到擠壓，在微小彎曲急劇的地方，實際上已近似要把它推出槽外。針尖每秒種要在萬左右個細如毛髮的彎曲迴路內通過，幾乎要被這些通路所抬舉起來，在這種不利的情况下，唱頭必須藉助於唱頭桿。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擠壓現象」(Punch effect) 下所產生的上下振動中使針尖的力量能保持一個適宜的固定值，設計優良的唱頭桿可使唱頭在極爲不平的彎曲音槽內仍可保持平穩。

在多數情形下，於唱頭桿上分佈適當的質量就可以獲得良好的水平制動及靈活的垂直移動，此處所指的質量和重量不同，重量只指針尖所受的壓力，是可以調整的，質量則包括唱頭桿全體，其中並包括平衡用的重量，而且這些質量是固定不變的。Parchild 及 Pickering 唱頭桿利用加重質量以較大的全體質量來保持水平的制動，前端安裝唱頭部份另外再用彈簧控制。利用這種加重質量可以獲得極爲靈活的垂直移動，與良好的水平制動。

另外一種方法是利用液體或油質的吸震效果，這種方法稱爲「黏性制動」(Viscous Damping)，黏性制動可以產生一種柔和的緩衝，隔絕了所有外力的影響，使針尖僅受音槽的作用，而無其他任何干擾，可說是自由的「飄浮

在音槽上。這種唱頭桿的飄浮作用，更可防止運用不小心或意外。唱頭桿不會跌落到唱片上，而是輕柔和緩的降下，決不會損及針頭及唱片。對於手指不穩定，在放下唱頭時常會損壞唱片音槽的人，黏性制動的唱頭桿大有幫助。

利用這種以流體作緩衝的唱頭桿，設計上極為複雜，需要個別加工裝配，因而售價和評價均極高。

一般唱頭桿均適用於裝置標準型的唱頭，也有些唱頭桿是專為某一唱頭而特製的。這種特殊的配合，其效果多半都是非常良好，例如Electrostatic & Weathers Arca都有其特訂的配合，不能更動，主要目的就是要獲得最優良的效果，而不以商業性為重。

高級唱頭桿最著名的有以下十餘種（圖十二A、B）

1、Metzner 07：一加重質量，頭部另有可調整的平衡重量，全桿裝設於一球軸承上，售美金二二·五〇元。

11、Audax—專為Audax唱頭而設計，加用附件後也可裝用其他唱頭，有特殊設計的轉動部份，類似指南針，以重量調整針壓。十二吋桿，售美金十四元，十六吋桿售美金二十元。

11、B—J—美金三三·五〇元。

12、Clarkson—特殊設計為快速換裝唱頭用，桿側螺絲鬆開，唱頭即可抽出另換，線路聯接利用彈簧接觸，垂直水平均裝有球軸承，約售美金二十二元。

13、Electro-Sonic—專為該公司動圈式唱頭用，售美金一百元以上。

14、Fairchild 330A—加重質量，並有安全限制器，及高度調整器。售美金三三·一五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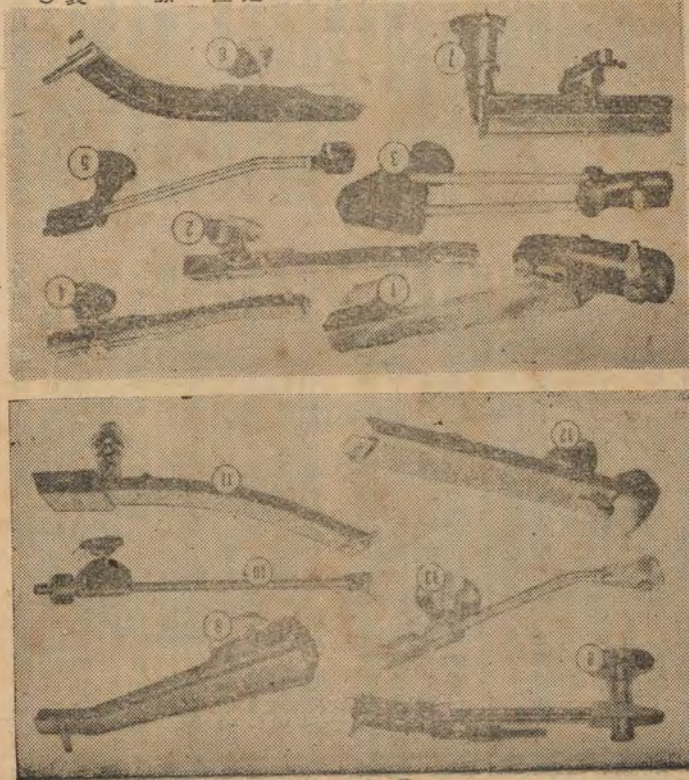
15、Orthosonic V—一近似錄音桿，唱頭裝於一滑動橫桿上，路過音槽，無移動誤差。售美金三九·九五元。

16、GEAT—601—加重質量，前部可上下移動，並附有平衡重量，所有轉動部份有球軸承，售美金三十二元。

17、Gray 138C—流體制動，利用砂質油及半圓形托盤，裝設於桿及底座兩處，如果唱頭跌落，將自行緩慢落下，不會發生撞擊，售美金三九·九五元。

18、Leak—動圈式唱頭，裝設於管裝圓桿前端，高度可調整，針壓極低，需輸出變壓器，售美金五十九元。

19、Livingston—十二吋桿售美金二二·五〇元，十六吋售美金二四·九五元，按裝簡易，高度可調整，移動性極佳。



(圖十二A、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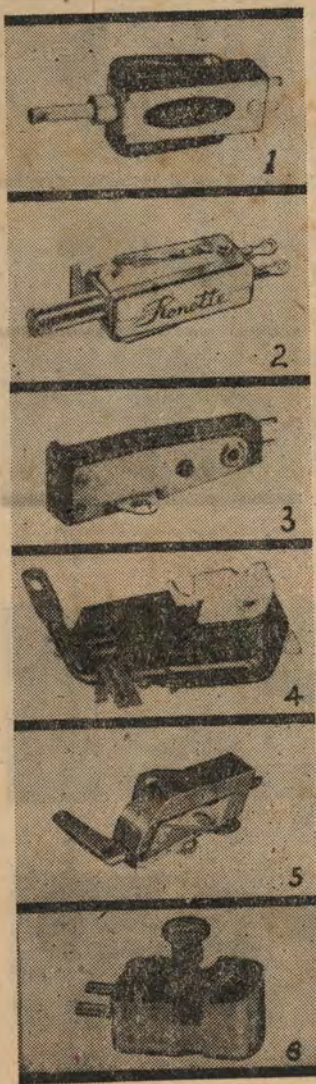
11、Pickering 150D—唱頭裝於桿內一活動軸上，用彈簧調整針壓，移動誤差僅有二度半，附保護裝置，防止針頭意外碰及轉盤，不用時有一磁性座，可將桿吸牢，售美金三十二元。

13、Re-Oktet—管裝桿，水平裝用加重球軸承，桿懸於平衡環上垂直移動，尾端平衡重量可調整。十二吋桿，售美金二六·九五元，十六吋售美金二九·九五元。

六—唱頭

在高忠實度系統的幾個基本機件中——唱頭，擴大器，喇叭——唱頭是易於被誤解，疏忽和誤用的一件。擴大器在整個系統中極少發生困難，不用爭論三極管，五極管的優劣，也不必考慮那些胡亂吹噓的新線路，事實上任何一具質地良好的擴大器都能同樣的應付所有的音樂聲響。反而是唱頭與喇叭要把一種物理狀態變換為另一種——由機械轉變為電能或反之——困難重重。主要是因為其中包括了機械的因素。這種物理狀態的轉換發生了極其微妙的困難，而現有的解決方法，雖然有些已非常良好，但距離完美尚遠。在選擇喇叭時，製造廠常會列出許多規範，尤其音週範圍，容許電力等，但是，最好的選擇，還是和買樂器一樣，仍然要靠耳朵和錢袋來決定，雖然二者總是對立的。

唱頭依種類分共有三種：晶體式（Crystal）陶瓷式（Ceramic）及電磁式（Magentic）。晶體式唱頭，尖活動部份與一塊晶體（多半為雷氏鹽Rochelle Salts）



出是非直線性的(低音較弱)。需要低音補償線路予以補正,此適合於錄音特性。新式高忠實度擴大器中也多半均附有這種補正線路,將五百或七百週以下音週予以提高。經過補正以後,電唱唱頭對於整個音週率都可產生優異清晰的聲音,聲音的清晰,以及中等的售價,使電唱唱頭成為最普遍的高忠實度唱頭。

這種唱頭只有一個缺點,它極易在唱機馬達或交流電源線等的磁場中感應出交流聲來。且由於電唱唱頭的輸出要加以高倍數的擴大,所有可能產生交流聲的來源都要仔細的使之遠離唱頭。只有四極馬達才能適用,唱頭引線也需加以完善的隔離。如果轉盤是銅鐵質的,最好在轉盤上加襯一海綿橡皮墊,以減少電唱唱頭與轉盤間的吸引力。

減弱唱頭被拉向唱片的力量。電唱唱頭都是利用小片鐵心,或線圈在磁場中擺動。為了要獲得高度的靈活性,常有各種不同的獨特設計,其中最有名的當推 Pickering 最近試驗成功的 Fluxvalve 唱頭,它的針頭與鐵心是用一條細線作為水平軸的,整套東西裝在一個小塑膠架上,套在唱頭上面。Pickering 同時並為它專門設計了一只唱頭桿 Unipole (圖十四, A),二者合用,所需針壓僅只二克。

針壓更輕的則只有 Weathers 唱頭,只需一克重。假設唱片能保持不落微塵,用這種唱頭幾乎可以永遠唱不壞的,即使是極其精細倍音也不致磨掉。實際上 Weathers 唱頭不僅是一只單純的唱頭,並包括了一個週率調幅(F

相連,晶體受到拉動變形後,產生一與針尖動作成比例的電氣信號。這是一般唱機中最常用的形式。晶體唱頭之所以能受到廣泛的使用,主要是由於它的價廉與輔助線路簡單。由於這種唱頭所產生的電壓,是與針頭的動作情形成比例,所以振動幅度較大的低音所產生的信號,就自然而然的比那些振動迅速幅較小的高音要強。這種唱頭的高音特性,多半在五週波左右開始跌落,因而低音強,高音弱的特性,正好和慢速度唱片所需要的條件相合(錄音時高音強,低音弱)所以結晶體式唱頭無需繁雜的等價回路(Equalizer),並且因為晶體的阻抗 (Impedance) 極高,可以直接連到擴大器上,無需經過任何前級擴大或輸入變壓器等。對於一般小型價格較忠實度為重要的擴音系統最為相宜。

晶體唱頭的設計及質地相差極大,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因素,就是針頭的機械靈活性,也即是針尖跟隨音槽左右擺動時的靈活程度。用來拉動晶體的力量,是唱片所必須要做的功,這一點是晶體唱頭最大的先天缺點,但設計良好的機械聯動方法,可以減少音槽對針頭的機械力,同時減少了針尖的磨損,延長了唱片的壽命。試驗針頭的靈活性,可用手指極輕柔的撥動針尖,應該沒有止滯的感覺。裝用筆直針頭或針頭用指捻螺釘旋固的唱頭都不可使用,尤其是慢速唱片應絕對避免。活動性最優良的針頭,多半均像一具曲柄,主軸與唱片音槽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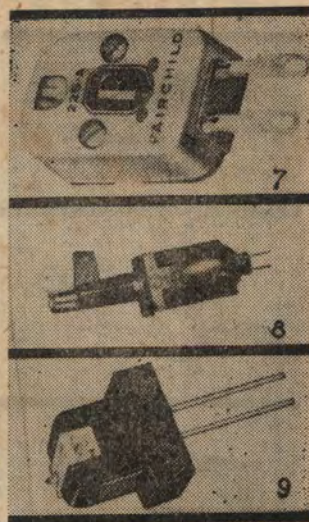
最近兩三年來陶瓷式唱頭,使用日廣,代替了晶體式

唱頭,陶瓷唱頭的動作原理,與晶體式唱頭完全相同,它的音週範圍極廣,且平坦(20—20000週波 $\pm 2db$)。唱頭在溫度較高或氣候潮濕的環境下極易受潮損壞,而陶瓷式則不受影響。陶瓷式唱頭輸出高,阻抗亦高,所需的路線和晶體一樣簡單。針頭活動性設計良好的陶瓷唱頭,效果極佳,且非常經濟。因此自問世後數年就受到廣泛的採用。

電磁式唱頭是令一小塊金屬片在兩個磁極之間擺動,引誘出一個與機械振動成比例的電氣信號,另外尚有利用動圈原理者。此種唱頭與晶體式陶瓷式不同,針頭與唱頭的電氣系統上並無任何機械的聯繫。實際上電磁唱頭的總振動質量可以略而不計,也就是說此式唱頭的機械靈活性極佳,針頭不必推動任何機械聯桿,它可以用輕微的質量跟隨振動迅速的音槽擺動,因而對於高音週更為忠實,且對唱片音槽壁的磨損也更形減輕。這種機械靈活性,可以由電磁唱頭對高音的圓滑,豐潤而聽出來。

電磁唱頭的輸出只有晶體,陶瓷式的十分之一左右,所以它必須加用特殊的前級擴大器。目前市場上幾乎所有的高忠實度擴大器都附有前級擴大器,前級擴大器線路並同時配合了電磁唱頭的低阻抗,與擴大器輸入所必需的高阻抗。

電磁唱頭是一個速度調幅 (Velocity — Modulation) 的機件,它所產生的信號電壓是依照針頭擺動的速度而定,由於針頭在低音週時較低音週擺動快,所以唱頭的輸



M) 系統，其中有一只振盪器，產生一個載波，唱頭則是一個很小的可變電容器，依唱片的槽槽變化而將輸出的振盪信號加以調幅，振盪器所佔地位甚小，但也需電源引線。此外則無需加用前極擴大器，或輸入變壓器，它可以直接接到負荷電阻五十萬歐姆的擴大器輸入上。

當然這種唱頭也是所有唱頭中最高級、最貴的。

各式唱頭中一般常用而可靠的有以下幾種(圖十三)。

1、Astatic Climatic——陶瓷轉換針頭式(Turnover)唱頭，共有二種形式，310T輸出電壓極高有三〇V，312T輸出〇·八V，後者音週範圍可自三十至一萬三千週，二者均可防潮。

拾 編

第九十四期

出，使高音週輸出良好，音週特性極近似 Risa 特性，一千週以上高出 Risa 曲線四分貝，亦有防潮設備。

II、Electro-Voice——Ultra-Linear 84——陶瓷式，音週範圍自二十至一萬五千週，差度二，五分貝以內，輸出〇·五A，負荷三百萬歐姆。

四、Socotone 3T——陶瓷式，與 Risa 特性相同，音週自二十至一萬五千差度，二·五分貝以內，輸出〇·五V，負荷三百三十萬歐姆，靈活性極高。

五、Shure Music Lover——陶瓷式，具有革命性的設計，加用附件後可以替換電磁式唱頭，直接接入電磁唱頭輸入。

六、GERRIX——電磁式，最早期的可變磁阻(Variable Reluctance)形式，音週自二十至一萬五千，目前仍為高忠實度系統中最常使用的一種。

七、Fairchild 225——動圈式電磁唱頭，音週二十至二萬週，差度二分貝以下，針頭音(Needle Talk)及失真極低，低阻抗輸出(一百七十歐姆)。五MV——鑽石針頭固定於唱頭上。

八、Pickering Fluxvalve——音週二十至二萬，最大差度二分貝，負荷四萬七千歐姆，輸出二五MV，針頭靈活性極佳，針壓低。

九、Electro-Sonic——音週二十至二萬，輸出極低，僅一〇MV，負荷阻抗一·五歐姆，最小針壓三克

(全文待續)



(圖十三-A)



(圖十三-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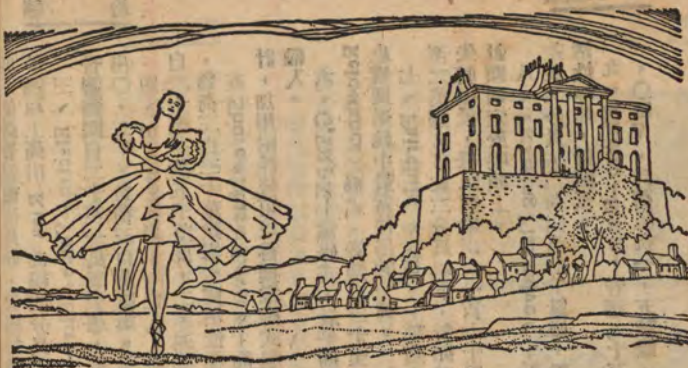
專營鋼珠軸承

永 茂 行

電話 3194 號

高雄市中正四路 62 號

其他五金工具



芭蕾舞與樂曲的故事(五)

葉唱編譯

★ 玫瑰花魂 (Le Spectre de la Rose)

52

一幕芭蕾舞。

樂曲作者：韋伯 (Carl Maria Von Weber)

芭蕾舞作者：米契爾伏金 (Michel Fokine)

首次演出：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九日，由戴雅費列夫芭蕾舞團演出於蒙地

卡洛戲院。

最佳唱片：Victor 15192 (78) BBC 交響

樂團演奏，托斯卡尼尼指揮。

樂曲是韋伯有名的「邀舞」(Invitation to the dan) 圓舞曲，原作為鋼琴曲，音樂充滿了優雅迷人的浪漫氣氛——被稱為圓舞曲之神——它在音樂歷史上有其特殊的意義，它建立了圓舞曲寫作的規範，集合了許多獨立的圓舞曲的旋律，冠以「樂引」和結束時的「尾曲」，前後呼

拾 穗

芭蕾舞與樂曲的故事

應運貫一體。它在以後影響了維也納的舞曲作曲家如朗納 (Joh. Lanner) 以及被稱為圓舞之王的約翰史特勞斯父子等人的舞曲的樂風，使他們發揮了圓舞曲的充滿幻想及富麗華美的音樂。

一八四一年，當韋伯的歌劇「神彈射手」(Der Freischütz) 演出於巴黎時，裴里沃茲 (Hector Berlioz) 將這篇本為鋼琴曲的圓舞曲編寫為交響樂曲，作為插入於歌劇中的一幕芭蕾舞的音樂。

「玫瑰花魂」是根據這篇交響樂曲的另一幕芭蕾舞，是一幕僅有兩個舞蹈者的芭蕾舞，包含着一個簡單的故事，但在這幕芭蕾舞中，故事的敘述並非是主要的，它的重點是描述一種氣氛，一種抒情詩歌般的浪漫氣氛，它第一次的演出便使人們深信僅只兩個舞者，便可描述出那樣的故事，造成那樣令人有着深刻印象的詩情畫意。

「玫瑰花魂」芭蕾舞的故事是根據一首詩而作成的，詩的作者是著名的十九世紀的法國詩人，小說家和芭蕾舞評論家戈替耶 (Theophile Gautier)。戈替耶曾根據另一個詩人海涅 (Heinrich Heine) 的詩寫作了在芭蕾舞史上居於重要地位的一篇浪漫古典芭蕾舞「吉賽兒」(Giselle)，循環的，他自己的詩，也給後人創作了這齣浪漫芭蕾舞「玫瑰花魂」。

在戈替耶的詩中，他描述一朵紅色的玫瑰花被插在一個少女的舞衣上，它快樂的伴隨着少女度過快樂的少女的首次舞會。插在她的胸前，它告訴少女說它的靈魂要繼續

在舞會歸來後隨她跳舞，在她的牀邊，在少女的美夢裡，在月白風清之夜裡一同翩翩起舞，以表示對她的深情密意。

芭蕾舞的故事：

「暮啓時，那是一間少女的閨房，古式的高大的冷寂的房子，從巨大的窗戶可以看到窗外的花園，屋子裡右邊放置了一張牀，左邊是梳妝台，屋子裡是撲素的藍色和白色，月光從巨大的法國式窗戶流瀉入屋子裡來。四圍靜寂，美麗的月光使得屋子裡如銀色般的優雅和樸素。少女進入屋子裡來，她是端莊而天真，穿着整齊的白色舞衣，她放下她的披肩，解下帽子，手裡拿着一朵顏色鮮艷的玫瑰花，戀戀的捨不得丟棄，手裡握着它在屋子裡翩翩起舞，就如它是一個無形的舞伴，她浸沉在首次參加舞會的興奮中，剛從那燈光輝煌的舞會中歸來，她覺得她的屋子似乎還是過於靜寂，她想着她經過這次舞會已改變了許多，但她的屋子依然如舊，第一次的舞會使她陷入於戀愛中。在美麗的綺思中她將玫瑰花緊貼着她的臉頰，坐在靠近窗前的第一張白色椅子上，因疲乏而半睡，雖然她極力想再溫習一回初戀的甜蜜印象，但是睡意沉重的襲來，她的手臂從臉頰上垂落下來，那朵紅色的玫瑰花從她的手指間溜落在地板上。

沉寂了一刻，交響樂開始奏出快速的醉人的圓舞曲，當美妙的樂聲充滿了屋子裡時，從敞開着的窗戶跳進了玫瑰花的精靈，他立在少女坐着的椅子背後，當少女仍在睡

夢中，他環繞着她舞蹈。

他醒了一小少女——她在夢中——站起來與他共舞，在圓舞曲樂聲中，不停留於舞着，她優雅的舞着，在夢中沉入戀愛的愉悅中，月光的夜顯示出迷人的浪漫蒂克情調。

夢不能永遠持續，曲終了，少女仍回坐在她的椅子上，手腳仍垂落着，指指地上掉落的玫瑰花，玫瑰花魂輕輕的在曉色的曙光中從窗口無聲的消失了。

清晨的陽光驚醒了少女的美夢，她懶懶的伸腰，揉揉眼睛，她仍滯留在夢境中，那麼神秘的舞伴，那個玫瑰的精靈，他消失了，那只是夢，她從地上溫柔的拾起那朵玫瑰，憐愛的將它緊貼着胸部，再度沉入美妙的夢境中。

★達孚尼斯與克蘿 (Daphnis et chloe)

三景芭蕾舞劇。

樂曲作者：雷伐爾 (Maurice Ravel)。

編舞者：米契爾伏金。

首次演出：一九一二年六月八日戴雅費列

「一九一二年春天，」出版者杜蘭德記述着，「一切都準備好了，就要開始在 Chatelet 戲院排演，戴氏告訴我這件作品沒有使他完全滿意，所以他遲疑不決是否演出，我盡極可能的向他辯證，盡力恢復他原來的熱心態度……最後，當他經過考慮以後，他簡單的說：達孚尼斯，我遲早總會上演它……」

但是，這齣芭蕾舞的演出却比預定的日期遲滯後延，主要原因是關於編舞部份，戴雅費列夫與伏金兩人的意見不同而引起的爭辯，一方面伏金覺得沒有得到排演的充分時間和新的服裝，並且於此同時，尼金斯基所編舞的「牧神的午後」却甚被重視，在那個演出季節的末尾，伏金覺得大受侮辱，與戴氏間的芥蒂終於使他離開劇團達兩年之久。除此以外，其他阻礙也同時使這齣舞劇艱苦難產，但是無論如何，「達孚尼斯與克蘿」，最後終於於六月八日演出了——一次輝煌演出，由尼金斯基飾達孚尼斯，凱莎維娜飾克蘿，阿朵夫波姆 (Adolf Bolm) 飾杜康，派爾蒙提厄斯任樂隊指揮。

「達孚尼斯與克蘿」芭蕾舞劇在今日雖然甚少演出，但在樂曲方面因當時舞曲之就延演出，雷伐爾芭蕾舞曲中摘錄出兩首組曲，於舞劇演出前於音樂會中作首次演奏，立刻獲得輝煌的成功，那兩首組曲至今仍為我們所常能聽到的樂曲。第一首組曲包括有「夜曲」(Nocture)，「間奏曲」(Interlude)，「戰子舞曲」(Danse guerrière)，第二首組曲包括有「破曉」(Daybreak)，「戲劇

夫芭蕾舞團演出於巴黎 Chatelet 戲院。

最佳唱片：倫敦 LL693 (LP) [Buze Ro mende 交響樂團 Ernest Anser met 指揮]

雷伐爾，被譽為杜麥西以後最有名的「印象派」人物，他的音樂作品可納入兩大類目，一為他的富於機智的音樂——充滿了銳敏微妙的法國式機智——他的鋼琴協奏曲與歌劇「西班牙時光」(L'Heure espagnole)，是這類目的最好代表作。其他的一類目——他作品中的大部份——為舞蹈而寫作的音樂。不論那一類目的音樂（以及不能納入這兩種類目的音樂，如他的四重奏、歌曲、與鋼琴曲等。）他的樂曲都有着清明激越的形式，嚴謹精密的結構，渾鍊優雅的樂風，樂思雖具有嶄新的印象派作風，但却具備密形於古典派的嚴肅體中。

戴雅費列夫，對天才直覺的銳利的鑑別力從沒有錯過，在雷氏的「長調四重奏」以及西班牙狂想曲 (Rhapsodie espagnole) 中他認識了他洋溢流露的天才，一九一〇年他約請雷氏為他的舞團的明星尼金斯基與凱莎維娜譜寫「達孚尼斯與克蘿」的樂曲。

樂曲譜寫完了以後，最初戴雅費列夫頗感失望。「在

」(Pantomime)。「團體舞」(Danse Generale)。

舞劇的故事

第一景——森林中

這是一篇以希臘神話為題材的故事，原作為朗葛斯 (Longus)。

在地中海的一個小島上，這一天是年青的人們向牧神潘與山林水澤的女神們崇拜致敬的一天，潘神的岩洞在森林的左邊。達孚尼斯，一個年青的牧人，跟着他相愛的情人克蘿，也在崇拜者的青年人中，他們兩人間的愛情使得其他的少女們羨妒不止，少女群中有的試着想引起達孚尼斯的注意，她們引誘他一齊跳舞，克蘿微有如意，所以她也沒有拒絕追求她的另外一個牧人杜康的邀舞，這一些不過是一對情人間兩人的遊戲，他們兩人曾經山盟海誓保證過彼此永愛不渝，所以他們的朋友也時常因他們認真相愛，有時故意尋開心，不過，杜康，他也是認真的愛着克蘿的，當達孚尼斯請他離開他的愛人時，他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被支使開，達孚尼斯惱怒起來，青年人們圍不上來，為解圍起見，他們提議兩個人來一個跳舞比賽，看誰能贏得克蘿的芳心。

杜康的舞顯得粗暴而笨拙，達孚尼斯手提着他的牧羊杖，跳了一兩圈輕鬆而快潑的舞蹈，立刻贏得了克蘿的一吻，杜康悵悵的離開了，克蘿也被她的女伴們圍擁着離開。達孚尼斯獨自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中，迷惘中他半睡半醒

在夢中一個美麗的女人出現了，她引誘着他，她的美色迫人，達乎尼斯不覺受着她的蠱惑，那個女人步步迫近，達乎尼斯忽然理智清明的覺悟到那是魔鬼的作祟，是對他的作着引誘的試探，他掉頭不顧的走開。

在迷惘的睡夢中他被戰爭的喊聲喚醒，一群海盜突然來襲這個小島，島上的居民舉臂高呼，群起抵抗，無助的少女們躲藏在牧神的岩洞中，但是海盜們，對牧神毫無敬意，追趕着她們，布雷克斯，海盜的首領，在達乎尼斯慌亂的抵抗中，迅速的掠奪了克羅呼哨而去，達乎尼斯不知道事情發生得如此突然，在焦急和無望中，向潘神的岩洞叩求着他的援助。

音樂平靜而神秘，在一線奇異的光線投射中，在岩洞中一個女神的石像突然活動起來，在頌神的合唱歌聲中，她與另外兩個活現的女神翩跹起舞，她們在舞蹈中虔敬的呼聲，似若潘神已君臨他的岩洞，達乎尼斯與其他牧羊人祈禱着潘神的顯現他的神威。

第二景——海盜們的窟窿。

在一個荒涼的小島海邊上，在夜半中，海盜們慶祝着他們勝利的掠奪。

他們狂歡的跳舞和分贓着日間的獵獲，克羅兩手被反綁着引領進來，海盜的首領命令她跳舞為衆人取樂，無助的少女，不敢違抗，在跳舞中她要求鬆下束縛的繩索，但只得到海盜們的狂笑，盜首步步走近顫抖着害怕着的少女，正在千鈞一髮時，突然間海上亮起了一下光耀刺眼的亮

光，海盜們對着這奇跡先是駭異着，注視着，但當潘神的幻影在空中若隱若現時，盜首趕緊吩咐手下的人放鬆了克羅的束縛，然後一齊抱頭鼠竄的逃入山洞中。

第三景——森林中的另一角落

達乎尼斯獨自躺在潘神的岩洞外，悲愁着克羅的失落，黎明的曙光漸次顯現，音樂顯示出破曉時光的景色，小鳥啾啾，露水滴落，在寧靜的晨光中，太陽漸漸升起，牧羊人們找到了達乎尼斯，克羅由牧羊人們擁着進場，在無比喜悅的重逢中，一對戀人投入彼此的懷抱中。

一個老牧人向這對愛人說，他們之能再度聚合乃是出自潘神的同情和救援，因為潘神自己也曾與女神色倫克絲的戀愛中受盡了痛苦，現在爲了他自己對愛情的回憶，因而伸出了同情之手。

達乎尼斯與克羅爲感恩潘神的救助，他們兩個人爲牧羊人們扮演牧神的戀愛故事，達乎尼斯扮飾牧神，克羅扮飾色倫克絲，牧神苦苦追求着女神，但是女神冷若冰霜，時常躲開着他，最後在躲藏中仍舊受着牧神緊追不捨的求愛，她跳入一條溪流中溺死了，在悲痛痛悔中，牧神摘了溪邊的蘆葦作爲笛子，以他愛人的名字稱爲色倫克絲 (Syrinx) 沿襲爲古代管樂器的名稱。)，吹奏着愛情的悲歌。克羅在達乎尼斯的笛子聲中，按照着憂傷的調子跳舞，漸漸的由緩慢而生動，直至兩個人再度彼此投入懷抱中。

古老的悲劇的神話使得這對愛人更加甜蜜，他們在牧羊人們的祝頌着永遠不渝的愛情中一同跳着「團體舞」的終

舞。

★圖舞曲 (I a Valse)

兩部芭蕾舞。

樂曲作者：雷伐爾。

編舞者：喬治巴朗臣

首次演出：一九五一年二月廿日紐約市芭

蕾舞團演出於紐約市中心 (City Center)。

最佳唱片：(A) Valse Nobles et Sentiment

alesi L.L. 795 (LP) Suisse

Romande 交響樂團，Enriest

Anserment 指揮。

(B) La Valse ; Victor Album

PM 820 (78) 舊金山交響樂

團 Pierre Mon teux 指揮。

這句芭蕾舞的兩部包括雷伐爾兩首圓舞曲的舞蹈音樂，第一部爲八首小圓舞曲所組成的「多感的華麗圓舞曲」 (Valse Nobles et Sentimentales)。第二部爲圓舞曲 (La Valse)。

「多感的華麗圓舞曲」，係雷氏於一九一一年所作，樂曲的型式是隨修伯特 (Franz Schubert) 的典型而作的。全曲以第五個圓舞曲的多愁善感、色彩變幻，以及尾曲的充滿了抒情的美麗最爲突出。

「圓舞曲」 (La Valse)，被譽爲圓舞曲中最爲傑出之作，是一篇極富幻想的交響樂短篇，內容描述着一八五五年代拿破崙三世的繁華華麗的大舞廳的景象，在這裡圓舞曲變幻着各種不同的樣式，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聆聽，却不難在美妙的幻想的樂曲中聽到辛酸悲劇的意味，因爲雷氏在作此曲時，正遇逢到他精神極爲頹廢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予他震驚和打擊，使他的頭髮幾乎全變爲灰白 (雷氏在大戰期間在最初擔任傷兵救護軍司機)。尤其甚者，他一生中所最依戀的一位女性——他的母親適於此時逝世，在此種境況中所作的樂曲，雖有美妙繁華的舞曲的外表，但在內容却透露着慘痛的悲哀。

在樂譜之篇首，雷氏自寫着這篇音樂全爲舞蹈而作，內容述說着：「從密佈的雲霧的微隙中，瞥視到双双對對的圓舞，雲霧漸漸消散，可以見到巨厦中的舞廳中渦流般旋轉着的跳舞的人群，景色漸漸開朗明亮，燭光向前行進，逐漸發射出明亮的光輝……」從交響樂的心底中，升起



「圓舞曲」 Patricia Wilde
與 Frank Hobi

了一句短語，然後是一行樂語，最後是真實的戰前的維也納圓舞曲的完全旋律。它抑揚着，擴張着，直至高度的強音將世界的沉重脚步升起為輕鬆活潑的舞步。但是這僅僅是悲劇序曲，一連串的悶重的節奏終止了歡樂的旋轉，如果這首圓舞曲是情感的放縱，那却不是快樂的放縱，而是失望的斷念的放縱，這些自棄的放縱越發毫無顧忌，氣氛也更加變得不可抑止的灰黯，約翰史特勞斯的維也納圓舞曲在這裡已變形為冷酷無情與不和諧的悲劇形體。

說起來很奇怪，戴雅費列夫不喜歡這首「圓舞曲」，雖然那是為他的約請而寫作的，他從始就沒有意思將其作

兒」那樣的劇本故事，也沒有像「仙子」(Les Sylphides)那樣的情意綿綿的情感，但是却充滿和滲入了上個世紀三十時代的「浪漫派」的精神……

從編舞上講起來，每一首小圓舞曲都依照樂曲各有着不同的情感與風格，連接起來毫無「冷場」之感覺，舞蹈者時時變換着時出時進，直至所有的每對舞伴在一個大場面中熱烈的一同在「火山邊緣的跳舞」。

「La Valse」在分類上應屬舞團中全體出場的多人數舞，而不是專門注重「明星」的個人獨演，各別的每一對表現着他們的舞藝和相互的合作，累積成全舞團的表現……

★ 母鵝組曲 (Mother goose suite)

五景古典芭蕾舞。

樂曲作者：雷伐爾。

編舞者：波稜德(Todd Bolender)

首次演出：一九四三年十月由美國(Coneer

芭蕾舞團演出於紐約。

這幕芭蕾舞是依據雷伐爾的有名樂曲「母鵝組曲」(Ma Mere l'oye)而編作的。相似的，雷氏寫作此曲係得

為芭蕾舞演出，他的意思是認為這首樂曲十分平凡，把它作為芭蕾舞的音樂，缺乏「戲劇性動作」。

戴雅費列夫的苛刻的意見使作曲家與他造成了永久的決裂，中斷了十年前自「達孚尼斯與克羅」一劇開始後的合作。一九二五年，雷氏與戴氏又在蒙地卡洛與地重逢，那位偉大的演出者極想和解雙方長久的決裂，但結果沒有成功。

La Valse 在音樂廳中得到了輝煌的成功，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巴黎的首次演奏立即被人們所熱烈接受，到了現在，它已成為雷氏一篇重要的有名作品。最後，巴黎的女舞蹈家萊達盧賽絲姐(Ida Rubinstein)將它作為她舞蹈節目的樂曲，終於使它在舞台上與在音樂廳上那樣的得到了極為顯著的成功。

喬治巴朗臣所編舞的這齣「La Valse」，是一幕純粹的舞藝的表演，沒有包含任何明顯的戲劇故事，每一首小圓舞曲由不同的一對或單獨的舞者表演，所以出場的人數很多，這在訓練有素人才濟濟的芭蕾舞團中是一幕十分適宜於演出的「大堆頭」的芭蕾舞。

Anaole Ghuljoy在巴黎這齣「La Valse」的首次演出後，在「舞蹈新聞」(Dance News)上有如下的評論：

「……在「La Valse」……巴朗臣選擇了一個不同的風格，如果尚須加以說明，話，「新浪漫派」是這幕芭蕾舞的最好的體裁的名稱。「La Valse」沒有像「吉賽

之普羅爾特(Perrault)的一篇神仙童話「母鵝」的靈感。

舞劇的故事是由編舞者幻想出來的，故事中一個老年的婦人在夢中回到她少女時代的種種遭遇，故事的情節與原來的童話大相逕庭，毫無關聯。

雷伐爾的組曲在這齣舞劇中依下列次序演奏：西班牙孔雀舞曲(Pavane)，迷人的花園(Enchanted Garden)，矮子(Hop, my thumb)，美麗的公主(Enchanted Princess)，美人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

舞劇的故事

幕啓時舞台半明，一個少女立於藍色的投射光環中，慢慢的彎下腰，似若剛從一個浪漫的幻想中甦醒，她沿着舞台用着蹣跚走步，雲霧聚攏，表示出她是夢中的人物。音樂輕柔而富於幻想，一個老婦人穿着僵挺的長袍進場來，她臉上蒙着薄紗，她奇異的注視着那個夢幻中的少女，不住的在她身旁徘徊着，然後獨自坐在舞台一邊的一個座位上，依舊注視着迷濛在雲霧中的少女。

那年輕的少女，是旁觀者的老婦人的青春時代，現在她立站在舞台的中央，四個穿着紅色衣服的少女在她身旁環繞舞蹈着，音樂開始奏出「迷人的花園」的旋律，充滿了華美動人的氣氛，幾對充滿了青春氣息的少年男女環繞着她舞蹈着，她羨妒着他們的成雙作對，她模仿着那些少

女們的姿態引誘着男青年們，但他們視若無睹，高舉着各自的舞伴，表現出青春的活力和喜悅，一對對的情人們從她身旁過去了，只留下她一個人在悲哀與無望中低垂着。

矮子進來，他是原來童話中的滑稽角色，他在舞廳中，身後撒下麵包屑，作為回家時的標誌，但現在在舞廳中，一些少女所扮飾的小鳥跟踪着他，一路吃掉了他所撒下的麵包屑，使他迷失了回家的道路，小鳥們披散着金黃色的頭髮引誘着他，但是他絲毫無動於衷。

矮子與在戀愛中失望了的少女遇見了，他們彼此喜悅着，跳着舞，但是一層雲霧又攔集來，瀰滿着，淹沒了矮子。

現在是一個被少女們環圍着的中國王子進場來，他穿着滿身金黃的錦繡衣服，音樂響起叮嚀作響的東方歌調，夢中的少女遇到他，她不相信自己能如此的幸運可以邂逅到一位王子，用手掩蔽着眼睛，但是王子溫柔的拿下她的手，兩個人開始跳舞，當少女正心花怒放時，又一陣雲霧再度淹沒了她心愛的王子。

一個腳首的青年人進來，他跪在少女面前，充滿了愛意，但是少女却受到了無限的驚嚇，腳首人悲哀的作着祈求的姿勢。

少女到了旁觀者的老婦人身旁請求解答，老婦人給她一隻指環，少女將指環套在腳首人的手指上，突然間他成為一個英俊的青年人，他溫柔的舉起了少女，一起跳舞，雲霧又一次攔聚，在迷濛的景象中，旁觀者的老婦人從座

位上站立起來，青春時代的少女消失了，但是老婦人仍在憶想的夢幻中，那妙齡時代的浪漫事跡仍縈繞在她的腦際，她不能擺脫出夢中的美境，她惆悵的浸沉在難忘的懷念中。

★ 史赫瑞莎德 (Scheherazade)

一幕芭蕾舞劇。

樂曲作者：雷姆斯基可薩可甫。

編舞者：米契爾伏金。

編劇者：亞歷山大班諾斯 (Alexandre Benois)

首次演出：一九一〇年六月四日戴雅費列

夫芭蕾舞團演出於巴黎國立歌劇院。

最佳唱片：Victor LM1132 (LP) 史托考

斯基交響樂團演奏。

「色彩」為這齣舞劇的重要素，如東方的陽光般發出的輝煌光耀的色彩，在音樂上，舞蹈上，舞台佈景上以及

第九十四期

故事中的事物如火如茶的情感上，它變幻詭譎，五色繽紛，在色彩的運用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齣舞劇所用的這曲雷姆斯基可薩可夫的作品，是我們所悉識的交響樂組曲，它的標題意義可以適用於「天方夜譚」中美麗的史赫瑞莎德為她的蘇丹丈夫所敘述的每一個故事的内容。這齣舞劇的編劇者沒有借用「一千零一夜」中的所有故事，他重新創作了一個，雖然在情節上全然與原有的各個故事毫無關連，但是在氣氛及體裁等各方面則如同一轍。

雷姆斯基可薩可甫，有名的舊俄「音樂民族主義」的五人團中特色人物，他的這曲「史赫瑞莎德」無疑的是他的最有名的佳作，全曲分為四個樂章，原意第一樂章為「海與星巴德的船」，第二樂章為「加陵德王子的故事」，第三樂章為「年青的王子與公主」，第四樂章為「巴格達的節日」，但是人們幾乎可以憑藉着一已的意思將這些樂章任意的翻譯為各種故事的標題意義。

在這齣舞劇，第一樂章作為序曲演出，幕啓時為第二樂章的開始。

舞劇的故事：

阿剌伯的東方色彩的宮殿中，從屋頂天花板吊懸着的華麗的高貴帷幕，紫的，綠的，桔黃的五光十色，予人以一種窮奢極侈的印象。左邊的樓梯鋪着金線織錦的紫色地毯，通到內宮裡。後方是三個藍色小門，上面裝飾着銀色

星星。蘇丹夏雷爾現在坐在他的皇座的靠墊上，正顧盼着坐在他身旁的寵愛的妃子朱荷德。

在靡靡之音的樂聲中，顯出懶洋洋的氣氛，八個宮女斜倚在花花綠綠的靠枕上。蘇丹專心一意的和朱荷德調情着，明顯的不顧有其他的事情來分心和攪擾他，但是坐在一邊的他的弟弟夏其曼，却時常努力想吸引他的注意。一個矮胖的太監，蹣跚的走到蘇丹的面前，向蘇丹提議來些娛樂節目，蘇丹隨便的答應他，只是不要煩擾他的清靜。太監輕拍了一下手，三個穿着金色服裝的少女走出，向她們的主人鞠躬後開始跳舞，但是夏雷爾正將朱荷德拉進他的懷裡，絲毫沒有欣賞她們的舞蹈。

太監與其他侍從者扶起從座位置上起立的夏雷爾，他的衣服上綴滿着珍珠，金黃色的高領環圍着他驕傲的長滿鬚鬚的臉面，他的弟弟恨恨的注視着在蘇丹一旁的朱荷德，她依附在夏雷爾的身旁，柔軟溫順的體軀穿着透明的羅紗，披戴成串的珍珠寶石，她請求國王賜給她一個特殊的恩惠，但是國王拒絕了她尚沒有出口的請求，他指著遠處，他命令說要到森林中狩獵，朱荷德大為不歡，在這麼多妃嬪和宮女面前使她大失面子，她傲慢的落在在墊枕上，一臉不高興的神情向國王挑釁着。

夏其曼，認為這是來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他乘機向國王耳語說她的壞話，指說着她對國王的不忠實，夏雷爾聽着，雖然他現在因為愛妃的不敬舉動稍感煩惱，但是他相信他弟弟的謊言，夏其曼堅持着他的意見，繼續向國

王耳語着，國王猶疑了一回，叫來了他的侍從們，給他們秘密的指示，他們點頭鞠躬退出。

宮女們拉起了朱蒂德向國王致敬送別，並祝望國王狩獵順利，四個宮女圍繞着他，他輕輕的撫拍着她們，彎下腰輕吻着她們，宮女們爲他更換服裝，國王回頭看着朱蒂德，因她易怒的脾氣頗感不快。

太監爲國王帶進來銀錢，號角響起了起行的信號，國王心想勸服朱蒂德，告訴她並沒有甚麼理由可以使她發怒，但當看到她嚴峻的臉色，拒人以千里之外的神情，便怒怒的走開了。

現在從管束中解放了的宮女們，興高采烈的隨興所之的享受自己的快樂，她們聚集在一處與舊的細聲耳語，她們走至後方的鎖着的藍色小門，從縫孔中向外窺視，又聚集着密語，然後走出去，帶回來一串珠鍊，一個宮女戴推齊矮胖的太監，他踉蹌着站立不穩，宮女們圍起他來，希望他給予大家一個恩惠，他拒絕了。宮女們圍着纏繞着他，一個宮女從他腰帶上偷下了大家所企望的鑰匙，但是立刻被他發現了，他趕着搶回來，宮女

候着她們的奴隸們，現在他們一對對毫無顧忌的熱情洋溢的擁吻着。

朱蒂德請求太監開開第三扇門，但是太監向她索取高價的賄賂，她取下她的項鍊扔在太監腳下然後等不及的直走向門邊，門開了，躍進了一個可愛的奴隸，帶着無限的喜悅注視着朱蒂德，他們四目相視，朱蒂德後仰着頭，當她的愛人碰觸着她時，她屏凝着氣息，充滿了久待的愛情。

現在妃嬪和宮女們跟着她們的情人，不顧一切放蕩的跳舞着，朱蒂德的可愛的奴隸從座墊中一躍跳出，他獨自跳了粗獷活潑的舞，其他的人環繞着旋轉着，全舞臺在五色彩紛的色彩中活力充沛的旋轉，達到狂歡的高潮。但是悄悄上場的國王突然與他的隨從們出現在狂歡的人們面前，他的狩獵不過是他弟弟的計策，爲要暴露朱蒂德和宮女們的犯罪事實，驚愕中所有台上狂歡的人們如狂風吹掃着落葉般東散西躲，暴跳如雷的國王捉住了正在跳躍着的朱蒂德的情人，給他結實的一下鞭打，奴隸的雙足在空中揮動，最後倒下地來死去。國王預先埋伏的兵士們現在全都出現了。他們捉住了每一個宮女和奴隸，在命令下毫無慈悲的將他們殺死了。

朱蒂德在彎刀下可憐的向國王乞求着活命，她跪下去吻着他的手，訴說着她的忠實和他的恩寵，夏雷爾被心愛的人兒楚楚動人的可憐形態所感動，他擁抱起她來吻着她，但是當他抬起眼睛時，他的弟弟正踢翻着朱蒂德的情人的屍體，爲了國王的尊嚴他忍心的推開了地，他躊躇着憂

們現在向他軟語請求，漸漸的他的心動了，最後當一個宮女拿出了珠鍊送給他的時候，他全然的向她們投降了。他走近藍色的小門，啓開了第一扇門，三個黑奴突地從門外如野馬般奔跳進來，搶向他們的愛人身邊，第二扇門又啓開了，另外又有三對愛人熱情擁抱着，這些宮女們既然難得討到國王的歡心，她們私戀着這些時刻刻在等



尼金斯基飾「史赫瑞莎德」中可愛的奴隸

柔難決，他是他所最喜歡的女人，雖然反叛了他，他可以饒恕的，但他是一國的蘇丹呀！兵士們漸漸走近了朱蒂德，沒等到他們走近，朱蒂德從懷中取出一把匕首，插進了自己的腹部，慢慢的倒下去。夏雷爾悲哀的俯下身體伏在她身上哭泣着，他失去了他的愛人，似乎比起他的君王的尊嚴更加珍愛和寶貴。

(未完待續)

「在我們這個速記和打字班裡，」商業學校校長對一位漂亮年青的新來學生說，「我們對每一件事都考慮得很正確。」

「速度怎麼樣？」學生問道。

回答很簡單：「去年這一班畢業生，一共有十四個女生跟她們的雇主在六個月內就結了婚！」

× × ×

一位年老的印第安酋長第一次上大城市游歷，在一家摩天樓的走廊上，他看見一位老太太跨進一個有拉門的小房間。燈一亮，門關上了，她不見了。

幾分鐘後，電梯下來了，門又開了，出來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

酋長驚奇得眨眨眼，說道：「我得去帶個把老太婆來讓她在這裡變一下。」

人類的史詩——第八篇

最古老的歐洲文化

· 微 之 ·



(圖一) 明諾斯人擅長牛欄中的技藝。

以航海為生的明諾斯人使克里地島成為地中海世界的輝煌中心。

「彼處有土名克里地，位於深濃如酒之海洋中心……明諾斯統治之城市中有諾薩斯城……，實為與大神宙斯交往之聖地。」

荷馬·奧德賽

我們從古代希臘的所有著作中可以略窺知一個較早的時代——在一個時代裡偉大的英雄以及荒誕的魔鬼與神祇均在人類的史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縱然希臘人對他們以往的來歷並沒有清楚的印象，但在行吟詩人荷馬歌唱托洛戰役以前數百年，大約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在愛琴海區域已經有了兩個輝煌燦爛結構繁複的文化中心。一個是在希臘本島，另一個則在克里地島上，就在這樣遙遠的紀元裡，歐洲最古老的文化於焉誕生。

歐洲文化最原始的泉源便在這狹長多山，向愛琴海口伸展一百六十英里之遙的克里地島上。在這一片土地上，約在公元前二千年到一千四百年，一種有創造性的，以海洋為生的人民建設了偉大的宮殿，創製了精緻的藝術作品，並且建造了遠洋海艦隊，自小亞細亞至西西里（Sicily）航行於東地中海中。當他們的文明如旭日初升之際，蘇美民族的光輝已經消滅，繁華及尚未進入帝國擴展時代，而歐洲的其他部份正當逗遛於石器時代的末期，在克里地

人支配着愛琴海世界時，他們與希臘主島分享着他們的傳統與技術，以及他們傳說中的西蘇斯（Theseus）——註：西蘇斯係雅典王 Aegaeus 之子，傳說中為一殺人身牛首怪（Minotaur 之英雄），人身牛首怪 Minotaur 和迷宮。由於克里地出了一位傳奇性的最偉大的帝王明諾斯（Minos），所以近代的學者都把他早期的克里地文明稱為明諾斯文化（Minoan），關於這一位偉大帝王明諾斯的個人以及他統治的歷史迄今仍一無所知。也許這明諾斯之名只不過是克里地帝王的通稱，跟埃及的「法拉」一樣，或者克里地曾有過好幾位名字相同都叫做明諾斯的帝王。古代希臘作者曾對明諾斯有着不同的描寫，有些人把明諾斯描寫成一位粗獷兇暴的統治者。有些人描寫他很聰明，因他制定法律，所以死後成為冥府之神海地斯（Hades）的法官。不過希臘人對他那島國的疆域大小與權限的描寫到是完全一致的。希臘多德（Herodotus）希臘名歷史家）曾記載着：「明諾斯是最早建立強有力海軍的希臘人，並且逐漸成為海洋的霸主。」

從美妙的希臘荒誕神話中可以釐得到明諾斯王最生動活潑的印象。根據傳說，大神宙斯藉口為了一隻白色的牛，掠奪了美麗的菲尼基公主歐羅巴（Europa），和她一同泗水越過海洋到達克里地，在那裡她生了三個孩子，其中的一個便是明諾斯。當明諾斯戴上了克里地王冠以後，他為了要利用神權來鞏固他的統治，他誇稱神祇會對他的祈求無不應諾

。於是他禱告海神普西頓 Poseidon，請求自海洋中湧出一頭銀牛。果然有一頭美麗的牛游到了岸邊，明諾斯却貪爲已有，用另外一頭牛代替作爲祭品。

普西頓因明諾斯的不守誓言而激怒，他便使明諾斯的妻子在心內灌注了對這頭美麗銀牛的愛慕。於是便生下了「一個牛首人身的怪物 Minotaur」。明諾斯將這頭怪物禁閉在一座由著名藝術家達達賴斯 (Daealus) 設計的迷宮裡。並按期自雅典送來七名童男童女作爲牛首人身怪物的食糧。後來有一位雅典英雄西蘇斯航行到諾薩斯城志願作爲供品，他進入迷宮，用雙手殺死了牛首人身怪物。



(圖二) 明諾斯人的秋收瓶

正像其他許多傳說一樣，這牛首人身怪獸的可怖故事在事實上也有根據。考古學家在發掘諾薩斯城時曾發現很多事物，

可以證明「牛」的確是明諾斯文化的象徵。那裏有無數以有力土地提供圖牛，是那時明諾斯的國家運動，另一項有關牛首人面怪獸傳說的線索是在諾薩斯王宮的錯綜複雜上，那時諾薩斯是克里地黃金時代的明諾斯人的首都。由小亞細亞草原或亞加遜亞 (Arcadia) 來的外地人進入王

宮以後，看到這裡無數的曲折迴廊，迷離翼軒，數不清的廳堂，列柱，廊廡，以及藏書室，貯藏室之後，真會有置身於迷宮的感覺。迷宮 (Labyrinth) 一字，自有其特殊意義；它源起於希臘字的 Labyrinthos，其意義爲「兩面有叉的斧頭」，而這種兩面有叉口的斧頭在諾薩斯處處可見，完全是一種宗教上的題旨。就希臘人來說，明諾斯王宮 Labyrinthos 如就字義上來解釋便是「雙叉斧之家」。

在闡釋克里地文化時有一種最主要的原因，那便是由於明諾斯文字迄今仍爲一難解的神秘之謎。因此明諾斯文化的光榮能使我們欣賞的便只能靠他的建築了它危然地屹立於我們之前，不必再行解釋或作歷史性的通譯。正如有一位學者曾說，這是「沒有文字註解的圖畫書。」可是當我們在綜合這些建築研究時，明諾斯人當年的生活情況却可以栩栩如生地從這裡透視出來，描寫出一個美麗的，有高度精神的人類文明社會，他們啓發了這個古代的克里地島，使它成爲自近東搖籃將文明緩慢地傳播到歐洲以及西方世界的最初跳石。



(圖三) 明諾斯王宮殘跡之一角。

明諾斯王宮

矗立於克里地杉林蔥鬱岩石嶺的高崗上的三座王族宮殿是四千年前明諾斯文化的代表。一座建築造在弗斯安

司 (Phaestus) 之南，第二座在瑪利亞 (Mallia) 的北海岸上，但最高偉的一座，雄峙於諾薩斯城的是在克里地中北部，它跨騎的小山，距海約三英里。這一座明諾斯王宮留存於今日的廢墟，可以看作克里地黃金時代最優越的紀念碑。

這三座輝煌燦爛的王宮並不能單獨創造的天才一蹴而就的。幾世紀以來，克里地土人都居住在岩洞與草舍裡，追逐著一種新石器時代的生活。然後，約模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之際，從另一處未知的海岸遷來一群流浪者，從此帶來了新的技術與新的血液，在移民的推動力之下，克里地乃自停滯的石器時代，進入了銅與青銅的時代。古代的居住區域擴充了。新的城市開始在島上的海濱與山麓建立起來。

可是一直要到公元前二千年，這種無與倫比的所謂明諾斯文明才集其大成，有輪的車輛開始應用，陶器匠開始製造出精緻而有彩色的瓶子，有著精巧的結構與光輝的設計。最初的克里地文字系統也就此發明並應用於商業。那時政治勢力落入三個主要家族的手中，於是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便建造了三座偉大的王宮。這是明諾斯文明發揚了光輝的第一次，名之曰第一次王宮時代，其歷史約延長至三百年。到公元前一千七百年，由於災難的降臨，也許是爲了地震，這一期的文化就此告終，所有三座王宮以及其他許多城市，均一併遭受了毀滅的命運。

明諾斯人迅速地自礫石上引導克里地進入另一個嶄新

再不然便是明諾斯人海軍強盛足以防護海洋。

王族大廈的四周圍繞著諾薩斯平民社會成爲一座繁榮的城市，連同北部三英里外的港口市鎮在內，人口約達十萬人。諾薩斯那時不但是歐洲最大的城市，並且也足可與任何亞洲都市相匹敵。在諾薩斯城市裡，鋪著地面很整齊的馬路，聯絡著克里地內陸的社會直達成爲愛琴海貿易中心的海港。

快樂的人民

從他們自己的藝術上，明諾斯人表顯出一種愛好快樂，樂天知命的民族。在外形上他們屬於地中海民族，有著黑色鬚曲的頭髮以及修長的軀幹。男人們鬍子刮得很乾淨，頭髮養得很長。女人們打扮得很俊俏，塗唇膏和抹黑眼膏，使用複雜的頭飾，漂亮妖嬈而自信，特別偏愛細腰。他們喜歡跳舞，宴會以及各種如鬪拳角力等運動，此外還特別愛好他們固有的牛圈裡的消遣。

古代的克里地人也許還是愛好民主的人民。他們被島國的經濟聯合在一起，相互合作慶賀着豐收，我們從他們遺留下來的瓶子等的繪畫上可以看出這種古代的盛典。在諾薩斯王宮裡有一條漫長的過道，叫做儀仗畫廊，裡面有著明諾斯人最值稱道的裝飾，那便是三百五十名儀仗隊的色彩畫像，雖然時間的殘跡已將多數的畫中人物消滅，但從殘留下來的一部份中仍可顯示出各種不同形態繪

的並且更爲光榮的時代，這便是第二王宮時代，又延續了三個世紀到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在這一階段裡，明諾斯的海軍統治了海洋，明諾斯的商人忙碌地航行於小亞細亞與西里以及達達尼爾海峽 (Dardanelles) 與尼羅河之間，輸出陶器和金屬製品，酒和橄欖油，運回來的貨物是錫，象牙和其他舶來品。明諾斯的技師們達到了新的有創造性的藝術巔峯；他們的風格確立了愛琴世界的美術標準。他們在原来的王宮舊基上又建築了比以前更偉大和壯麗的大廈。不過以前的時候，克里地島上的文化與政治是均衡地分佈在這三座王宮中，但現在却由諾薩斯城的明諾斯王宮獨擅勝場，成爲毫無疑問的權力中心。

這一座王宮，建造在一處安靜而肥沃的土地上，是所時代中建造得最特別的建築物之一。它建立於基礎上的時期約爲公元前二千年，經過歷屆統治者根據他們的想像，或是防備地震等需要而改造，修正，擴充和修飾它。並不按照建築學的原理設計，也缺乏後來希臘人所喜愛的那種對稱和秩序，在這巨廈裡面包括各種錯綜複雜的房間，廊廡和列柱，淺井和階梯，它迂迴曲折地佔土地面積超過了六英畝，高度至少是三層樓，全部均由磚塊，石頭和木料組合造成，不過那時的建築和後來的迷宮又稍有不同，那時的屋子裡空氣流通，居住舒適，到處都點綴着璀璨的畫棟，壁畫以及裝飾得很美麗的屋宇正面。此外它還有一項非常可以注意的特點，那便是整個大廈沒有堡壘這一類的設備，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也許這時時

得栩栩如生的人物——壯健而高貴的年青人穿著鑲有銀邊綠的綢緞短裙，手上捧著志願奉獻的貢品，音樂師們穿著長可及膝的袍子，此外還有婦女，和尚以及尼姑。

正像所有古代的人民一樣，明諾斯人對大自然之於他們的生存也有很多遐想，克里地島上的物質資源是很貧瘠的，雖然島上的人口多數集中在三座王宮附近的城市裡，但在島上的東部與中部也點綴著許多城市和村莊，多數是農業及漁業社會，有些則是海港或貿易中心；但各處都有著他們的特殊藝術和技巧，當地即賴以繁榮。全克里地島是多山的，土壤貧瘠，水源稀少。增強栽種法只適用於沿海極小的區域以及高原平地上，主要的農作物是，橄欖，葡萄，五穀或是放牧綿羊山羊等家畜。明諾斯人不斷地在陸地上及海洋上追尋圖謀生存的自然資源，當他們生活得比較舒適時，他們便愉快地感謝着自然對他們的恩惠。

王宮之內

複雜得一如迷宮的明諾斯王宮，以龐大的中央大廳分隔爲兩部份。西翼的這些房間是行政機構，加冕室，神殿，商務處，國務廳，接待室以及王族倉庫——這是一排狹窄的貯藏室，沿著走廊是一長列，長一百三十呎，寬十呎，貯存着巨大的陶罐，塗過橄欖油的山羊皮，酒和五穀，東翼包含王宮的居室部份。這裡有無數陳設豐富的房間和私室，看上去非常舒適而合乎衛生。克里地建築上最著名的

特點便是排水設備的便利，明諾斯人在羅馬帝國之前，在西方文明中以最善於製鉛管著名。在那時諾斯人的私人衛生設備已開始了集中系統，以陶瓷管連接起來導入於集中的石砌排水池。

東翼的各室中以王后寢殿最為豪華而熱鬧，她的四周圍繞着許多宮女，她保有私人的廳堂以款待朋友，也有無數化妝品和服飾供她享受，這些華貴的奢侈品都是明諾斯海關為了供應高貴婦女們的享用而特准進口的。從各種跡象看來，證明在明諾斯社會中婦女的地位是自由的，並且從各方面說來是非常時髦的。在明諾斯的宗教中，主要的僧侶是女性，在克里地的各種遺留藝術中，無論在公共宴會，運動場所，集合人群中都不少了有女人。她們的面容都被描繪得很俏麗，大膽和頑皮，她們的長頭髮很整齊地捲了起來，上面裝飾了許多珠寶。她們穿著發亮的衣褶緊緊地裹着她們的軀體上，衣的前胸開得很低，胸脯完全外露。

神聖岩穴

明諾斯人不像埃及人或蘇美人那樣的建造神廟來供奉冥冥世界中的神祇，他們只在家庭裡面陳設一座小小的神龕，其大小不超過數呎見方，用私人的儀式禮拜。在明諾斯宗教中最令人深受感動的地方不是人類建造的，而是由自然構成的，它深藏在石灰石的山洞裡，例如東部克里地

偉大的時代悄然逝去

惟有神秘依然留存

在公元前一四〇〇年明諾斯人的文明結束了。巨大而神秘的災難又再度顛覆了克里地島。諾薩斯的輝煌宮殿化成一片石礫，多數在大火中化為灰燼。三世紀以前明諾斯人光榮地自巔峰中昇起。這一次，克里地的文明不再復興了，有幾處古代的遺址也曾重建起來，諾薩斯本身，經過一段時期的荒廢之後，一部份也開始有人居住，居民向西發展到島上以前從未有過人居住的區域。但是所有以往的古代光榮却從此奄然消失了。

關於這一場巨大浩劫的源頭完全要憑考古學家去推測了。不論是明諾斯人的斷簡殘篇或是古希臘人的著作中都沒有有一個字提起過這一件事。有些學者堅持認為克里地島遭受了另一種愛琴海區域民族，瑪新內恩斯（Mycenaeans）人的侵略與征服，以後這一種民族便在希臘本島上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生氣蓬勃的文化。最近又有一種理論說明諾斯王宮的最後毀滅還是出於明諾斯人自己之手，他們起來反抗瑪新內恩斯的征服，結果兩敗俱傷，終落得大好河山變成一片荒土。不過，參照以往其他各處的悲劇，因地震而毀滅了明諾斯的可能性還是很大。

根據某種跡象，諾薩斯城在強盛的瑪新內恩斯人統治之下，曾有不少地方受到影響。至於瑪新內恩斯人在統治

高山上的修克羅（Psycho）聖窟。明諾斯人常常到這一類的聖窟中去朝拜，貢獻作為祭品的動物並留下許願的禮品——花瓶，器皿，小雕像和神像，双叉斧以及號角——他們把這些貢品恭敬地供奉在洞窟的石符中間。

從這些確實存在的聖窟以及私人神龕中，我們對古代克里地人忠誠於神祇的性質可以有了點模糊的認識。古代克里地人的主要神祇差不多是女性的，她們穿著明諾斯人最時式服裝，有時候她們的塑像手上常常握著毒蛇，在原始的宗教裡蛇往往往是死亡的象徵和符號。有時也代表屠殺的守護神，明諾斯的女神也許可能是冥府中的統治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家庭的主神。她出現的地方總伴同蒼蠅和禽鳥，她們的神態有時是興高彩烈，有時則垂頭喪氣。她有時也常常有男伴同，這些男神不是她的配偶就是她的兒子。不過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究竟這許多女神是否單純地是同一位的化身。

我們從任何一點古代克里地人祭祀上的零星不完全的遺跡上看來，他們的宗教遺風到後來都為古典希臘所吸收。希臘女神亞希娜（Athena）司智慧，學術，戰爭之女神（和埃維斯（Athena）亞林匹克十二大神之一）都有著較希臘為早的祖先，也許她們就是從明諾斯的神祇說在而來。同時宙斯大神也假定就出生於克里地洞窟中。希臘歷史學家大奧陀拉斯於一千四百年以後在他的著作中寫著：「幾乎大部份的神祇確實始源於克里地，再自那裡散播於各處。」

明諾斯人是否僅使文化力量或在政治上加以統治。迄今仍無所知，不過在藝術上——如圖畫，陶器及建築上——可以明顯地看出原來本地的式樣已開始有了大陸化的改變，而其中變化得最劇烈的要算是明諾斯人的文字。

在克里地全盛時代的六百年中，一共產生了三種不同的文字形式。最初的一種出現於第一王宮時期（公元前二千年至一千七百年），流行的是象形文字，包含一百三十五種符號。當那些王宮毀滅之後，這種文字形式也消滅了，繼之以起的是使用一種比較複雜混合的文字。學者們稱之為直線式A，這是一種音節表——它那七十五種特徵表示了子音與母音組合而成的音節。不過在所有流存下來的幾百塊刻字泥版中，到現在還沒有人能闡明明諾斯人最初的兩種文字。

在以後的幾百年中，明諾斯人應用了另一種嶄新的不同形式文字，不過這種形式的文字只在諾薩斯發現過，克里地島的其他各處都沒有它流傳過的形跡。這一種文字制度，學者們稱之為直線式B，雖然它與直線式A略有關係，但却是完全不相同的文字。在一九三九年發現了另一批直線式B的泥版，似乎比以諾薩斯發現的B又遲了二百年。這種年代較後的泥版係在希臘本島上的派洛斯（Pylos）發現，這一塊地方在伊利阿特詩篇中曾提起過，它是瑪新內恩斯的居地，是聰明的忠告者尼希安王（King Nestor）的故鄉，因此我仍可以作下列的假定，要不是明諾斯人已侵入了希臘本地，那便是瑪新內恩斯人佔領了克里地

他撒了手在空中翻了三個跟斗……
我的手指抓攏時，什麼也沒有抓着……
一個馬戲班裡的最動人的故事

天堂的召喚

彭茵譯

而小法蘭對我充分的信心。『別擔心。』他說。『傑姆會照顧我。』
團主却遙伸張了他的兩臂。樂隊停止了。『女士先生們。』他打破這片刻的沉寂
叫道。『各位馬上就要看到從未見過的否認死亡的表演——空中飛人了。法蘭基麥當給
各位獻演凌空三翻斗，不張網！』
觀眾掌聲雷動，樂隊喧天奏起。小法蘭開始爬上他的繩梯，像過去一樣迅速而熱
切，我記得他那結實的小腿兒是那麽光滑，他那方正的鼻子，大嘴巴，倔強的黃頭髮
剪得短短的覆在藍色的眼睛之上，多像爸爸，也像我。小法蘭將是我們之中傑出的一

你可知道六十呎有多遠？對於你或許只是你家房子的長度，一條街的寬度，或是
橫過一條馬路的路程。但對於我，那天下午在小城尼勒斯加，它却是一段生與死，幸
福與恐怖，作爲一個名滿全國與作爲一個害怕自己影子的默然無聞的流浪漢之間的距
離。
在鋸木屑鋪地的六十呎高空中，媽，爸，小法蘭，和我——麥家一家子——是被
宣傳爲『世界上最偉大的高空人。』我們也相信確實名不虛傳，因爲除了我們追隨的
那個馬戲團之外還有許多更大的，他們都公認如此。在我們下面是喧天價響的樂隊。
那些尼勒斯加的農夫帶着他們的妻子兒女，那些年青漢子帶着他們的女朋友，還有那
些城裡人，一個個都興高采烈地注視着我們，期待着。我們已經表演完了一些普通玩
意兒——一般高空鞦韆繩人都會玩的，現在該我們一顯身手來點新花樣了。那將使我們
傳誦一時——尤其是我們的同行高空人，他們比一般觀眾更能體會我們所抓住的千鈞
一髮的機會，他們便不會對我們再存第二種看法了。
爸爸靠我站着，媽站在小法蘭後面。他們都朝下面的觀眾微笑，那種微笑不是專
對某人而發的，而是屬於所有馬戲團演員表演的一部份。我看到他們眼中的憂慮。在
跑入大篷的中心圈之前，在樂隊引導我們進場的時候，爸爸曾一再叮囑我和小法蘭。
但我有充分的信心，我們已經有一年張網的練習，僅在我們技術未成熟之前失過一次
手。這一次沒有張網又有什麼不同呢？

四年以前，英國學者密契爾·凡里里斯 (Michael Ventris)，一位職業考古學家採取了次一步驟，他闡釋直線式B的文字，證明這一種文字是希臘文最古老的形式，也就是古典希臘文以及最古老的歐洲語言以文字表達出來的最早祖先。這種發現對希臘學者影響甚大。從這一發現以後，一段刻在一個古雅典瓶上的最早的希臘文字可以解釋出來了，那上面寫着：『舞藝最優者可以得此』。這個花瓶的年代大約是公元前七百五十年。以往大家都認爲史前時期希臘的聖契安人 (Achaean)——這是荷馬對他們的稱呼是沒有文字的。盲目的荷馬背誦他的敘事詩時，只有一次在他的詩中提到過文字書寫。可是現在凡里里斯却證明在托洛城戰役（即木馬屠城記一戰）之前二百年，凡里里斯辛勤地利用演繹符號的技術來翻譯那些古代的刻版，結果他驚奇地發現那些直線式B的泥版居然是用馬新內恩斯的希臘文字書寫的。

對明諾斯人的文化不會投射出一絲曙光，這上面只提到過男女神祇，這在以前我們認爲是在幾世紀以後才傳入希臘的。此外又指明了明諾斯人和馬新內恩斯人之間的關係。當明諾斯文明沒落之後，克里地已被吸收入代之而起的希臘文藝世界的主流中，約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年，當所謂『道立』人侵略發生以後，(Dorian Invasion-Dorians爲古希臘一小地方、青銅時代文化已瀕臨末期，並在幾世紀以後，直到公元前七五〇年，一段緩慢的文化轉變時代，也有人稱之爲希臘黑暗時代，進入了希臘文化的古典期中。荷馬曾述及克里地人在托洛城戰役中也扮演了一個角色，在古典時期裡克里地島是貿易中心。在公元前六十七年，克里地成爲羅馬的一省。以後幾世紀，克里地島又爲薩拉森人 (Saracens)，威尼斯人，土耳其人所佔據，到一九四一年，納粹傘兵也曾降落此地。

今日，克里地島在政治上算是希臘的一部份，它那古代的光榮遺跡今日已罕見留存，所餘的只有往日繁華一時王宮廢墟以及空無一人的市鎮。在古代留存的殘跡中最偉大的要算是明諾斯王宮了，它的遺址是五十多年前由阿瑟·依文斯爵士 (Sir Arthur Evans) 探掘出來的，迄今尚屹然殘存。曲折迷離的十字交叉底壇垣，迴廊，淺井，截斷的階梯都龐然地矗立着像牛首人身怪物的石碑，西蘇斯，台連頓斯以及亞立亞德尼 (Aradon) 克里地王明諾斯之女，愛戀西蘇斯) 的各種傳說與神話以及光輝燦爛的文化都是明諾斯人在四千年所創造的奇蹟。

個。才十四歲年紀，對於鞦韆上的玩藝都已練得件件精通了，爸爸說已經超出他當年的功夫了。

我也跟着跑上我的繩梯。我全身灌注於我們的每一細微動作上，使得一舉一動都合乎規則。我們先得表演一些簡單的節目活動肌肉，計算時間。然後才是小法蘭的鞦韆向我過來，我的朝他過去，他將騰空翻三個筋斗，他那九十八磅的重量將從空中向我飛來。我的鞦韆須得在絕對準確的時刻到達空中的某一絕對準確的地點，這樣，才能抓住他的手腕。

只要我能結實地抓住他的手腕，他也能抓住我的——當他一到能張開手指的時候，只要我的膝彎能像鐵夾似的勾住鞦韆，只要鞦韆本身和懸掛它的繩索不出毛病，我們這表演是不會發生生命開玩笑的。

鼓聲響了。刺激觀眾，也告訴我們表演時間開始了，我對望着小法蘭，接受他一個作為信號的微笑，我也回了他一個微笑。他的勇氣和信心使我內心感到一陣溫暖。也感到一分驕傲。我抓緊了鞦韆緊緊盯住他，盪了出去。這表演是小法蘭領先，我嚴密地配合他。在那鋸木屑的上空，他的生命就繫於準確的配合上。

開始幾次準備動作我們都配合得很緊湊，於是我開始盪到中心去用膝彎勾住橫桿倒着盪過去接小法蘭，於是一件高空人終生害怕的小事發生了，——一個夢魘成了事實。我的腳在橫桿上滑溜了剛剛那麼一刹那，延誤了我們準確配合的時間。

遠的笨重的一聲——一件軟東西墜落地面——

我不知如何離了場，我所記得的第二件事是小法蘭躺在地上，慘白而平靜，嘴裡流着血。

他不再動，不再說話。醫生趕來時，小法蘭已經不再需要他了。

沒有一個活人，沒有一種醫藥或發義能抹拭我心靈上恐怖無助的創傷，能排除我對於殺害弟弟的自證，當我跪在他床邊像一個嬰孩似地哭泣時，那譴責自疚之情，翻騰在我心頭，恰似颶風掀起的怒濤。

經過來伸手抱着我，她也在哭泣。她的身子靠着我顫抖。她忍受着那麼慘痛的悲哀還試圖來安慰我，——我，造成這事件的罪人。媽仍然給予我她那最好的——她的愛；她的勇氣，她的仁慈。但我却不配接受。

我跟馬戲團繼續移動，但是我不再進入大篷。我不能忍受再看到那一件緊身衣。每次當樂隊為別人的節目而擺起鼓聲時，我埋首於兩掌之中渾身發抖，我看到小法蘭在那六十呎的高空對我微笑，告訴我他知道我會抓住他，我看到他對我伸出雙手，——而我的手却不在那兒。

爸爸試着使我振作起來，他說：「別忘了過去有意外，將來也有意外，我們高空人常會遭受突然的死亡，這是我們必須面臨的事實。」

我抓緊雙手，仍不能鎮壓我的暴吼。「當然，爸爸，但這一次原可以避免的啊！完全是我的過失，難道你不知道？我該不讓他先去，我該早將鞋修好，我該——」

一陣冷澈骨髓的寒流通過我全身，我知道出了什麼事。——我的鞋底疏忽修理了。我失去了一半重量，我的鞦韆並沒有和他的相對盪去，差不多是彼此平行了。我絕望地想翻身來重做一次以求補救。我滿頭冷汗，對小法蘭叫着，「別來，孩子，天哪，別來！」

可是在樂隊的雷鳴之下我的喊聲還不及耳語，他沒有聽見，他撒了手在空中翻了三個筋斗，當他向我伸張兩臂時，我還可以看到他臉上燦開着一個明朗，愉快，雅氣的微笑——那微笑，從他嬰兒起，便鼓勵我作一個理想的哥哥。可是我沒有接上他，我已經盪到了終點向後退——離他而去了。我使出全身力氣掙扎向前去，差不多連勾住鞦韆的膝彎都鬆開了，當我的手指抓攏時——什麼也沒抓著。

我沒有看到他開始跌下時臉上的恐怖表情。他沒有叫，觀眾也沒有叫——那時我想那一刻他們還以為那也是精彩節目的一部份。場內鴉雀無聲，直到我聽到遠



爸爸打斷了我的話。

『小傑，如果事情不同的話沒有一件意外是不可以避免的。死亡對於我們常是為着一件衣服，一雙鞋的纏絆，一根繩索的斷裂，一點輕微的不可解釋的搔癢，一絲粗心或大意都是小事情。那不是任何人的過錯。我們都是人，不是一部完整的機器。』

『你是一個好高空人，你是小法蘭的好哥哥，他知道的孩子，他是最了解——最不責備你的，不要逃避它，孩子，我們家的人從不對危險却步。也不害怕會傷害別的人。你是我們家被人們仰視於高空的第三代，你生來就是玩鞦韆的高空人，面對它去工作吧。』

但是我不能，不是為着自身的危險，雖然我猜想一部份也是為着這，而是想到別的人將實信賴我——如小法蘭一樣——將會盪過來和我相遇，相信我能接住他——而我却失了手，像對小法蘭一樣；我不能面對這事實。

一天晚上，我下了決心。當表演開始。爸媽都到大篷裡去了時，我收拾好一只旅行箱，放在床底下，然後寫好一張字條。等到晚上他們都睡熟之後，我留下字條從帳篷下面溜走了。我寫道：我再不摸鞦韆了，我不能留在馬戲團裡常想起那件往事，我說我要去找點別的工作，以後再和他們恢復聯繫。

整整一年——我二十二歲上——我終日遊蕩在馬路上尋找工作——任何工作，只要不是馬戲團。起先我坐公共汽車住廉價旅館，但兩個月過後我隨身的積蓄都已化盡。以

後我只好搭人便車了，常是搭卡車司機的。像其他的流浪漢一樣，和那些來自各處的乞丐爲伍，胡亂吃些伸手乞來的東西，或是偶然作點零工賺來的，因為沒有人僱用我作長期工作。

我很結實，但身材細小，沒有人相信我能勝任艱重的工作。我所願意說的，沒有一件工作有任何經驗，即使我願意說，但任何人僱用一個高空人也只有一件事好做，而那件事又是任何一輩子也不願意幹的了。我對過去守口如瓶，管自己叫傑姆史美斯，從不給家人寫信，因為我羞於告訴他們我除了終日遊蕩之外，一無所成。那一年，我差不多走遍了全國四分之三的州郡——總是不停地走着，走着，每況愈下。

一天早上，我從阿爾巴動身到紐約去，我到那兒去並無特殊目的，但求一飽而已。三天來我沒吃得一頓飽飯，當一位司機帶我搭上他的卡車時，我已經餓得昏沉欲墜了。

車到阿爾巴與紐約之間的一個小城郊，我看到沿途盡是五顏十色的招貼廣告，宣傳馬戲團正在城裡表演。一年來我見過許多次這類廣告。我常是將頭轉過去，而這一次却有點不同，也許那只是因為我餓得那麼狠，沒有力氣再堅持下去了。

那是——那是里斯翰普的班子，他是爸爸的老朋友和崇拜者，過去好幾次他以更高的薪金爭聘爸爸，媽，小法蘭和我去參加他的班底，但爸爸總是沒有答應，我從不知

與看那馬戲團。

他奇怪地望著我，然後說，「好，我一人去了，十分鐘便回來。」

我沒有上車去，我不能坐在那兒眼睜睜看那情景，耳聽著那聲音，那會使我洩氣。我恨不得弄一條繩帶繫住我的眼睛，弄一團棉花塞住我的耳朵。我不能等他了，我必得走——像過去一樣沿著人行道遊蕩出這小城。我起步走了，我想跑，我的心跳得發瘋似的，我的肚內又劇痛起來，差不多使我的腰折了下去。

我不知發生了什麼。我原來起步要逃避它的，但是我的腿卻使我轉了向，帶著我橫過馬路走上一個小小的泥土坡，進入馬戲場後面雜役的帳篷，那兒有五六個黑人在玩骰子，那玩意兒我見過千百次，我知道怎麼回事：其中兩個是馬戲班裡的，其餘的是本地的孩子。等到玩完時，所有的鈔票都要進入班裡的兩個孩子的荷包去了。我經過他們身邊看也沒看一眼，等我發覺時已走到大篷旁邊了，我的鼻孔裡鑽進一股熟悉的氣息，——鋸木屑，人群，野獸，焰火，燄，燄！——

樂隊正在演奏。透過那帆布，我聽到人們坐在板枋上的震動，換腳聲，木板的吱呀聲。——還有圈內的馬蹄聲，那一定是周里支和他的騎馬女郎在開場。我彷彿感到有什麼東西在中心刮絞，推著，推著，要把我的生命擠出軀體之外。我的每一口呼吸都是痛苦的。

樂隊停止了，鼓聲播起暗示觀眾偉大的節目將要開始

這是爲什麼。看到韓普的廣告就看到我們自己的一樣。我的心開始激烈地跳動。突然一陣暈眩使我靠倒在車門上，想來我是完蛋了。

「什麼事，漢子？」司機問道，同時將車子開慢點。

「你病了？」

「呵，沒什麼？」我試着直起身體來！「只是打飽。」

「但一陣暈眩又一次襲擊我，我再也無法硬撐下去了。」

他停了車，從靠背後取出一瓶水來給我喝。

「你的毛病是，」他像我的老頭一樣責備我，「你該吃點東西了。」

他不再說話，發動車子一逕兒開進城去，我不知道他準備怎樣安排我。他將車子停在馬戲場對面一家小飯館附近，在那兒我聽見人們魚貫入場時的歡笑談論，哦，我甚至聽到戲棚裡山貓和巨象的氣味。

「來吧！伙計。」司機說着跳下車，「我們就在這兒打尖！」

在店裡他給我一盤豆子，一份火腿三明治和咖啡，我無限感激地狼吞虎嚥着。同時抑制自己不要去想對面的事，吃到一半，我感到腸內劇痛，告訴我不要吃了，但我仍然大口吞了下去。司機付了錢，我道謝後和他一道走向卡車去。他伸手握住車門又猶豫了一下。

「我們過去瞧瞧吧！」他說，「我還有幾分鐘好停留。」

「謝謝，」我說，「我還是在這兒等你好了，我不高」

了。我搖了搖頭，小法蘭的手正對我伸開。那孩子對我笑着，我的手伸出去接他，可是我抓了個空！

我的肚子疼得更凶，突然我難受得要死，我想離去，可是地面却在向我升起，我失去了知覺。

我醒來時，彷彿從另一個世界飄了回來。我想我是從死亡中一點一點活過來的，起先是那馬戲團的氣息，繼之是那熟悉的聲音，然後我感到有人在灌威士忌到我喉內。我舉目和一個身穿耀眼的褐色呢夾克，頭戴寬邊乳酪色帽子的矮小個子的脫視的眼睛接觸，他的打扮像一個好萊塢西部片裡的一個可笑的演員，但從他短小的身材和滑稽的裝束我知道這個人是馬戲界足以擊敗任何比他體重兩倍的對手，因為在他沒有認出我之前我已經認出他是里斯翰普了。

「你叫什麼名字？」他簡截地問道，好像這是最重要的。

「傑姆史美斯，」我屏息回答。我坐了起來，垂首胸前，沒敢看他。

他突然趨前用他握拳的手托住我的下顎，抬起我的頭來仔細看了一眼。

「傑姆史美斯，嘿？」他說，「你是傑姆史美斯！」你微笑着伸出手來，但我的手沒有伸過去。

「什麼？」我咆哮着將臉轉過去。「我說我是傑姆史美斯。」

「好吧，傑姆，」他輕聲撫慰地說，「聽你的便。我

知道你會回到馬戲界來的。過去一年人們對你議論紛紛——說這說那——但我一直說你會回來的。真高興你挑中了我的班子。我有一個很好的高空人班底，是薩家的。歡迎你馬上參加進來，等你練習好了之後我馬上給你安排一個最高的位子。」

「聽着，韓普先生，」我第一次正視他說。『我需要一个工作，迫切地需要。如果你能給我一個機會，我當感激不盡。但是我決不表演，我再不上鞦韆了，同時也不要讓我爸和媽知道，如果合乎這條件——以傑姆史美斯的身份——我願意做任何艱苦的工作。如果不行的話，我馬上便走。』

他默默地對我打量了好一刻，他的眼睛睜得比以前更甚，然後用手拍着我的肩。

「傑姆，」他緩慢地說。『你父親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傢伙，我一直希望他對你盡點心力。我不想告訴他們是不好的，因為我知道他們爲着你的行蹤憂心如焚。不過如果你一定要那樣的話——』

他轉身張望了一下。雜役領班勒希正在那邊看黑人們獨個，韓普招呼了他一聲。隨後轉身來輕聲對我說，使勒希走近時不致聽到。

「最使我欽佩你父親的是我不能把他從傑克費爾丁那兒爭聘過來，你老頭子沒有遇上你媽的時候他們兩人是老搭檔。亨利麥登不是一個拋棄朋友的人。也許對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是等他的孩子長大自立之後將他拉過來。」

的需要——都一古腦湧上心頭，摒絕了世界上任何別的事物。

她是我所見世界上最美的東西。細小，勻淨，而結實的腿，金黃的頭髮剪得短短的像個男孩子，高昂的頭，兩片櫻唇像專爲歡笑和接吻而造的。我願意爲着她而地下地獄了。

次日早晨，我得知登妮亞和彼得羅在練功夫，我第一次走進了大篷，馬戲的領班周里支也在那兒，他並不是練習，只是在那兒守望登妮亞，這是馬戲團裡衆人皆知的事，周里支千方百計想娶登妮亞，雖然她對他一點意思也沒有。他看來那麼年青，真使我驚奇。

登妮亞和彼得羅正在高空帳篷頂下，那便是我和小法蘭常在的地方，登妮亞在練習一種相當困難的空中功夫，彼得羅接她，第一次險得很，差一點沒接上，做得非常勉強。她走上鞦韆架再來一次——失手了！當地開始下陰時，我的心也跟着往下沉，我閉上眼睛，頭暈暈肢體內劇疼，我軟弱地倚靠在一根柱子上，等待着那恐怖可怕的人體墜落地面的一聲。

安全網上發出一聲清脆的聲音，彈動了兩下，她輕輕地飄落到我旁邊。她看到我臉上的表情很不了解。

「那麼糟嗎？」她笑道。

我正想掩蔽剛才的感覺，可是當我看到她時，另一種情感又興起了，我不加思索地說。

「妳太快了。不要鬆手太早。將妳的鞦韆蕩一個較大

後他轉向勒希說，『這位是傑姆史美斯，給他一個工作。』

兩個月時間，我從沒進過大篷一步，我整天爲象群工作，給它們吃，給它們水，檢查它們的腳鍊是否損壞。我喜歡那些巨象，它們也喜歡我。我一直很忙，因而我不會有很多的時間去回憶。只是當那鼓聲爲別人的節目而搖起的時候，我又感到頭腦暈眩，腸內疼痛。有時虛弱，顫慄，我便坐在老莎坦娜——團裡最老的巨象——的身上，她會用鼻子撫摸我的後頸和頭髮。使我感到好受一些。唯有她是我最近近的伴侶和朋友。

那些日子內，我與薩家的登妮亞和彼得羅竟無一面之緣。但我知道他們很多。每一個人都聽到過他們兄妹的節目。每一個人都誇讚他們。他們是最可愛的孩子，更有勇氣。自從他們的父親在馬戲團的火車中翻車死了之後，他們便開始自衛一戰了。他們是頭牌，馬戲團的高空人，雖然他們還是那麼年青，而我却是最低級的，一個雜役。

於是有一天，當馬戲團在印第安那波里的時候，我看到登妮亞了。她打從我身邊經過，我正在拆一條磨耗的腳鍊去修理，她對我微笑。那是一種不專屬於人的微笑，是一種對班子里每一個人友善的招呼，是她對每一個人的慈愛，不論他是雜役或是頭牌。但它却使我的目光隨着她的背影過去。使我忘記了我剛開始的工作。當我望着她的時候，所有我對於友誼，家庭，愛情，對於回到這世界上重新做人的渴望，所有這一年來所感到的寂寞——和對女人的

的孤。」

她抬頭望着我，睫毛下的明珠帶着挑戰的神情。

「你怎麼知道？」她問。

「我從猴子那兒學來的。」不等她再說話我便反身走了。

幾分鐘之後我又回來了。我不能走開，我不能不想她——即使我不能得到她。我從不曾戀愛過，現在却變得這麼死心塌地。我再沒有別的思想了。我只需要她，世界上別的什麼都不需要。

我回去時她已經不在了，周里支也不在，只有彼得羅一人在練習。他也是太性急了。他有許多地方和她相似——同樣的快捷同樣溫柔的，同樣黑色的大眼睛。我站着看那孩子——大概比我小兩三歲——我也喜歡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我戀慕登妮亞，但我也渴望和他們兩人結合在一起成爲愉快的工作伙伴——不再是他們兩個，而是我們三個。是的，獨個兒站在這兒守望着他，有一點像過去守望着小法蘭的情景。

當彼得羅第二次失手跌落在安全網裡的時候，我像過去對小法蘭一樣對他說，『不要放手太早，一直等到你確實準備好了。』

「謝謝，」他笑一笑，又爬上了鞦韆，迅速而熱切。他照我的方法試了一次，做得很棒。他跳下網來跑到我前面站住。

「你是傑姆麥登，是嗎？」他說。

「傑姆史美斯，」我糾正他。

他的微笑褪了一點，但是從他眼中我看到他知道我是的。

「好，傑姆，無論如何謝謝你幫助我。」

「謝謝你幫助我，傑姆！」多少次小法蘭對我說過這句話！這孩子，彼得羅——我抬頭望着他的鞦韆還在搖擺着，更遠的一個該是小法蘭的了。我拿住一根繩索，看到有處地方已經磨得發亮了，雖然還不算危險，但也不够安全了。

「最好當心你的繩索，」我警告他，「已經磨細了。」

「是的，」他說。「前幾天我也注意到，不過還很粗呢，這還有足夠的時間好用了。」

「等你死了就沒時間好用了。」我說着走了。

半個鐘頭之後我側身巨象羣中，倚靠在老沙坦娜身上，揉擦着她粗糙的鼻子。抑制住奪眶而出的眼淚，她也捲起鼻尖繞在我的手腕上，慢慢地上上下下地撥動着，像在撫慰我。我聽到身後一陣輕快的脚步声，那是登妮亞；她在微笑着，但她的眼睛却很嚴肅。

「傑姆，」她叫道。我從不曾聽過這樣天仙般的聲音，「我想和你談談。」

我回答她時聲音在顫抖。我差不多說不出話來。呵，她就站在我身邊，像天堂展開在我前面一樣。

「什麼事？」我那脫口而出的暴躁的聲音，使我恨不得踢自己一脚。

但是我奇怪還有什麼事會好轉。只有一件事，我知道，除非我得到她。

第二天早上，我一看到那件緊身衣，膝蓋就發軟了。但我還是勉強穿上它到登妮亞和彼得羅練功夫的地方去。周里支也在那兒。他對我略一點頭，像是不歡迎我去似的。

「喂，傑姆，」登妮亞嫵媚地招呼。好像我一直就和她一起工作一樣，但她音調中却有一種不同平常的溫柔。彼得羅從鞦韆上翻落到網裡，對我咧牙一笑，「嗨，傑姆，高興你來了。」

「哈囉，孩子。」我的聲音和我的情緒一樣顫慄和驚慌。我恨不得馬上跑開，但登妮亞站在我身邊，微笑着，她眼中充滿了信念和信心。

我勉強爬上了繩梯，走到鞦韆架上。我從不會害怕跌落，現在也不怕。我可以看見登妮亞眼中對我的信念，為我興奮。我解開鞦韆抓在手中，望着對面彼得羅充滿雅氣的甜蜜的微笑。

我將橫木抓得更緊，腳以上去，可是我還不開。小法蘭的手不讓我過去。它們向我伸開，期待著，期待著我去接應。我開始發抖。臉上冷汗如泉。我的喉頭乾得發燥，我用指節揉着發火的眼睛再看一次，那雙手仍在那兒。我怕我要叫出聲來，趕忙從繩梯上滑下來跑開了。

我剛坐在沙坦娜旁邊的草堆裡，登妮亞便趕上來了。她還穿著工作的緊身衣和鞋子，她眼中閃閃發亮的似乎是我

「彼得羅告訴我——你怎麼幫助他。我們去找理斯轉普談過希望你參加。」

我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我週身發抖，緊緊地抓住沙坦娜的鼻子力求鎮靜。

「你們瘋了，」我問道，「我是個管家的人！」

「別裝伴了，」她懇求道。「團裡誰不知道你是誰？」

真糟，她知道事實，但這樣也好。

「妳知道——妳還信任我？」

「傑姆，鞦韆界沒有誰比得上你，所有的人都知，你自己也知道。當然，我們信任你。」

我嚇壞了，可是當她如此親切地站在我身邊請求時，我什麼事都會答應她。

「準備何時開始？」我的聲音低得僅耳語。

她的臉上燦開了一個愉快的微笑。

「明天我們一道練習。」

「好的，」我說，「好的。」

她伸手挽住我顫抖的手臂，她含情脈脈地望着我，而我——戀愛真是一件奇妙的事。那好像是一種渴望，對於溫情的渴望。就像當你兒時渴望着將你的頭埋在母親的懷中希求撫慰一樣。

「傑姆，」她耳語道，「不要這個樣子，一切都會好轉的。」於是她跑開了。

那晚上，我睡得很少。「一切都會好轉的，」她說過

淚珠。我站了起來，却不能正視她。

「傑姆，」她溫柔地說，「回去！你一定要去！惟一拯救你的辦法只有像你剛才一樣到上面去。——只有去做成！」

「我不行！」我的聲音在哭泣。

「傑姆，一定要行！」

我抬頭望着她，迷惑於她那溫柔的眼神中。

「那和妳有什麼關係？」我問道。

她並沒因我如火的眼光而掉過頭去。只是她的臉頰片刻通紅，表示這是一個不平常的問題，或者她將給我一個平常的答覆。

「我不知道，」她緩慢而殷切地說。「但那對我有關係，大有關係。」

我週身都溶化了，我的頭垂在她胸前，我像孩子一樣抽咽着。

「登妮亞，登妮亞！」我哭道。「我沒出息，我不能再回到鞦韆上去了，但沒有妳。我活不下去。我愛妳！」

「我知道，傑姆，」她耳語道。她伸手撫摸著我的頭髮，壓着我的頭和她靠得更緊一些。「昨天從你眼中我便看到，我——我高興，可是，傑姆，我決不能——嫁給一個懦夫。」

於是她驟然轉身離去，我聽到她哭泣，當她跑到象群後面消失的時候。

好一刻我木立不動，直到沙坦娜用鼻子觸到我我要我去

握它。呵，她說我是懦夫。唔，那便是我。

我只有——一條路好走——離開她的視線，不再讓她想起那件事。我跑到睡覺的車廂去換上了平常衣服，將我的東西塞進行李箱內，一個人影落在門口，我用眼角看了一下。知道那是里斯韋斯，但我繼續收拾東西。他沒有說話，直等我愕然一聲閉上箱蓋，他才遞給我一枝香烟，同時給他自已點上一枝，他看來更像一个可笑的花花公子了，戴着一頂新從聖路易斯買的乳酪色帽子，結着一條紫色領帶。

『算來，你又要開溜了，傑姆？』他平靜地問道。

我仍然在發抖，幾乎說不出話來。

『你知道半小時前發生些什麼？』我問道。

『當然知道，』他抽了一口烟。『你沒有看見我，但我一直在守望着你。』他停了停朝門外望了一下。『傑姆，你是否想過難道一輩子就這樣跑，跑，跑嗎？有一件事是你做不到的，你跑不開你自己。』

我沒有說什麼。我從不曾那樣想過。他又開始講話，仍然那樣平靜，沒有提高他的音調。

『我有辦法對付你，但我不要那樣做，我只對你說三件事，然後隨你高興怎樣去。第一件，如果你現在就走，我們的協議算是完了，我必得寫信去告訴你那頭子你又回復到一個怎樣的流浪漢了。第二件是周里支對登妮亞一番痴心，他會下功夫來證明他是一個多麼好的丈夫。第三件是如果你拋棄和這樣一個甜蜜的孩子在一起的機會你將成

是美國人，登妮亞也是。都是這兒出生的。彼得羅和登妮亞這些名字都是為觀眾而取的。』

『O.K.，彼得。』我說，仍然望着登妮亞。

但他却背向着她，站定望着我。

『我希望你不要這樣約束自己，傑姆。登妮亞和我都希望見你，只是我們想到平白來打擾你不免有些好笑。也許我的話說得有些超出分寸，不過一個人有時總有些話要說。傑姆，你喜歡她，而你所表現的却又使她以為你對她無所謂——』他低下眼睛羞澀地說，『唔，那天當我看見你望着她的神情——你知道的——我便開始希望你有一天會成為我的兄弟。我喜歡。我不願意她嫁給周里支那傢伙。』

『她也那樣想嗎？』我插嘴問道。這一刻我忘記向上看她了。

『我不知道，』他說。『一個女孩子有時也會軟心的當她被周里支那樣老纏着的時候。』他停了一下，『哈，傑姆，再試一試，願意嗎？我和你單獨來——先不讓登妮亞知道，直到我們練成了，來，破一次戒吧？』

『你看到那情形就不會信任我了。』我咆哮着。

『當然我信任你呀！』他殷切地說。『明天來試一次，好嗎？』

群眾暴開了掌聲，登妮亞走下了樓梯，她的節目結束了。『沒什麼好試的。』我說完趕快走了，我不願見到周

為一個比我現在所想像的更優的傻瓜。』他轉身走了出去。慢慢地，我羞慚地解開了衣服，換上藍色的工作服回到象群中去。

雖然我仍留在馬戲團裡，但我並不打算再上樓梯。一個月過去了，我不曾見到登妮亞走近我。可是，每天當她和彼得羅表演時候，我總是在收票口附近，那地方我可以守望着她空中的整段時間，而當她下來時却看不見我。日復一日，我守望著。每次當她表演一個困難的翻身時，我都是擰住呼吸，提心吊膽，直到她平安落地後我才放了心。

周里支也常守望著她。不過他是在大蓬裡，等候登妮亞和彼得羅下來一道出去。他從不曾重視我，其他演員也是一樣。事實上，班子里許多許多人都避我。我對自已說，我不在乎，現在我活著的目的只是守望著登妮亞在空中——那是我敢企望的最接近天堂的時刻。

有一天，彼得羅傷了手腕——並不嚴重，但足使他留在地上兩三天了。登妮亞必得改變節目來填滿這段時間，第二天，我守望著登妮亞一人表演。我眼中充滿了渴望，如果我也能上去多好呵！此時，我該和她在一起了——登妮亞和我，一起表演，登妮亞依賴我——

有人碰了我的手臂一下，那是彼得羅。

『哈囉，傑姆，』他說，『她不錯吧？』

『是的，』我說。『哈囉，彼得羅。』

他望我咧牙一笑。『希望你叫我彼得，』他說。『我

里支伴著登妮亞一道走出來。

兩天之後，當登妮亞和彼得羅跑進場去時，我正走到大蓬邊上去看他們的表演。我沒注意到我站的地方會被他們看到。登妮亞一直朝前望著，彼得羅却對我咧牙一笑——同樣稚氣的微笑，像小法蘭的。我看到他腕上緊綁着繃帶。他的手腕還沒恢復結實以前原不該上場的。

那一天我再不能守望下去。我已經守望了數月之久，一直都感到很好。但是當他跑過我前面，帶着那樣的微笑，那樣脆弱的手腕時一種難堪的感覺又在我心頭翻動，我感到陣陣暈眩。他們跑上了樓梯。鼓聲擡起，預示他們的表演開始。我溜了出來。

就當我蹣跚地走出蓬帳的時候，一聲號叫使我呆住了，然後一聲又一聲。樂隊停止了。場子內人聲燥熱鬧成一團糟。

我跑回去，第一眼先看地上，謝謝天，那兒還沒什麼。但是第二眼當我看到我早已知道的事實時，我渾身都涼了。沒有張網！

我向上看，事情畢竟發生了，幾個月之前我就警告過彼得羅的，所有高空人最怕的事情——繩索斷了。離地六十呎的高空上，那孩子孤零零地懸掛着。拚命地抓着一根懸擺的橫木，那橫木此刻已經是一根光滑的直桿了。他既不能獲得動量盪回架上去，而他那脆弱的手腕又不能維持他抓得太久。他們得趕快為他張網，但即使張好了是否承受得了那樣高度掉下來的重量？

登妮亞在軟繩架上，和死亡搏鬥，邊出了她的軟繩。她剛出去我便知道她辦不到。她太輕了，不能很快地得到體力，不能接近他。就算是能接近，她能承受那麼致命的拉力嗎？

我朝繩望了一下，雜役們正在設法把它固定在繩架上，可是他們一個個都神經緊張成一團糟。我正想過去幫忙，又抬頭一望那孩子，他的臉色蒼白，驚慌。他的手臂因傷痛而戰抖，我不再思索了，掉轉方向朝繩梯跑去。到梯子下面，我踢掉了鞋子，穿著襪子便往上爬。沒有緊身衣，只是穿著工作服和藍色工作襯衣，我爬得比一生中任何一次都快，因為我必得這樣。一秒鐘之後我便站在登妮亞旁邊了。我在工作服上擦去手上的汗，當她準備再一次盪出去的時候，我搶過她手中的橫木。我坐了上去，計算一下距離。突然那一雙手又出現了，向我招搖過來。我開始感到暈眩難受。

「不要這樣——小法蘭，求求你！」我接泣着。「幫我！」

隨後我聽到那孩子的聲音，不是小法蘭的，而是彼得羅的。

「傑姆！傑姆！快，來接我！」他的聲音戰抖，但他的眼睛堅定地望着我。

於是，那雙手不再存在了，小法蘭的手消失了，是彼得羅在那兒等待我——盡他最後的一絲力氣懸掛着等待我過去——彼得羅，登妮亞的兄弟，信任我的孩子。

她抬頭望着我，眼中充滿晶瑩的淚珠，她的手臂將我挽得更近一些。

「呵，傑姆，我多驕傲，」她耳語道。

當我們剛走出大篷，一個頭戴乳酪色寬邊帽的小個兒趕了上來。他伸出手來，我握住了它。

「O，K，傑姆，」他說。「我想我們該寫信告訴你老頭子你在什麼地方了，怎麼樣？」

「等一等，韓普先生。」我說，「稍等一分鐘。」我轉向登妮亞。「登妮亞，親愛的，妳願意嫁給我嗎？」

她沒有說話，只靠得我更緊，仰起了臉對着我。我緊緊地擁抱着她。當她吻着我的時候，所有的雜役都歡呼起來，里斯韓普抓起她乳酪色的新帽子丟到空中去。然後她踏着脚尖靠近我耳邊輕聲道，「呵！傑姆，我從沒想到會這樣幸福！」

於是我一邊擁着她回頭對老闊說：

「好吧，韓普先生，請爸爸和媽來吃喜酒。」

正人群的邊沿上。我看到周里步。他像小孩似地哭著，突然我為他深感不安。

「如果對登妮亞和他合適的話，」我輕聲加上了一句。「我想請周里步當賓相。」

那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一切都回復了正常，你可以放心說麥家一家人是在空中的了。登妮亞和我結婚數星期後，里斯韓普把我們的老班底和他的聯合了起來，現在是媽

我抓住了軟繩，自由地盪了出去，我好像沒有出去一樣，只是感到我的襯衣懸掛着飄在我身上。盪了三次之後已經够遠了，於是我滑下來用膝彎勾住橫木，第四次盪到了他身邊抓住他騰出的一隻手。遠遠的下方，觀眾鴉雀無聲，整個世界似乎都停止了。我抓住那孩子，把他拖過來，猛然的拉力，險些兒使我鬆脫了軟繩。

然後我們輕鬆而自由地盪着，彼得羅仰望着我。我抓住他另一隻手，拉他上到我的軟繩上，群眾瘋狂了，叫着站在椅子上——男人們把他們的帽子丟到空中，高聲吼叫着。我對他微笑着。

他的黑眼睛陷在緊張蒼白的臉上，但他還是裝出一個微笑，那微笑中包含着——彼得羅，登妮亞——還有小法蘭。小法蘭如果知道的話他將不再為我而羞慚。他的手將不再在我前面出現。現在我不再驚怕了。是的，我救了彼得羅，更救了我自己。

於是我們盪回登妮亞站立的架上去。她沒有說話，只將我的雙手握在她手中，她的眼淚像泉水一樣流着。那仍然是天堂，等待我進去。

我們很快地下了繩梯。群眾從座位上蜂湧進圈內圍住我們——登妮亞和彼得羅穿著燦爛的緊身衣和便鞋，我穿著工作服和襪子。一群雜役擁着我擠出了大篷。我們——登妮亞，彼得羅三人，如我們一直所期望的——一道走了出來。我走在中間，登妮亞和彼得羅在我兩邊，每人伸出一隻手臂挽着我的腰。登妮亞還在哭，但並不是因為悲傷

爸爸，登妮亞，彼得羅，和我一起表演了。周里步也和他班底裡的一位漂亮的騎馬女郎結婚了，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這些日子登妮亞沒有表演。她只在地上守望著我們，我和彼得羅搭檔。但她很快就要參加了，等她再度爬上繩梯到軟繩架上的時候。我們世襲「世界上最偉大的高空人」的麥家的第四代已經問世了。

譯自The Pocket book of True Stories

「你想老霍這傢伙不是太吝嗇了嗎？」

「吝嗇？他在肚子還沒有餓的時候就跑去吃飯，就為的是要省錢呀。」

「我看到一個人看上去跟你很相像，簡直和你一模一樣。」

「你沒有把上個月欠我的那筆錢錯還給他吧？」

巴先生半夜三點鐘給鄰居打來的電話鬧醒了，鄰居向他提出警告：「你的狗吵得太利害了，我簡直沒法睡覺。」

巴先生氣極了，可是他裝得若無其事。

第二天半夜三點鐘他也打電話給那位鄰居說：「我沒有養狗。」



浮士德——這一時代的悲劇（續完）

細雨譯

原名：Faust, Die Tragödie Unserer Zeit

出版者：西德 Die Kommenen 半月刊

出版日期：一九五五年八月至十二月連載八期

定價：每期五十分尼

第八篇：浮士德之死及其精神之超昇

浮士德遍嘗了人生的各種滋味：

在詩劇第一部的開始，他以學者的身份，努力於追求各種浩如煙海的智識，隨後又陷入於情欲的陷阱。以上二種都是屬於私人範圍內的生活。在詩劇的第二部中，他主持着一種經濟濟世的大計（有關經濟，財政，政治，軍事等各項問題）。如今，到了百年期頹之壽，當他滿心懷着一種新的，更大的發展計劃時，死神却無情地接近了他。

如同旁人一樣，浮士德在死前的一段時期中，受着「邪惡」的更深刻的侵入。因為，人死之先，其較高形式的精神部份，已準備從較下級的物欲凡體中釋放出來。這期間，與此相對敵的「邪惡」，也就使出全部魔力，以圖作最後的猛擊。於是，浮士德又一再暴露於「邪惡」的襲擊之下。而這次浮士德所墮入的「邪惡」，其罪孽的程度，可說是十倍於其飲「魔酒」後，在第一部中由於情欲所闖下的大禍。試想世界上還有任何事情，能比控制着千百萬的人民，大權在握，為所欲為地那樣，志高氣揚，更為稱心如意呢？

於此，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是如何容易受到一種強烈的

聰明智慧，要不為自身，
思想成熟後的快樂，也不必發自我心。
我準備犧牲一切，把智慧的成果——
獻給主宰萬物的神明。

★浮士德受到誘惑★

情感上的誘惑：將個人情感，不正常地昇華到一種「我即上帝」的自尊自大的階段，正如羅馬帝國中那許多專制帝王一樣，受到一種高度的「自我力量」所控制，磨折，一直到去世之日。那種不斷表揚自己，不斷高估自己的「我即上帝」的人類自大狂，與那無聲無臭但却永遠忘我地準備為他人而犧牲的偉大的愛，成為一種極其強烈的對照。耶穌即是懷着這種不自表揚的偉大的愛，於與其門徒共用最後的晚餐後，即從容踏上成仁取義的道路。應是具有大能耐和大智慧的人，便應是於無聲無臭中完成了一切偉大的工作。真正的上帝，並不需要像浮士德那樣，高傲地把自己比擬為一個上帝，背誦着如下的名詞：

我所想到的，我必立刻加以執行，
主人的吩咐，你們都要洗耳恭聽。

起來！跟從我的部下夥伴們，

看一看我所定下的大計，你們該感到十分欣幸。

為着完成一樁偉大的工作，

我的頭腦，勝過十萬壯丁。

路道爾夫·斯坦納 (Rudolf Steiner) 在其所著：

「靈魂之覺醒」(Der Seelen Erwachen) 劇本之第四

部中，賦給劇中要角「瑪麗亞」以一個課題，要她去戰勝

欲念的「魔王」(Wunschgebieter)，從而救援另一受

「魔王」威脅的要角「約翰」(Johannes)，出險。平

常一殺人，總是以他們的智慧和能力，用來謀一己的福利，

但「瑪麗亞」却不然，她唸着如下的台詞：

像上述「瑪麗亞」那樣的精神，是「浮士德詩劇」第二部中的老年浮士德所捨棄而不顧的！在詩劇第二部中，浮士德全不相信有一個高級的精神世界。如有人談及這種精神世界，他便稱之為癡人說夢。他所相信的，僅是塵世上的物質，因為這些東西，是他所看得見，摸得到的，因此，他從物質世界中，找到快樂。他也就因此，受到第二種邪惡（譯者按：請參閱拾穗第八十期西書評介專欄）的誘惑力量所侵襲，這是一種死神似的兇殘的力量，專門奴役人類，並漠視人性的價值。這也就是本文第三篇（載於拾穗八十期西書評介）中所說的「阿里曼」式的邪惡。在古埃及時代，祇有一人是有自由意志的，那就是「法老王」。他所計劃的建築金字塔的工作，使全埃及人民遭受奴役。浮士德也要像「法老王」這樣，高高地位在人民之上，並驅使大眾，去實現他的鉅大計劃。這種情形，在目前共產極權國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到。但古埃及的「法老王」，比現在的共產極權的獨裁者，尚有一點不同之處，其理由如下：

祇有在最高宗教之主的名義下，法老王才有權奴役百

姓。他是如同金字塔的尖頂一樣，從塵世的庶民百姓中向上擡起，以便與宇宙性的精神世界相接觸，因此，他是神與人之間的媒介物。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才有權讓衆百姓去服侍他，聽他指揮，聽他奴役。因爲祇有他才能被神所接待。人民大眾，祇有通過了他，才能向神敬拜。

在目前的共產極權制度之下，（詩劇第二部中的老年浮士德就是一個例子），情形便不同了。唯物主義推翻了一切神權。塵世的物質，代替了宇宙性的精神世界。人的極權獨裁，代替了神的偉大的愛。「現代的法老王」，傲視一切，武斷地，極權地，將人民大眾踏在他那「阿利曼」式的邪惡力量之下。祇有他，才有權分別「善」，「惡」，「真」，「偽」。他以「我即上帝」的姿態，抹却了一般人民的「自我意志」。他以「洗腦」的方式，訓練一般人民，使他們自動地不再有自己的「良知」，使他們關於自己去思想和判斷，而聽任極權獨裁者設些似是而非的假話，如：「人民的安全」，「人民的福利」等等。這種情形，使人很容易聯想到十九世紀俄國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作品「克拉斯馬助夫兄弟們」（Die Brüder Karamasov）中所描寫的「大審判者」（Grossinquisitor），在那裏，杜思妥也夫斯基很深刻地寫出了極權獨裁者的兇惡，可以作爲目前共產極權的對照。

可是現代的獨裁者，那把人類當作奴隸和機器看待的，從而享受着奴役和命令之權的魔王，在這一點上却尚未見到，那就是：連他自己也不過是金字塔上的尖頂罷了，

靈魂脫離了軀殼，這並不是一種暫時性的「出魂」，而是一種一去不返的靈與肉身的脫離——那就是死亡。證實麥非斯多的語言，尚未說出，浮士德的靈魂，已經脫離了塵世！感官的世界，逐漸與他遠離。靈性的智慧，自天交際的那一邊，很快地降臨，將那以前所有的清醒的塵世意識，如「欠缺」，「負債」，「急需」，「憂慮」，「死亡的恐怖」等，一起排擠出去。

在這時候，麥非斯多，帶領着群魔，守候在浮士德屍體的旁邊，乘機要想把浮士德的靈魂抓住，並將其翅膀撕下，以便永遠使其屬於塵世下層的他管轄。

★浮士德死後的經歷與過程★

寫到這裏，歌德已面臨着一個難題，那就是，如何以文藝的筆調去描寫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以及浮士德死後所經歷的過程。這裏，歌德採用了他那特殊的文藝技巧：他描寫那些狂熱虔誠的聖徒隱士們的想像，這也就是以各種不同程度從軀體中所釋放出來的自由意識。這些聖徒們自由意識所造成的想像，才使歌德激發出詩人的靈感去賦述那超越天人交際的經歷。

古來星相術書中所稱呼的「四行」：水、火、土、空氣，是屬於形而上精神世界最低級的第一步。莫扎特歌劇「魔笛」（Die Zauber-Flöte）以奇妙的音調描寫出主角湯米諾與龐米娜（Tamino und Pamina）於啓蒙時通過這第一級氛圍時經過的情形。在歌德的詩劇「浮士

這一個尖頂雖也能領導着人民，從一個範圍，引向另一個範圍，不過其尖頂的方向，不是朝向上向着輕清光明的聖靈上昇，而是朝下向着重濁黑暗的塵俗深處下降；他又未曾見到：在不知不覺中，在被迷惑的狀態中，他已不由自主地崇拜了另一個神：麥非斯多！阿里曼的惡神，因此他便推波助瀾地使全人類及人類的文化跌入這惡神的破壞性的掌握中。

從歌德這一著作中所表現的意義來看，邪惡的二種形式（麥非斯多一路次非和麥非斯多·阿里曼）在與浮士德之間的競賽中，似乎已使魔鬼和撒旦取得了勝利，因爲浮士德在暮年，仍被此二者所侵襲而無法解脫。但最後，浮士德之能得救，乃是由於其一己之不斷努力以及葛麗卿自我犧牲之結果。

★浮士德之死★

浮士德究竟是如何死去的呢？換句話說，浮士德究竟是如何從肉身中解脫出來，而超昇到精神世界中去？對於這個問題，歌德是用極神妙的手法來描寫的。由於麥非斯多，曲解了浮士德的命令，將一對老年夫妻費爾蒙和寶茜，驅逐出境並使之死亡；連帶地剷除了他們的小教堂和菩提樹（譯者按：以上的舉動，象徵着現代的工業文明剷除了過去淳樸的農業社會組織和固有道德），浮士德感到非常內疚，從而十分震怒於麥非斯多的誤解命令和魯莽從事。他咒罵着麥非斯多和他的同黨們，在過度的憤怒中，他的

德」中也是這樣：由於狂熱虔誠的聖徒隱士們的想像，我們可以讀到人們於死後如何初步通過「四行」而達到九天之上的玄妙世界。

歌德在「浮士德」詩劇第二部中，藉一聖徒隱士的狂熱想像，描寫出一群幼年夭折的兒童。那隱士名叫「賽拉非古斯」（Pater Seraphicus），他將自己的慧眼，分賜給他們，使他們可以看到自然界的低級精靈。但這使這些幼弱的靈魂害怕，他們要求上昇到光明聖潔的高層世界。「賽拉非古斯」答應了他們，於是，這些以螺旋形上昇的稚嫩的早夭靈魂，造成了一座橋樑，使浮士德不死的靈魂，也隨之而向上。

天使們將浮士德不死的靈魂，導向一片純潔的兒童歌聲中，其歌詞充滿着歡迎的熱誠：

歡欣雀躍，
讓我們迎接這尚未脫殼的睡蛹；
這天使們所交下的愛寵。
祇要挾掩蓋的「袍罩」揭去，
他就能從靈性的生活，
長大成熟於旋迴。

上面詩句中的「袍罩」（Eocca），是中世紀聖人們去世時隨葬的裝飾品。歌德知道人死以後，其靈魂是不能立刻覺醒成熟，而必須經過長時期艱難的發育和生長，直到五官和四肢全部成形爲止。在大宇宙中，無處不存在着這一種「發展成長」的原理。當某一存在物於一新環境中

生長時，其「發展成長」之迅速與否，端視其在上二過程中之努力及所具備之條件如何而定。浮士德就在這種意義上，具備了足夠的條件，得以死後，迅速地覺醒而上升，到精神世界中去。因為他在生前，努力不懈於奮鬥上進，雖然也會不免失足於強力的「自我」束縛中，但這一個「自我」，現在如同飛蛾脫殼一樣，從睡夢中脫脫出來，有如一顆光耀四射的明星。於是，他以「馬利奴斯博士」(譯者按：浮士德第二部最後一幕中的 Doctor Marianus 即指的是浮士德)的名義，坐在至高無上而純潔無瑕的天宮裏，在那裏，上昇的靈魂，可以毫無阻礙地看到統治全世界的最高女神，披著蔚藍而織錦的天衣，代表著最高純潔的愛和最高深的智慧。

瑪麗亞披著紫星交織的外衣，站立在一彎銀色的新月旁邊，懷中抱著「日光之子」(譯者按：「日光之子」，Sonnenkind，即指聖嬰耶穌)……這一幅想像的圖畫，就在歌德詩劇「浮士德」的尾聲中，清楚地描寫出來，一如約翰的「啓示錄」中間所記載着的一樣。

在塵世與人類歷史開創之初，天父的智能，充塞於這大宇宙之間(請讀者參閱「浮士德」原書「天上的序幕」Prolog im Himmel)。在結束之後，塵世間所經歷的奮鬥和苦難成爲一種果實，仍舊帶回到精神世界中去。這也就是耶穌在十字架上和復活昇天時所啓示給我們的深義。「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也是以這爲背景而寫成的。歌德在這裏，致力於描述三位聖者的靈性生活，使那不可

追問：以後怎麼樣？那會於生前經歷過糾紛和苦難的，現在則已從那躺在我們眼前的屍體中離開的靈魂，究竟如何繼續活動？於是我們可以感覺到：死亡並不是一個終結。人類的這種悲劇糾紛，在這裏僅僅是離開了物質的階段，而開始走向那另一個階段。這在舞台上所搬演的劇本，到此與其說是終結，不如應該說正在開始。物質的死亡，並不是悲劇糾紛的滿意解決。

因此，歌德並不讓浮士德與葛麗卿的悲劇，就此結束，相反地，他欲在這詩劇的尾聲中，寫出了死後活動的端倪。但究竟如何發展。浮士德和葛麗卿憑藉生前所奮鬥獲得的力量，互相補充協助，藉此向更高的階層上升發展。他們是否能再度降世，以他們在精神世界中的經歷，來作有益於歷世人類的活動？

路道爾夫·斯坦納(Rudolf Steiner)的四部哲理劇本，就是描寫這之間的關係和問題。這四部劇本，啓示着人類未來的發展。但他不再以詩人的想像來作文藝的描寫，而能以實際的哲理，引導讀者去獲得形而上的發展途徑。

——全文完——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譯畢)

易直接表達的力量：「充滿着愛的智慧，和充滿着智慧的愛，」清楚地地在下面詩句中顯示出來：

從那裏湧出來的，
充沛的，永遠清澈的源泉，
流遍到全世界每一角落。

這樣的意境，讀者們必須親自去朗誦歌德的「浮士德」，才能深切地體會。因爲在這詩劇的最後一幕，歌德把德文的活用，推進到更高一層：這裏所寫的，更比詩句更優美，這簡直是文字的音樂，聖潔而充滿藝術的讚美詩歌！由於其音韻鏗鏘，形聲互用，使讀者很容易地體會高級精神世界的深義。

「浮士德」的意境，遠超出世俗一般的「文藝」和「戲劇」之上，因它所着眼的，是全人類未來的發展。展讀「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我們可以隱約地看到了人類新發展的端倪。誠然，這一個發展的輪廓，尚有許多欠缺之處，因爲歌德究竟還是一位塵世中的詩人，他只能憑藉天賜的靈感，描寫出詩人的想像。他的「浮士德」只是一個悲劇。自從悲劇一開始，那生與死之間的命運的紐結，就隨之而起。在大多數的情形下，那主人公的死，可以使全劇達到了高潮，同時也解開了悲劇的紐結。由於主角的死亡，悲劇也就隨之而結束。

但是對目前智識水準較高的人來說，這一種結束，不再使我們感到滿足。當希臘古劇，以及沙士比亞或席勒所著的劇本中的主角屍體，躺在舞台上的時候，我們必定要

德泰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批 發 零 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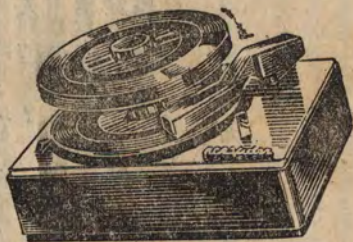
鐵角鋼丸 鐵白槽工
板鐵軌鐵 管皮鐵字

公司地址：臺北市民生路一九八號

TE 本行：四四七五八
L 分行：四四七五八

名曲

唱片



伍牧編

電子學的進步，給人類帶來無限美妙的生活，連純藝術性的音樂也大受其影響，幾年前有電風琴的發明，使龐大昂貴的管風琴一變而為輕便價廉。錄音與擴大器的改良，帶來了 Hi-Fi，使唱片的製作技術大為進步，坐在家中靜聽已和音樂廳相去無幾。同一樂曲標榜着 Hi-Fi 的新唱片更是層出不窮，「名曲唱片」參考美國各雜誌的唱片評論欄，介紹列為最優的 Hi-Fi 唱片，並附帶介紹有關唱片、樂人、錄音帶及 Hi-Fi 唱機等資料。（本專欄每逢雙月刊出）

悲多芬：第九交響曲，作品 125 D 短調，合唱

獨唱曲：

女高音 Elisabeth Schwarzkopf

女中音 Elisabeth Hongen

男高音 Hans Hept

男中音 Otte Edelman

合唱團：Bayreuth Festival Chorus

指揮：Wilhelm Furtwangler

廠號：RCA Victor LM-6043

錄音特性：R.I.A.

售價：美金 1.96 元（兩張）

無疑的在所有的第九交響曲中，這是最傑出的一套，托氏指揮的一套（Victor-LM 6009）唯一美中不足是聲樂部份，四位獨唱者不及 Wagner 所指揮者雄偉感人（Columbia SL-165 已絕版）喜歡托氏那種興奮激動的情緒的人，可能不喜歡這一套。故世的 Furtwangler 喜劇制，在這套唱片中更為顯露，在某些部份非常緩慢，有些地方又出奇的快速。他的漸緩 Richard 及漸弱 Dinia nendo 極為奇妙，予人獨特之感。四位獨唱者也比任何唱片中好，合唱團訓練良好，極具輪廓，演奏不平凡，Furtwangler 所處理的歡樂頌具有他自己的「一種興奮鼓舞之力」。

聲音在周率和音量上略感限制，可能受一九五一年當

托斯卡尼尼於八九高齡去世的消息，對所有愛好音樂的人士都是一件哀悼的事，雖然我們對這一代巨匠，具有極高的崇敬，但也不能一味盲從，成為一位跟隨者。托氏的作品不能代表音樂的「真理」，不是完全無誤的，托氏本人比我們更了解這點。在另一方面說，我們極為景仰他對指揮的無比忠誠的態度，他的偉大是無可否認的，他遺留下的唱片使我們時時憶及他的才藝。誰能忘掉他所指揮的悲多芬第九（Victor LM-6009）英雄（Victor LM-1042）浮第的「安魂曲」（Victor LM-6718），德比西的「海」（Victor LM-1833）以及其他無數的作品。

但是不幸這些偉大作品的錄音情形常難令人滿意，原因是托氏早在數十年前即已開始錄製唱片，而當時的錄音技術尚不完善，到了近年廣普域的高忠實度（Hi-Fi）錄音和唱片製作成功後，托氏已進入晚年。至最新的身歷聲式音響系統問世後，托氏竟未能留下任何作品，實在是一大憾事。他對樂隊的處理手法，及其音色，音調的清新，如果能用身歷聲，當更能表現出他的特長。大師的謝世，更使人緬懷到行將退休，和不幸棄世的樂人們，托氏目為繼承人的 Guido Cantelli 竟不幸因飛機失事而先托氏去世，偉大的鋼琴家 Walter Gieseking 也已退休，德國名指揮 Wilhelm Furtwangler 和 Erich Kleiber 也相繼過世，使音樂界損失甚重，欲求獲得彌補，目前這些年青一代的樂人，尚需多事努力。

時錄音的影響，喜好音響熱鬧的人，這張唱片不適合於鑒賞家則是一套不可多得的傑作。

其他優良的唱片：London LL-63213 Kleiber

指揮維也納交響樂隊

Angel 3544-B Van Karajan

指揮

Philharmonia 樂隊

Columbia SL-166 Walter 指

揮紐約交響樂隊。

指揮

德伏札克（Dvorak）：小提琴協奏曲，A 短調，作品 53

提琴：Johanna Martly 女士

指揮：RIAS 交響樂隊

廠號：Dacca DL 9858

錄音特性：R.I.A.

售價：4.98 美金

這是一首極為令人傾倒的協奏曲，但不知何故，却一向不受人注意，它有可愛的旋律，清晰的節奏，有趣的管絃樂法，且獨奏者也有幾個難關，很有機會藉以表現。Marty 表現出驚人的力量與素質，而且演奏頗為自如，她的音色豐滿，不太弱，也不過強，具有另一當代提琴家 Oistrakh 之風，技巧上有同樣的光彩。Fricay 和不幸樂

已解散的 RIAS 樂隊，協奏完美良好，錄音音域極廣，輪廓清晰。

其他優良唱片：—Colosseum 137 - Oistrakh 提琴
—Kondrashin 指揮，National
交響樂隊。

舒斯塔可維治 (Shostakovich) 第一交響曲，A
長調，作品 10 號。

普魯可非耶夫 (Prokofiev) —Seythian 組曲，作品
29。

樂隊：Orchestre National dela Radiodiffusion
Francaise

指揮：Igor Markevitch

廠號：Angel 35361 錄音特性：RIAA 售價：3.48 美金
這張唱片包括了兩個俄國近代最有名的交響曲作家，
舒氏的第一交響曲，在 LP 唱片中，共有六張錄音，這是
最好的一張，僅有能與之相比的是 Mitchell 氏，指揮 Nati
onal 樂隊為 Westminster 錄的一張，(West—8293) 比
外由演奏嚴謹觀點來看舊的 Rodinski 指揮一套也不錯
(Columbia ML—4881)。Markewitch 對俄國樂曲
特具專長，演奏整潔有力，他是一個謹慎從事的樂隊指揮
，步法富有滑力。細節，力量均極明顯，音色清新，是其
他唱片中所沒有的。

Seythian 組曲，是普魯可非耶夫傾倒於斯特文斯基

Oistrakh 最為傑出的地方，是它們音色的細緻、純美，使這
極為熟悉的作品，再度充滿了趣味和生命力，近年來許多
的演奏錄音中，僅有 M. Lein 一張 (Capitol 8243 Stein
beig 指揮 Pittsburgh 樂隊) 能與之相比。比 Oistrakh 更
為柔和、自然的作品，難於找出。

莫札特協奏曲也是 Oistrakh 最好的演奏，其中有些地
方使人感到他對這個作品的處理，表演性的成份多於音樂
性，但音調的平衡是無可指摘的。Ormandy 的指揮，豐
滿，僅只數處合奏的地方稍覺突出，錄音良好。

其他優良唱片：

曼德爾森協奏曲：Victor LM—9016 Heifetz Bee

cham

皇家 (Royal) 交響樂隊。

Victor LM—1720 Menuhin Fur

twaugler 柏林交響樂隊。

Victor LM—1051 Heifetz Beec

ham 皇家交響樂隊。

London LL—1271 Elman Krips

新 (New) 交響樂隊。

敲擊樂器集 The Percussive Phil Kraus

廠號：Golden Crest CR—3004

錄音特性：RIAA

售價：3.98 美金

手風琴集：Love Accordions

Stravinsky 的 «Lecore» 而作的。

Hi-Fi 迷對這兩個曲子都會歡迎的，因為它們充份
的閃耀出敲擊樂器，和極多的嘹亮銅管樂器，聲音是 An
gel 廠唱片中最好的，清晰，透澈，簡潔，弦樂器豐滿，
銅管造型良好，界限清晰，敲擊樂器變化無窮，大鼓，定
音鼓，小鼓，三角鐵——交互映輝。錄音出色，但是在
試聽的一張上的第四樂章 «The Glorious Departure» 開
始的地方，有些在其他唱片中從未聽到過的背景雜音，相
當的明顯，雖然對音樂並無影響，但非常令人生厭，可能
並非每張都有，也許是偶而一兩張，出廠檢查時沒有發現
到，雖然 Angel 一向檢查嚴格。

其他優良唱片：Seythian Suitei—Columbia ML—
48 7 Ormandy 指揮費城交響樂隊。

曼德爾森：小提琴協奏曲，E 短調，作品 64，

莫札特：第四提琴協奏曲，G 長調，作品 K12.8

提琴：David Oistrakh

指揮：Eugene Ormandy

樂隊：費城 (Philadelphia) 交響樂隊

廠號：Columbia ML—5055 錄音特性：Columbia

mbia

售價：美金 3.98

David Oistrakh 錄完了所有的協奏曲，獨缺曼德爾
森的，使很多人感到奇怪，現在總算有了結果。這張唱片
音色豪華，氣質高貴，技巧極為純熟，在這兩個作品中

廠號：Golden Crest CR—3004

錄音特性：RIAA

售價：3.98 美金

這兩張唱片是一家新成立的唱片公司，金冠 (Gold
en Crest) 的代表出品，這家公司過去僅只為私人錄製唱
片及錄音帶等，這兩張唱片是他們打入唱片市場第一砲，
相當成功。

敲擊樂器集具有双重價值，既可當作輕音樂欣賞，也
可當作一張介紹唱片用。事實上它和普通的敲擊樂器唱片
大不相同，它充滿了各種新奇古怪的敲擊樂器，如鈴鼓，
鐵琴，木琴，鋼板琴，大木琴，響鈴等。用來作為試驗中
音及高音喇叭的工具，也是再好沒有的，因為它具有難於
產生的極高音調。唱片本身錄音非常良好，每件樂器都清
晰可聞，高音鼓擊樂器錄音極難，容易混亂不清，金冠公
司以此而自豪，因為唱片中毫無沙啞不清現象。

另外一張出奇的唱片，是手風琴集，手風琴也是一件
用作描述良好的樂器，它產生的音波前端非常尖銳，可以
用來試驗音響系統，你能想像出二十具手風琴同時響起來
是什麼味道嗎？這就是這張唱片上所有的，它們的聲音相
當可觀，音樂本身也很良好。

茶與同情 (續)

Robert Anderson 原著
埃爾譯

貝爾：「從客廳進入書房，隨身帶着一雙鞋和一卷書。當他打開了書房的門，他聽到了樓上的音樂，他站在門口諦聽着，記起了他的不幸的童年時代。接着他走進來關上了門。」

勞拉：「把鞋丟到腳櫃邊的地板上。」

勞拉：「（聲）貝爾。」

貝爾：是的。

勞拉：「帶着茶具進來」我沒想到你上課以前會回來。喝一點茶吧。

貝爾：我用手球把哈威打了。

勞拉：哦。

貝爾：當然，結果這會帶來一點麻煩。上次我試我給他了等，他一直在背後罵我。（給她書）你曾經想要這……這本詩。

勞拉：「看着書。她的眼睛很快地移到椅子裡面的一本書的上面」

啊，是。你怎麼知道的？

貝爾：「裝作是很隨便的樣子」

勞拉：「走到他身後，倚在他身旁」

貝爾：你還記得這，真使我感動。我真該謝謝你。

「他轉過身背向着她繼續穿他的鞋」貝爾，別把身子轉過去，我要好好地謝謝你。「當她得不到他的反應時她站起來」你是這樣不高興別人的感謝嗎？她把她的雙手放在他肩上，想擁抱他「哦，貝爾，我們太少在一起了。我幾乎覺得我們彼此都陌生起來了。你不覺得嗎？」

貝爾：「看着他的錶」勞拉：我……

勞拉：「她從他身邊退回」我知道，你又要出去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我們不再接近了。這實在很不好。但你似乎故意避免和我接近。每當我們想……想接近的時候……我們之間便似乎插進了一種不自然的東西。那是一個粗暴的……幾乎是頑強的東西。「貝爾為這對於他們關係的正確的描述而感到不舒服。他不知所措地坐下。她把她的雙臂圍着他的頸項，擁抱着他，俯首向他」你沒有發覺這一點嗎？你沒有感到你把你自已從我身邊拉開直到這個頑強的東西主宰了你？如今我們不再形影相隨……沒有安穩的時刻。甚至就是手握着手，也沒有像我們在意大利時那種親密的感覺。如今我們已分隔得太遠，幾乎在一起都不對勁……「貝爾突然粗暴地挺直了身子，望着他。勞拉，感到他的斥責，緩緩地從他肩上收回雙臂。」

在書店裡注意到了。

勞拉：你真是好。

「她移前吻他，但正當他靠椅椅子解書上的包裝紙時，他注意到了那同一的書，」

貝爾：「（微怒地）」

你已經有了一本。

勞拉：什麼，噢，是的……我……我「貝爾檢起它，打開」那是，別人給我的。「貝爾唸着書上的題字」湯姆知道我想買一本，所以……

貝爾：「望着她，臉上露出了可怕的神色。接着他慢慢地，着力地把這書撕成兩半，擲進火爐」

見鬼！

勞拉：貝爾！「貝爾走到腳櫃邊坐下開始換他的鞋子」貝爾，他送我這本書有什麼兩樣呢？他也曉得我要這本。

貝爾：我不知道。只是每一次我想做一點什麼的時候！

勞拉：貝爾，你怎麼這樣說？事實並不是這樣。

貝爾：事實就是如此。

勞拉：這書的事情真是好玩，貝爾。

貝爾：我不認為這有什麼好玩。

貝爾：為了上帝的緣故，勞拉，你在講些什麼？「他站起

走到他的書桌邊」這不可能一直都是蜜月。樓上，湯姆在他的房間裡關上了他的留聲機，離開房

預備上客廳去，出現在樓梯上。」

勞拉：這正是我要講的事情。

貝爾：我不懂為什麼你選這樣的時候來講這樣的事情，什麼……

勞拉：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本來只是為這本謝謝你……

貝爾：「慢慢走開去，打開書」你在這裡面寫了些什麼……「開始批閱試卷」什麼都沒有寫。怎麼？我一定要在裡面寫幾個字嗎？我只是想到你要這本書。

勞拉：當然……你真的很不想喝一點茶？

「她俯首在茶具上」

貝爾：是的。

勞拉：「挺起腰，想轉變話頭恢復正常的氣氛」

小喬安，哈里遜就要過來用茶。

貝爾：不會，她不會來。「勞拉望着他，懷疑地」我剛在體育館看到他的父親。勞拉，我不認為妳是做了一件很得體的事。

勞拉：我本來想星期六湯姆會帶她去跳舞。他是舞蹈委員會的一份子，而他却請不到一個女朋友。

貝爾：我知道湯姆不再是這委員會的一份子了。妳是主人

不是嗎？

勞拉：是的。

貝爾：這個週末我們要爬山。氣象台預測可能會下雨。
勞拉：「快哭出來了。她把臉埋在她手裡，強自鎮靜着。」
那真是太壞了。「過了一會」貝爾？

貝爾：「嗎？」

勞拉：我想應當告訴訓導長，他們侮辱湯姆。

貝爾：訓導長有什麼辦法呢？貼一個佈告出來，「你們不

許再取笑湯姆，你們不許再叫他小妹？」是不是這

就是他希望他做的？

勞拉：不，我的意思不是這樣。

貝爾：妳知道不？下學期埃爾不會住這裡了，就只因爲湯

姆的緣故。

勞拉：哦，妳已經知道了。

貝爾：是的。赫特遜告訴我埃爾要搬到他那裡去。他下學

期可能會當棒球隊的隊長。我們這裡也住過一個什

麼球隊的隊長，但是八年以前的事了。

勞拉：哦，我真抱歉。

貝爾：無論如何，湯姆也不會再住在我們這裡。

勞拉：哦？

貝爾：「注意到她興趣的逐漸增加」

是的。我們這兒沒有單身房。他不可能獨自住一間

房的。

勞拉：聽到這消息真覺遺憾。

貝爾：「他轉過身來望着她」

我曉得妳會這樣的。

……我的意思是爲了他自己的好。好吧，飯廳見。

希望妳不會遲到。

「他出去了。勞拉雙手掩面，靠椅背發泣。埃爾

心煩意亂地拿書走出寢室的門，走下樓梯向客廳

走去」妳上課去，埃爾？

埃爾：哈囉，雷諾爾特先生。是的，我上課去。

貝爾：「當他們出去的時候」

我們一路走。我真遺憾聽到你下學期要搬到對街去

的消息。

「他們一起走出了門。」

湯姆：「已經走到樓梯下面，站在那裡看著客廳裡的電話

他帶了他的外衣。經過了個長時期的沈慮之後，

他丟進了一個錢幣就開始撥電話號碼」哈囉，請幫

我找愛里。瑪丁說話。」勞拉慢慢走過去揀起她丈

夫丟進火爐的那本撕成兩半的書。當她突然聽到大

廳裡湯姆的聲音的時候，她正在輕輕揉平它。她忍

不住要聽他講些什麼。她像一座石膏像一樣靜靜地

站在那裡。她的驚奇和關切流露在她的臉上」哈囉

愛里？這是湯姆李……湯姆李。我常常都和我的同

房同學埃爾，湯卜遜到你們店裡喝蘇打水……是，

有幾個傢伙喜歡這樣叫我……好吧，我跟妳講，我

奇怪如果……妳知道，星期六晚上我不去跳舞。妳

有沒有事情？是啦，我想這正是難得的機會來找妳

玩……我可不可以是在星期六晚上，等妳下班以後來

勞拉：爲什麼你總是生氣我關心這孩子？

貝爾：我沒有生氣。

勞拉：你不祇是生氣。你幾乎可以說是妒忌。

貝爾：哦，隨便妳說好了。

勞拉：好吧，那末，爲什麼你對他總是採取一種……一種

報復的態度呢？

貝爾：妳怎麼又講到這上面來了？妒忌！「現在他已取過

了書。走向門口」我下課後就直接從教室上飯廳了

好嗎？

勞拉：當然可以。

貝爾：還有，勞拉，我請妳，請妳……

「他停住。」

勞拉：我會試試看。

貝爾：我知道妳總喜歡「與衆不同」，只是爲了要「與衆

不同」並沒有別的……並且我也是爲了這一點喜歡

妳……但在這個時候，可不能這樣。在別的什麼事

情上表現妳，表現出妳的不羈的氣質吧。

勞拉：在那些不會損害我們的事情上？

貝爾：對了。正是這樣。妳這樣做，我一點都不介意。並

且，勞拉？

勞拉：「嗎？」

貝爾：總是和湯姆在一起……總是讓他一個人來喝茶……

勞拉：怎麼樣？

貝爾：我以爲妳只應該當妳請別的孩子們的時候便道請他

找妳？……我不告訴妳爲什麼，妳猜好了，愛里！

我想不會是沒有事。我剛剛只是想我喜歡看到妳

……妳什麼時候下課？……好吧，九點鐘。」（勞拉

聽到這裡就走進室裡的凹室裡。預備掛上電話）哦，

謝謝妳。

「他在那裡站了一會，輕視自己所做的，換着穿上

茄克，走到書房門口。等了一會，他打開門走進去

。」

勞拉：「從凹室拿了一碟小甜餅出來」

哦，是你。我把你喜歡的東西帶來了。

湯姆：雷諾爾特太太，今天下午我不來用茶了，妳不會見

怪嗎？

勞拉：爲什麼……你不想來……你怎麼啦？

「她關切地，」

湯姆：我沒什麼。

勞拉：那就好。

湯姆：這只是我不想來用茶。

勞拉：恐怕，這正是……喬安今天也不能來。

湯姆：我並不希望她會來。她沒有什麼希奇；只是一個小

孩子。

勞拉：她大概是去看牙齒還是什麼的。

湯姆：她來了也沒有什麼好處。我不去跳舞。

勞拉：哦？

湯姆：舞蹈委員會另外會派人來通知妳的。

勞拉：那麼你預備做什麼呢？
湯姆：我不知道。我自己會照顧自己的。
勞拉：如果你不去，倒讓我省事了。我一定也不去。
湯姆：只因我不去？

勞拉：（努力使他不要到愛里那裏去）你看，湯姆……現在既然我們兩個都不去，為什麼你吃過了晚飯不上這兒來呢？這是週末。我們可以聽聽唱片，玩玩撲克牌，或者光是聊聊天也好。

湯姆：我……我想妳還是別等我。

勞拉：我要等你。

湯姆：不，真的不要。我不願說謊話……我……我……我可能有另外的約會。

勞拉：？

湯姆：請妳了解這一點：我想去。我非常想去……雖然……

勞拉：好吧，我不管你不來，我只是在這裡等你好了。
（勞拉伸出手）我希望你等一會會覺得舒服一點。

湯姆：（躊躇地接過她的手）

謝謝。

勞拉：等會或者你會改變你的計劃。

（湯姆望著她，心裡願如她所說；但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當燈光轉暗時，他跑出客廳。勞拉站在門口。）

勞拉：不，謝謝。

麗蓮：如果妳去，我可以保證，整個晚上，哈萊都會陪著妳跳舞，妳不會受到冷落的。（勞拉搖搖她的頭，不。）

只有妳一個能够和他跳那些迷人的步子。

勞拉：妳真會說，但我不想去。

麗蓮：（對著鏡子）

妳會不會覺得這領子太低一點？

勞拉：我覺得妳看起來很可愛。

麗蓮：哈萊說，這領子會引得所有的小娃娃們都發瘋的。

勞拉：我不認為這樣。

麗蓮：好吧，妳知道這不是過譽。

勞拉：我的意思是說他們都會欣賞它，但至於總會引得他們發瘋……

麗蓮：到底，我不能不給他們一點報酬呀，爲了酬謝他們只爲了禮貌的緣故，不得不陪著我跳舞。

勞拉：我敢這樣說，他們陪妳跳舞，不只是爲了禮貌上不得不如此，麗蓮。我看到妳跳過好幾次舞了。

麗蓮：這不是因爲這個……（指著她自己的胸部）而是我和他們聊天的技術高明。我說不出多喜歡和他們談話，譬如說，他們是從那裏來的啦，他們從那裏學會了跳舞……等等。

勞拉：「大笑」

麗蓮：妳會迷失在這學校裡的。妳到那裡，就使那

第二場

時間：星期六晚上八點四十五分。

在書房的火爐裡微火正熊熊地燃燒着。暮起時，城裡的鐘正敲着三刻。勞拉坐在她椅內發着咖啡。書房的門微開着。她是等著湯姆。她穿著一件非常動人的常服，戴了一朵花。湯姆在他的房裡聽到鐘聲。他正在修面。他把修面藥水倒在臉上。他的臉色緊張，神經質地。這準備工作並無樂趣可言。一時間，他轉身離開房間，臨走時解下了皮帶。

過了一會以後，麗蓮走到書房門口，敲了敲就進去。

勞拉：勞拉？

麗蓮：哦，麗蓮。

勞拉：（站在門口，頭上套着雨衣。她穿一件露胸的晚禮服，非常合身好看）

妳還沒有打扮好。妳不打扮一下去跳舞嗎？

勞拉：（仍坐在椅內）

我不去。我想我已經跟妳說過。

麗蓮：（放下雨衣，馬上走到門旁的鏡子邊去照鏡子）

哦，爲了上帝的緣故，爲什麼不去，只是因爲貝爾帶着他的那批討厭的小傢伙爬山了？

勞拉：是……

麗蓮：和我們一起去吧。天老是下雨，所以哈萊要開汽車來送我們去。

裡顯得更光彩。

麗蓮：任怎樣我也不想離開這兒。在別的地方，一個女孩子怎麼能一年中享有三百個無害的賣弄風情的機會？

勞拉：我常常奇怪，如果三百個中間有二個企圖比，好吧，比什麼無害的賣弄風情更進一步的話，妳將怎樣對付？

麗蓮：我就換他……揍這個小豬獠。（她大笑起來，一面顧影自憐）哈萊說，我只要稍爲不小心一點點，我

看上去就跟愛里·瑪丁一樣了，妳一定看到過愛里。

勞拉：今天下午我第一次看到她。

麗蓮：真的？第一次？

勞拉：是的。我到她做事的那個店裡去了……那個蘇打店……

麗蓮：妳！

勞拉：是的……呃……爲了買一包香煙。（過了一會，微帶懷傷地）她甚至說不上漂亮，她漂亮嗎？妳說。

麗蓮：（勞拉懷傷的聲調使她從顧影自憐中轉過身來）好了，親愛的，這用不到這樣悲傷。她漂亮不漂亮干妳什麼事？

勞拉：我不知道。這只是好像……他們是太年輕了。

麗蓮：如果他們愚蠢到想上愛里，瑪丁那兒去，那他們真是罪有應得。無論如何，勞拉，那些孩子們講愛里的閒話講得比誰都更多。他們清楚得很。所以，別爲他們擔心。



莉克哈

R. Prawer Jhabvala 著

儀 譯

勞拉：「爲湯姆在火爐邊預備了一張椅子，注意到麗蓮在搔首弄姿」妳看起來真可愛，麗蓮。

麗蓮：我還是把舞蹈委員會會送我的那件胸衣穿上的好。到底……就是這裡。她指著那領口的最低處。我去穿上它。對了，叫哈萊來幫我穿。妳知道，這正像是國殤紀念日人們在內戰紀念品上放的裝飾品一樣。這是不可少的。

勞拉：對。我看也是穿上的好。

麗蓮：「指著勞拉戴的那朵花」

勞拉：呃……我爲我自己買的。

麗蓮：哦，是這樣。

勞拉：我在花店的櫥窗裡看到了，這是最喜歡的一種花。

麗蓮：好吧，哈萊一定在那裡等我幫他打那個鸚鵡領帶。「向門走去」我們回來的時候妳會不會已經睡了？

勞拉：「把雨衣遞給她」可能還沒有。

麗蓮：如果這裡燈還亮著，我要溜進來告訴妳我曾經摸過多少個小傢伙……好，晚安。

「她走了。勞拉站在關上的門邊，直等聽到外門關上了。於是她把門打開一點兒。她握著她的咖啡杯站在火爐前諦聽。」

湯姆：「當麗蓮出去的時候，他回到他的房內，穿上一套

深藍色的衣服。他站在那裡思索了一會，接著從枕頭底下取出一瓶約一品脫重的威士忌，匆促地呷了一大口。這使他想吐，然後把軟木塞蓋上，仍把它放回原處。

基督，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

「他走到壁櫥邊拉出一件雨衣，轉身熄了房間裡的燈，就走出去。一忽兒以後，他出現在樓梯上。他看到勞拉的門半開著，所以當他穿上雨衣後，便蹣手蹣足地溜出去。」

——未完待續——

「老阿摩斯愈來愈老糊塗了。他對我說有一天晚上他醒了過來，坐在床上想他還有點什麼事沒有做。」

「他想起來了沒有？」

「他想起來了，說他應該早點兒睡覺。」

有一天早晨，一位主婦正在洗滌早食的盤碟時，她聽見有拍門的聲音。她以爲這是她那最小的孩子從外面玩耍回來，她便喊道：「我在這裡，親愛的，我在等你呢。」

半響沒有回答。然後有一個顯得非常困惑的男人聲音說道：「太太，我想你得明白，我並不是經常來送牛奶的那個人。」

我們這部門——是說我丈夫服務的這一部門的主任長官，是一個喪了妻子多年的獨身漢，但是三年以前，當他到孟買渡過一年一度的假期，回到德里來之後，他結了婚，我們全都大爲驚奇，我們本來想著他獨自住在他的官邸很快樂的；他住著那麼好的房子，有一個很好的僕人，那還是我親自爲他選的，還有，當然囉，我們這些太太們都是盡力設法使他舒適，我們常常送些特製的菜肴給他，常常爲他安排些小小的晚宴，我們是快樂的一羣——他和他的下屬們和我們的太太們——我們全體存著一種親密的友誼感，當然，有時我們之中也有不和的時候，譬如說，我就常常不高興與賴亞太太，因爲她爲了要得主任的青睞常常做得太過份，她請他到她家裡次數請得太多了，他害黃膽病的時候，她一天要去看他兩次，我不喜歡一個女人做得這樣太過火，我真誠地相信主任是喜歡我，並且賞識每一件我能爲他做的小事，因爲他知道我並不是爲了他是我丈夫的上司——我不是那種做事只爲自己利益著想的人，不過我怕賴亞太太倒是有這一點——只是因爲我是真正的喜歡他並且尊重他的美德。

當我們聽到他結了婚，我們全都知道情形要不同了，但是我們希望和他的友誼關係能夠繼續下去，實在，我們都非常渴望見一見他的新娘子，最後，我們被邀請赴宴，我得承認，我那時相當緊張，她會不會喜歡我呢？假如你丈夫的上司的太太不喜歡你，情形可能很尷尬，我們在途中車上，我丈夫從他的眼角斜視我一眼，說道「我看你今天爲了要去會見她，打扮得很不壞。」

這使我有點煩惱，所以我說，「我不曉得你是什麼意思，當然囉，有人請我吃飯我總得儘量讓我看來不討厭。」他沒有說什麼，過一會兒我繼續道，「你不用以爲我爲了她就不知所措，假如她喜

歡我，很好，我會很快樂，但是如果她想我怎辦卑躬屈膝的話，抱歉——我怕我的自尊心太高了。」

但是我一見了莉克哈，我立刻知道全然無碍了，她青年青——大約二十歲——但並不真正美麗。只有她的眼睛很好看，並且非常大，她緊張得可怕，當我看清了之後，我自己就不再緊張了，我對她說，「我們都很盼望來看你，」以一種和善而親切的語調，她吃吃地笑着（她的聲音顫抖，幾乎令人以為她同時在哭）說道，「哦，謝謝你！」她咬著嘴唇，然後又是那抑壓住的吃吃笑聲，然後她又非常嚴肅起來。

賴亞太太這時已經坐在靠椅上，手裡拿了杯鳳梨汁，向我說道，「想想看吧，她在孟買和我的表妹同學哩！」

「哦，」我說。

「他們是同班，這不是巧合嗎？」她得意地說，「我們已經談得很多了！」

莉克哈有好一會兒沒有說話，然後突然說道，還是和以前一樣顫抖着，「是的，不是嗎？不是巧合嗎？」但是當她這樣說的時候，她好像在想著完全不同的事，她的眼睛迷了途似地看著屋內，看來她是六神無主而極不快樂，我對此是經驗豐富的，一定是晚餐有什麼不對，可憐的小東西，我想，我很同情她的沒有經驗，而不喜歡看賴亞太太那樣已經毫不在乎的樣子了，當她走到另一間房去時，我跟着她，說道，「我可以幫忙嗎？」

「謝謝你，不，」她說，「請舒適地和別人就在一起」

「是的，」她說，很慢地，然後，又很高興地，不過看來像是做出來的，加上道，「是的，我確信他一定是的，」那時他們大約結婚了五個月。

以後，莉克哈和我每星期總要見幾次面，我是她唯一出來看望的人；我想她在德里也不認識別的任何人，她從不去看別的官員們的太太，雖然我知道賴亞太太是竭力想同她做朋友，但是莉克哈從一開始就不喜歡她，「她像她的表妹，」她向我解釋。

「怎樣呢，她表妹有什麼不對嗎？」我問道。

莉克哈掉轉開，說道，「請不要談她吧，」她的嘴唇緊閉起來。

「怎麼了，」我問道，「她對你做過什麼嗎？」

「並不是她對我做什麼，只是她就是那種人，」突然，她面向着我，她的大眼睛閃着光亮，「我恨那種樣的人！」她叫道。「一個冷心腸的人。」我可以看到她確實是充滿憎恨，這簡直使我吃驚，我是不贊成賴亞太太的性情的，但是我當然並不恨她，恨人是不好的，但是一會兒之後，莉克哈的面孔又是她經常那樣甜蜜，孩子氣樣的了，她靠近我，將她的面頰在我的面頰上擦，「我告訴過你我們不該談論她，」她說，「你我同這類人有什麼關係呢？你有着如此可愛溫柔的性情，我真高興你是我的朋友。」

當我和莉克哈逐漸熟悉之後，最使我煩惱的是她不留心她的居屋，賴亞太太和我以及所有別的太太們都是以把家庭佈置得整潔美好，以爲極大的榮耀，我們懸掛鐵邊的

吧，「但是後來她抬頭看一下我的面孔，突然把頭倒在我的肩上升起來，我溫和地拍拍她。」

「哦，我不知道怎樣做！」她笑道，擦拭她的眼睛，「晚餐的東西全沒有備好，真可怕啊！叫人家吃什麼呢？」我沒有再說一句話，走到廚房裏，我立刻知道她用的是什麼樣的廚子了，但是我不要了好久就使我知道她不是任他胡鬧的人，所以他儘量趕快，在我的指揮下晚餐很快的做成了，這並不是一餐上好的晚餐，但是至少總算上桌了，而賴亞太太都已入座用膳。

這就是爲什麼一開始我就成了莉克哈最要好的朋友，第二天她就來看我，坐在我的客廳裡喝咖啡和我自家做的餅干，並且談了又談，我從來沒有聽到別的人像她那樣的談話，她告訴我一切她的事情，她的父親和她的家，她告訴我她愛印度古典音樂和舞蹈，她喜歡散步得很晚，夜晚在孟買的海濱散步，有時她是如何快樂而有時又極不快樂得簡直不想活下去，「從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就一直是這樣子，」她說。

「但是你仍然是個孩子啊，」我說，微笑着。

「哦，不是了，」她說：「你不知道我內心是如何真誠啊。」她嘆口氣，吃一塊餅干，當然，她很可愛，但是我總不禁感到她很適合於做主任的妻子，後來她告訴我她第一次喜歡她丈夫是因爲他是那麼真誠。

「他是一個很好的政府官員，」我告訴她。

窗簾，油漆自己的花瓶，做繡花的椅墊和桌布，當然，我也想幫助莉克哈把她的家庭佈置美好，起初，她非常熱心，我們一道去買窗簾布，但是後來她沒有興趣了，就做得懶得做，最後，我帶了我自己的裁縫來把窗簾做好，我自爲她掛上，莉克哈對我很感激，一直在說多好看啊，但是她却從沒有再把她取下來洗過，窗簾只是掛在那兒，蓋滿了灰塵，還有一處掉了一個圈子。

真正困難的是，她不講時髦，她簡直就不了解現今印度的風尚，當然，我們都是以印度人而自豪，但是我們還是認爲有些事我們是可以向西方人學習的，譬如說，西式的房屋住起來確是比我們的好，但是莉克哈却守着古老的印度方式，當她一個人的時候，她從不好好的坐下在桌上吃飯，總是蹲在地板上，食物用銅盤子盛着，然後用手抓來吃，這也許是傳統的印度方式，但是我的意見是人人都學習西方人吃飯的方式要好得多，我也不喜歡莉克哈老是在她的房子裡燃香；那種氣味使我聯想到會裡的醜陋店舖。她並不像是教徒，我從未見到她去廟堂，但是她常常慶賀些節日，春節時她只穿件黃衣服，就像個鄉農一樣，有一次逢到日蝕，她甚至和羣衆一起到佳木納去沐浴，有些我們的習俗，是很美麗的，譬如在節日掛上些小燈籠，我們就常常這樣，因爲孩子們高興，但是沒有那一個現代人會像莉克哈那樣慶祝那麼多節日，而且，好像印度教的節日還不夠似的，她還要慶祝些回教節日，有時她在回教節日送些煮好的羊肉到我們家，她說，「哦，你知道，我是太愛

這些節日了，所以不管它是印度教或是回教的都沒有關係，而且，無論如何，我們全都有些回教血統的，所以我們保留他們的節日是理所當然的，」她唯一不慶祝的節日是聖誕節。我以為聖誕節是一個很好的節日，我們總是吃一頓火雞和梅子布丁的晚餐，所有我們的朋友們也是如此，但是莉克哈說她不喜歡聖誕節，因為它沒有宗教性，只是社交性的而且只是為英國人的，我告訴她這話正巧相反，聖誕節是非常宗教性，因為耶穌在那一天誕生，她說是的，她愛耶穌基督，但是她不愛基督徒和他們的聖誕節。像這樣的人你對她又有什麼辦法呢？

我很驚奇主任竟然准許她保留這些習俗，他自己的行為一向是合乎他的身份的，人們會以為他絕不會准許他妻子做出合乎上流社會和高等位置身份的事，但是很明顯地，他並不反對，隨地高興，做什麼都可以，我想他已經逐漸變得溺愛莉克哈了，我可以覺察出他的變化，在他的臉上有一種以前沒有的——我不知道怎樣說法也許是滿足，或許就是快樂。

莉克哈對於我們舉行的一些小小的晚宴，不能感到樂趣，她有時到賴亞太太家裡或者考爾太太或者別的太太們家裡晚餐，但是十分明顯地她毫無樂趣，她不參加談話，只是低頭靜坐在那兒，玩弄她的手鐲，後來有一天賴亞太太請客，主任在下午打電話給她，說他太太不舒服，所以他們不能來了，第二天早晨我就去看她，但是當我問她是怎麼回事時，她高聲大笑，「只是賴亞太太晚宴的事而已」。

但是他却十分溺愛他，當這兩兄弟談話時，我絕望地想，高雲德怎麼能適合我的晚宴，他極不宜於會見主任和別的官員的，他們都是政府重要的公僕，甚至他的衣着也不適宜，別人全都穿晚禮服，但是他穿的他平常的服裝，頭髮長，給人一種不尊敬的外表。

但是結果我一點也不用煩心，高雲德如果願意，他是知道怎樣做的，那天晚上，他表現得很好，他對官方的事情發生興趣，提出些十分明智的問題，主任明瞭而確實地回答他，他對女人們非常文雅而感趣，實在，我立刻看到，當他為賴亞太太端上果汁和菓子，又為她尋到她放錯了地方的手提包時，她顯得十分得意，之後，上點心時，我注意到高雲德在生動地和莉克哈談話，他坐在她座椅的把手上，端着她的銀子，一隻腳在搖擺，她則抬頭看着他。如果莉克哈不是主任太太的話，我真要感到狼狽了，她穿了一件棕黃色的棉布印度裝——在宴會上穿棉布！——像平常一樣，沒有襟口紅，手掌和腳掌均用指甲花染成光亮的橘黃色，我以為實在是一種醜陋的習慣，雖然這也許是古老的印度傳統習俗，她的大眼睛顯得更大了，因為她在眼下的塗了黑線，她和高雲德好像有很多話要談似的，我聽說他們倒是非常適合——兩人的外表都是那樣古怪而和我們其餘的人都是那樣不相同，他們看起來就像是印度神話裡的一對——那些在日曆上或是歷史電影上看到的那樣。

在我舉行宴會的第二天，我的大孩子茜特出疹子，以

。她說，「不，這些晚宴我受夠了，我已經盡了我的責任。」

「莉克哈，你是說你不再參加我們的晚宴了嗎？」我說我非常震驚，因為下星期我要請一次客。

「我到你家來的，」她說，「但是不到別人家去了。我為什麼應該坐在那裡，無聊得要死，聽別人講些愚蠢的事呢？我寧可坐在家裡想我自己的愚蠢的事。」

在我自己請客晚宴之前，我總是感到緊張，所以你可以想像，在客人要來的前半個鐘點，高雲德突然到來，我是多麼的不高興，高雲德是我丈夫的弟弟，但是他一點也不像我丈夫，他是大學畢業的，但是畢業之後他從來就沒有想到要到政府謀個一官半職，也不想找一份正當的職業，他只是整天坐在咖啡館裡，和一些同他一樣的遊手好閒的人在一起泡；有時他玩照相或無線電這一類的事！我也不清楚是什麼，他和很多音樂家，舞蹈家和一些這樣的人物交往，我甚至沒有裝出高興見他的樣子，「我不知道你在德里，」我說。

「我在這裡三星期了，」他說，笑着（他是常常笑的）。

「你現在才來看你哥哥。」

「但是你從來不喜歡看到我啊，」他說，那倒是實話，但是我以為他是不該這樣說的，就在此時，我丈夫來了，他們兩人打了招呼。雖然，我丈夫極不贊成他弟弟所為

後我的第二個男孩也染上了，最後是我的小寶。那時我真是狼狽極了，過了三個星期我才能開家門，頭一天，我有許多事要辦，但是下午我剛走到離莉克哈家不遠的地方，因為我仍然覺得對她負有責任，所以決定去看她，僕人直接領我到他們的客廳，我看到莉克哈坐在地板上，睡在她身旁，頭枕在她膝上的，是高雲德，她在撫着他的頭髮，他們看到我立刻站起來，莉克哈很快的跑到我面前，她極其熱烈地擁抱我，「看到你真快樂，真快樂啊！」確實，我簡直還沒有看到過有人這樣真心地快樂。

我坐下，很正經地說道，「你好嗎，莉克哈？」我感到可怕地震驚，我的心中像梗着一塊冷硬的軍鎗一樣，高雲德又躺下來，兩手支頭，我不想看他，但是我禁不住自己，我看到他在微笑，莉克哈也在微笑，並且大笑，她一直在講話，我心亂如麻，她講話又講得那樣快，所以我究竟在講些什麼，我是連一半也聽不進去，她問我茜特和兩個孩子和我的丈夫，問我們在做些什麼，但是她根本不問回答，看來她一直就不是真的在問這些問題，因為她的聲音裡充滿了別的東西，高雲德什麼話也沒有說，但是有時她所說的話而笑起來，於是她叫道，「不，你不能笑我！對我講不笑我！」但是她也在笑起來了，我告訴她我走了——我扯了個謊，說我和牙醫生約好了要看牙齒——於是走出來，沒有和高雲德說一句話，莉克哈看着我走到門口，又和我擁抱，「我明天來看你，」她說，「我真是有好多話同你講啊！」突然，她吻了一下我的頸子；她的嘴唇

和氣息都非常熱。

當我回家之後，我睡倒在床上，閉起眼睛，但是我無法擺脫當我進去時我看到他們倆的那副景象，和他們之間的笑聲，我之震驚，不僅僅是因為那是莉克哈和高雲德，雖然這事真是遭透了，當我能夠冷靜下來想一想之後，更覺得糟糕，但是看到兩個人像那樣的情形，一男一女！解，並不是他們行為真正怎樣，而是他們之間的那種了解和一些別的事！我無法解釋，那是從他們之中發出來充滿了整個屋子，我現在已經結婚十年的人了，我愛我的丈夫，我們有三個孩子，但是我們之間從來就沒有像我感到的高雲德和莉克哈那天下午的情形，我把頭埋入枕頭下面，開始哭起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哭，但是哭得很傷心。

第二天早晨莉克哈來看我的時候，我已經完全平靜而鎮定了，我沒有把我發現的事告訴我的丈夫，我不想讓他煩惱，他的公事已經夠煩了——還有我覺得告訴他時很難為情，我不知道這些話怎麼講法，所以我決定自己來處理這件事，我要非常嚴肅地和莉克哈談，以一個結婚多年的朋友地位來和她談，向她指出這事是多麼愚蠢，但是當她來了之後，講話的完全是她。她跑進屋子，抱了滿手的玩具給孩子們，「他們好嗎？」她問道，「我的苦特好嗎？」他們來了之後，她抱他們，吻他們——那是她以前從沒有做過的——他們看到玩具大為高興，她真是大大的變了；她變得美麗了，她的動作一向是有點笨拙的，但是現在是輕巧

麼！他和這有什麼關係？」

我為這全然不負責任的情形而驚訝，但是我平靜地說道，「我想你丈夫和這事有極大的關係。」

「沒有，相信我，這是不行的，哦，相信我……」她站起來，用兩手把頭髮理向後面，她的眼睛比前更明亮，我看著她感到困惑，「他為人好而和善，我知道——」她開始道。

「主任在各方面都是個傑出的人，」我嚴肅地打斷她。

「我知道，我知道！」她叫道，「但是為人好而和善是太微小了！那不算什麼，僅僅是為人好而和善，你是不能接觸到別人的靈魂的，以前我等於沒有活，直到他來之前，沒有人能指示出我內在的種種！」

於是我只希望她走開了，但是她不走；她一直談了又談關於她和高雲德，我靜靜地坐著，想不去聽它，但是她却禁不住去聽，她全身有一種熱烈而燃燒的氣氛，像火一樣。

以後，她常常來看我，每次都是一樣，她講話，我得坐著聽些絕不該講的話，她一點也不害羞，她對我說高雲德的美貌和她也學會感到她自己的美貌，我甚至連看她都感到痛苦，以後我就開始躲避她了，我在知道她要來看我的時間出去，我不管到哪裡去，只要不看她聽她講話就好了，多數時候是到賴距太太那兒，我們坐著平靜地正常地說些正常的事情，像孩子們學校的事，蔬菜漲價，好看

而優雅，她把頭髮甩到後面，伸開臂，走上走下——她一刻也不能安靜下來——她的手鐲叮叮作響，她的眼睛異常光亮，她一直在笑。

「我真快樂啊！」她對我說道，「你不知道我是多麼快樂！」現在，我該開始告訴她我該講的話了，但是她不給我時間。「我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和他一樣令人欽佩的人沒有！」她說，我想反駁她，我認識高雲德的時間比她長多了，沒有人比我知道他更清楚！但是她立刻又繼續道，「他是，那樣深沉，那樣偉大！哦，我知道他還沒有做出什麼偉大的事，但是他會的，你等著就會看到！他要震驚全世界！」

假如情形不是那樣嚴重，我會為了高雲德震驚全世界這想頭而大笑，假如他意情地坐在咖啡館裡就會震驚全世界的話，那他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別樣可就不行了。「我覺得認識他是光榮極了，」她說，又耳語地加上一句，「而且被他愛。」

「莉克哈，」我說。

「你不知道他給我的是怎樣的快樂啊，他為我造的是什麼樣的樂園啊，就像是神。」

「莉克哈，」我說，「你清醒著嗎？」

「哦，不，不！我不清醒！我不再有心了——僅僅是身體和靈魂！這兩樣都是他喚醒的，你不會懂的。」

我平靜而嚴肅地說道，「你的丈夫？」

「請不要！」她嚷道，用手堵住耳朵，「你講他做什

的新布等，同賴距太太的這些談話可以使我安慰，然後，只要我一回到家裡，我就又想莉克哈和高雲德了，我覺得非常暴躁，特別對我的丈夫；我有種對他不滿的感覺。

過了些時候，又輪到我來舉行宴會了，當然，我得請主任和莉克哈，客人全到了之後，高雲德走了進來，我知道是誰告訴他來的，但是這麼多人，我毫無辦法，只得裝著很高興見他，並歡迎他加入，他十分自在的微笑着，一點也不狼狽，這是在莉克哈家碰到他之後第一次再看到他，我好奇地看著他，因為我奇怪莉克哈如何能夠發現他美

麗如「神」。但是現在我看到他確是有些地方能夠打動一個如莉克哈那樣易受感動的人，他的膚色有點太黑——謝謝天，我丈夫的膚色潔白得多——相對的，他的強健的牙齒和白色的眼白顯得格外光亮，他有一副強壯的臂膀，因為他總是穿著那薄而透明的衣服，你可以看到他肌肉的活動，他的頭髮實在太長了，但是捲曲得很好，並且油光光的，他的頸子上總是帶一串細金鍊條，他有著某種奇異的氣質，說他像是一頭野獸倒確當些，雖然，也許這樣講是罪過的。我焦心地看著他們倆，但是他們的行為倒很好，我最多也不過叮他們一眼，他們彼此很少談話，莉克哈比她平常宅宴會時活潑得多，這一點我想我應該高興的，主任看到她能得到樂趣，好像很高興，我注意他仍然以一種滿足的神色看著她。

話題轉到一個馳名的南印度舞蹈家的身上，是上星期剛在德里表演過的，由此談起各式各種的舞蹈和代表人物

高雲德明智地談着，在座的客人都深為佩服他對印度古典音樂和舞蹈的知識，我可以聽到賴亞太太對他所講的極為感動，主任也很有趣地聽着，然後，主任突然說道：「你們知道吧，我太太對於舞蹈也是內行哩。」他微笑着帶着一種不贊成而有點得意的態度。

「哦，是嗎？多有趣啊，」高雲德說，他四面看看，就像他不知道誰是主任的太太一樣，真做得出啊！

「啊，那麼她為什麼不為我們跳一下舞呢！」賴亞太太嚷道，拍着手，她一還是喜歡在宴會上很活躍的，現在為了高雲德，她更是特別活躍，於是人人看着莉克哈。

「我跳？」她說，微笑着，她一點也不羞怯或者為難。「那將是我們全體極大的榮幸，」高雲德說。

「是的，不是嗎？」我很快說道，「但是沒有足鈴，也沒有音樂，真可惜！」

「她不能借西特的足鈴嗎？」高雲德提議，「你有一隻鼓的，不是嗎？」

「我們還等什麼呢？」賴亞太太嚷道。

我看着主任，我確定他不會准許的，但是他微笑着摸着他的下頷說道，「唔，政府常說我們應當保持並且發揚我們的文化傳統……」

我希望西特的足鈴太小，但是當然並不如此；她的四肢是瘦削脆弱得和小孩一樣，高雲德坐在地板上鼓旁邊，開始用他的手指敲起來，莉克哈跳舞時，他唱道：

「哦，把我的愛人帶來吧！」

到他的笛聲，即令他不在他身旁？唔，我也是這樣，我可以感到他的吹奏，就像在我心裡一樣，」她曾經告訴他寫信給她寄到我這裡來，「因為我知道你是我的朋友，」她對我解釋，但是從來就沒有信來過，每天她來到這裡帶着一種戰戰兢兢的盼望神色，但是每天都是空等，一個多星期之後，我可以看出，在她微笑的掩蓋下，失望與痛苦的神色越來越清楚地顯在她臉上了，「他是無須寫信的，」有一次她解釋道，「他知道我們是多麼近啊，即令我們是分開的，」我想她是每天寫信給他的。

日子過去了，莉克哈不是那樣常來了，她來的時候，也不是那樣多話，她靜靜地坐在我的客廳裡，玩弄她的手鐲，她瘦了，嘴唇也變得灰白，這情形變得很難想像我以前怎麼會想到她是美麗的，現在大部份是我在講話了，但是她好像對我講的從來沒有發生過興趣，我不能不想着莉克哈是個相當蠢的女孩子。但還是一樣，我又開始覺得要照顧她，要喜歡她，和我剛開始認識她時一樣。

後來，她有整整一個星期沒有來看我，我却為她放心了，於是一天早晨，我去看她，我看到她坐在客廳地板上，兩手抱膝，雖然那時已經十一點多了，她還沒有梳洗過，她的頭髮披散在肩上，顯得一副不整潔的樣子，屋子裡一股陳腐的焚香氣味，我立刻看出已經是好幾天沒有打掃過了，我進來的時候，她沒有移動，甚至都沒有笑一下。

「哦，莉克哈！」我高聲叫道，我想敲起她的興趣來

我和他一同在絢爛鮮花的月光下，將如何地快樂。哦，我的美麗的朋友啊！我為愛人而憔悴。

來吧，哦，朋友！你為何這樣使我心碎：

讓我的愛人回來，讓我們在花下共舞，何必遲延！」

她確實是個出色的舞蹈者，她的手勢，她的微笑，她的眼睛與嘴唇在說，她頓足響起足鈴的響聲：「來吧，朋友！」

高雲德則把頭仰後而唱，你可以看到他喉嚨的顫動，他的棕色長手指在鼓上跳舞，他全身搖擺，他微笑着，顯出發光的牙齒和明亮的眼眸，「像個神，」莉克哈曾經這樣說他，而現在她則拿跳舞來崇拜他，賴亞太太

雙手抱在前面，一臉為之神移的微笑，主任也帶點微笑，看來頗為得意。當我看着主任時，我想他是多麼良善！多麼真誠，多麼情深，又多麼愚蠢！

一星期之後高雲德到孟買去了！我想是一些關於照相的事，他走了之後，莉克哈就每天來看我，假如我出去了！我常常這樣，她就坐着等我，我一回來，她就開始談她自己和高雲德，他之不在似乎一點沒有令她憂愁，「你看，他沒有離我走開，」她告訴我，「他同我在此地，」她雙手放在胸前，做出那種熱情的姿態，我不得不看着地板，「他一直同我在一起，一直是，」又一天，她說，「你記得訖里史那離開蕾哈的事嗎？她是如何地想着總是離

還有，我在早晨沐浴，家事吩咐完了之後，我感到清新而踊躍，但是莉克哈僅僅以她憂愁的大眼睛看着我，舉起一隻手來理開前額的一束頭髮，我想搖她大叫，「來吧，莉克哈！起來做事！」我想打開所有的窗戶，叫僕人來好好的把屋裡擦洗一下，然後拿鮮花來放在壁爐上，用乾淨擦過的桌布來鋪在桌上，但是我認清我最先的責任是和莉克哈好好的談一下，所以我就在她身後的長椅上坐下，我的手親切地放在她的肩上。

我不知我是如何開始的了，但是話就像是自己湧出來的——這些話都是我好幾個星期來就想講的，但是她從來就不給我機會講，首先，我同她說她的丈夫！他是一個多麼誠正，良善，正直的人，做他的妻子是應該怎樣的克盡職責，後來，我再告訴他高雲德是怎樣一個毫無價值的無賴，我以一種非常知心的，女性的方式向她解釋，他是怎樣的那種可以使得一個不知道他底細和他的交遊的年青女人發生好感，我甚至給她一點暗示關於我聽到他在孟買和某一類女人的謠傳，我講了很久，她靜靜地坐着，低着頭，唯一的動作是她聳了一下我的手放着她的那隻肩膀，我想也許她覺得熱！那天早晨相當悶——所以我就把手放下，我走時她也沒有送我，這一天我覺得高興而滿足，因為我知道我已經盡了責任了，晚上我對我丈夫帶我去看了一場電影。

第二天我打電話給她，僕人說她出去了；第三天還是一樣，第四天也是一樣，我有點驚奇，所以我到她家去看她，當我進門之後，我看到她坐在走廊上，但是她立刻起



我參加了拍電影

Tom Berkley 著
閒 筆 譯

「高中畢業資格，有公務員服務經驗，並有奮鬥與進取心者可以應徵……錄取之優秀人員週薪二十磅……」

這是我看到的一則廣告，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於是，我穿上了我最好的那套衣服。

當我跨出電梯之後，我看到一大堆漂亮的姑娘們擠在走廊裡。總數不下三四十名，年紀約摸都在十九到二十三之間，並且一個長得比一個

長頭髮和身體上飄出來的芬芳香氣陣陣襲來使我陶醉，我既害羞又快樂地往前移動，終於如入無人

身進去了，我以為她沒有看見我，就準備跟她去，但是僕人跑來高聲叫道：「夫人出去！」

我才知道莉克哈不再希望見我了，我回家坐在寢室裡哭了起來，但是我沒有哭，好久，因為我知道我在各方面都做得很對，如果莉克哈是個有理性的人，她會了解而且應該感謝我的，莉克哈這種態度不是我的過錯，我只是盡我的責任。

不久以後，有一天早晨，我買完了東西，比平常早一點，所以剛好有一點時間到賴亞太太那裡去談話，也許喝一杯咖啡。雖然，她的咖啡從來不會是太好的。我走到走廊，正預備從開著的玻璃門到客廳去，我聽到一個聲音在說：「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有時我是那樣快樂，那樣的快樂！而有時我又那樣悲哀，真得簡直不想活下去，那樣靜靜地站住了，然後我從門口溜進去，是了，是莉克哈，她坐在賴亞太太客廳的地毯上，一面嚼着家製的餅干，我想走開，但是不幸給賴亞太太看到了，她喊起來，「哈囉，來呀，真想不到啊！」

莉克哈立刻站起身來說道：「我得走了，」她掉轉頭在玩弄她的手鐲。

「這樣快嗎？」賴亞太太說，她以手臂圍着莉克哈的肩膀一道走到門口，我聽到她們在外門低聲講話，然後我想她們互相吻別了。

「可憐的莉克哈！」賴亞太太說，走回客廳，帶着滿臉高興的微笑，「她是這樣一個羞怯的小東西啊，只要有人來，她立刻就走開了，來一杯咖啡？」她倒了咖啡，然後坐到長椅上，一面在攪拌手裡的糖，「是的，」她說

，「莉克哈在別人面前非常羞怯，但是當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她坐在這裡一談就是幾個鐘點，她告訴我一切的事，一切的事，」她又說，攪着糖，她的神色是有極極大的秘密似的，我也攪着糖，過了一會兒，她向我靠近，繼續以一種低聲的聲調說：「你知道，我會經和一個藝術家有過一段極動人的戀愛，」我低頭看着她的咖啡杯子，「他們真是不愛命地戀愛着，」賴亞太太繼續道，她的眼睛發光，「但是莉克哈遺走」他，因為主任的緣故，她說她不能做出任何傷害主任的事，多善良啊，」她以一種充滿感情的聲調說，「多高貴啊，」我發着咖啡，正如我想的，是一種次等貨。

現在我唯一看到莉克哈的時候，是在賴亞太太的宴會上，她不參加任何別人的宴會，就是在賴亞太太那裡，她也只是坐着玩弄她的手鐲，她從來不多看我一眼，賴亞太太曾經私下告訴我，說她不喜歡我是因為我是一個冷心腸的人，我想她這樣講未免太不公平，太下友善，尤是我曾經做過她那樣好的朋友，但是最令我痛心的是因為莉克哈對我的這種態度，使我們和主任不再有任何社交的關係，我知道結果不會有什麼區別，因為他是那樣一個公正不偏的人，他不會讓私人間的事情牽涉到公務上去的，但是我很難過，能和他有接觸，因為我一還是真誠地喜愛他，他們是那樣一個善良的人，我常常禁不住要想，可惜主任沒有能娶一位可以對他的公務多幫忙的妻子，實在，做一個主任太太是賦有許多難處的，如果我的丈夫做到這樣高的位置，我是絕不會像莉克哈那樣規避難處的。

譯自 The New Yorker 九月號

之境地擠到了那扇開着的門口——其實這兒不是我要去的那間辦事處，連幾層樓我都搞錯了，不過我那時却並沒有發覺——一隻多毛的手指從房間裡伸出來，越過兩個金黃頭髮和紅頭髮的頭，手指蓋一點兒就碰上了我的鼻尖。

「進來，」手指的主人吼着，「我可以幫你。」

「請讓讓路，對不起！」我一邊高喊着，後面有好些柔軟的手把我直往前推，擠過了金黃頭髮和紅頭髮。

「我可以幫你，」那隻討厭手指的主人重複了一遍，然後把我拉進辦公室。他是一個身材矮胖，鬍子刮得很乾淨的猶太人，大約三十歲光景，面帶笑容，眼睛却一閃一閃地直在打主意。

我現在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了，因為他的名字漆在門上「影片經理」這幾個字的下面。

「這套衣服不錯！」他喃喃地自言自語，一面把我的衣服好好地估了一番。「你有好的便服嗎？」他微笑着問。

「有，」我也露了牙齒笑了一下。

「跟這套一樣好？」

「是的——同一個裁縫的出品。」

「可有燕尾服？」

「有。」

「那兩套衣服都很好嗎？」

「差不多是新的；我很少穿。」

「好極了！」他轉過身來對一位坐在角上一張寫字桌

的東西。

「找誰嗎？」他注意到我的狼狽神態後問道。

「噢，我可不清楚找誰，不過我想我總得去向某一個

人報到。我是「星光夜」片子裡的演員之一。」

他猛然大笑起來，「老大！你是演員？」

我覺得怒氣上升。

我怎麼知道拍電影的演員們通常自稱為「藝術家」，可是在他服務片場三十年的經驗裡，除掉用於諷刺以外，從來沒有人用「演員」這名字的。於是他扭過頭去！

「哈，老沙！」他對另一個工人喊着。「我們這裡有一位「演員了！」他談到那一部份去？」

可是兩個工人忙得來不及回答。穿粗棉布的那傢伙便轉過來對我說。

「先生，你知道是在那一部份工作嗎？」這次他倒是用最客氣的口氣問着。

不過我却氣憤得不想回答，我懷着一肚子怒氣地看着另一個在雨衣裡面穿着一身夜禮服的男人，他剛從門口進來。

「你也在「星光夜」一片裡工作嗎？」我用自己的脾氣所能容忍的最客氣的語調問着。

「是的，老孩子。」他回答着。

「噢，那好極了！」我微笑着。「我也是的。你知道我們該往那裡去報到嗎？」

「沒有報到的地方，老頭子。我們只要待在化裝室等

旁的金髮猶太姑娘說：

「露貝，立刻給他登記。宇宙影片公司，明天早晨八點鐘報到，老孩子，你不要遲到；他們從九點起就開始拍片。」他用手拍我的背，然後轉身向門口說道：「女孩子們，現在我不再用人了。今天結束了。」

露貝寫了一張便條交給我。在這上面她把我的原名「哈萊，葛羅脫」隨便寫上一個「巴萊·福斯脫」，於是福斯脫先生就這樣突然地降臨了人間，不過這有什麼關係呢？

嚇——星期一幾尼（註：一幾尼約合美金五元）。我大為滿意。我雖然從來沒有當過什麼演員，可是一起頭就真不壞。可惜我還不知道宇宙影片公司在那裡呢。再仔細聽一下究竟是不是八幾尼還是三幾尼——因為女書記的這一手字實在寫得不高明——我忽然注意到上面還有幾個印好的字「每天薪水」。

每天薪水……？一定不會！可是事實却明瞭如此！

第二天早晨我在橡樹街某處的兩層大門裡找到了宇宙影片公司。這是一座外觀靜靜的大廈，跟一般發電所一樣難看。

我尾隨着一批姑娘們進入大門，我發覺所有排在我前面的男人都看不見了；同時那些姑娘們也都迅速地消失在通往她自己工作地點的不同門口。一個穿了一套租棉布衣服的老工人搖搖擺擺地走過來，手上捧着一個像是探照燈般

他們來喊就是了。你從前在片場裡做過事嗎？」

看來我得說老實話。

「老實說，這是第一次。」我喃喃地說，心裡想還不如承認的好。

他引導我踏進一所高大的房子。跨上幾步樓梯，然後走上一條排列着一間間化妝室的通道。我們推開了遠處頭上的那一間。

「我們就等在這裡好，」他說着走了進去。「我們可以自己挑選一間最合適的。你要知道他們最恨這邊頭上的這幾間，我猜想也許是嫌太遠了一點。」

他把雨衣掛在鉤子上，然後抽出一疊紙牌，耐心地在桌上玩了起來。

這是一張長桌子，長度跟房間一樣，中間放着一列兩面都有鏡面的鏡子，所以桌子的兩面都可以使用，我坐下來把身子靠在牆上，糊裡糊塗的就睡著了。

我一直睡到一點鐘，有人進來了大聲地喊着，把我驚醒。

「中晝休息時間到了。」他說：「準兩點半回來！中午休息時間到了，準兩點半回來！」

我那同伴還在那兒安安靜靜地玩紙牌，這時腳下紙牌擱出門去。從每一間化裝室裡傳來的腳步聲宛如雷鳴，一直連接到樓下。

我參加了這行列，我發覺我自己被湧到樓下，出了大門，看到一大群嘈雜擁擠的男女，穿著夜禮服，通過日光

普照下的天井，走出寬闊的大門，到了馬路上。
幾百碼之外有家小飯館。對我很合適，我一進入酒吧間，渾身輕鬆高興得像個年青人，幾杯啤酒下肚，一身倦意早已拋向九霄雲外。

下午跟上午同樣度過，不同的就是我那同伴跟我交換了以往的生活歷史。他的歷史並不很有趣。只不過是多了一串影片的片名罷了。

一直等到六點鐘，我們兩人誰也不會做過一件工作，就是那些跟我們同車從倫敦來的三四百人誰也沒有做過什麼事。

六點過五分，走道上又有人在喊了，「時間到了，孩子們，明天同一時間！」

「來吧，去拿你的薪水！」我那同伴說着衝出了房門。

第二天我還是在毫無事情可做中消磨過去了，但是第三天可就不一样了。片場裡似乎顯得很忙碌，這是我們一到那裡就覺得出來的。我那老搭檔甚至省却了掏出紙牌來的麻煩。他脫掉雨衣之後，就逛到附設的小吃店裡去喝一杯茶。

當我在懸掛我的夜禮服之類的東西時，另外一個人進來了。他擲下他的手提袋就開始迅速地更換晚服。當他到達打領結這一階段時，一個精神活潑的年青人，穿著一條褶襠挺括得出奇的褲子，匆匆忙忙地奔進房來，手裡抓著

「啊，沒有什麼？沒有意見。你不是扮警察吧？」

「不，我要穿夜禮服。」

「警察有時也要穿夜禮服的，是嗎？我的意思是說我不知道你可以在這張片子裡演些什麼。」

「噢，真的！」我憤憤地說，覺得他很不服氣。「我的鬍子跟這有什麼關係，它不是很乾淨嗎？」

「算了，算了，小孩子——用不着光火；我只不過想幫助你罷了。你那鬍子跟頭髮不大相配，是嗎？所以我想當它們放映出來以後不知道會成為什麼樣子。」

「噢……」這當然又作別論了。我總希望自己在電影裡很好看。「這是張彩色片？」我問道。

「不：我只在考慮黑白片，假如我是你的話，我得把它染得深一點。」

「啊，真的！我想我是不是應該去請教一下負責化妝的人？」

「不！不要去碰他，小孩子。這傢伙很難講話。他會把整個事情都弄糟的！」

這一點很使我吃驚。我一向總認為電影裡的化妝師十足是個魔術師。

「你帶了化妝道具？」他問道。

「不：我以為在片場裡是用不着的，」我回答着——自以為答得很聰明，我想——因為我認為這樣回答可以使他認為我雖然沒有拍過電影，可也是個內行。

他在皮包裡拿出一管有點像黑色墨水瓶子的東西。

一團小丑的滑稽帽。

「喂，老羅！」他對另一個人說。「你快穿好了？好極了！」然後看看我。「我不認識你。你叫什麼名字？這些是你的衣服嗎？」

「是的」我點點頭。

「好，穿上燕尾服，打上白領帶，好嗎？」

「好。」我笑了一笑。我很開心，終於我有工作做了。

當他離開房間之後，那個新來叫老羅的傢伙回過頭來看我。

「嗨，老兄，」他說：「你的戲名是什麼？」

「巴萊，福斯脫，」我微笑着：「剛才進來的那一位是誰？」

「當然就是那些助理導演中的一位。什麼事？」

「噢，沒什麼。我只不過是奇怪着，為什麼要他費心叫我穿燕尾服打白領帶。」

「因為這是他的工作。我穿燕尾服打黑領帶。」

「唔！」

「我要扮演一名侍者。」

「噢，原來如此！」

「我猜想這是你的第一個片子，是嗎？」

「唔，我傷心地承認着。他笑得很開心。」

「那你的鬍子怎麼辦呢？」我咆哮着說。

「你用這個好了，」他微笑着，丟給我，「只要用一點點就行了。不要多：只用你的手指尖擦一點兒就行。」

「啊，好極了……謝謝你。」我坐在鏡子前面，看着我的鬍子，試着擦一點兒，看起來顯得很黑。

「喂，小孩子，當心——」沒說完老羅就走了。

我擦了一點兒，看上去不壞，所以我又在另一邊鬍子上也擦了一點兒，可是也許擦得太快了，比起那一邊就顯得深一點。當我好不容易把兩邊鬍子弄得均勻以後，我的眉毛就顯得有點兒過度貧血了：不過等我在眉毛上也擦上一點兒之後，我的鬍子又顯得太淡了。

因此我就再在那上面擦一點兒，然後又輪到了眉毛。毫無疑問，效果一定驚人，不過據我自己看來，如果

我是一個正常的受人尊敬的公民，我便不應該成為那個樣子。

我決定把它們統統洗掉再重新來過。於是，我從自己的手提包裡抓起一塊毛巾和肥皂，向盥洗室走去。當然老羅不會想到應該告訴我油脂是應該用油脂去洗掉的。根據所有我的「戲劇經驗」，我應該早就知道的。

當我想用肥皂和水來洗去鬍子和眉毛上的顏色時——從水喉裡放出來的當然是冷水——結果是完全糟透。

其次得考慮的是白領帶，雖然沒有提到襯衫和領子，不過最後的結局還得把上身脫光了重新穿起；這樣一來又整整地費掉了二十分鐘，然後我回到化妝室裡，心平氣和地面對着那光亮的化妝鏡。

不但我的臉，連我臉上所有屬於毛一類的裝飾品，整個兒都變成了死灰色。

這一次我得當心一點兒了。我所謂的「當心」是因為有一個粗嘎的聲音在反覆高聲地喊着：「每個人都到拍片場去！」可是這時候我覺得我的眉毛顏色還是比鬍子深得多。

那個有清洪大聲音的人到房間裡來看了一下。「喂，看老天的面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我把手上的東西擲下來，一個而出。我看到一羣人正消失在過道的那一端，我便跑着追上去，不久我便發現自己已置身拍片場了。

居然進了拍片場！我已經是一名演員了。多麼令人感動！

「喝，我敢說這一定是賭場！」當我驚奇地巡視一週之後，我發表言論了。

「對不起，能請你再說一遍嗎？」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年紀較大的女人問着。

「我只說這佈景是一個賭場。」我微笑着。

「啊！你去過那種地方嗎？」

「是的，去過好多次。這是蒙地卡羅的輪盤賭室。」

「多有趣——」她轉過身來好像要跟他繼續談話，可是突然她用手捫住了嘴，趕緊把眼睛往別處望。

有時是單獨一兩個人，有時是一大夥人，常常轉過來

上面。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名堂。

我就坐在這件東西上面，可是這一隻鐵箱子幾乎是滾動的。我一下子就跳了起來，心裡想這一下我的那條新褲子大概要完蛋了。

我大膽膽子走到佈景的邊上看他們怎麼拍片，過了一個多鐘點以後，我注意到導演和那個叫齊的助手正在盯着我。

「我們現在要用他了。」導演咕噥着說：「除了他以外大概沒有人空下來了。我們可以用他的背影，你說是嗎？」

「也許可以——在遠距離鏡頭上，」齊猶豫地回答着。

「唔，他的頭髮理得很整潔，把他跟公爵夫人安排在那邊舞池入口處的長靠椅上。好嗎？」

齊轉身向我，指著佈景那一端頭上的一張靠椅，椅背向着我們。

「過去坐在那裡，好嗎？」

「好，」我過去坐下，穿過一扇寬闊的門，我凝視着舞廳遠處裝飾着的花，這些花是真的，看起來實在可愛。有一個攝影場的人看見我在贊美它，便跟我搭訕起來，告訴我這些花每天更換一次，價錢可貴得嚇死人。在我看來這簡直是浪費金錢。

「為什麼他們不用假花呢？」我問道：「在這麼遠的距離，誰都看不出的。」

朝我微笑，我只好在想：這些拍電影的人到真和氣！我常常聽人家說他們是一群愛交際好客的，現在一見之下果然名不虛傳。

他們都亂糟糟地站在攝影場的一邊，有三個年青人把他們兩個一組三個一羣的安排在佈景場裡，有些在桌上玩牌，有些在傍觀。等等。這時，另外有一個年青人安排幾對男女在另一面的舞池裡跳起舞來。

「你！高個子有鬍子的。」有人喊到我了，「請你到這裡來好嗎？」

我傲然地向前走去，表示一點也沒有上場忙的窘態。

「好上帝，」當光線投射到我臉上時，助理導演喘了一口氣，「你從那裡鑽出來的？」

然後一位小個子向我們走過來，他大概就是導演。

「來吧，喬，」他說着拖住助理導演的胳膊，「我們快開始吧，孩子，我們已經遲了，讓這個有鬍子的大個兒留在靠攝影機旁邊的位置上好啦。」

「你看清楚他沒有？」齊問道。

「為什麼？那有什麼不對？」導演於是看看我的臉。

「噢，天哪！你從那裡鑽出來的？齊，我們不能用他！」

當他們兩人離開後，有幾個人過來把我攔走，另外找了一個大個兒代替了我的位置，我只好眼眶裡包着一泡眼淚退到後面的那一堆人羣裡去。

在比較黑暗的光線裡我跌跌絆絆地跨過縱橫在地上的電線，走近一具約有十八吋高的鐵箱子，有幾根電線通在這

「我親愛的朋友，」他用一種吃了一驚的口氣說：「這是一張超級巨片呀！」他又指一指掛在門口的一張門簾。

「看這個，也是一等的貨色，」他提了一個可驚的數目——「一碼的價錢。」

我說：「不過在我看來，我總認為用一些比較便宜的貨色，一樣也可以在照相上獲得同樣的效果。」

「小孩子，對這家公司來說，只有最好的東西才是合用的！」

當然不必由我來教導那些拍電影的人如何去經營他們的事業。不過我總認為這是浪費金錢。

這時，一位高大，灰頭髮的太太走過來坐在我身邊，她看起來真像是一位公爵夫人。

「你好？」她跟

我寒暄着，「我是白蘭克太太，是英國電影中唯一稱她自己為太太的『藝術家』；不過每一個人都叫我公爵夫人。」

「你好，公爵夫



人？」我微笑着。「我的名字是巴萊·福斯脫。」
她報我以微笑，開始擦一付長柄眼鏡。喬走過來向我們吩咐：如果攝影場裡的說法則是給我們「業務」。他用手攔在公爵夫人肩上。

「你聽到『開麥拉』聲音以後，便開始講話。你不用着低聲，因為這裡的聲音不會傳過去；你如果愛抽煙也可以照抽，不過只跟我們攝取鏡頭的時候，」
他又對我說。

「你要做的事跟她完全一樣，不過你千萬不要把臉轉過來，不然我們又要重拍一遍了。」

公爵夫人咯咯地笑起來，透過她的眼鏡看着我。

「告訴我，親愛的。誰告訴你在鬍子上抹黑油彩的？」

又是這個！我咒咒着自己。

「在化妝室裡碰到的那混蛋！」我憤憤地說。

「啊！有些人是喜歡這樣的。這不是惡作劇。如果我是你，你想我該怎麼辦？」

「如果你的意思是指擦洗掉，」我回答道：「我已經試過了；不過那兒只有冷水。」

「你不是先抹上些油膏？」

「沒有，幹嗎？」

「我想你一定沒有油膏？」

我搖搖頭，她便從皮包裡拿出一小罐雪花膏來。

「我們中午散場時就擦一些這個，」她微笑着，「先

「我的意思是說，在每一天的工作裡差不多有兩百名藝術家在等候差使，親愛的。」
我想她也許是在吹牛。「那麼你認為我的機會怎麼樣？」我問道。

「嘿，你是合於那一類型的人，等他們看厭了你的臉孔以後，他們會給你一些工作。不過你當然得要有好服裝。」

「噢。」我把這件事又想了一遍，「你拍——我的意思說你在這業務上已經很久了吧？」

「從一開始就有我，親愛的。再不然也是很接近。我本來是演戲的老手，事實我們這一家族就是伶人世家的。」

突然有人在我們身後高聲地喊了起來。「中飯休息！下午兩點到片場！」

一陣狂亂的騷動衝出了攝影場的滑動門。

我趕緊跑上樓去，如法泡製洗我的臉。

「啊，現在行了！」當導演看到我時說道。「我現在可以用你了。過來。」他拉住我的胳膊，帶我到一張輪盤賭的檯子旁。

「坐在這裡。」「開麥拉」響後，分籌碼的人會推一些籌碼給你，懂嗎？你連同放在自己前面的籌碼一齊收起來，統統放在口袋裡。然後從那扇門離開佈景場，你要裝作得意的微笑，好像對你今晚的收穫非常滿意。你明白了嗎？」

塗得均勻的，然後用乾毛巾擦。以後再用水洗。」
「你真是太好了，謝謝你。我希望拍電影的人都跟你一樣的好。」

她畏縮着喘了一口氣。

「親愛的，請你不要再用這種可怕的字眼了。永遠不要再說『拍電影的』，你應該說『在業務上的』。」

「噢！」我含糊地說。我總算學到了一些東西。

因為她待我這樣和氣，所以我把整個故事都告訴了他。

「我可以告訴你幾個名字。」她從一封信上撕下一張空白的紙，用鉛筆在上面寫了幾個倫敦影片經理人的名字。

「你可以在電話簿上找到他們的地址；不過，首先你得帶幾張相片。在背後寫上你的名字，地址，電話號碼，身高，每個經理人送一份，你說你是『電影藝術協會』的會員，你剛拍完『星光夜』的片子，如果他們喜歡照顧你的話，他們會叫你填寫一張大的單子。」

「原來如此。十二萬分的感謝，這樣以後，他們有事情的時候就會打電話來嗎？」

「不，親愛的。以後你得得每天上午每下午一一去拜訪這些經理人，直到他們最後看厭了你這一張臉孔時。以後你便可以上午去拜訪，下午打電話——或者兩樣都停止。」

「唔？你的意思是說，在這一行裡競爭的人很多是嗎？」

「是，先生。」我微笑着回答。

這一點小動作，我一共反覆做了三十二次，直到晚上十點鐘才算結束。

幾個月以後的另一天，我又參加了一張叫「遠處地平線」的影片，——也許是叫做「近處地平線」，反正沒有多大關係——在這張電影裡面，有一隻很大的載有旅客的船在太平洋中沉沒。不過大部份鏡頭都是在梯伯萊船塢裡拍的。

當我到達船上甲板之後，我就被留在一處光線黯淡的地方，我看到有幾個「藝術家」坐在一些衣服箱子上。我正向四周觀察時，在我的左手邊忽後傳來一種特別的聲音。

這種聲音聽起來像是有人在冷得發抖。我向四周一找，原來有一個紅頭髮縮成一團的女人跟我合坐在一隻箱子上。

我從來都沒有這樣過份的注意過紅頭髮的女人；可是這次我却注意到她有一頭很好看的髮髮，有著很可愛的光澤，此外還有兩條好像擦過粉的腿。她光着腳，手上也沒有帶着什麼戒指，指甲擦有了光的油，可沒有塗上了駭壞人的紅色，我禁不住要多看她幾眼。

「啊——！」我切望地說：「哈囉！」

「哈囉……！」她說着有點兒略感意外，不過她還是窺視了我一眼，好像我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男人似的。

我以後才發現她看任何人都這個樣子的。不過我那时候當然不知道。

「冷……？」我很溫柔地問。

「你瞧！」她說着拉開她圍着的絲巾，露出上半身那種半透明的睡衣。

「天哪！」我不自覺地喊了出來，瞥視了一下睡衣下面的曲線。「天哪！」

「在這麼冷的晚上，這件衣服不算厚吧，」她裝出嚴正的樣子。

「唔——當然不！」我同意着，當她準備把自己再包裹起來的時候，我記起曾帶來了一套晚禮服。「我多帶了一套衣服，」我微笑着說：「你願意借用嗎？」

「啊，我願意。」

我走到暫時用作男子更衣室的餐廳裡，去拿了那套衣服。「我拿來了，讓我替你穿起來吧。」

當我用最好的態度替她服務以後，我獻給了她一枝香烟。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

「南拉·坎培爾。」

「多漂亮的名字！我喜歡它。」

「那麼你呢？」

「巴萊·福斯脫。」

「唔，巴萊也不錯！這是你的真名嗎？」

「不。」

「那麼你的真名呢？」
「周爾及農，亞歷山大。根寧，罕德萊。」我悲哀地回答着。

「啊，我就叫你巴萊好啦。」

「那麼我可以叫你南拉嗎？」

「當然！每個人都是這樣叫我的。」

一位助理導演從甲板上走過來。

「你們兩位過來，你們得站在第五號救生艇旁邊，幹嗎你要穿男人的衣服？」他憤怒地問南拉。

「啊，對不起，我忘了。因為我覺得冷。」

「好吧，趕快把它脫掉；看起來你真像。在電影裡我們假設現在是夏天。你一定得披絲巾。」他又對我說：「你能游泳嗎？」

「當然我會！」我嘻嘻地說，因為他說南拉是傻瓜，所以我對他不高興。

「我要找一個在水裡救南拉的人。可是在那一堆人裡竟找不到。你曾在水裡救人嗎？」

「你放心吧！」我笑着說：「老孩子，交給我好啦。」

「好嗎，所有的『業務』，南拉都是知道的，」他繼續說：「當救生艇沉下去一半的時候，船頭翻起來，她便落到水裡去。那時你沿着繩子滑下去，一看到她舉起雙手呼救時，你脫去衣服潛下水去救她。然後你把她拖上小船。行嗎？」

「交給我好啦。」

了，十月裡下霜的早晨，直使我們凍得發抖。救護用的白蘭地使我們恢復了生氣。

第二次表演時，當救生艇一出事，我又出了毛病，上衣不知道怎麼搞的，竟脫不下來。這樣一來，南拉又沉到水面下去了。當我好容易游近她時，她已經幾乎凍得發僵。只好游着泳活動一下，不過她還是游得很好。

「嗨，親愛的，不要這樣快，」我喊道：「我都追不上啦。」

於是她停下來，讓我救助她，我把她拖到船邊。

「給——給我活動一下。」她顫抖着。「我都凍僵了，你——你把它舉起來！」

她大概忘記我還在游泳了，她的腳後跟正好踹在我的胃部，我幾乎一直沉到水底。當我再度浮起時，她已上了船。有幾個人把我扛上了船，我們又一起上了甲板。

孤光燈熄滅，人們在更衣室中忙碌活動，一杯溫茶恢復了我們的血液循環。

幾個月之後，南拉和我結婚了。

譯自 World Digest



正當南拉落下水去時，我閃電似的潛下了繩子。一等她高舉雙手，沉入波浪下面時——當然這裡沒有自然的波浪，因為這是在棉伯萊船塢，波浪是人為的，不過做得很像。我脫下了外衣，從救生艇旁邊潛入水去。我一直潛水到了她的腿邊，起來時正好在她後面。不料這個時候有另外一個傢伙已經抱住了她。

「嗨，放手！」我喊着。

「去你的！」他喊着，一面托住她的下巴。「你去找另一個女人吧！」

我一把抓住她的肩頭。

「滾開！」他噙噙着，把暖出來的水都吐在她臉上。

我們兩人一在水裡掙扎，南拉却失却了踪跡，我們兩人誰都找不到。

導演在那裡吼叫，他那瘦長的身體在攝影機前跳着腳直像發了瘋。

「那兩個瘋子在那兒幹什麼？他們應該把她救起來，不是把她淹下去！紅頭髮的那女人究竟到那裡去了？」

南拉這時却已慢慢地自己游過來，爬上了救生艇。我們也一起垂頭喪氣地上了甲板。

這樣一來已經是早上二點鐘

「我上星期向你借了五鎊錢沒有？」

「沒有，你沒有借！」

「噢，你看我多麼糊塗！那麼你現在能借給我嗎？」

123

北 敦 莊 (續)

(Peyton Place)

Grace Metalious 作

斯 美 譯



那一年雪下得很早。到了十二月裡的第一個星期，北敦莊的街道兩旁，全部堆積着高聳的白雪。那是人們用本鎮上的尖鼻子雪鏟，從車輛和行人來往的通道上鏟出來，堆在那裡的。

到了冬天，杜家雜貨店裡總是比平常更擠滿了，因為那些農人們，在夏天是難得有一歇餘暇的，到了冬天却空閒得多，可以自由閒逛了。他們大部份人都在杜家雜貨店中擺龍門陣，消磨時日。他們的談話是無關大局的，也解決不了問題。在一九四三年的冬季裡，他們談來談去，無非是一些有關戰事的話。不過，戰事使北敦莊的面目更改變得很少，而對於杜家雜貨店中的那一群人，則更無任何的改變。在本鎮上，剩下來沒有被徵調入伍的年青人已經很少了，而年青人是從來不到杜家雜貨店的火爐邊來圍坐閒談的。

如果有一個陌生人從戰火叢中第一次走到北敦莊上來，他很可能會看到本鎮人士對於戰事一無關懷之情。

而感到目眈口呆。這裡惟有一項最大的改變，那就是昆布蘭製粉廠了。這工廠在一年多以前就加入了從事戰備的工作。現在換三班輪值，每天開足二十四小時。對於杜家雜貨店中的老年人而言，戰事幾乎像是一種遊戲，一種言談上的玩意兒，當別的題目全都談完的時候，他們就以戰事來作爲閒談之資。一個初到北敦莊上來的陌生人，很容易把本鎮人士的漠視危險誤認作是勇氣，也很容易把他們的信心誤作是麻木不仁。

在本鎮上，僅有少數幾個人，在情感上和戰爭牽連在一起，陸麗娜就是這少數幾個人中的一個。她的隔山長兄保羅這時正在陸軍中服役，駐防於太平洋中的某處，而嫂嫂葛萊則正在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城一家飛機工廠中工作。在這一九四三年的冬季，麗娜心中經常有一種坐立不安的感覺，一種壯志未酬的意念。

『我但願自己是一個男子漢才好，』她曾經告訴過麥托謨。『要是這樣的話，我將義無反顧，馬上就加入到軍隊中去。』

她說完了這一句話，事後又覺得很後悔。賈齊鐸現在正安然地在州立大學中念書。因為他功課很好，而且又參加了預備軍官訓練團，所以他不必參與行伍，而可以爲他未來的法律事業預下功夫。麗娜知道，在這一點上，他應該感謝上蒼才對。可是不知怎麼的，她却並無感恩之情。

自從南利死後，保羅和葛萊來了，把家庭佈置得井然有緒，使全家衣食有着，因此賈氏夫婦，對於他們以前對麗娜所持的態度，不禁有所後悔了。賈氏夫婦說，不管怎麼樣，總得要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姑娘，才能憑個己之力，照料一個店業，全不用業主操一分心。康絲自從嫁給那位希臘人以後，就很少跑到店舖中去，凡百店務，全都由麗娜獨力經營。一個年方二九的姑娘，要能有如此作爲，那是非才力過人者莫辦的。現在，麗娜祇和喬依兩個人在家，所以逢到星期日，洛培有時倒就把他們請了去吃晚飯。她並且常時把齊鐸給她的信拿出來，讓麗娜一起念。

我現在真是無所怨尤了——某一個寒冷的十二月的夜晚，在節約服裝店打伴以後，麗娜在回家的路上這樣想——如果我心中能有一份感恩之情的話，我應當知所好，而對於我目前的處境感恩之至了。

她打開家門走進屋子以前，在門外停留了一會兒，仰頭瞻望沉重的天空。天快要下雪了——她想著，趕緊跑進室內去取暖了。在家裡，喬依已經準備好了晚飯，而且還在火爐中燃起火來，因為她知道，麗娜是喜歡一面吃飯一面觀看火光的。這一架火爐真是一樣不必要的奢侈品。若干時日以前，保羅聽見葛萊說起，知道在麗娜的心目中認爲如果一個家庭之中沒有一架火爐，那就不成其爲完美的家庭的，因此他就費盡了心機，裝了一架火爐。

『火爐呵！』當麗娜第一次看到那火爐裝好而大聲叫嚷的時候，保羅曾經善意地嘲笑過她。『式樣既老，又抗』

離不堪。你這些想法是從那裡來的？

『是從康絲那裡來的，』麗娜會如此地回答。『我以前常和愛黎兩個人靜坐在她家火爐的前面，夢想有一天，我會有我自己的火爐。』

麗娜已經滿足了妙齡期中一切的希望。她的眼神中顯得有一種不予人知的秘密，當她幼年的時候，這種神態使她顯得過份的老氣，好像不很相稱，而現在，已經不再有此感覺了。麗娜不論走到那裡，人們都會轉過頭來瞧她一眼，因為她的風度中有一種承受苦厄的神情，有一種未嘗言宣的神秘，其吸引力比之於容貌姣好何當倍蓰。有時候，當喬依向她瞧著的當兒，他的心中洋溢著友愛之情，覺得非要去碰她一下不可，或者，至少也得喚一喚她的名字，強迫她把眼光轉到他的身邊來。

『麗娜！』

她把眼光從她手中的那本書上抬了起來，轉過來瞧着他。火光顯亮了她的前額，因此額骨下面的凹陷之處，就顯得比往常陷得更深了。

『什麼事，喬依？』

他低垂了眼睛，去觀看那放在他面前的雜誌。『外面雪下得一定很大了，』他說。『狂風怒吼着，好像是一隻生病的狗。』

她站起身來，走到窗邊，把臉貼緊在玻璃上，兩手放在眼梢處，做成眼罩模樣。

『我想外面準是在下雪了！』她大聲嚷道。『確確實實，一件厚呢上裝，還有一頂白帽子，穩穩地戴着他那方得有點奇怪的腦袋上。』

『哎唷，爸！』她喊道。『你加入了海軍了。』

『是呀，他媽的。老實告訴你，我寧可還在林場裡就下去的。』他大聲嚷着，把厚呢上裝脫下，擲進一隻椅子裡面。『這屋子裡面改變了很多了，對不對？我從外面就不太看得清楚。外面風雪吹得好大，可是我到屋子裡面就可以看到了，這裡確實改進了不少。天哪，真是冷。一個傢伙讓我搭黃魚車搭到榆樹街上，所以我就不得不從那裡走回家來。那傢伙是上加拿大去的。從這兒路過。你會以為他可能把我直送到家的。』

我早就知道了——麗娜自付着——我早就知道，日子過得那麼好，是不會太長久的。誰叫我這個人忘恩負義，不知好歹，本來就沒有什麼事情可以抱怨的了，我却總還是怨天尤人。這下就可就得到報應了。

她回轉身來向路加離着。這時候路加正拿了一品脫的瓶子在大喝其酒。他把酒瓶喝空以後，就順手把空瓶向着火爐裡一擲，空瓶碰到爐床邊打得粉碎。

『你聽我說，爸，』麗娜怒氣勃勃地說道。『你剛才說，這屋子裡面改動了不少，這句話一點不錯。不但如此，我們還要它不再改回去。如果你想把空酒瓶到處亂擲，你可以跑出門去，到別的地方去擲。你不能在這裡亂擲。你再也不行這樣子做。』

實有大風雪吹來了。你有沒有把羊欄關得好好的？

『關好了。我知道會有大風雪的。這是傳克萊告訴我的。他教給我聽，該怎樣觀察雲的形狀，以預測大風雪的到來。』

★

當門鈴響起的時候，夜已很深，差不多是第二天早上。一點鐘光景了。麗娜大吃一驚，在床上坐了起來。一定是保羅！她思索着，一面在黑暗中到處亂摸，想找到她臥床旁邊那盞燈的電紐。這準是保羅出了什麼事了，門外有人在送電報來。

她的心智幾乎是在無意識之中感覺到，外面風吹得很緊，冰冷的雪片，向着窗戶上猛打。她一面掙扎着穿好她的袖子，一面把起居室的電燈點亮了。當她最後終於把大門打開時，狂風把門從她的手中吹開，使它猛撞在門背後的牆上，接着有一陣尖銳的風雪對準她的臉孔吹來。陸路加跌跌撞撞地走進了大門，這時候，麗娜受驚的心智，祇想到趕快把門關起來。

『天哪，你讓我等得好久呵，在外邊，天那麼冷，』路加說着，權充作見面時的招呼。

麗娜的心智重又開始作用了起來。『好啊，爸，』她厭煩地說道。

『我跑了幾百哩地，就祇想看一看你，你難道就這個樣子的來迎接我嗎？』路加問道。

這時候，她才注意到，他身上穿著一套海軍的制服，一大瓶的黃湯，再加上他從極寒冷的天氣裡很快地酸和了過來，這使得路加感覺到比他自己所能想像的更深的醉意。就像平常一樣，酒精使他變得醜惡了起來。

『你，聽着，』他咆哮道。『不要在我自己的屋子裡面教訓我，說我該怎樣做。這還是我自己的老家呢，你別忘了這一點。』

『你回到家裡來就是為了要找我麻煩麼？』麗娜尖聲問道。『你所作所為難道還不夠麼？你那麼對待我，那麼對待媽，難道還不足麼？你已經聽人家說起媽的事情來了，對不對？她是自殺死掉的。這就是你對待媽的結果。這種事情對於你來說難道還不夠嗎？』

路加用手做了一種表示不以爲然的手勢。『對啦，』他說。『我聽人家說起南利的事情來啦。這實在是在我們的家醜，沒有別的。在她以前，我們陸家的人從來就沒有有一個人自殺的，就是南利開了端。她準是發了瘋了。可是對這種事情我可一點兒不在乎，』他說着，開始微笑起來。他站起身來，稍微晃了一下，開始向麗娜走去。『我對南利從來就不以爲意，』他說。『自從跟你好了以後，寶貝，我就不喜歡她了。』

麗娜搬過爐火以後，一直沒有把火鉗放下，這時候她的兩手把火鉗握得更緊了一點。『你別走到我這邊來，爸，』她說，恐懼與厭惡之情使得她啞啞不能成聲。

『你還是像隻小野貓似的沒有乖乖地聽話，對不對，寶貝？』路加柔和地說。『祇有我這個人才能够把你弄得

眼服貼貼，我走了以後就沒有過別的男人罷。我一眼就看出這一點來了。『他走近她的身旁，最後變成面對面站在她的前面了。』你對我好一點罷，寶貝，』他那蒼老的哭訴般的聲音她是記得清清楚楚的。『對我好一點罷。我又不是你真的爸爸，你對我好，這事並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他把他的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對我好一點兒罷，寶貝。我們已經有很多時候沒有見面了。』

『你這個髒老頭子，』麗娜說時，怒火中燒，聲音特別低沉。『快把你那雙腿騰騰的老手放開一點兒。』

『還是像隻小野貓模樣罷，對不對，』路加說時，淫猥地笑着。『我會來收拾你的。就像好久以前我收拾你一樣。來罷。』

於是，麗娜才性然發覺，她是在生死線上掙扎了。路加爲了要使她就範，用手緊扼住她的咽喉，她開始感覺到一種因爲缺乏足量空氣而生的飄飄然之感。

『小娘！』她的膝蓋抬起來打着了他的鼠蹊部，他啞了一口唾沫。『讓我來收拾你！』

他臉部脹得血紅，再度想用手來抓她，可是他的手還沒有來得及觸到她時，說時遲，那時快，她用雙手把火鉗拿到前面來，用盡平生之力，對準他腦袋的一旁打去。他馬上跌倒在地上，差不多落在她的腳旁，她深怕他會重新振作精神站立起來，所以就拿起火鉗一再而再而三地打了下去。

『我們可以把他弄走，弄得神不知鬼不覺。』現在羊欄裡面的泥土並沒有凍結實，我爲了要保護羊起見，曾經用紅外線燈在那裡烘了兩天。那泥土會很鬆軟的。會鬆軟得跟夏天戶外的泥土差不多。』

『我們會被人發現的，』麗娜說。『這屋子裡面到處都是血跡。我們會被人發現的。』

『你聽我說，我們不能夠讓人家發現。如果發現了，那麼他們就會把你逮起來，關進監牢裡去。他們會把你關將起來，然後送你上去絞刑。』喬依坐了下來，開始哭泣了。『麗娜，麗娜！』

喬依的哭泣就像是一帖興奮劑，麗娜這才開始思索起來。她強迫了自己向路加看了一眼。一看以後，她馬上就噁心了起來，可是她又把它吞了回去。

『你去拿一塊毯子來罷，喬依，她鎮定地說。

過了一會兒功夫，等他從她床腳邊拿了「一條羊毛毯子來遞了給她以後，她說：『你去把羊欄裡的羊給放出去，』她所用的是同樣鎮定的聲音。

麗娜和喬依兩人把路加埋葬在一個離地面三呎深的洞穴裡面，埋畢以後，喬依就把羊群重又趕回到羊欄裡去。羊群馬上就依照慣例在羊欄中到處覓食，不到幾分鐘功夫，那群挖的墓穴就給踏平了，上面還加了許多小羊蹄印子。可是那挖掘和埋葬的工作，比起那清理起居室的工作來，却是小巫見大巫了。等他們一切就緒的時候，天色業已拂曉。外面風還吹得很緊，挾帶着冰冷的雪片。姊弟兩人

麗娜兩手遮住了眼睛，不敢放下手來。她覺得有兩隻瘦小的臂膀從身後伸了過來，拉着她，把她拉開她腳邊那屍體所在的地方。可是她還是不敢把手從眼睛上面拿下來。後來，她感到有人在她的下巴上猛然打了她一下，她才放下手來。這時候，她看見她弟弟喬依的眼睛正在盯視着她。

她舉起左手，抹過嘴邊。這一下手上就沾滿了血跡。『我把嘴唇割破了，』她像不楞楞地說道。

喬依搖了搖頭。『那是他那兒流出來的，』他低語着說。你全身都是血了。你身上到處都沾滿了血了。』

麗娜努力思索着，看那究竟應該怎麼辦才好。她好像是在泥潭中跋涉一般費力地走向電話機處。當她把手放到聽筒上時，喬依就伸過手來。他刻毒地把她的手打了開去。

『你是在幹什麼呀？』他問道。他真想大聲地吼叫一番，可是他說出來的話却只是一聲粗嘎的蚊子叫。

『我想打電話給梅博克，』麗娜說着，又伸出手來，想抓那電話聽筒。

『你發瘋了嗎？』喬依低聲說道，他的手緊緊扣住她的手腕。『你發瘋了嗎？你不能夠這樣做。要是你報告了警察局長，他們就會把你逮起來的。』

『那除此以外又該怎麼辦呢？』麗娜問道。

『我們必須先把他弄走，』喬依說。『你們剛才所說的話我全都聽見了。本鎮上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回到家裡來

站立了片刻，從前窗中跳躍出去，看見他家屋子和羊欄間的過道上業已被雪片堆滿，看上去就像是有沒有人走過的一樣。

一九四四年的初冬，海軍部派來了兩個人來調查陸路加的行踪。據他們的說法，似乎陸路加曾經在海軍中服役，可是却開小差走掉了。這一樁事情在北敦莊上簡直就沒有引起多少的注意。海軍部的人員由梅博克陪同着，來到麗娜和喬依所住的地方，問幾個問題。可是麗娜他們却說自從路加在一九三九年間離開北敦莊以後就一直沒有看過他。海軍人員又在鎮上其他處所查問了幾個問題，可是大家都沒有看到過路加，也沒有聽到過路加的消息，因此這兩個人就回去了。

★

哈雷利多年以來所保持着的地位，到了一九三九年時已經開始崩潰。及至一九四四年的春天，則已經搖搖欲墜了。鎮上有一批人，當一九三九年時，一看到艾家人接斷哈雷利，認爲他們有醜態，甚至於比優更來得優些。可是過後不久，這一批人却開始改變了他們的看法。艾家素無言忍受時所表現的剛毅之氣，使哈雷利所受的傷害，比之於任何言詞更利害得多。在韋路克參加陸軍以前不久，她嫁給了他。結婚以後她馬上就懷了孕。在戰爭期間，家採用她個個僅存的那一隻手推磨後兒事，在檣櫓街上緩行走。鎮上有很多人見到此情此景，却感到深深的憤慨。

他們看見家宋，懷着永無畏縮的希望，期待着路易的歸來。即使是巴丹之役以及哥里幾多之戰，那麼前途黯淡的時候她的希冀之心也未稍減。他們開始在想，哈雷利這個人是有能力可以使家宋的困境稍為蘇解的，却不知道他肯不肯慷慨解囊呢。

『二千五百塊錢，』北敦莊的人士說。『雖然他除此以外還撥負了她的醫藥費，可是也似乎太少了。』

『哈雷利寧可把他的靈魂賣掉，却不願意破費一塊錢。』

『不知怎麼樣的，這事情總好像有點不大對。在她這一方面，丈夫是出征去了，而在哈雷利這一方面，那麼大的兒子，却還躲在家裡面納福。』

『家宋吃虧是吃定的了，這一點沒有錯。雖然拿了三萬塊錢也並不能夠把她的臂膀裝回去，可是總會使得她的日子好過一點，她可以僱一個人來幫助她料理家務，也可以幫助她照料一下孩子。我聽見她在家裡面東奔西走，忙這忙那，手脚伶俐極了，簡直就不需要兩隻臂膀。』

『真是丟臉呀，那麼便宜就讓哈雷利逃過了。他的兒子也是一個逃避責任的能手呢。你倒看看他看，他一直留在家中，沒有被捲入戰爭中去。再看看他在家的時候，也總好像有很多的汽油，可以開了車子到處亂混。別的人呢，配給的汽油祇有一點點。』

『總有一天，哈雷利會得到報應的。哈家的人好久以前就該得報應了。』

可是杜比德，那位曾經在艾家宋控訴哈雷利的案件中，和哈雷利對抗過的年青律師，却有另外一種看法。

『果樹街上的脊梁骨已經折斷了，』杜比德說，『一個脊椎放錯了位置，整個兒脊梁的機能就不再有效了。』

★

有那麼一句話，梅博克多年以來一直就聽見人家說過，可是，却要等到某一個陽光普照，鳥語花香的五月，早晨，他才初次了解了其中的意義。『世界何其小，』人們都這樣說，可是梅博克却總是默默地不同意這一句話。那一天早晨，他在海家餐館中，端坐在櫃台上最末了的那一個座位上。梅博克就喜歡坐在這最末了的座位上面，因為這座位靠近一個窗戶，可以看得見榆樹街上的情景，而且從這地方望出去，他可以看到他警長專用的黑色汽車。博克對於他那公家車子感到很是自傲。他總是把這車洗得很乾淨，擦得很亮，常喜歡聽着牠，並且心中充滿了喜愛。他自滿地微笑着，把頭從窗戶的方向轉回來的時候，恰巧看到有一個陌生人走進這餐館裡來。

準是位跑街先生。博克雖然假裝作他並沒有對那陌生人細看，可是心裡却馬上把那陌生人打量了一番。他緊着咖啡，正在出神，這時候那陌生人却說話了。

『這地方比我上一次經過這兒的時候，簡直大不相同了，』他說。

博克毫無興趣地抬起頭來瞟了一眼。『喔？你先生常上這兒來嗎？』

哈雷利之失去他對於北敦莊的控制權，究竟是從那一天開始的，這個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他自己寧願相信，那該是從美國勞工協會在他廠中組織工會的那一天開始的。組織工會這件事情，在北敦莊上不但沒有聽見過，甚至於沒有夢想到過。雷利曾經大聲咆哮，警告工人們說，他要把工廠封閉起來，讓每一個人都永遠沒有工作做。可是，不幸得很，他已經跟政府方面簽好了合同，要暫停閉工廠是不可能的，而工人們也了解這一點。依照哈雷利的說法，自從他工廠中組織了工會以後，每一件事情都開始動了。銀行中的業務也低落了下來。人們開始把抵押品轉到距北敦莊南方十哩處某鎮上的另一家銀行中去。在過去，雷利一看到有人這樣子做法，他就會把那間開革掉。可是現在，有工會在那裏發號施令，他無法為所欲為。雷利聽人家說，關於鄰鎮的銀行希望發展新的業務這一樁事，是麥托讓告訴那些製粉工人的。甚至於對於這一種拆他台的事情，雷利也無奈他何。那年春天，他曾經競選校董的職務，可是却失敗了，這樁事情曾經使他得目口呆者達數星期之久。而現在握權的校董會，却一致認為麥托讓這個人乃是北敦莊上有史以來最了不起的校長。

『我會報復的，』他叫聲着。『你且等到這他媽的戰事結束了以後看看，你看到了那個時候，我廠裡的工會還會維持多久。現在在我廠裡工作的他媽的每一個工人，我都把他開除掉，我會幫北敦莊抬進一批新的住戶來。』

『沒有，謝天謝地，我幸好沒有常來。雖然我剛剛已經說起過，這地方今天早晨看起來倒還很個模樣兒。上一次我在這裡的時候，正是好冷的冬天。天上下着大雪，刮着大風。我告訴你那是在夜裡面。我到了白河再也無法前進了，所以只好在那兒過了夜。那天晚上，我還帶了一個入來，一直從波士頓城帶到此地。你倒去問問他看，他會告訴你，那天晚上這兒是什麼樣的情形。』

『是本鎮上的人嗎？』博克問着，竭力想憶起，去年冬天大風雪的時候，本鎮上究竟有什麼人沒有在本本地就着。

『當然囉，』那位跑街說。『還是個海軍呢。他的名字我現在記不起來了。他喝起酒來像條牛似的，從波士頓過來，一路上儘喝儘喝。』

『是個海軍嗎，你說的？』博克問着，這時候博克萊走進餐館裡來了，梅博克就站了起來。克萊坐在他慣常坐的那一個座位上面，警長則走到那陌生人的另一邊去。『我記不起本鎮上有什麼人，去年冬天是在海軍裡面。你記得起來嗎，克萊？』

『不知道啊，』博克萊說着，把酒高烈放在他面前的那杯咖啡拿了起來。『你呢，高烈？』

『我也不知道。我所曉得的，就沒有人。』

『你們聽着，』那陌生人看見大家對於他那簡單的陳述大表反對，覺得非常的狼狽，『這個人是本本地人，這一點也沒有錯。他告訴我他是個這樣子的。而且他是在海軍裡』

面。我從波士頓城外不遠的地方讓他搭上汽車，一直把他帶到這兒。他說他是回家來看他的孩子們的。他說他自從一九三九年以來，一直就沒有回家來過。」

博克、高烈和克萊三個人相互對視着。他們像是不約而同地想到，這一定是陸路加。可是他們並沒有說什麼話，直等到那陌生人喝完了咖啡，走出餐館以後，他們才又談論了起來。

在海家餐館中的那三個人，有好幾分鐘的功夫，誰都沒有開口說話。然後，博克把他的咖啡杯放下在茶托上面。

「這事情有一點兒蹊蹺，」他說，「路加回家，竟然沒有人知道這回事兒。」

大家又半天沒有說話，然後博克說道：「要是他真的來過，那麼麗娜和喬依兩個人竟沒有看到他。海軍派人到這兒來找路加的時候，曾經到他們家裏去過。麗娜和喬依都說，他們並沒有見到過他。」

海高烈重新把那幾杯咖啡斟滿了。『麗娜是不會撒謊的，』他說道。『那男孩子也不會胡說八道。』

「對啦，他們都不是胡說八道的人。」博克和克萊同意道。『可是，那個陌生人竟會把路加的樣子描寫得那麼像，這倒有點好玩兒。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人，笑起來跟路加一個樣子的。我也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人，模樣兒跟這位跑術先生所學的一樣無二。』

方去，經過這兒，在我這店中喝一杯咖啡，坐下來剛好坐在警長的旁邊。他告訴警長說，他看到過一個人，而這個人在我們本鎮上却自從一九三九年以來却一直沒有見過面。這世界何其小呵！

「對啦，」梅博克心事重重地說，同意着他的話，隨後就走了出餐館，向那停放在路邊的閃亮的警長專車邊走去。

用不了太久的時間，梅博克向海軍部查詢的事情就得到了答覆。不到三天功夫，那兩位曾經在冬天時節前來查尋陸路加行踪的海軍人員又重新回到北敦莊上。他們已經和庇爾斯公司的波士頓辦事處接過頭，並且找出了那位曾經路過北敦莊的跑術先生。他的名字叫做蓋佐治，他還記得他搭載的那位黃魚客人。陸路加，那傢伙告訴他的就是這個名字。路加是回家來看孩子們的，他說他從一九三九年以來就沒有回過家。

海軍部派來的那兩個人走到節約服裝店裡來看麗娜。他們告訴她說，有一個從波士頓來的跑術先生。已經從一大堆海軍的照片之中很肯定地把她的父親辨認出來，據他所說，路加確實就是那次在波士頓上汽車而又到北敦莊下車的那位黃魚客。

「我不懂得這是怎麼回事兒，」麗娜平平淡淡地說道。『要是爸爸假回來，他為什麼不回到自己家裡來呢？』

不到一小時以後，喬依在曹老師的衝激之下，在小學

「當然，」博克說時，竭盡所能把他多年以前在警員手冊上學來的詞句引用出來，『我們必須要顧慮到有人為非作歹的可能性。』

「你說有人為非作歹，這是什麼意思？」高烈問道。

「嘿，你知道，」博克說。『比方說，有人把某一個傢伙的腦袋打昏了，把他的錢給拿走，像這種事情。我並不是說確實有什麼人真的這樣幹過。我祇是說我們必須要考慮到有這種事情的可能性。那個跑術先生你看怎麼樣？我們怎麼知道他没有幹這種勾當呢？』

「對啦，」高烈不勝煩厭地說道。『要是他曾經把路加的腦袋打昏過，他準會跑到北敦莊上來，跟人家特為談起路加的事情？』

「這也難說啊，」博克用一種高人一等的口吻說道。『犯罪的人常會回到他犯罪的地點來。』

「不知道那位跑術是幫哪一家工作的？」克萊說。

「庇爾斯公司，開在波士頓的，」博克滔滔地說道。

「他所帶的那個公事皮包上，我看到那公司名字。」

「說不定你應當去追上他，問他是不是曾經把路加的腦袋打昏過。」

「不，我不預備這樣做，」博克若有所思地說。『首先，我想跟海軍裡面聯絡一下，看看路加究竟有沒有回到波士頓的船上過去。要是他沒有回去，那麼我就得開始動動腦筋了。』

「這世界何其小呵，」高烈說。『一個陌生人要對北

辦公室中也作了同樣的答覆。

「我覺得真奇怪，」曹老師冷冷地說，『你們兩位先生幹嗎不好利用時間，做些更有益處的事情，却偏偏要來纏問人家小孩子們。』

「是啦，曹老師，」那兩個人說着，就回到法院中梅博克的辦公室裡去了。

當天下午這事情傳遍了全鎮。每一個人都忙亂了起來，第二天早晨，草坪路上一個棚戶家的孩子，帶了一個報紙包，走到梅博克的辦公室裡來。那兩個海軍部的人員對於這報紙包裡的東西覺得很有興趣，可是梅博克却感到有點擔心。他看到了他辦公桌上所攤開的那些東西，就趕緊別轉頭去。那是一件燒得所剩無幾的海軍厚呢上裝，上面有幾顆圓扣子還絲毫未損，還有一些看起來像是女人浴衣的碎片，已經燒得不成樣子了。這時候博克所站的地方，離開桌子有六呎來遠，可是即使站得那麼遠，他還可以看到那有小枝花樣的女式浴衣碎片上，染有像鐵鏽般的血跡。把這一包東西帶回鎮上來的，是一個約摸十二歲的男孩子，他說，他是從本鎮垃圾場中拖來的。

博克和兩個海軍人員駕車到陸家門前時，為時甚早。麗娜還沒有去辦公，喬依身上還穿著睡衣。麗娜讓這個人走進屋子，把他們領到起居室中。麗娜對於某一個海軍人員臂膀下面所夾的那一包東西，假裝她並沒有看到。那人把這包裏面放在長椅上面，解開包裹，把裡面的東西攤了開來。然後他站直了身子，對着麗娜的眼睛直盯着。她

既不移動，也不說話，要不是她的臉上透露出各種情緒來，從她的神態看來她很可能是在檢查一批衣料，而且她對這批衣料並沒有特別的興趣。

『我們知道這是你幹的，』那人說道。

陸喬依從房間的對面直衝過來，站到了他姊姊的前面。『這是我幹的！』他尖聲大嚷。『是我幹的！我把他殺死了，然後把他埋在羊欄裡面。這都是我單獨幹的。是我一個人幹的！』

麗娜攔住喬依的頭部，讓它緊靠在她的身旁，把他的頭髮撫弄了一會兒。

『你上另一間房間中去罷，喬依，』她說。『把衣服去穿好，打扮得像一个好孩子的樣子。』

他走了以後，她旋過身來正對着梅博克。

★

在開庭以前以及開庭期間的那幾個星期中，北敦莊上擠滿了人。過去祇有浦雪士一個人來往採訪新聞的街道上，現在有很多的新聞記者在東西奔走。避暑的人們，通常都故意繞過北敦莊，而穿過本州那些名氣更大而且宣傳更為熱烈的其他地區，而現在，這些人却都到本鎮上來了。昂貴的汽車，都備着外州的牌照，在街道上絡繹不絕。本來，像陸麗娜的這種案子，要不是為了一家赫斯特系的波士頓城報紙中有一個年青莽撞的記者為之大吹大擂是不會引起很多注意的，這一位名叫藍唐穆的年青人，很有幾分天才，能寫出大標題來，吸引人們的注意。當麗娜被捕的

第二天，藍唐穆所服務的那一份「每日紀錄報」上，印出了一行三吋長的大字：「北敦莊弑父案」。

當然，在行將開庭的陸麗娜案所引起的熱狂之中，北敦莊上的某些人，卻好像是颶風的中心區域一樣，依然保持着平靜。康絲就是這些人中間的一個。她在最初震驚過一陣以後，就開始走回到節約服裝店裡來工作了。人家問了她很多的問題，對於這一切問題，她回答道：

『我祇是暫時回來一下的。等這一團糟的事情弄清楚了以後，麗娜仍舊會回到店裡來主持店務的。』

爲了要使得她所說的「一團糟」能够及早澄清起見，康絲自願代付麗娜所需要的任何訴訟費用。

『可是，』她跟麥托讓說，『我實在不懂，那孩子爲什麼還需要律師。我壓根兒不相信他會把路加殺死，即使她真的把他殺死了，那她一定也有一個很好的理由。路加是一個下流東西，是一個人面獸心的人。他一直都是這樣我還記得南莉告訴過我，他如何地打她，如何打孩子們。』

『這話也許是對的，』托讓回答道，『可是麗娜在這種時刻還守口如瓶，那對她自己不但沒有好處，反而有害處的。她應當稍稍透露一點，即使是祇對她的律師說也行。可是據杜比德說，她一個字都不願意透露。』

這句話是真的。她祇是說，當她和路加兩個人在她家的起居室中的時候，她用一把火鉗把路加打死了，雖然喬依說他也曾經幫忙埋屍，可是她說，她是一個人把路加的屍首拖到羊欄中去，而把他埋好，她並沒有得到喬依的幫

忙。除了上面這幾句話以外，她不肯再講什麼別的話。

『如果你能把你殺死他的原因告訴了我，』杜比德對她一再再而三地說，『那我也許能够幫你的忙。照目前這樣子，你所能希望的最低的刑罰也會是無期徒刑。那就是說，要是我們能够很機伶的話。』

可是我可以說什麼話呢？麗娜思付着。我可以說，我殺死路加是爲了我害怕他又會逼迫我重入虎口嗎？她想到單梅修醫生，她曾經對他鄭重地答應過決不把那事情洩露出去。她又想到她的朋友們和鄰居們的嘴臉。我決不說！麗娜絕望地自付着！即使是在他們把我送上絞刑架的時候，我也決不說話。

麗娜行將開庭的前一天晚上，馬愛黎又回到北敦莊上來了。八點三十分時她走下了火車。『好啊，羅先生，』她走近車站時對站長招呼着。

『好啊，愛黎，』他所說的音調，正好像她祇是離開了一天功夫，上曼徹斯特城去買了些東西回來一樣。『你要搭我的車子回去嗎？我已經準備開門了。』

『我想我還是走回去罷，』愛黎說。『我已經有好久好久沒有在北敦莊上散步過了。』

羅德用敏銳的目光向她瞥了一眼。『明天早晨全鎮上的人都要聚合起來了。你最好還是讓我用車送你回去罷。你看像來是有點累了。』

他們坐車循着車站街走去的時候，愛黎心不在焉地向

着車窗外眺望。這裡一點都沒有變——她厭倦地思付着。樹木，房屋，一切東西都毫無改變。

『你聽見人家說起陸麗娜了嗎？』羅德問道。

『是啊，』愛黎回答道。『我這次回家主要就是爲此而來的。』

『嗎？』羅德說。『嗨，這事情確實把這裡鬧得天翻地覆了。這些天來，街上都沒有法兒走路啦。到處是新聞記者和遊客，儘是些好管閑事的人，都到白河來了。是明天開庭。你去嗎？』

『我想會去的，』愛黎說。『在明天，麗娜也許需要她所有的每一個朋友來作她的後盾。』

羅德先生咯咯地笑了，愛黎感覺到，在這老頭子的笑聲之中似乎有着什麼不太正經的意味。『沒有一個人真的相信，是她殺死的。』

★

在一個和暖的六月的早晨，九點鐘的時候，陸麗娜的案子開始庭訊了，那法庭之中擠滿了上的居民和農民。本案是由法官李東耐主持的。照波士頓「每日紀錄報」的藍唐穆事後的描述，這次庭訊是以「浮然一聲」開場的。藍唐穆之所以說「浮然一聲」，是因為陸麗娜推翻前供，申辯無罪。

有一個女孩子，常用「符維姬」的筆名，在波斯頓「美國」報星期副刊撰寫專稿。她身體體向藍唐穆，用粗嘎的聲音，低低地說道。『他媽的，他們要用暫時性的精神

錯亂來作爲藉口，想逃避刑責了。」當陸麗卿對於一級謀殺罪的指控抗辯終結而坐下之際，符維姬詭詭地嘆了口氣。『他媽的，』她喃喃地說，『這故事說得還不錯。』

『你別多嘴，好不好？』藍唐穆輕輕地懇求着，可果法庭中大部分兒童之聲之聲全都在議論紛紛，所以符維姬根本就沒有聽到。

『可是她說是她殺的！』

『她還知道屍體埋在什麼地方！』

柏嘉禮以檢察官的身份，在嘈雜聲中高聲發言。『本席的職責，』他說道，『不是把無罪者定罪，而是對有罪者之以法。』

這位律師的聲調非常柔和，他的態度明顯地表示出，他對於他的出庭甚感歉意。『——要證明陸麗卿爲了自衛而打死陸加，因此她所作的是一種有正當理由的殺行爲。』

在人聲嘈雜之中他繼續說下去，他說現在已經發現了新的證據，因此可以免除冗長的庭訊，並且節省本州的公帑。『現在不需要請旁聽席上退出，』柏嘉禮聲明道，『因爲法庭上的人士，全都是這女孩子的朋友和鄰居。』

馬愛黎這時候正坐在法庭的後面一半路的地方，坐在她母親和麥托蘭的中間。她聽見柏嘉禮說到『朋友』兩個字的時候就不禁把指尖放到了嘴唇邊。朋友！她思付之餘驚恐萬分，立時想對着陸麗卿的方向送出警告性的眼波去。

像得到的一種最最惡劣的虐待法，當麗卿十四歲的時候，他就在性一方面虐待了麗卿。他警告她說，如果她去訴之於法，那麼他就會把她母親和她弟弟殺死，因此她就不敢聲張了。真的，麗卿並沒有去告訴梅博克。等到生米已成熟飯，她發生了麻煩的時候，她就來找我。我用我認爲最好的方法來幫她解除了麻煩。我爲她幫忙，使她不致於把路加的孩子給生下來。』

庭上開始吱吱喳喳地談論起來。符維姬瘋狂地書寫着。『廢胎！』她輕輕地對藍唐穆說道。『這醫生要自取其咎了！』

可是這老頭子多不起啊！——藍唐穆沒有理睬他的同業，心裡却那麼想。那白色的衣服，那銀色的髮絲，還有那目光炯炯的藍色眼睛。

『現在，我想有人會問我，我怎麼會知道麗卿所懷的是路加的孩子呢，』醫生說着。那亂開關的法庭頓時靜寂了下來，好像除了單梅修以外，每一個人都已經死去了。『我知道這一點，因爲路加親自對我承認過的。在這裏的人，沒有一個人不記得，路加是在什麼時候離開本鎮的，不聽你說，他的離開，是因爲我告訴他，他必須離開此地，我告訴他，如是他還留在這裏的話，那麼全鎮的人就會用私刑來把他弄死。總而言之，我嚇唬了他，他才走的。』

『不消說得，我第一次發現了路加的事情，是應該告訴梅博克才對。我並沒有去告訴他，那是我的錯。可是，我確實沒有去報告，而今天並不是我在這裏受審。我是應當受審』

別讓他們把你騙了，麗卿——她集中全部心思致意。別讓這些甜言蜜語使你上當了。這屋子裡而沒有一個人是你的朋友。快一點！趕快站起來，把這意思告訴他們。我知道他們這些詭計。有一次，就在這屋子裡面，他們想告訴我說，這屋子裡全是我的朋友。可是事實上却並不如此。我站起來把事實真相提供出來，可是這些我一向認爲是我朋友的人們都大笑起來，說我是在胡說八道。還有些人，跟我太認識，不能當面說我撒謊，却也爲了要粗獷哈雷利而使艾家受到損害，這無異是罵我撒謊一樣。你看柏嘉禮罷。他曾經說我胡說八道的，他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你。站起來罷，麗卿！告訴他們，你寧可讓你的仇敵們來審判你，却不要讓北敦莊上你的朋友們來對你庭訊。』

『傳單梅修，』有一個聲音說道。於是愛黎知道，現在木已成舟，已經太晚了。麗卿現在正像愛黎前一次一樣，已經推心置腹地交託給她的朋友們了，而她的朋友們呢，却會反過臉來，說她的供詞全屬虛誣。

醫生用北敦莊上每一個人都很熟悉的聲調說着他的故事。他並不爲了法庭而把他的辭句修飾一番。

『陸路加是一個瘋子，』醫生單刀直入地說道。『他瘋狂的程度，比任何一個瘋子都要厲害。今天在此地的人，除了少數幾個外路人以外，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一點有關路加生前的事蹟。他是一個酒徒，他打他的太太，還虐待他的孩子。而且，我說他虐待孩子，所指的是你所能夠想』

判的。如果我做了我所應當做的事情，那麼路加今日也不會死掉。他還會活着，會關在監牢裡面。這樣，他就決不會離開本鎮，決不會有機會來去自如，有機會再來折磨孩子。他回到家裡來，想要重溫舊夢，做他幾年前對她做過的事情，這個時候她總把他殺死。我並不責怪他。陸路加這個人是該殺的。』醫生把頭抬得比平常的時候略爲高一點點。『如果這裡任何一個人覺得，需要確切的物證來證實我的話，那麼我已經準備在這裏。』他的手伸進上衣的裡側口袋裡，拿出一張摺好的紙來，遞給柏嘉禮。『這是一張簽了字的自白書。』他說。『我幫麗卿處理那樣事情的那天晚上，我寫好了自白書的稿子，讓路加簽了字的。我所要說的話就盡於此。』

單梅修從證人席上走了下來，法庭中又充滿了生氣。在第一排上，浦雪士低下頭來，深怕他的眼睛之中會把他的憤慨感顯露出來。囉，梅修——他想到——我從來就不會有像你那麼大的勇氣。

符維姬事後追記，把陸麗卿的案子描寫成一次『大大的失敗』。其主要的理由，是因爲法庭上僅從單梅修身上去覓尋爲麗卿脫罪的理由。老醫生所說他從麗卿的後父那裡得來的那份自白書，是被當作物證的。這一張自白書曾經交給陪審團審過，可是，符維姬發現到，當陪審團把自白書一一傳閱的時候，十二個陪審官裡面，沒有一個人是低下頭來瞧它一眼的。法官對陪審團所說的話，也是符

維姬在一般法庭上從來沒有聽見的。

「陪審團的諸位先生，你們中間沒有一個人不認識單梅修，」法官說。『我自小就認識他了，正跟各位完全一樣。我敢說，單梅修並不是一個信口開河的人。請你們走進另外一間裡去，好好作一下決定罷。』

陪審團不到十分鐘就回出來了，「判決無罪，」陪審長哈雷利說完後，陸麗娜案就此結束。

單梅修醫生步出法庭時，藍唐穆冷眼瞧着這位白髮鬍鬚的老人。浦雪士緊緊地挽住他的一隻臂膀，柏嘉禮則走在醫生的另一邊。葛建來和洪大德兩人在他稍後幾步處走着，哈雷利則走上前去打開醫生的座車門。那六個人走進汽車，開走了，藍唐穆旋過頭來，發現傳克萊站在他的身邊。

「這幾個老頭兒多好看哪，是不是？」克萊充滿了愛意贊嘆着。藍唐穆意識到，這是克萊所能對任何人用的最了不起的恭維話。

「對了，」他說後，就從人群中擠了過去，走到杜比德的身邊。

「恭喜恭喜，」他對這位麗娜的律師說道。

「恭什麼喜呀？」杜比德問道。

「嗨，你剛才打贏了一場大官司啦，」藍唐穆說。

「你聽我說，」杜比德鋒利地說道。『我不知道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可是，如果你看不出這樁案子從頭至尾都是柏嘉禮的大官司，那麼你對於北敦莊的事情還有很多地方得學習學習了。』

「那醫生會出什麼事嗎？」

杜比德聳了聳肩膀。『不會有什麼事。』

「我知道我對於北敦莊的事情還有許多需要學習的地方，」藍唐穆諷刺着說。『可是我相信我對於本州的事情還弄得清楚，因此我知道墮胎是犯法的。』

「請問你誰會控告單梅修墮胎呢？」杜比德問道。『是你麼？』

「用不到誰去控告呀。州裡面一聽到了這樁事情，馬上就會吊銷他的行醫執照的。』

杜比德又聳了聳肩膀。『你過一年再來罷，』他說道，「來看看單梅修是不是還在行醫。我可以一把北敦莊上的真金鑰匙來跟你打賭，保證他還會住在栗樹街上，還會出門去應付晚上的急診。』

馬愛黎出發走向路的盡頭，已是幾天以後的事了。她在她那秘密的所在坐了很久，她想，即使這一個地點並沒有像她一度相信的那麼樣的秘密，可是這地方對於她的啓示却還是秘密的。這種感覺使她覺得有無限慰藉，正好像往常一個樣，可是現在這一段的時間裡，愛黎却覺得她並不再像過去一樣需要外界的環境來給她安慰。她想到了單梅修，以及構成北敦莊一部份的那許許多多的朋友。當她站起身來時，太陽正昇得很高，有着日中時候特有的明朗。她俯瞰着下面像玩具鄉村一樣的北敦莊時，不得不用手遮在眼睛上面。

「喂，我愛你——」她靜靜地呼喚着。我愛你的每一部份。你的美麗與殘酷，你的仁慈與醜惡。可是現在我認識你了，你不再使我駭怕。也許以後你還是會使我畏懼的，可是就在此刻，我却愛着你，我並不怕你。今天，你祇是一個市鎮罷了。」

(完)



第十四章

在積雪中，作為鄉鎮而又為一縣首府的匯川城顯得整齊而潔淨。緣於那些「鐘鳴鼎食」之家底努力，他們經常能為市街雇得到廉價的勞工，因此那時的市容簡直稱得上如白璧無瑕。

街上的雪已被清除淨盡；紅磚鋪就的街面潮潤得在日色下閃耀。靠北邊，那是富有的權閥人士底區域：三位內外科醫生；幾個饒有家資的寡婦；本縣的警長（一個矮小的胖子，他是獨立份子）；巴法官和他底家屬；退休了的富農地主；啤酒和飲料工廠的老闆修揚先生；那家設備完善，業務蓬勃的皮革廠主人蒲式之先生；蘇士侃先生是四家酒店的東人，又是一位賽馬的馬主；戈亞丹牧師，匯川聖公會教堂的住持；但好微先生在近郊有一家木材工廠，還有施民法律事務所，施恩德律師。此外是其他幾個上流的家庭，他們並不做什么行業，因此更能受人攀附，羨慕而尊敬。

這一區域約由五六條街道組成，離鐵道最遠。街道高低起伏，兩旁植有交柯的大樹。房屋都由灰石或紅磚築成，伴著庭前莊嚴的草坪，後院寬廣的花園。沒有商業性的嘈雜來破壞充分籠罩的肅靜與莊嚴，沒有賣飲料的車聲來損害那優美的氣氛。即使在夏日，也沒有什麼聲響，因為屋宇游廊為葡萄蔓與籐製的籬籬所掩，又為巨大茂盛的樹蔭所遮。在西

北大街的盡端，巍然是那聖公會的教堂，美輪美奐，正好配合那所在的上流社會。自然，在那舊變而自腐的中層階級所住居的街道上，也有較小的教堂在作靈性的活動，這些中層階級的人士自比他們底下一層更為嚴格，對他們底層工而言，也更富於統治與壓迫性。上層人士對他們漠視而又蔑視，低層階級則對他們懼怕而又懷恨，他們祇是在慢性滋長的自我毀滅裡討生活。

中層住宅區距離離川城大街，較富人區更為接近，在東河街那邊，突然明劃了界線。越乎此，就是貧民區的開始，那裡住著啤酒廠，皮革廠，木材廠，酒店與蘇士侃侃而談的工人。他們也支領本城的儲備，洗衣婦與鐵路工人，但後者大半還是住在山坡上的舊多。他們底層舍與棚屋都是陳舊的，但因受大戶們底層督責，倒也收拾的略為像樣，使人有類似清潔之感。可惜仍擋不住行商負販之流，因之這裡的積雪染上烏黑，受人踐踏，弄得泥漿四濺。

城底邊緣很明顯地被界劃着，最後的幾所房屋站立在農田，草地的邊際，和四圍白色山嶺的坡麓上。

匯川銀行，這城中唯一的銀行，是由光滑而發光的晶石築就的，自登自傲地站立在東河街止。它依地勢被建築在一個輕微的斜坡上，冬日，圍牆純淨無瑕的白雪，夏日，圍牆整齊碧綠的草地。十分不必要，却又十分動人地，有一道石梯級在銀行與街道之間聯繫，雖然那坡度是微不足道，但梯級被砌得十分合度，使人自覺走上大門，毋須費力虛踏一步。這時的石階被打掃得很乾淨，凍結的冰上被撒了鹽，如一顆顆灰色鑽石似的，在日光之下閃爍。

這家銀行輕視所有圍繞着它的其他行業，諸如商店與酒肆，菜市與鐵鋪等等。它孤獨地，自矜而又威重地站着，它那寬闊的玻璃窗閃着亮光。沒有塵埃會沾污過這份純潔的光輝，這座繁榮商業的聖堂，本縣基金的存放所。它否定對靠不住的田莊抵押，不放款給未曾收取的農作物，或經營低賤的業務，如雞攤，牲畜或菜園之類，雖然這些該是這銀行的大宗業務。

黃銅大門（益甫底愛物與驕傲）堂堂正正地站在兩扇玻璃窗之間。右面一方玻璃的下端，以整齊的金色字體刻下，但並不太顯眼：「總經理，林維康。協理，林益甫。」此外，又有一行更小的字，但寫得引人注意：「聯號：紐約華爾街李根銀行。」友洛發誓地設想這一行字是比其他的磨擦得更明亮而誘人，為的是表示對同業的客氣。

銀行的內部與外表很能配合。地下鋪着打磨了的，黑灰相間的方塊晶石，粗壯結實的晶石柱支撐着白聖的房頂。光線經窗戶流入，帶着宗教的自製嚴肅性，照耀在牆上和在柱上。在後半部是三個出納員的櫃檯，一色是發亮的銅欄杆，很是耐氣。走近那裡猶如在教堂的甬道上走向神壇，三個年青人坐在欄杆後面，他們如蠟製般的蒼白面容更增添了這份氣味。兩個穿著靛青制服的警衛，顯著地露出了武器，緩慢地在走來走去，相逢時姪兵士般地裝作互不相識（友洛曾說

過如果在肩上扛起步槍，一定會更合適。但益甫並未加以理會。）在左邊，走進那肅靜的甬道，又有兩扇雕刻的木門，上面釘着銅牌：「總經理，「協理」。經老林先生底禮讓，益甫現在佔用了第一間，他自己的一間則由他底助理，魯強勉先生佔用着。

櫃檯後面是辦公室，黑暗，寒冷，淒涼，三個司賬員和二個書記員伏在高桌子上工作，圍着圍巾，披着大衣。友洛每在進入銀行時常帶着微笑，然後必定因這些不適當的景況而發噤，這些景況却是益甫所忽略的。今天，友洛以更大的興趣來觀察他周遭的事物，不管他底興趣如何，他底心仍在往下沉。一個人怎能在這方禁地上打發日子，不覺得陰冷而昏沉？

益甫突然變得彬彬多禮，滿身都是威儀，向出納員們戰戰兢兢的招呼答禮，將友洛導入他自己底辦公室。火爐旺在黑色的壁爐內，這事使友洛給予欣賞的注意。在打蜡的石砌地上，益甫鋪上一張紅色的地毯，鑲有護壁的牆上，掛着幾幅名畫。傢俱是古式巨大的橡木製品，小心地打上一層發光漆。辦公桌像它的主人一般，收拾得一塵不染，銀裝鑲盒光芒燦爛，鋼筆鉛筆擺成一行。一個書架上放着銀行學的書籍，有本國的，也有外國的，在壁爐上掛着一幅畫像，一個身材胖大的紳士，富有灰白的上鬚畫得很不壞。濃重的斑白双眉之下，亮着一對灰色的眼珠，愈襯出頂上的一片潤澤。這位紳士是銀行業中的祭酒，紐約的李傑先生，林老先生底私人好友。

「他倒不錯。」友洛看到李傑底畫像很高興，上次他來時還不曾掛在那裡。「我認識這個老強盜。他什麼時候給你這張畫像的。」

他站在畫像之下，靜靜地觀察它的結構。「嗨，不錯，湯森的一幅很好的畫家。的確畫得很好。是老李送給你的呢，還是你自己出錢弄來的？」

益甫正站在衣帽室門邊，在卸除外衣帽子和手套。他冷冷地看了友洛一眼，但友洛正以背向着他，不會覺察這一冷眼。

「開玩笑，」益甫不以為然地說。「是上年叔叔生辰，李先生送給他的。『出錢弄來的』，你真是！」

「我不過問問罷了。我知道李傑的為人。即使他送人一只舊鞋子，我也會詫異的。可是這老殺才人不倒不錯。」

益甫怔住了。「你認識李傑先生？我倒不知道。」

聽到他那不安的，試探性的聲音，友洛轉過身來，好奇地望著他底哥哥。「我認識他。他要我替他和他的女兒雅麗畫像，自然是免費的，一切都邀交情。但是我沒有興趣，不管付錢不付錢。」

父親底侄兒和養子罷了。我才是正統的後嗣。老詹，我想我們可以使這間屋子熱鬧些。」

詹先生以欣慕的眼光望着友洛，他俯着他在爐邊，交際着寒冷多筋的双手。友洛親熱地向着他。「老好的老詹，我們在一起應該很快活，在這金字塔底下互相慰藉。」

他將衣帽掛到櫥內，自衣袋中取出一個形樣得很美麗的銀瓶。「老詹，來兩個杯子，」他大刺刺地吩咐。「爲我初次混入這死人堆而乾一杯。」

「嘿！友洛先生！對不起。我不能。假如——」

「杯子，老詹，」友洛十分溫和地說。

詹先生面色都白了，他取來了杯子。友洛把金色液汁注入，又從詹先生桌上的水瓶中加入些水。詹先生握着杯子的

手在顫抖，一如杯中裝的是毒汁。

「老詹，不會毒死你的。」友洛道。「喝下去，我命令你。」

他們喝了。詹先生瘦削的額骨上露出紅暈。他畏葸地微笑，用手絹擦淨了嘴唇。「嘿！友洛先生！」他輕輕說，眼

望着益甫底門。

他們在兩張辦公桌傍併肩坐下，友洛開始接受教導。他強使自己注意去聽，可是仍不得不把呵欠抑住了，面露不豫之色。詹先生把賬簿攤出來，交由友洛翻閱。一行接一行的數字，毫無一點生氣。友洛看看表，現在該是中午了，但還祇十句鐘。他又喝了杯酒。

「銀行業實在是很有趣的，先生，」詹先生絕望地說。

「可能的，老傢伙，十分可能。可是這裡的却不是。此地的社會需要一個火花，需要企業。投資，遠程業務去紐約接洽。礦業，比較不把穩，可是當於刺激性。應該與熱練的開發家交易，投資到企業上去。投資，帶着一夥年青樂觀的調查人員，包一節鐵路專車，去參觀礦區，工廠。這裡的業務和投資無關。我的天，儘是小麥，雞，牛，蔬菜！」

「先生，這裡是農業區啊。」

「我知道，但誰又限定我們祇許在農田上活動呢？」

十一時半，友洛穿戴上衣服，聲音要上店鋪看看，有無合適的地毯和窗簾。他關照詹先生多叫些煤來。又喝一杯酒。小心地，偷偷地經由後門離開了辦公室。走出街上呼吸清新空氣之後，他覺得又活躍而快樂了。

將近一句鐘時，他才回來，剛把衣帽放好，益甫就進來了。

「平安。」友洛急急回到自己桌邊，喊聲說。

「還不到一點鐘呢，」益甫正經地回答。他看了看兩只辦公桌。「我想你們仍在教授吧。」

「很好，老詹是個好導師。」友洛向哥哥說。

「你能和我一起去匯川飯店吃飯麼？」益甫問。「我們有些事要討論，關於你在這早晨的教導。」

「那裡的廚房改進了沒有？」友洛回到衣櫥那邊去取衣帽。小心地察看外衣上的雪花和潮痕。「或者仍是燻牛肉，年高德劭的母雞？」

益甫並不作答。他們出去用午膳了。

第十五章

仰止山莊在山巔上吐射光芒。每扇窗戶都在雪地上投下金黃的反映，綴着閃爍的燈影。大廳敞開了：聖誕樹上滿掛無數組的銀蠟，左近有一個僕役携着一桶水，暗地裡在小心看守着。所有的壁爐中都有木柴在怒吼；每一盞燈都放着柔和的光。那水晶吊燈，祇在這樣的場合才被點燃的，如一叢璀璨的蠟乳；明亮的地上反射着光輝與彩色。在音樂室內，樂師們已在調撥弦索，準備爲舞會演奏；盆花被巧妙地安置在小型的假山岩穴中。僕役們，從城內補充了後備的，正在演廳中忙著巡邏的最後部署，餐桌上，雲腿，火雞，牛肉以及種種食物正在侍候。

四十位被邀的賓客已在陸續到達了，院中交響着雪橇的鈴振，既天的吆喝，女人的笑聲與男人的快談。有人在唱聖誕詩；鐘鳴噠噠；一天燦爛的星斗奪去了殘月的光彩。僕役伺候着寬下來賓的外衣和單袍，取去手杖和帽子，手套和皮飾，大廳上充滿了女士們的豐滿裙裾，以及她們與高采烈的面容。

瑪琍，友洛與益甫等候着迎接賓客，老林先生則坐在第一間起居室內，身旁放着拄杖，對進來的人招呼。年輕的斐立站在他一旁，因羞怯，激動而着白了面色。可是斐美連小姐却未見現身，從他站着的所在，益甫不斷焦灼地回望樓梯，臉上滿是因憂的顏色。在稍暇的剎那間，他設法向瑪琍耳語：「斐美連知道不，她該在此與我們一同接待賓客？」

瑪琍穿著一身黑緞的莊重服裝，不慌不忙地輕輕回答：「她一定知道的。今天下午我告訴過她。也許她誤記了時刻了。」



一個醜陋的老婦人走了進來

「但是她應該聽到樓下的動靜了，」益甫生氣地說，他一刻更比一刻感到屈辱。沒有一位女客問起這位缺席的女主人，但她們的故作小心並不能使他安心。

璠點點頭，她的金鍊與墜飾微微作響。客人來得更多了，三人不停地招呼着。

一個無疑地是十分醜陋的老婦人正走進來，紫色衣裾，珍珠繞項，裙幅曳在身後。她生得甚矮，甚胖，面容如頭巨型的，兇猛的小頭狗。頭髮是一堆黑亮的鬚子，小髻，一望而知是假的。面色紅潤，雙頰發紫。鼻子短而大，兩只活動的小黑眼珠，灼灼逼人，粗鄙下濁。厚重肉慾的嘴唇以幽默狂妄並著。指間亮着一堆約環，這手不像是有一個有地位的貴族底，像是一双洗衣婦的手。麝香味圍困住她，像一層看得見的烟霧。

這是金氏寡婦，或是她的熟人所有的曼達。如她那好朋友與鸚舌伙伴但將軍一樣，她也是極不正派的人，一位「人物」。三度結婚，三度居孀，得力於她那處心積慮的婚姻，她得益了一筆極可觀的財產，她的收益僅次於將軍而已。使她出名的的是她那高亢沙啞的聲音，粗野不文的字句，發點險惡，肆口傷人，以及貪得無厭，且不提她的異品珍飾，高樓華廈，滿腹的良駒，無數的愛貓，以及飲必醇膠，食必珍羞。她的仇敵不可勝計，尤其在女人與學友之間。她誰也不忌憚，她那好罵人的舌頭誰也不忌。她走進來像一陣風，脫不了她那叫罵的兇罵，拄着一技金頭的烏木手杖，蹣跚着肥碩的身型。璠第一個畏怯

地迎上前去。後跟蕭益甫與友洛。老寡婦的目光掃過他們，表露了嚴重的輕蔑，但祇是叫嚷：「益甫，你這些下人們真不要得，我——」忽然她見到了友洛，潛伏在他哥哥的背後，她改變了難看的面容，變得愉悅了。「友洛！」她吼着。「你這狗子！快過來吻我一下！」她張開雙臂向着他，攔住他，緊緊地撲向他。

他熱情地抱着她，拍她的肩背。「曼蒂，」他說，「我老遠的從紐約趕來，就為了要和你相會，你這可愛的壞東西。」

「說說！」她臉上呈現一個解事的笑容，放開了他。「我知道你為什麼來的，」接着發一下眼臉，緊攔住他的一支臂膀。又愉快地喊着說，「不管它，祇要我能看到你就是了。天，你越來越漂亮了，友洛！再吻我一下。」

她想了想，又大聲說，「現在是否愛好動物了？能不能從頭到尾認識一匹好馬？聽說你去年上薩拉吐伽下注了，你應該懂得了。」

「我養了一條狗，大耳朵的。」他自承說。

她的聲音又重了些。「一條狗？你從來不喜歡狗的。法國派，路易十四的。大耳朵的，你的意思是想告訴我現在你喜歡狗了？」

「不頂喜歡，」他又自由了。「却利是我從別人那裡接收來的，那女人出國去了。」

她粗野地笑了，用那閒着的手拍他的膀臂。「原來如此。」她的話語與笑聲混成一片。「你和銀行又是什麼會事？我才不信這個邪！你一定得告訴我這不是真的！」

「真的，」他笑着答。「我現在是個正經賣買人了。我正要安住下來，開始生根和長穩了。」

益甫走上一層，先掃清了喉嚨才開口。「金太太，晚安，說你聖誕快樂，」他一面冷冷地望蕭友洛說。那老婦人向他轉過身來，細眉回答。「嗨！多謝你，益甫。告訴我，今夜有什麼可快樂的。那個雪的雪，我這一身的風濕痛。」

她以痛恨的眼色看他，一如這天氣該由他負責似的。接着又拉住友洛說：「帶我到你父親那裏去，就去。」

他們轉身走去。突然，她又停住步，從她那寬闊的肩背上回望不安的益甫，與被震驚了的璠。「等一下，益甫，你那個姪兒在那裡，那女裁縫還是什麼的？」

「麥小姐還不會出來，」益甫說時，眼中隱有危險的光影，似乎已忘却那寡婦的權力了。「她快下來了。」他又轉向璠。「能不能請你——」

「我這就去叫她，」璠回答，大方地轉動裙裾，開始步上樓梯。

老寡婦先是微笑，然後又噙噙地說。「友洛，我們等一下，我很想立刻看看那小妖精，聽說她有一張很精緻的臉孔。」益甫的前額上有根筋在抽搐，但他終於仍自制住了。這時又新來了幾位賓客，於是又一陣欣悅的騷擾。

一個美妙的身軀自樓梯上嫵媚下移，遲緩而矜持。賓客們，包括那寡婦在內，都裝着禮貌的笑顏昂首上視。接着，笑容隱沒了，所有的臉色都易為驚異，他們之間是一片寂靜。

被樓梯的陰影襯托着，美蓮雍容自在，昂着頭下降，燭台的光彩照着她的長袍是活潑的紫色絲綢的，異乎尋常地奪目。白晳的雙肩全裸在外，如日光之下的堆雪。緊窄的上襟顯出她那高聳的前胸與瘦小的腰肢，自腰以下，又融化在一片紅寶石似的光采褶疊裡，它又向後拖成一注小瀑流，漸瀝地微微作響。審慎地收拾起的烏黑雲鬢，低低地挽着一個髻，上面閃着紅色寶石，身上也掛着紅寶石的環飾。俊俏的臉龐顯着光亮的白色，双眸則是深邃的紺紫，櫻唇與身上的長袍同一顏色。一只豐腴可愛的手扶着欄杆移動，上面也亮着珠寶。這都是我母親的，友洛在想，耳中莫名地響起雷鳴，心上莫名地鼓起振岩。

她已全部呈現於光亮中了，足下已履及樓梯的最後一級。她稍一佇留，展露面上齊整的彤彤，兩頰停勻的塑造。偌大廳中，呆滯的肅靜加深了，遮掩住一切。

「我的天！」那老寡婦目不轉睛，失聲喊出。

每一個人人都激動了。有些婦女舉起扇子來掩着下半部顏面。先生們祇是怔怔地望着美蓮，傾倒備至。在美蓮身後，又出現了珊珊鬼怪似的人型，她的臉比鬼怪更來得蒼白，顯若已失去了知覺。

友洛注視樓梯級下那驚人魂魄的情景，他無聲地站著，兩手乏力地下垂。

益甫在一陣驚呆過去之後，在向前走動了。他的顏色十分地不好看，但仍抬着頭，穩步走到梯下，把手伸向美蓮，她握住了它。他引她下樓，舉步前行，清楚而鎮定地說：「美蓮，親愛的，這是我們的賓客。」接着開始介紹。

女賓們本欲發聲幾句，但祇能噤若寒蟬，在他們秀雅的臉上祇見睜大了的眼珠。美蓮却是十分自然得體，她以冷靜的禮貌來接受介紹。她坦率鎮定地望着每位男賓，他們祇能噤若寒蟬地自道名姓。當走到金氏寡婦面前時，她微笑着作一簡略的屈膝禮，正如卑幼被引見尊長那樣。每一對眼睛都着了魔似地，在她身上打轉，在她每一紫色的裙褶上，在她豐腴的潔白光澤上，在她那僅半掩的酥胸上。

「出色得很！」金太太起手鏡仔細地端詳她，叫着說：「這就是我們那位美人？我的天！益甫，你總算為自己掙下一口氣了。真是個美麗的妖精，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我怕她一定很難纏吧。」她以目光狡捷地注視着美蓮的臉，美蓮却含着蕭笑。老寡婦眼着也笑了，她那厚重的下頷地張了。「親愛的，我喜歡你，即使你祇是個女裁縫或是什麼的。」她又接

着說：「如果你願意，可以給我一個吻。」

美蓮低下頭來吻那老婦人，後者擁抱拍她的粉頰，又啁啾道：「想想這樣一個人住在蘭川城，我竟會從來也不知道。親愛的，告訴我，這衣服是你自己設計的麼？」

「是的，」美蓮深潭地笑着答道。「但我不是裁縫，夫人，我是個教師。」

「誰管這些？」那寡婦不置地問。她又把美蓮研究一番，重又展開了笑。「孩子，我喜歡你，」她重又說一遍，拉住美蓮的手。然後，她又咆哮道：「但你為什麼要嫁給益甫，你本可以嫁給我這漂亮的友洛的？兩個漂亮的壞蛋湊在一起才合適。寶貝，你也是個壞東西，對不？是的，我一生中從不曾看走了眼，目前也不會看錯。你為什麼要嫁給益甫？」她魯莽地又問一句。「自然是為了他的錢。」她停一下，蹙着眉看了看那站在一旁快活的人。「我是從不曾喜歡過板人的，」她又使人難堪地批評。

來賓們互相你看着我，我望着你，婦女們重又把肩遮掩住臉，眼中有狡猾的閃爍。先生們微笑着，但慎重地把目光自益甫身上移開。

老寡婦抬起眼來，冷峻地望着友洛。「好吧，」她說，「你倒說說看，為什麼你自己不要這標緻的尤物？你知道現在時間還不嫌遲呢。」

友洛鞠躬說：「你問為什麼，夫人，那位小姐不會向我求婚，」他轉對美蓮問：「你不會吧？」

美蓮冷靜嚴肅地望着他說：「我想我不會，自然還是我的時大意，希望你原諒。」

那老寡婦咕咕地笑了，她把兩人拉在她的兩邊。「讓我們到爸爸那裡去吧，」她說。「我們可以把益甫留在這裡擔任這些體面的優事。」

於是她牽着他們住進坐室的門口走去。

慢慢地，一個挨着一個，賓客們有意地自益甫與美蓮之前引退，免得他們難堪，而且故意作些必要以外的笑語，跟隨着那受人矚目的三人小組行去。

在那溫和但仍靜靜得難受的大廳裡，祇剩下美蓮與益甫了。顯然地，益甫是受震太過了。他掏出手帕來擦抹眉間的汗。他的面色非常可怕，太陽穴在搖動，青筋在暴漲。美蓮望着他，滿懷着苦痛的同情與瞭解。

他避向她的目光說：「美蓮，請你不要說什麼，我想我——」他的話語中止了，把身體轉開去。

美蓮的雙手微張作勢，但終於又相互緊握。她輕輕地說：「我想賓客都到齊了，益甫，我們去參加他們吧。」

她讓他扶牆。她想他至少已避過了那一刻，願坐室中的其他來賓初見那女人的一刻。那卑賤的女人！啊！可憐的益甫，益甫！

(未完待續)



(一) 龍爭虎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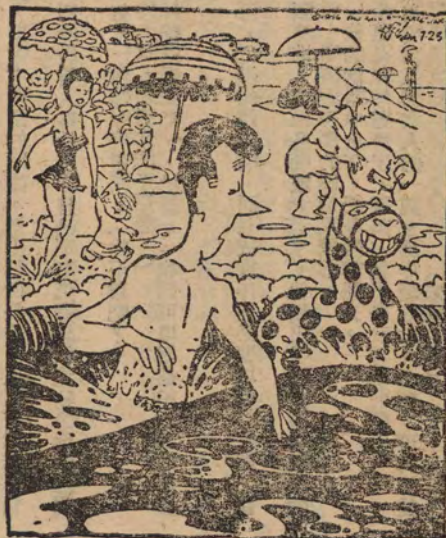
原名：Gunfight At the O.K. Corral
派拉蒙公司出品
超視綜合體五彩片

「朋友締交，肝膽相照」，這是本片的主題。
男主角為好萊塢鼎鼎大名的兩位硬派明星裴脫蘭卡斯
及寇克道格拉斯，女配角為龍黛弗蘭敏及祖雲費烈。
故事背景是十九世紀的美國西部，盜匪橫行，欺壓良
善，裴脫蘭卡斯飾嫉惡如仇，智勇双全的道奇城警長，
因追蹤匪首埃克，而來至基里芬鎮，寇克道格拉斯飾槍法
如神，有義氣的職業賭徒，他以前原是牙醫，因健康不佳
，改以賭博為業。



小淘氣

「我們都要上海灘去！開車子怎麼樣？」



「甜心，你看佳但尼斯，我現在不帶眼鏡看不清東西了。」

鏡頭開始，一群匪徒由比萊率領，擁入酒店，找寇克尋仇，因為比萊的兄弟曾在賭場行騙，被寇克發覺而起爭鬥，因技差一籌，被寇克快槍擊斃。

祖雲費烈飾寇克的情婦，她勸寇克離城暫避，寇克不甘示弱，堅要下樓與比萊一拚死活，在決鬥中，比萊想暗下毒手，但寇克早有防備，飛刀把他殺死，當地警長控寇克殺人之罪，將其拘捕，裴脫路見不平，暗中將寇克救出，讓他與情婦一同逃走，二人從此締交。

裴脫回返道奇城，發現寇克與其情婦也一同到來，同時，道奇城中來了一位年青美貌的女賭徒——麗黛弗蘭飾，裴脫執行當地法律將她拘捕，但後來兩人却墜入情網。消息傳來，匪首埃克在湯士東鎮糾集為惡，裴脫不顧危險，毅然前去執行任務，寇克感恩圖報，知他此去需人幫助，乃與他一同前往。

湯士東郊外的決戰——這是美國西部史上一場有名的槍戰，在裴、寇二人的英勇合作下，卒將匪首埃克擊斃，西部各鎮從此平靖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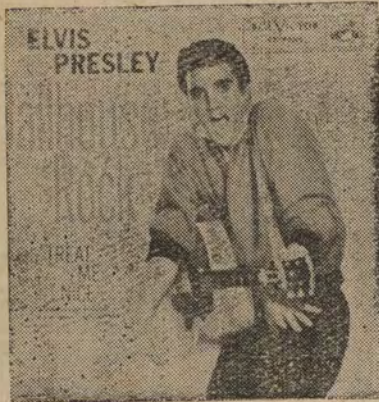
本片為裴寇二人初次合作，兩人在銀壇上久已各負盛名，此次合作演出，成績至佳，對所扮演角色性格之刻劃，極為成功，二人之演技，可謂功力悉敵，各有千秋，洵為不易多得的西部武打片。

本片主題曲，係出自奈德華盛頓及戴米屈之手，他二人曾因製作「日正當中」主題曲，而獲得最佳製曲金像獎。

然後又在電視上表演，最後踏上好萊塢影壇，他那獨創一格的瘋狂歌舞，使他變成了青年男女歌迷的崇拜偶像。

也許是編劇者的預先安排或巧合，片中主角的遭遇與艾維斯的親身經歷頗為相似，因此演來更見自然逼真，艾維斯在本片中，唱出了六只新曲：「Treat Me Nice」、「I Wanna Be Free」、「Young and Beautiful」、「Don't Leave Me Now」、「Baby I Don't Care」及「One More Day」。

值得一提的是，男配角米蓋奴勒賽，在本片中演來極為突出，他首先發現艾維斯的音樂天才，加以鼓勵，及艾



導演為約翰斯遜基，作品有「黑岩喋血記」，曾被提名為金像獎候選人，電影劇本由李昂里斯編寫，李昂曾因編寫「戰地吼聲」劇本，在好萊塢頗有令名。

(二) 監獄搖擺樂 (暫譯名)

原名：Jailhouse Rock
米高梅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

艾維斯普里萊——影劇史上的怪物——為米高梅公司主演的一部搖擺樂歌舞片。

這是他從影以來，主演的第三部影片。（第一部是「鐵血柔情」，第二部是「我為卿狂」），據稱本片演畢後，此一大保青年，即將應召入伍。

電影劇本係由蓋却斯帕編寫，描述一個具反抗精神的年青孩子，在一次失手中，闖下殺人大禍，被捕入獄，在監獄中，他的音樂天才為他的同室難友（米蓋奴勒賽飾）發現，該同室難友原為一民歌手，他與艾維斯約定，將來刑滿出獄後，兩人合作演唱。

艾維斯出獄在先，他謹遵獄中難友的誨訓，立志以歌唱為生，他先在夜總會中賣唱，繼而升為唱片公司歌星，

成名後又因其驕傲狂妄，憤而施以教訓，伸出巨靈之掌，擊傷艾之頭部使其不能歌唱，最後又痛自悔改，幫助艾醫癒創傷，恢復歌唱。

(三) 伊斯坦堡

原名：Istanbul
環球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五彩片

影壇失意的埃洛弗林，在歐洲流浪了四年，重返好萊塢後拍攝的第一張影片。

女主角為柯妮兒波吉絲，這是她赴美後主演的第二部影片。（第一部影片「永不分離」，男主角為洛赫遜）。這位金髮的歐洲艷星，去年被英國電影學院選為「最佳外籍女星」，並有「英格蘭愛曼第二」之稱。

埃洛弗林飾一位冒險飛行師，與女主角柯妮兒波吉絲在伊斯坦堡邂逅，二人一見鍾情，埃洛贈她鑽鑽金鑽一只，從這只寶鑽，導引出本片緊張曲折的劇情。

一場大火中，埃洛驚悉伊人葬身火窟，悲痛之餘，黯然離去。

五年之後，埃洛重返伊斯坦堡，不期又遇到舊日戀人，原來她在那場火災中並未喪生，但離散有夫，現已嫁作



英人婦，埃洛百般試探，怎奈柯妮兒患了健忘症，對往事毫無記憶。

又一場大火，埃洛自火窟中救出柯妮兒，驚恐的刺激使她恢復記憶，從此二人得慶更生，重溫舊夢。

以飾演劍客，聞名銀壇的埃洛弗林，在本片中一變過去戲路，脫下古裝長靴改演現代人物，在女主角柯妮兒的綠葉扶助下，演來頗為深刻動人，片中埃洛少不了表演二場打鬥，但不用長劍，改用拳頭，劇情的安排，兩場打鬥是一勝一負。

片中男女主角的愛情鏡頭佔九百餘呎，打鬥鏡頭不足六百呎，對埃洛而言，這是他以往拍片從未有過的經歷，也是他改演現代片最感欣慰的理由。

(四) 亂世英豪

原名：Band of Angels

華納公司出品

五彩片

取材自普立茲文學獎得獎作家羅伯特彭華倫的暢銷小說，故事背景是南北戰爭時代的美國南部，劇情描述農莊主人和女奴的戀愛故事。

男主角克拉克蓋博，此君在銀壇可謂聲名赫赫，惜賢

刀已老，無復當年在「風」中飾白瑞德船長的雄風英姿，女主角葉鳳黛卡洛，此姝近年來在銀幕上甚少露面，雖稍發福，但美麗不減當年。

蓋博飾演一位中年富紳，他年青時曾是販賣奴隸的私梟，發跡後洗手不干，改業農場場主。



葉鳳飾女奴，因拒絕原主人的眷愛而被拍賣，蓋博驚於她的艷麗，出款贖回，對她另眼看待，讓她做了自己農莊中的管家婦。

南北戰爭爆發後，蓋博恢復她的自由，令她前往北方，但她心戀主人，不忍離去，直至蓋博將年青時販奴舊事，坦白相告，葉鳳痛心之餘，憤然出走。

戰火迫近，蓋博的田莊，陷入北軍之手，葉鳳關懷故主，趕返探視，是時有一名曾在蓋博田莊當過工頭的奴隸——辛德萊波特飾，他於戰事爆發後參加北軍，此時乘勝歸來，欲置蓋博於死地，在葉鳳的苦勸下，辛德萊波特消原意，並助此一双主僕，戀人，泛舟離去。

(五) 美國紳士 (暫譯名)

原名：The Great American Pastime

米高梅公司出品

黑白片

這是一部極富娛樂價值的喜劇片，描寫一位標準美國丈夫和父親，爲了想成爲他兒子心目中的英雄，他組織了一個兒童棒球隊，結果却引起無限糾紛，爆發出一連串笑料。

湯姆埃爾，安妮法郎西絲，安蜜勒，分任本片三主角



值得在地球上長久生存，爲解決此問題，他們組織審判會，對人類的「善」與「惡」，作澈底的檢討。

爲人類辯護功績的是「人神」——考爾門飾，揭發人類罪惡的是「魔鬼」——文生勃萊士飾，居於被告席上的則是人類。

「人神」與「魔鬼」，展開舌劍唇槍，大施辯論，由神鬼的辯論，鋪砌出歷史的演變。人神指出火和紡車的發明，給人類帶來幸福，魔鬼指出金字塔的建立，造成十萬奴隸的死亡，人神指出拯救世人的摩西，魔鬼指出克麗歐派屈拉（海蒂拉瑪飾），凱薩，安東尼，尼羅等荼毒生靈的殺人魔王。

在本片中，觀眾可以看到歷史上的許多著名人物：約翰王，聖女貞德，達文西，哥倫布，伊莉莎白女王，莎士比亞，牛頓，巴哈，韓德爾，莫札特，貝多芬等，在銀幕上一一出現，從拿破崙在滑鐵盧慘敗，直至林肯掀起的美國南北戰爭，從愛迪生發明電燈，直至萊特兄弟發明飛機，人類的歷史尚在演進中，「善」的後面隨着「惡」，戰爭的後面隨着更多的戰爭，是善？是惡？尚有待最高審判者的未來決定。

(六) 人類的故事



。湯姆飾一位律師，安妮飾他的妻子，安寧勸則飾年青美貌的寡婦，因兒子參加湯姆的棒球隊，而向他大獻殷勤。十二歲的盧德禮，飾湯姆的兒子，片中尚有一隻新進的動物明星，是一隻黑白花的小獅子狗。

湯姆埃爾，這位冷面孔的諧星，他的姓名就是笑料的保證。過去作品有「七年之癢」，「太太從軍記」，均曾在本省上演，票房價值甚高，想觀眾對之印象猶深。

原名：The Story of Mankind
華納公司出品
五彩片

房龍不朽名著「人類的故事」被搬上銀幕，這是一本舉世聞名的暢銷書，其銷售數字僅次於「聖經」及「聖經」。導演伊爾文雅倫，過去作品有「海底奇觀」及「動物世界」，曾獲得最佳紀錄片金像獎。

演員陣容極為龐大，幾乎收羅了各種類型的演員，由老牌影帝羅納茲爾門領銜，合演者有海蒂拉瑪，維珍妮美玉，諸星馬克士三兄弟，彼德勞雷，西賽羅密歐，文生勃萊士，及查利斯科本等十九人。

這是一張極具價值的歷史片，華納公司爲拍攝本片，花費了三年多的準備工夫，搜集的文獻資料，堆滿了華納片廠的一間半房屋。

電影劇本係由導演伊爾文及劇作家查理本勒二人改寫，劇情編織，別出心裁，趣味史實，兼收並蓄。

故事發生在極樂的天堂裡，某一日，天堂諸神，突然得到一個驚人消息：報告地球上的人類，發明一種具強烈爆炸性的炸彈，若一旦爆炸，將導致全人類的毀滅。

天堂諸神對這消息的反應，共分兩派意見：第一派意見，認爲人類玩火自焚，咎由自取，第二派意見，則認爲大多數的善良人類，若因此而化爲劫灰，實堪痛惜，辯論結果，第二派意見雖佔優勢，但天堂諸神却懷疑人類是否

拾穗稿約

一、歡迎適合本刊性質之各種譯稿。

二、來稿請用直行稿紙繕寫，如有插圖請用墨繪以便利製版。

三、來稿一經刊登即酌奉薄酬，並於該期拾穗出版後十日內匯奉。稿費計算辦法調整如下：

五千字以內者千字四十元
五千字以上五千至一萬部份千字三十元

一萬字以上千字二十元

四、來稿務請詳細註明原文出版，如書名、雜誌名，出版日期等。

五、未能刊載於本刊之稿件，一經決定即行奉還。



熱能直接產生電流

科學家們好久以來就在尋找一項方法，想將熱能直接變成電流。早在一八八〇年左右，就有幾項試驗證明金屬板在加熱時表面上會有許多電子「沸騰」逸出。事實上所謂電流不過是一連串電子的流動，因此由前項試驗可以推論熱能直接產生電流是可能的。最近在美國第一百廿四屆「科學促進協會」開會時，通用電氣公司宣稱有關此項研究業已獲得初步結果，此項足以改變世界動力產生型式的設計是一座小型的「熱能轉換器」(Thermionic Converter)，牠現在的效率尚低，僅能將百分之九的熱能直接變成電能，但是很快的就可以將效率提高到百分之卅。

轉換器是由兩片相距極近的鋁板組成，中間的距離只有一耗的幾分之一，空氣間存留有某種物質的氣相分子，整個電極裝在一個很接近真空的容器內。兩片極板却經過特殊處理，使兩者具有不同的電位差。(通用電氣公司對於充填何種氣相分子，以及極板處理方法均保守秘密未曾宣佈)電位差高的一片極板熱至攝氏一千五百度，另一片電位差低的極板則熱至攝氏一千度。溫度高的一片極板已

經熱到可以放出電子，溫度低的一片極板則尚未達到此種程度。一團電子從熱的極板上(負極)沸騰逸出，受到溫度較低的一片極板(正極)的吸引，因之產生一股電流，牠的強度足以燃着一盞小電燈。事實上這等於是一個簡單的儲電池，應用熱能來充電。

此項設計最大的貢獻是牠可以利用任何熱源。將來很有可能將太陽熱能直接變成電能來推動太空船。依照通用電氣公司協理兼研究室主任古文壽德君的說法：「我們認為這項轉換器在當前對於科學研究有很大的意義，假如我們能够改良增進牠的效率，將來在應用方面亦會有很大的貢獻。」

昆蟲飛行的研究

蚊子雖然不是一個效率很高的飛行機器，但是因為牠身體很輕，在以花蜜為「燃料」時，每加侖花蜜竟可以使牠飛行四億五千萬哩。耶爾培塔大學的郝金教授最近在一科學月刊上曾發表他關於昆蟲飛行的實驗。他將牠的實驗對象黏到「飛行磨盤」(Flight Mill)上去，那是一件結構精巧的儀器，有一支臂可以轉動，將被實驗的昆蟲黏到牠的尖端上，使牠嗡嗡地飛着，推着那支臂轉個不停，有一個光電管可以記錄轉動次數，然後從那些記錄中計算出有關昆蟲的飛行速度，能力，以及行程。

蚊子，蜜蜂，蒼蠅等昆蟲最容易應用這種方法加以研

究。郝金教授先將昆蟲黏到轉臂上，使牠飛個不停，直到氣力用盡，事實上使牠的花蜜用空。然後他再將花蜜裝上(添加燃料——花蜜)——是一項需要高度技巧的工作，計量好份量，開始讓被測驗的昆蟲飛行，直等牠再度氣力用盡時，就可以算出新的「燃料」一共飛行了多少里程。將這項實驗加以改進後，郝金博士更進一步可以尋出每種昆蟲最經濟有利的「巡航速度」，蚊蟲在每小時二點五哩速度飛行時效率最高。蜜蜂在每小時七哩的巡航速度飛行時，每加侖花蜜可以使牠飛行四百萬哩。蒼蠅則以每小時十哩的速度最為經濟，可以達到每加侖花蜜飛行二百萬哩的記錄。

法國科學家馬南曾研究野蜂多年，他的結論認為野蜂在學理上似乎不可能飛行。郝金博士對於昆蟲的飛行能力也印像很淺。認為牠們控制操縱進行的能力還不錯，但是「燃料」的使用則頗為浪費。蚊蟲的最高燃料利用效率僅達百分之點零三。同時大多數昆蟲的飛行速度並不像看來那樣快。馬龍的最高速度僅為每小時十四點八哩，較之馬的速度不如遠甚。蜻蜓的飛行速度在昆蟲中可以稱王子，也不過每小時四十多哩。

昆蟲飛行距離與可以利用的風速關係很大。牠們如果能在空氣中停留很久的時候(昆蟲多數都有這種能力)，即使牠們自身飛行速度很低，也可以被帶出很遠。少數昆蟲不借助風力也能飛行很遠，照郝金博士計算，沙漠中的一種蝗蟲能以每小時六點二哩的速度連續飛行六百五十哩

。他們能够留在空中非常之久，在良好的順風情形下，可以飄過大西洋不加「燃料」。

生活在冰凍的南極

冬天的太陽仍隱沒在北面的地平線下抑鬱不得露面，只有些微的光線從南極的冰原上反射出來，起伏的水雪像海洋似的一望無際。日期是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溫度是華氏零下二百零二點一度。這是地球表面上歷來正式測定的一個最低記錄。

一個身軀高大，穿着厚重的極地服裝的人，從隱沒在雪層下面的一棟建築中攀越而上，他就是四十九歲的保羅·西普爾(Paul Siple, 博士)。美國留駐南極營地的領袖。他走向先前測定的地球最底下的一點——南極，在那裡站住，在風中向四週展望一週，他既未做任何觀測，也未作任何記錄，西普爾站在那裡純為好玩，想在打破記錄的低溫中站在極地眺望一番，嘗嘗有何滋味。

由於他這種工作上作的高度熱誠，西普爾使美國在國際地球物理年中作了一項很大的貢獻。由他領導下的十七位美國海軍中平民的科學專家在南極連續居留一整年。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下旬他始返回華盛頓。各方為了酬庸他的工作貢獻曾頒給他很多科學獎章。他們這一團體所收集的各種記錄與資料目前正整理中，不過拋開那些科學觀測不談，單單這個團體能在南極停留一年，平安返回就是一

很大的成功。西普爾說道：「私下裡很多人對我們說能夠熬過那一冬天就是一件很大的成功。」

沒有人再比西普爾更適合於領導在南極地方建立起來長年居留的營地。他早在廿九年以前就曾隨同美國海軍少將拜德到過南極地方，從那時起他曾先後在南極渡過四個冬天。西普爾這次的成功不僅得力於他對極地的科學知識，同時也得力於他那精力充沛的性格。儘管他們這一個小團體孤處南極與世人隔絕，同時四個多月的漫長黑夜又是那樣的艱辛難以忍受，但是他却仍能鼓舞維繫他的團員們都能精神飽滿生活愉快，其是一件令人驚奇的成就。西普爾的秘訣是寓快樂於工作，使大家拚命作事，無暇愁悶，同時他更能經常對所有的人都保持愉快的態度，使大家樂以忘憂。

當然如果照早年的極地探險標準來衡量，他們的營地真够得上設備豪華，不管是遊憩勝地。空投給養按時送達。在室內每個團員都有寬敞的地盤容他自由活動。各種建築間在冰雪下都掘有地道相往來。每星期中放映電影三次，食物與廚師的技藝也頗值得稱贊。每個團員每星期都可以在無線電話中與家屬通訊一次。不過日子久了終嫌單調，有些人在聽膩了某一張「五一二」唱片後也曾把牠偷了藏起來。更有一次大家不由的罵起人來，因為一位遠在美國的心理學家寄來長篇大套的調查表，要想查問每個人對於其他各人的觀感，最後營地的醫師經人要求將那些調查表撕毀完事。

件下面是一片高出海面的岩石層。」

林漢教授在美國海軍少將杜費克指揮下的第三「深凍」演習中，曾在距離西普爾在南極營地不遠的一個深四十呎的冰洞中（洞係由一次空投曳引機時不慎投得太高太快所造成的），施放三次高猛炸藥（TNT），爆炸發生的震波下去到達岩層再反射回來費時點四秒鐘。照林漢的計算，下面的岩層高出海面九百零三呎，岩層上面蓋有一層壓得極厚達八千二百呎的冰層，再往上面是一層厚達廿呎的「硬冰」，最表面的一層則是厚達七十七呎的冰雪混合層。林漢教授同時並相信整個南極高原大概都是由同一岩層所形成的。

代 郵

× × 先生

頃接郵局轉來台端代我駐沙地阿刺伯大使館 W. L. Hai 君訂閱本刊全年，訂費業已收到，請再補寄郵費廿四元為荷

拾穗業務部謹啓

西普爾曾說過：「我們在那裡所以能够生活得很正常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大家都非常之忙，忙到有些人在叫苦工作太多，無暇娛樂。」另外一點也非常重要，就是每個團員對於營地的設備，與那些不畏風雪的居室建築都有很大的信心。他們在日常生活要用去不少時間在冰殼下開掘「雪礦」，掘出很多雪來供給每星期沐浴用水同其他用途。每個人每個月平均要在「雪礦」裡工作八小時。雪礦掘下很深（上下要各爬二百五十級台階），裡面溫度經常在華氏表零下六十一度之間。西普爾說：「在我的經驗中，像這樣的探險生活還是第一次，人們真正能够保持清潔，聞不到一點臭味。」

——南極冰帽的勘察——

當西普爾同他的團員度過過快滿一整年時，同他們競賽的一隊俄國人業已放棄在南極大陸深處紮營的計劃，選擇了一處外界援助易於到達的營址。當接替西普爾的人員前來換防時，「極地人」西普爾很自豪的說道：「我們的工作站已經工作了一整年，那些俄國人還未能到達他們預定的營地。」

種 目

不銹鋼板
丸棒零件
高壓電纜
材料五金
各種馬達
神鋼牌
電焊條等

行 易 金 五 大 祥

臺北市開封街一段112號
電話二九二七八號

(燈) (謎) (徵) (答)

謎號	謎面	謎底
51	上不出頭，下無有脚 (打一宇)	杰
52	四季無寒暑 (打書名一)	春秋
53	小 (打一宇)	踪 (絆)
54	赤兔黃驃 (打一宇)	驕 (眼)
55	掩耳盜鈴 (打地名一)	蒙自
56	目空一切 (打一宇)	口 (中)
57	當心扒手 (打一宇)	扣
58	閣下詞章甲天下 (打古人名一，捲簾格)	卓文君
59	以一抵百，有心無膽 (打一宇)	白
60	殘漏 (打詞牌名一)	聲聲慢

一、拾穗燈謎徵答欄自辦理以來已有半載，承讀者們踴躍參加，實深銘感。現在因為謎源有限，故自第九十三期起暫停，謹祈讀者們鑒原為幸。

二、第九十一期全對讀者芳名中漏列兩位，茲補列於後，並致歉意：

徐之源 屏東勝利路得勝巷十六號

黃恕直 台北市和平東路三十九號電力公司

三、第九十一期第54號謎面「赤兔黃驃」係「赤兔黃驃」之誤，承若干讀者來函指正，謝謝。

四、第九十一燈謎猜中九題以上者計有九位讀者，各贈海狼一冊，以表微忱。茲將獲獎讀者芳名列后：

嵇燕兒 台北市愛國西路34巷5號

黃興毅 湖口台字第0103號信箱

呂允康 桃園大溪鎮僑愛新村33號

何宗和 台北市浦城街六巷二號

徐文源 屏東勝利路得勝巷十六號

袁如珍 高雄前金區三光一巷二號

鄭定章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三四號

楊槐 東港大鵬村三五號

楊永然 台北市松山基隆路一段三六六巷一五號

高雄煉油廠
氧氣經銷處

空軍台南氣體廠
氧氣經銷處

新 永 興 行

嘉義市公明路八六號

勤康電器五金行有限公司

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五十九號 TEL 23827

國外進口 現貨供應

電熱線絲 漆色銅線 精確儀錶 電動工具 雲母石棉 絕緣材料 配線鐵管 高壓電纜 總機配件 電話器材

庫存齊全 歡迎惠顧



裕生有限公司

台北市開封街一段六十五號
電話 二八四〇〇號

—◁營 專▷—

歐美各國名廠出品
銅、鐵、鑄鋼、鍛鋼

機械工具

石棉材料

高壓

Valve
凡而

高雄乙炔廠

出品

電石代用品一壓縮乙炔

(ACETYLENE)

欲改進工業必須使用乙
炔方可增進工作效率

使用特點

壓力平均 使用方便 成品精美
經濟清潔 不塞槍管 節時省工

歡迎使用

廠址：高雄市鼓山三路五號
電話：四〇六六

工
欲
善
其
事

必
先
利
其
器

恒利五金電料號

HENG LEE & CO.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專	名	鋼	石	機	路	紡
營	廠	鐵	棉	械	礦	織
各	出	五	迫	工	器	用
國	品	金	緊	具	材	品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高雄市場公園二路一八九號

氧氣·電石經銷
各種機器製造修理

南成機器廠

屏東市光復路一四〇
電話一六〇號

註冊商標

全國馳名

信用本位



台南裕成行 出品

電話一六七四號
信箱八二一號

各式鍊蓋製造

進出品商

大新行

台南市民生路二二號
電話一〇四二號

鍊蓋工廠

大新企業工廠

台南市裕豐路三五號

氧氣 · 電石

(高)

(雄)

(氧)

(氣)

(行)

高雄市長埕區
電話三七五四號

中國石油公司煤油代銷商

純純號油行

經理 溫 純

地址：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205號

電話：286號

中國石油公司煤油代銷商

周溢源行

經理 周 爐

員林鎮光復里中山路一七五號

電話：一二六號

氧氣·電石

永泰行

臺南市友愛街一三〇號

專營：不銹鋼板，焊條及製品

批發 { 鋼鐵器材 · 矽鋼片
機器工具 · 各種馬達
高壓電纜 · 高壓橡皮管

祥大五金貿易行

台北市開封街一段112號

電話：二九二七八號

新豐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開封街一段六十一號
SYMCO 郵政信箱 台北1291
電話：47577 22367

專營
顏料 塑膠 橡膠 染料 顏料 助劑 染原 料劑 劑料

現貨供應歡迎垂詢

司公限有份股漆造固永灣臺

年伍拾國民於始創

好最質品★老最子牌

牌車風 牌城長

有盡有應漆噴漆油種各
務服誠竭 顧惠迎歡

漆膠橡★品出新最

紙糖肥停製化廣游牛人食醫交麵製紡漂煉水酸
造物院通
料車革驗告泳奶纖加手標粉酒織染油泥
維工術誌
廠廠廠場廠室欄池房廠廠室線廠廠廠廠廠廠廠
場適
地用

號六街昌許市北臺：所務事總

號五五九三二：話電

號十七街寧興市北臺：址廠

號一一二三二：話電

號〇九路四正中市雄高：所業營雄高

號六九三三：話電

經銷：鐵管・鐵板各種鋼鐵製材及五金材料
代理：歐・美・日各名廠五金器材

大源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五三號
電話：二三九七二號

專營

黃銅、紫銅、燐銅、非鐵金屬
石棉、銼刀、冷劑、汽車工具
英製坩堝、鷹球鋼絲

銅錫鋼行

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三十五號
電話：二七七八二號

五和五金號

地址：高雄市富野街六十九號

電話：三四四〇

泰 和 行

專 營

大 小 五 金 鋼 鐵 器 材

地址：台北市同安街二十八巷七弄六號

電話：二二七六一號

溫莎公爵回憶錄(售完)	劫後孤雛	征服星空	波城世家	海上漁翁(售完)	驚綺表姐	滄海珠淚	天才推銷家	自殺俱樂部	春閨夢裡人	西洋歌劇的故事	海狼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交響樂的故事	玫瑰紋身	石油的故事	鋸的故事	白衣女郎	黑貓劫	慘劇的預演
名定價	五元	五元	五元	二十四元	三元	十二元	八元	四元	六元	十八元	十五元	十八元	十八元	八元	六元	六元	二十五元	九元	五元
優待價	三元五角	三元五角	三元五角	十六元八角	八元四角	二元八角	二元八角	二元八角	四元二角	十二元六角	十元五角	三元五角	十二元六角	五元六角	四元二角	四元二角	十七元五角	六元三角	三元五角

拾穗譯叢訂購單

收書人姓名：
地址：

- 一、購買譯叢請在書名上劃「V」號並裁下本單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本社業務部
- 二、書款請交郵局「二五八七」劃撥戶或用郵票逕寄本社
- 三、務請用正楷書寫收書人姓名、地址

中國鋁條股份有限公司

榮 譽 出 品

條 鋁 電 牌 一 中

節省外匯

質

國 際 標 準

價

價 格 低 廉

量

隨 時 供 應

自力更生

敬 請 扶 植

公 司：台北市館前路46號

電 話：47291

高雄聯絡處：高雄市新興街204號

電 話：4900

工 廠：士林鎮福安里一鄰一號之一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本公司營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大號 電話 52
 台北市福州街十巷一號 電話 25957



色彩家皇
 心中驗試

冷有備一唯
 室影攝的氣

：有備們我

備設材器的型新最
 作工術技的確精最
 紹介導指於賜客貴

希敬

號五三四三話電 • 號四九路公大市雄高

虎標百萬牌

各種鋁器製造批發

萬勝鋁器工廠

廠址：台南市成功路卅一之一

電話：一一〇二號

內政部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爲第一種新聞紙類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照登記爲第一種新聞紙類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



美國海灣石油公司委託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總經銷該公司出品之航空，船舶，化工
，紡織，鋼鐵，及重機械等所需各種潤滑
油脂。美國海灣石油公司為世界最大油公
司之一，並為美國第二大油公司，其橘黃
色商標遍及全球，歡迎各界採用或委託代
購。

接洽處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營業處及各地供應機構